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第三军团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 内 容 提 要

几个疾恶如仇的高中学生以“第三军团”的名义，在汽车上惩治公开抢劫的流氓；打击在火车站勒索乘客钱财的个体运输户；追查以贩卖黄色书刊起家又制造假酒假药的“众生贸易公司”……他们惩恶扬善，使坏人恨之入骨，闻风丧胆；而好人则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校长顾永泰不明真相，为追查“第三军团”指派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华晓扮成学生打入他们中间……于是，演出了一幕幕险象环生、可歌可泣的戏剧来。

小说情节迭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语言幽默诙谐，风格独树一帜，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严峻而又充满希望的生活画卷。

## 引 子

立秋的那天。

细雨濛濛飘落，黄昏时分，知了的叫声便显得稀落。互相诉说着夏日的别离，分明带出一种不可言状的凄凉。尽管明天没准儿更热，但知了们不知道……

一个长得极瘦的中年人吃过晚饭就在住家附近蹓跶。路过“辅民中学”的时候，他停住脚步，因为他听见了一丝若有若无、飘飘渺渺的歌声。歌词当然听不清，但那旋律却从来没有听过。既不像西北风，也不像东南风，倒仿佛是柔和的秋风轻轻抚摸一排排白杨树的叶翼叫它们安睡的催眠曲。忽而，那杨树不肯就这样睡去，发出庄稼地里玉米或高粱生长时拔节的嘎嘎声。但转瞬又变得平静，平静得让人感到哀惋和惆怅……

“辅民中学”的两扇大铁门早已关闭。只有一旁的小木门半掩着。传达室里传出看门老头擀面条的声音。

中年人是诗人，这歌声使他信步推开小门，走进校园。

“谁在唱歌？”诗人问。他与看门老头挺熟。

“不知道……”看门老头摇摇脑袋。

“我进去看看。”

“去吧！回来坐啊！”

校园的夜晚，寂静而辽阔。月光如水，杨树叶的背面被风屡屡吹起，闪着银子一样的光亮。

诗人慢慢地向校园深处走去。那歌声并不因为他的前进而变大，也不因他的后退而变小，诗人无法判断这歌声来自何方。

但他渐渐听清了，这是一个少年的音色。那歌词也从旋律中浮现出来。诗人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将歌词断断续续记录下来：

不是初次出门蹓跶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  
我的衣服好像大了  
你说我看起来挺嘎  
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  
我的爹他只会喝酒只会修鞋  
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去报仇  
也许男人该去学会把手装进口袋握成拳头……

下面的歌词听不清楚，诗人痴痴地举着那纸片看着月亮。一个小女孩的叫声惊醒了他。

“豆豆——豆豆……”

诗人看见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从宿舍楼里跑出来。

诗人走上前去：“小姑娘——”

这首歌词的作者是摇滚歌手张楚。小姑娘转过脸：“哟！你吓我一大跳！”“你找谁呢？”“我找我的猫……”“小姑娘，你听见这歌了吗？”小姑娘静静地，眯缝着眼睛，然后点点头。“谁唱的？”“不知道，我也会哼哼……”“这歌叫什么名字？”“叫——”小姑娘仰起脸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我

们大家都叫它：姐姐，带我回家……”“你知道歌词吗？”“不知道！”“那你怎么叫它这个名字呢？”“我只记得清最后两句……”“说给我听！”“姐姐，我困了。姐姐，带我回家。”诗人心中一恸，又问：“这歌长吗？”“好长好长。”“他每天都唱吗？”“差不多吧。”小姑娘转身跑了，黑暗中传来她呼唤她的“豆豆”的声音。诗人也走了，他明天晚上还要来。

我们和重点学校的最大区别不是在产品的质量上，也不在产品的数量上，而是在产品的规格和花色品种上……

——教导主任

“辅民中学”并不是龙城市划定的重点中学，但它是个老校。

如果谈起历史，它的成立大约要追溯到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熊希龄任内阁总理的年代。如今算起，怎么也有七十多年了。

在这期间，辅民中学校门口的大牌子曾经几度更改。解放后按全市统一规划，改为120中；十年动乱时改为红星中学；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按它所处的地点改为宋王坟中学，直到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它才应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和海内外校友的建议，返朴归真——又重新恢复了“辅民中学”的名字。

现在，一块凝聚着海内外广大校友关怀与希望的“辅民中学校友会”的大字牌匾与“辅民中学”的校牌一起并列在大门口的左边。与白底黑字校牌不同的是，校友会的牌子是经过木工雕刻的，铜锈般的绿字，松脂般的黄底，显得十分古朴庄里。

大门口的右侧并没有空着，那里非常富有时代感地挂着四块招牌。一块是校办厂的“辅民教学仪器公司”；一块是给了学校赞助，租房子还另给房钱的“众生贸易公司物资部”；第三块是教育局借用几间房子办的“辅民职工函授大专班”；最后一块牌却小，是块只有一尺见方的铜牌，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坏字信息交流中心”。字倒都是朽法家的手笔，可惜太挤，使人免不了想起寺院的碑林，或什么书法展览的门厅……

“辅民中学”的校园是很大的。从校门口到学校的第一座建筑物，大约要有七八十米的距离，坐北朝南的主楼与东西两侧的配楼一起围出一片很开阔的地面，很有些大专院校的格局和气派。

开阔地上左右对称有两棵巨大的绿荫如盖的梧桐树，加上中心一个二十米直径的花坛，使初来乍到的人一进校门，往往就情不自禁他说：“哟！这儿还有这么一所中学哪！”

沿着水泥铺成的甬道绕过主楼，可以看见一个有二百米跑道的操场，两侧各有两座比主楼略小但风格颜色相同的楼房，加上与主楼遥相呼应的礼堂，构成了“辅民中学”的主体建筑群。建筑群中所有的房屋都是灰砖绿窗，浑然一体。每当夕阳西下，学生离去，微风吹拂，树影摇曳，它会使人想起凝重、寂静、幽深等等字眼儿来……

如果把“辅民中学”的历史算作一位七旬老人的话，那么这些建筑才只是人到中年——他们诞生在五十年代。

“辅民中学”的校址原本在远郊的南山，最早的名字叫“辅民公学”，是一所与社会救济、慈善事业有关的学校，那时候在学校读书的也大半是孤儿或是一些灾民留下的少年儿童。唯此，这所学校也便成为当时社会的脸面。开始还好，社会名流捐赠的钱款，各个慈善团体赞助的实物，使这所学校得以维持。到后来，连年的战乱和灾荒，当人们发现肚子是比脸面还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也就无暇顾及这所学校了。解放的时候，这所学校财政拮据，人不敷出，校舍也已经破旧不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孤儿虽然很多，但能进这

所学校读书的孤儿却日渐减少。再加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可以理解的原因，比如这块地皮将有更重要的用途等等……民政部门决定将这所学校由远郊的南山迁到近郊的来王坟，政府拨款在这里建设新校，名称还是“辅民公学”。于是上面提到的建筑群便在这里出现了，公学的全班人马也都搬了过来。

新校建成的一段时间里，学校的性质基本没变，到后来，社会的稳定，孤儿大量减少，学校也就允许父母健在的少年儿童来上学。因为这里可以寄宿，许多公务烦忙的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孩子便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主体。再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干部子女不要特殊的话，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涌进了这所学校。也就是这个时候，“辅民公学”的名称改成了“辅民中学”。没过两年，改成120中。“返朴归真”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真”就要“真”到家，干脆叫“辅民公学”。有人不同意说，这已经很过分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多少次报告，上级才勉强同意。再说，你见国内有哪家中学叫公学的？再者说，又有哪家中学不是公家出钱办的？一字之差将两种思想、两个方向分割得如此壁垒分明。嘴上不说破，心里都明白。

学校的教室多，学生更多。十年动乱的时候，许多小东西趁着父母搞“革命”的当口，悄悄地出生，悄悄地成长。等文化革命一结束，他们全都到了上中学的年龄，而他们的哥哥姐姐中学还没有毕业。

学校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平均有十个教学班，每个班按五十个人计算，学校大约三千名学生。文化革命是结束了，人却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要吃饭，他们还要读书。学生多的时候，一个年级有十四个班。

没有教室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当睁眼瞎吧！

其它的事情都在其次，救孩子要紧。“辅民中学”忍痛砍倒了礼堂后边那一大片枝叶繁茂、硕果累累的桃树，盖起了一座崭新的教学楼。

刚刚落成的教学楼，新是蛮新的，但不讲究，这是那种千篇一律、方方正正、呆头呆脑、高低柜一样的建筑物。几乎每一个当过中学教师的人都可以背出它的外观和内部格局——红砖到顶，没有任何装饰物和水泥的覆差。右边五层，左边四层，每层八个教室，三层有物理实验室，二层有化学实验室，外加十间办公室和四个两个月以后保证不能用的厕所……这样的教学楼在龙城市有近百座，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只不过安放在不同的学校罢了。

辅民中学历史长，面积大，学生多，教学质量也算上乘。如果单按统领人数的多少计算官品的活，大部分中学的校长最多是个团副，而辅民中学的校长起码是个正师级。它之所以算不上重点中学，原因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所在的这个区恰好是龙城市的文化区，有五六所大学都在这个区里。每所大学都没有一所附中。附中的教学质量有大学做坚强的后盾，教学设备也都有大学来支援。将这些附中划为重点中学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再说，重点又不能太多，都是重点就没了重点。都是重点，谁来教育普通的学生呢？为此，辅民中学只好屈居“普通”了。

普通这个词和受气或委屈多少有点关联。每当“辅民中学”的老师看到自己用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初中生不再报考本校高中而要往高枝上飞翔的时候，心里就免不了有几分酸楚。录取新生的时候，要等重点学校像采茶叶一样把又鲜又嫩的尖尖全都摘走以后才轮得上普通学校，多让人寒心啊！——那尖尖原本都是自己的心血呀！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辅民中学也毫不气馁，全市举办的各种竞赛中，

辅民中学都能拿到前面的名次，第一名或第二名的奖杯也时不时地捧个把回来。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虽不能像重点学校那样达到百分之百，但总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也必定要占相当可观的比例。因此，辅民中学在方圆十里也享有不大不小的声誉，许多优秀的学生因为离家近，也愿意走进辅民中学的大门。

用教育局长的话来说，“辅民中学”虽非重点，但很重要，是比重点还要重要的学校。是非重点的重点，是普通中的冠军……

由于“辅民中学”较为特殊的地位，“辅民中学”的校长与其它普通学校相比，身份也略有不同。虽不是“嫡系”，但也绝非“杂牌”，颇有点高级民主人士的味道……在选派校长的人选上多少要有点“资历”。

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位广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如今已经故去。第二任校长是位老革命，在学校干的时间最长，文化革命中也被斗得最惨，当过一次“叛徒”两次“特务”还有一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含恨而死，可惜生前没有看到昭雪平反的通知。以后又接连换了五位校长，最长的一位干了五年，最短的一位只有三个月，不论建树大小，他们都曾为“辅民中学”的教育流下过辛勤的汗水。其中除了一位光荣离休，其他四位都有所升迁，职位最低的是市教育局的视察员。

“辅民中学”现任校长叫顾永泰，他是一年前到任的。

目前，大多数人对新领导的到来，心情是复杂的，反映出的态度十分漠然。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对新领导不必企及过高，更不要盼望他们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或者哪怕是让人心情振奋的事情来。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不会凭空变出房子和钱财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或改善办学条件。面对整个社会的教育状况，他也无力回天……可大家又希望来个好领导——政策水平比较高，通情达理，处事公平果断。

前几年，大家对新领导的就职演说往往看得很重。励精图治、激动人心的讲话往往能让大家兴奋好几天。到后来，发现不过是订点条条框框，空喊几句新鲜的口号，烧了三把虚火，那让人回肠荡气的语言倒显出几分浅薄来。

大家厌倦了，派来的新领导怎能不觉察，于是再上任时，就极力压低嗓门，力求平和地讲几句家长里短，以求人心的沟通。或者说几句“人活着就得吃饭，人吃饭就得放屁”的大实话，以表现自己的豪爽和实在。但没过几天，大家又不满足了。他们觉得领导还要有个领导的样子，振奋精神的讲话谁不需要？只不过以前是太大太空了，而且连个花样都没有。

人们的掌声再没有以前那样整齐，人们的笑声也再没有以前的痛快。好像是酸碱中和生成盐，人们把喜怒哀乐中和在一起，生成了一种不甜不成，不酸不辣的苦涩的物质来。人们自己也闹不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以前脑子里还能神化和幻想出一个好领导来，现在，这种幻想的功能也已日惭衰退。面对这种无所适从的局面，领导怎么好当？

顾永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辅民中学”的。

开始，老师们并不把顾永泰当作怎么一回事——他已经五十八岁了，已经到了“养鸟种花”“准备回家”的年龄。他不会再像雄心勃勃的中年人那样出些花点子，搞点新招教来推动学校的工作了。他来“辅民中学”不过是“把把关”、“掌掌舵”，他只要顺乎潮流，与学校同步，不捅什么漏子就行了……

可是，三个月下来，老师们发现自己大错而特错了。顾永泰不但处处插

手，事必躬亲，而且一反前任几位校长保持的那种平和谦虚的作风和宽厚和蔼的态度，居然显得近乎专横。

他九月份到任，十月份就撤了两个班主任的“职务”。

上任后的不几天，他来到初中二年级的办公室。那时候，他的威严还没有达到老师们见了他不敢说话的程度。他和大家似乎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随便寒暄了几句，也就没了话，老师们便各干各的工作，他就站在墙边看一张教学进度表。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耳朵照顾着身后。

教务主任拿着三张表格走进教研室，说：“噫！诸位老师，新转来三个学生，你们看放在哪班好？”

靠门口坐着的一位女教师说：“又给学校多少钱？你去教室看看，还坐得下坐不下？”她的声音很大，却带着几分嘶哑。

教务主任只是谦和地微笑着：“克服一下，再挤一挤……”他知道老师的脾气，说是说，做是做。让她们嚷一会儿，发够了牢骚，学生早晚还是会收下的。

果然，那位女教师接着说，“四十五个人的教室要坐五十四个人。要说挤一挤，你给我一百个我也挤得下，巴掌大的火柴盒里能放二三百根呢！人不是火柴棍儿。再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作业，多操一份心。你们当头儿的就会做人情……”

对面坐着的一位男教师小声提醒她：“别瞎说，顾校长在这儿呢！”

女教师说得义愤，说得嘴滑：“校长在这儿怎么了，校长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

教务主任赶紧把话接了过来：“孙老师，你说的我全理解，孩子的家刚搬到咱们这边来，咱怎么也不能看着孩子没学上是不是？”

不知是教务主任的话打动了大家的心，还是孙老师刚才的话有些唐突，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年级组长是位瘦瘦的戴眼镜的老教师，他站起来，从教务主任手里接过三张表格说：“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

他手下统帅着十位班主任，为人公平厚道。因此其他老师也没再说什么。

孙老师走过来赌气地拿走了最上面的一张说：“既然这样，我要一个！”她扫了一眼表格自嘲自解他说：“嘿！妈妈是副食店的，这下有人帮我买排骨了……”

顾永泰自始至终没有转过身，没说一句话。现在他沉着脸转身走了。

教务主任若有所思地皱了一下眉，也走了。

万万没有想到，在星期六召开的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孙老师被撤销了班主任的职务。顾永泰的讲话尖刻得让人不能忍受：“我光听说，现在中学生的思想混乱，素质很差。可我没有想到，我们当老师的素质也如此之低！你活着难道就为了肚子？你教书难道就为了几块排骨……”

“那是开玩笑啊！”孙老师大哭起来。不当班主任并不可怕，那还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少操多少心，少白多少根头发？现在的情况不同，她是因为说了一句什么排骨被撤掉的，她觉得她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污辱。

许多老师忿忿不平。顾永泰难道不吃饭吗？不要说是开玩笑，就是真的托学生家长买点排骨也不必这样大动干戈。他顾永泰难道是外国人吗？

孙老师的年级组长简直是痛心疾首。回到办公室，他一反平和地拍着桌子说：“孙老师是全年级最能干的班主任，也是最受家长和学生欢迎的老师！”



真是岂有此理！”

当教务主任把这些反应告诉顾永泰，并说明孙老师还是上一届的先进工作者时，顾永泰说：“这正反映了我们先进工作者评选中的问题。”他又说：“不当班主任也不是什么处分，不过是换了一下工作，她仍然可以教她的语文课嘛！”

教务主任又鼓起勇气说明现在买排骨并不是很困难以证明孙老师的确是开玩笑。

顾永泰已经下了逐客令：“就这样吧！”

教务主任只好快快离去，然后告诉大家会谈的结果。大家也只有气得干瞪眼，咒骂这位顾校长没有水平，不通人情。

这时，如果有一位哲人给孙老师分析一下来龙去脉的话，孙老师就懂得她为什么会受此不白之冤了。她干不该万不该说了那一句“校长在这儿怎么了……”那句看起来无所谓的话大大伤害了顾永泰那极强的自尊。买排骨的话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处理人的口实。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孙老师就会知道，在两种人面前开玩笑是很危险的，一种是卑鄙的小人，另一种就是专横的领导。

顾永泰虽然极为自信，但他也不会愚蠢到听了那么多反映之后而无动于衷的程度。

对待错误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作法。一种是不管明里暗里，改弦更张，承认错误。另一种就是再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没有错误。顾永泰强烈的自尊把他引入了歧途。老师们的反应使他变得十分焦躁。

那天下午，一个电话不知怎么打到校长办公室，电话是城里的一家浴池来的，说是让校方领人。是谁？干了什么？都不说，只说是“辅民中学”的一位老师，男的女的也不讲，就把电话挂了。顾永泰火冒三丈，据他多年的经验，这必定是个男的，与流氓事件有关。他当即让保卫干部去领人。

保卫干部赶到浴池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发现一位姓胡的女老师被关在卖澡票的房子里，她的身旁坐着一位像母老虎似的服务员。看见学校来了人，胡老师先自呜呜地哭了起来。一问才知道，她误拿了浴池的一块肥皂。

“什么误拿？是她偷的！看穿那身衣服！像个人儿似的！”母老虎瞪着铜铃般的大眼说。

原来，胡老师洗完澡，穿好衣服，下意识地将肥皂裹在毛巾里，刚刚放进书包，就听见有人说：“你把书包打开！”

“为什么？”胡老师莫名其妙。

“你自己明白！”

胡老师也来了气：“你凭什么让我打开？”

“凭什么？你偷了浴池的东西！”

许多顾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凑过来看热闹。

互相骂也骂了，吵也吵了。这样僵持下去也回不了家，最后，胡老师自觉问心无愧地打开了包，她愣住了。毛巾里分明有一块属于浴池的肥皂——那肥皂是只能用而不能带走的。她顿时羞愧万分，恨自己的脑子想什么去了，把这块像炸弹一样的肥皂放进了书包。她红了脸。把肥皂放到桌上，喃喃地道声对不起，低下头准备离去的时候，那位女服务员拦住了她。

“干什么？”胡老师问。

“这就完了？”女服务员说。

“不就是一块肥皂吗？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是故意拿的……”

“你到现在还嘴硬！”

“你为什么非要强加于人？”胡老师怒不可遏他说。

“那你今天就别走！”那女服务员分明要报刚才的一骂之仇。

如果这位女教师是位蛮横的，她完全可以大吵大闹，雄纠纠地打出门去。浴池的服务员再厉害，毕竟不是专政部门，可惜这位女教师太软弱了，她没有碰到过这样难堪的局面，她只会重复着一句话：“你冤枉好人！”

可悲的是，围着那么多看热闹的人，竟没有一个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她们只是瞪大眼睛痴痴地看着，脸上显出一种满足的神情。可能是胡老师身上的那身衣服太漂亮了，引起她们的嫉妒。否则就无法解释这种离奇的现象。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她是辅民中学的老师，当老师挺不容易的，让她走吧……”

女教师虽然软弱，但在刚才将近半个小时的争吵中，她没有带一个脏字，没掉一滴眼泪。听见这话，她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捏了一下，眼泪夺眶而出，齐刷刷地顺着两腮流淌下来。

看热闹的人吓了一跳，都以为她受了这句话的感动。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在这短短的一瞬，多少辛酸，多少不平，多少不明白都随着眼泪奔泻出来。她敏感而纤细的心知道，老师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是被尊敬的对象，而是被同情甚至被可怜的角色。如果刚才那个人说，她是老师，她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样的人不配作老师，她都不会哭，她只会感动或者愤怒。而刚才那句话分明是说，当老师挺可怜的，饶了她吧……

不要自欺欺人，让我们扪心自问。

如果教师在民众心中只被当作同情或可怜的角色，教育还有希望吗？

如果还有一位教师也在浴池的话，她会理解，那位女教师的眼泪不光是为她自己流的，她是为所有的教师在流泪。

那位服务员侧身让出一条生路说：“你既然承认了错误，你就走吧！”她蛮横而不失狡猾，话中有话。

女教师像头狮子一样地咆哮起来：“我就不走！我没有偷！”

保卫干部是位青年人，他望着服务员那张令人憎恶的脸，居高临下他说：“把你的证件拿来，我登记一下……”

服务员有些慌乱：“要我的证件干什么？我又没偷东西。”

“你没偷，可你说她偷了，你是证人。我们要立案调查。”

“不就是一块肥皂吗？立什么案？”

“她是一块肥皂的问题，你是侵犯人权！”

服务员终于明白对面这小子的用意了，可她还是上了当：“她自己不走的，我又没留她……偷了肥皂还有理……”她的无知使她蛮横，也使她虚弱。

保卫干部站起来说：“好吧！明天我找你们领导谈……胡老师，咱们走吧！”

“找领导谈！”这本来是句吓人的话，女服务员却当了真。对方前脚走出门，她后脚又给辅民中学挂了电话。电话仍然是顾校长接的，服务员渲染了许多，在偷字上又猛下了功夫。不但告了女教师，还告了她的庇护者。

保卫干部认为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只是第二天随便向顾永泰打了个招呼，说不过是个误会。顾永泰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了。

“你不要给我分析什么动机，你告诉我地到底拿了没有？”

保卫干部只好说：“就算拿了吧。”

顾永泰更加相信无风不起浪，女同志心是最细的，怎么能把别人的肥皂当成自己的。于是，顾永泰又撤了胡老师的班主任，理由是这种人不能为人师表。这次没有开什么大会，说是要留给胡老师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经过好事者的几次传播，效果却比孙老师那件事的影响大了几倍。

为这事，保卫干部跟顾永泰大吵一场，毕竟是年轻人，居然骂出了“混蛋”二字。为此，这位年轻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来十拿九稳的分到的一间房子以分数不够被吊销，本人也调到校办工厂去负责采购了。

顾永泰上任不到一个月就烧了两把火，这火烧得大家浑身发冷，牙齿打颤，看门的老于头说：“这不是又搞文化革命了么？”

自此，顾永泰得了个排骨校长和肥皂校长的绰号。顾永泰毫无惧色，仍然摆出个泰山石敢当的架势来。同时，老师们再也不敢在顾永泰面前随随便便，说三道四。一年下来，倒也平平安安，只是自愿调走了包括胡老师在年的八、九个中年教师……

顾永泰生得高高大大，白净面皮，肚子大约高出胸部三寸。两腮有两块垂下的肉团，生气不生气都由肉团的松紧和上下的位置表现出来。他的脑袋比常人要大出一轮，独个儿的时候不显，每当他和老师们站在一起时，外人不用问，便可知道这里谁是领导人，而且级别绝对不低。

顾永泰不但具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力过人。他早年是会计出身，头脑的这部分至今仍十分灵敏。学生高考时各科各类分数，校办厂的财税利润，学校的各项收入支出，他只要掐指一算，连专门的会计也不能不佩服，只不过他不经常过问罢了。

本来，顾永泰是可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校长的，只可惜他太希望别人尊敬了，于是走到了事物的反面。可悲的是，他对此竟毫无所知，甚至以为这一年建树颇多，口碑很好。

夏天，他摇一把芭蕉扇走南闯北，冬天一块大白手帕总不离手，别人一直以为他患有鼻炎。一年来，他的眼睛只盯在两处：一是高考的战况，二是教师的纪律，其它事情一律不管。他没和学生谈过一次话，也叫不出一个学生的名字，他有点讨厌孩子，宿舍里只养着一只猫。他好像绝了七情六欲，最大的癖好是看侦探小说。图书馆这类书的借阅登记卡上；第一名准是顾永泰。

有一件事让老师们非常奇怪，那是司机小王传出来的。顾永泰从来不回家，老师们误会他在龙城没有一个亲人，可是有一天，学校给每个职工分了五十斤好大米和三斤花生油。顾永泰悄悄叫上小王，说要回家送东西。

中吉普开到家门口，顾永泰却不下车，让小王提着东西送进去，还嘱咐小王说，不要说自己来了。

小王满腹狐疑，百思不得其解。他知道了顾永泰不但有儿子，还有一个挺好看的孙女。

这件事让老师们颇费猜测，最后得出结论：像他这样的人，在家里也不受欢迎。他总不能撤销他儿子的职务吧！

不知是什么环节出了毛病，学校的秩序有些乱了。迟到旷课的自不必说，打架骂人的事儿也日渐增多起来。

直到有一天，顾永泰宿舍的玻璃被砸了以后，他才猛然发现“学生的世

界很精彩”。

顾永泰大发雷霆，当即让人去找教导主任，准备狠狠批评一下这个光吃饭不干活的家伙。他解开衣扣，搥着扇子，看见桌上有一封标有公安分局印记的信，信封的左上角还标有“秘密”的字样。他抽出信纸，刚刚一看，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了。他的愤怒渐渐为惊讶所代替，刚才的情绪也慢慢冷静下来。紧接着一个电话打来。教育局长说：“老顾，光抓学习可不行啊……”当教导主任探头进来的时候，顾永泰说：“明天你把学生中的问题跟我谈一下。”

第二天上午，教导主任、教务主任、团委书记以及教导处的三位老师一起坐在了校长室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教导主任在学校是主管学生思想纪律的老师，他姓张。叫张涌泉，一年来，顾永泰只见他在那里“瞎忙活”“瞎嚷嚷”，并不知道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张主任虽然天天见得着顾校长，但谈话从不超过五分钟。校长也从来没领他们开过什么“碰头会”“校务会”或什么“联席会”。大家只知道校长和主管教学的教务主任是“亲密战友”。包括他在内，所有人都和校长单线联络，顾校长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一切都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他在下“象棋”，他不喜欢别人“支招”。

今天这样正经，这样严肃，这样拉开架势，询问学生思想工作，张主任有些诚惶诚恐。

“今天，我们教务处占用校长的一点宝贵时间，扼要地汇报一下我校学生当前存在的问题……”

顾永泰不客气地打断他：“我们开一天会，要尽量详细他说！”

“好的坏的都说吗？”教导主任原本是个豪爽幽默的人，听见这话，心中一喜，关于学生问题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既然这样，也不怕时间不够了。

“当然都要说！”顾永泰用他的大蒲扇敲了敲桌边。

于是，张主任首先肯定了学校的教育形势与全市和全国的形势一样好之后，就历数了一年来学生工作的成绩。学生利用星期六参加印刷一厂的义务劳动。清明时节到南山去植树并且祭扫了革命烈士陵园。在全市开展卫生月活动期间，初一年的学生到全市各个商店去消灭错别字，光是白“芽”的“芽”字就消灭了二百多。其它年级的学生到全市的各个街头宣传文明卫生和交通安全……最后他还从众多的感谢信和表扬信中取出一封，那是高二的三个男学生在今年开春的时候从南湖边上救出了两名落水儿童，事迹很感人。

听到这里，顾永泰用扇子拍打着桌子说：“全校开大会表扬！”

张主任为难他说：“他们把孩子送回家，没留姓名就急忙走了。家长看见他们都戴着咱们学校的校徽，看个头不是高二就是高三。可是，我们问了几次，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人……”

顾永泰把扇子拍得山响：“唉呀！找啊！让家长在课间操的时候一个一个看，一定要查出来！”顾永泰好话也不会好说，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在追查交通肇事犯呢。

教导主任开始谈及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了。他把刚才汇报用的小本子放在一边，下面要讲的话都在脑子里，现在正埋伏在舌头下面，只等一声号令，便会争先恐后地涌流出来。

他夹叙夹议地述说了学生在各类考试中普遍存在的作弊现象。说着说着，他的语言流畅了，但声音却越来越忧郁，忧郁得让周围他人感到很痛

苦：“以前作弊的学生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而现在不作弊的学生反倒需要勇气和胆量了，作弊显得光明正大，而不作弊倒成了虚伪的行为。我不明白，这是考试制度的原因，还是人们道德的沦丧……”

他又谈到了学生的厌学问题，新的读书无用论产生的“童商”现象。

“你说什么童商？”顾永泰没有听懂。

“童商就是少年儿童经商，您没听说童商就是童伤，儿童经商伤害了儿童，摧残了儿童！”

“我们学校有吗？”

“有！”

“为什么不把他们叫回来？”

“他们不回来，开除学籍教育局不允许，他们也不需要什么毕业证书……”

“有多少？”

“人数不多，绝大部分的家庭是个体户。童商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童商的思想在学校里相当普遍。去年新年，高一的一位女同学光在学校里倒卖贺年卡就赚了二百多块钱。”

“真的吗？”顾永泰光知道倒卖邮票可以赚钱，从没听说过贺年卡还有人倒卖，更不知道还能赚这么多钱。

“真的，这个女同学亲口对我说的，而且还告诉我，她主要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培养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我问她，你赚同学们的钱心里好意思吗？她笑了笑说，我愿意卖，他们愿意买，公平交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又问她，那你还赠送同学吗？她说，当然送，送给我值得送的人，全部高档，一分不要。而那些卖的贺年卡就绝不含糊，一分也不能少……她说着还送给我一张。我打开一看，里面忽地冒出一棵大树、一间房子和一头小熊外加一头狼和一只兔子。全都是立体彩色的，音乐也就随着响起来。就是苏联那首彼德和狼的音乐，足足响了半分钟。我当时真想接受下来，回家带给我的小女儿。可这卡片这么贵重。又想到她赚钱的背景，就死说活说地还给了她。她不高兴他说，老师们活得太累，整天都戴着面具。还说以后再和我说实话了，因为老师没有把她当成朋友，不信任她……”

说到这里，教导主任颇有感触他说：“唉！想起我上中学的时候，从南山采来一片片树叶，放到书里压平了，再用药水腐蚀得只剩下密密麻麻的脉络，用水彩染成红的、粉的、绿的……树叶的小把把上再系上一根红线，做成书签，互相赠送。如今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

“这种倒卖东西的事情在学校有多少？”顾永泰并没有跟着教导主任一起遇想，他的青少年时代连肚子都吃不饱，学都没得上，哪有什么送书签的闲情。

教导主任回到现实中来，他说：“不少，很不少！去年是什么耐克鞋、霹雳服，这一年又兴起了什么爱肚克丝鞋和阿迪达斯运动服，还有其它在社会上时髦的小东西。这只是咱们知道的一小部分。有些事同学根本不跟老师讲。”

顾永泰始终眯着眼睛，精神集中地听着。他不知道张主任怎么有那么好的记性，说那些外国字就像说自己的名字一样利索。

再往下谈，张主任已是口若悬河了。他从所谓早恋或者叫朦胧爱情谈到学生中流传的但他却从来看不见的手抄本。从学校性教育中的鸵鸟政策谈到

学生中一些私下议论的丑闻。又从学生喝酒抽烟谈到打架斗殴。在汇报中他时不时地用一些学生惯用的字眼儿或是在正常人眼里视为黑话的词句。比如，学生管文艺节目好不好看叫“火不火”，管名演员叫什么“大腕儿”，“名腕儿”。这些本是文艺界走穴中出现的一些不经翻译绝对听不懂的语言，一经传到中学生中就像安了腿，生了翅膀，不翼而飞，不腔而走。中学成了这些词语的集散地，不懂的人听起来莫名其妙，就像听外国语，而中学生却觉得新奇、够味、恰如其分，不用这些词就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至于什么把关系好不好叫“磁气不磁气”，管干事儿叫“练活儿”，把钱论吨、论棵、论张，叫什么“页子”，把脸叫“盘儿”，把手表叫“转儿”，那纯粹是倒爷们的专业术语，可现在的学生说起来那么流畅自如，就好像小学一年级早已学会的汉语拼音。而且外国留学生在电视里也必定要表演这些词句。以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最新产品，最地道的中国货……

教导主任天天和学生打交道，而且主要是和档次低的学生打交道，这些语言早就过关，报考倒爷们的“托福”绝对没问题。

老师在教育学生，学生也在教育老师。老师在影响学生。学生也在影响老师。但这必须有个尺度。如果整个教师层不被人尊重，而失去那种高尚的自尊和自信，那么这个教育和影响就会倾斜。老师和学生都受社会影响，而同时他们又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照你这么讲，学校不成了黑社会了？”顾校长忍不住插了一句，张主任一时语塞，有点无措的样子。

“你说慢点……”顾永泰为了挽回他带给张主任的压力，第一次表现了这样的谦虚。如果说，他听到作弊和童商那部分主要是感到新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使他感到事情确实严重了。

校长的鼓励使教导主任又变得大胆：“我们和重点学校的最大区别不是在产品的质量上，也不在产品的数量上，而是在产品规格和花色品种上。他们只生产尖子。我们不但生产尖子，也生产痞子。我们的原料来源也不同，他们是特供，一水儿的优质半成品，而且规格齐全，每个学生之间的考分仅差几分。我们必须就地取材，而且好的还让人家挑走了。他们是第一世界，我们是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混合体，甚至还有第四世界……”

顾永泰脸上微微绽出点笑容：“你是不是在校办厂呆过？”

教导主任苦笑：“没有，就是电视看多了……”

在座的人一起笑了起来。

顾永泰开始搵扇子，尽管屋里一点不热。他盯着教导主任的眼睛，用商量的口吻说：“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事实，还是道听途说？”

“是事实……”

其他的老师也一起补充道：“都是真的，绝对没错！”

教导主任又补充说：“刚才说的，我以为还只是学生中存在问题的一部分，有些事情学生根本不让老师知道。老师也就难以掌握。现在的学生和以前大不一样，他们不愿意向老师敞开心扉，更不要谈什么汇报思想。比如看坏书这件事，坏学生看，好学生也看，一本书在他们手里都快传烂了，谁也不瞒谁，可是老师却一无所知。就好像他们有什么不成文的保密条例。坏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什么更深更坏的事情了。我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顾永泰点点头：“你这话有道理……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教导主任说：“大致就是这样！”说着，他看了看其他的人。那几位也都说：“基本上都说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顾永泰忽然问：“学校中有没有流氓团伙或者小集团一类的组织？”

教导主任想了一会儿说：“结伙打架的事情倒是有，但也是打的时候聚在一起，打完了分几根烟抽就散了。并没有一般定义上讲的那种有组织的团伙。”

“听说过第三军团？”

“什么第三军团？”大家都没听明白。

“这是一个团伙的名称……”

大家互相看看，又茫然地摇摇头。

顾永泰从抽屉里取出昨天的信件，将信纸铺在桌上说：“你们都看看。”大家凑到一起，见到一份打字油印文件。篇幅不长，只一页纸，内容如下：

古龙区公安简报<10>秘密

最近，有一自称“第三军团”的团伙正在我区活动。

本月二十日晚十一时许，客运三轮车个体户曹××（男）在火车站附近被人打伤。

据曹××回忆，对方共有四人，本地口音，自称“第三军团”。身高大约都在1米70左右，因天黑看不清面目，但从身形来看，年纪约在二十岁左右。其中有人明显学过武功（曹某本人也会点武功）。

在曹某报案之前，古龙分局曾在不同场合发现过同一内容的卡片。据以上情况分析，作案人很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无业青年、工厂青工或是在校的高中学生。望各工厂、学校、街道居委会协同调查。

附卡片影印件：

七尺男儿不为民 愧对父母枉为人

世间自有正气在 路见不平有须眉

第三军团

看完文件，屋里一下子沉默了下来，大家突然想起了很多，又说不清在想什么，只觉得那张卡片在脑子里来回飞翔，四句话几乎一下子就背了下来……

教导主任呆呆地站在那里，只觉得一股热浪一阵阵地往嗓子眼儿上撞。不知为什么，他把文件的大部分全都忘了，只记得卡片最后的两句“世间自有正气在，路见不平有须眉”。这两句很普通的诗句使他激动得不能自己。这两句诗如果是印在唐诗选上的，他可能不会这样，可它是印在眼前的卡片上啊！

他任凭感情的潮水在头脑里冲撞翻腾而毫无控制……

如今还有什么他妈正气呀！人都变得那么自私、那么胆小。看见老太太掉在河里没人救！看见妇女受流氓污辱连个屁都不敢放！路见不平！路见不平的事情太多了！可是谁他妈敢拔刀相助啊！可怜的人们！可悲的人们！可憎恶的人们呀！

他原以为人心都已混灭，正义也不复存在。而眼前的两句诗使他感到那

轮回往复于天地间的曙光仍在照耀，使他温暖。那浩然长存于人间的正气正在眼前升腾，使他无限振奋，使他年轻，使他高尚……一种强烈的正气凛然的感觉自心底涌出，化成两滴热泪出现在眼睛里。这种感觉已经许久没有了。这一时刻的渲泄使他感到快慰——当一个人发现自己高尚的一刻，是无比幸福的。

“你怎么啦？”顾永泰的询问把教导主任从冥冥的遐想中唤醒过来。

看来，教导主任的感受是独特的，起码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只要看看顾永泰那双严厉的，略带几分疑问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永远也不会想到，有人竟能从那应该受到谴责的案例中受到感动。

“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教导主任说。

“你们看，这个第三军团会不会跟我们学校有什么关系？”顾永泰问。

大家摇摇头，不知是说没有，还是说不知道。只有教导主任没有表态。

“你说呢？”顾永泰又问。

教导主任已经开始冷静下来：“这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打伤了人还留下卡片，这不是一般的复仇。据我了解，这种事情可能与学生无关，起码与我们学校的学生无关……”

顾永泰把扇子放在桌上，手按在扇面上总结说：“好吧！给你两个星期时间，调查一下到底有还是没有。即使没有什么第三军团，有没有什么‘九龙一凤’‘八大金刚’什么的。不管怎么说，这种小团伙要狠狠打击！”

散会了。大家看看腕子上的表，已是下午五点钟了。



这哪儿像校长室呀？倒像是安全局。此人也不像校长，严然一位反间谍的老手。

——华晓

华晓是众多不愿意当中学教师的学生之一。但他还是以第二志愿报考了“龙城师大”，而且在师大上了五年。现在他毕业了。被分配在“辅民中学”。今天是报到的最后一天。

他上衣口袋里放着市教育局的分配通知书，心里多少有些沮丧。

五年前，当他走进“龙城师大”校门的时候，心情还是愉快的。虽然不愿当老师，但龙城师大的牌子在全国是闪闪发光的。尽管知道这所大学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要当中学教师，但他却认为他不一定就会当。师大每年的分配方案中多少总会有些分配在电视台、出版社或报社当编辑的指标。总会有人留校或是干其它不当中学老师的工作。这微妙的侥幸心理伴着良好的素质，支撑他以全优的成绩走完了大学的里程。

今天，尽管手里拿着通知单，却仍然不能面对现实。他觉得委屈。如果他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也就算了。五年来，他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排在前三名之后。他有许多别人羡慕的爱好和专长，游泳滑冰不用说，他正经是大学排球队的二传手。会拉手风琴，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能使宿舍楼里多少女同学心驰神往。一架手风琴就能代替一个乐队，使全系的舞会如醉如狂。上大学的时候，他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华晓来了没有？”

华晓来了，他要到一个中学当老师去了。

他觉得不平，如果全系毕业生都去当中学教师，他也无诺可说。可光他这一个班就有五个人分到电视台和杂志社。而他们的学识和能力却远远在华晓水平以下。华晓没有路子！华晓的母亲是位中学教师，父亲是位建筑师。两人都是什么师，可惜不是什么长。不管事实是不是这样，华晓反正这样想。

还有一点，华晓是不好意思对人说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华晓长得很帅！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特飒！恐怕就是毛主席诗词里“飒爽英姿五尺枪”中的飒！他不是如今那帮霹雳青年所有的那种油头粉面的帅，而是一种极为朴实的、来自天然的很有气质的帅，是一种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能认可的帅！他穿一身旧运动衣，大家喜欢看他。他穿一身石磨蓝牛仔服，大家也喜欢看他，不但不觉俗气，反而觉得生命在他身上是那样鲜活。冬天，他穿着爸爸当年在于校穿的旧军大衣，大家仍然喜欢看他，觉得他更潇洒……

华晓很幽默，但他从不胡闹，当其他同学百无聊赖兴点恶作剧的时候，他只是微笑地看着，闪着一双明亮无邪的大眼睛，像个文静的中学生。

他在教室里静如处子的神态与在运动场和舞会上动如脱兔的风姿构成了他美妙和谐的形象，同学们都喜欢他，包括男生和女生……这一切，华晓怎能没感觉。这一切也使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在自我评价上变得不是十分准确。

现在，如果不是走在去辅民中学的路上，而是要迈进外交部的大门，他会成为一个多么出色的外交官哪！如果不是去当老师，而是去当一名反间谍人员，他就是中国的 007\*……遐想是美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年轻人应该想的。

“华晓来了吗？”这声音仍在华晓耳畔回响。

华晓来了！他要到一个中学去当老师了。

华晓怎么也没有想到辅民中学的校长会在学校大门口亲自迎接他。

顾永泰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你找谁？”

“我是新分来的老师，报到的！”华晓奇怪这看门老头儿如此威武。

“你叫华晓？”

“是！”

“欢迎你，我叫顾永泰，校长！”顾永泰眼睛闪出一丝欣慰的目光。

华晓大吃一惊，心里升起一片温暖，校长特意等在这里。亲自迎接我！咦？他怎么知道我现在来？噢！说不定是碰巧，不要自作多情！

“跟我走！”

华晓跟着顾永泰走进校长室。

坐下一说话，华晓才发现校长并不像他刚才想象的那么热情。

顾永泰板着面孔说了几句热情的欢迎话。眼睛却始终盯美国影片中一位有传奇色彩的特工。着华晓。这使华晓觉得有些不自在。

“你的档案我全都看了，你是个优等生，而且是个全才，教育战线上就需要你这样有才华的青年！”

“马马虎虎吧！”华晓说话还是大学生的口吻。

顾永泰开始给华晓介绍学校的情况。从学校的历史说到学校的现在。从学校的成绩说到学校的不足。从教师的素质说到学生的来源……

华晓硬着头皮，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让不让他当班主任。他从小就看妈妈当班主任，当了三十年，有苦有乐，有酸有甜。相册里夹了几百张学生的照片，头发却白了一半。最后他得出结论，班主任这活绝对不能干！绝对辛苦！而且失去了自由。华晓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他的面俞还有两条路：报考研究生；考托福，取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学校的排球场不知道怎么样？如果非让他当班主任，他就要求带个排球队。毕业实习的时候，他知道，在中学带社团或带运动队和当班主任算同样的工作量。可是排球队有体育老师呀！吹了，他的专业是教语文课，怎么能抢人家的饭碗。

顾永泰咳嗽了一声，结束了他的正式谈话，较为随便地谈起家常。

“家住的远？”

“比较远，坐车要倒一次，我骑自行车！”

“好！好！”

华晓有些气愤，他发现校长简直是个机器，家远怎么还“好”呢？

华晓开始发言了：“顾校长，我当班主任吗？”

顾永泰摇摇头：“你刚来，头一年不当班主任，先熟悉熟悉学校的情况。”

华晓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想起明年还要当，又免不了有几分茫然：“顾校长，我去哪个年级？是不是初一？”

“你去高二年级……”

华晓吃了一惊，他怎么也不明白学校为什么对他如此重视，但他知道教高二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现在的学生哪会服你这么个小伙子。于是大胆他说：“我刚来，怎么教得了高二呢？”

顾永泰诡秘地笑了笑：“不是让你去当老师，而是插班当学生。”

华晓愣了：“您说什么？”

顾永泰一字一顿地说：“让你到高二年级插班当学生！”

“当学生？我没听懂！”到现在为止，华晓还没有着急，他觉得顾校长可能是那种好开冷面玩笑的人。

顾永泰严肃起来：“我们学校很可能有个叫第三军团的小团伙。他们在公安局是挂了号的，现在高二年级的纪律最乱，我们怀疑这个团伙就在这个年级。我们派老师调查了一个星期，可到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你知道，老师再努力再能干，和学生终归隔一层。所以让你装成学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华晓忽然有一种正在看电影的感觉。他看见反间谍组织的头头们正在派一个年轻能干的特工打入敌人内部。那个头头很胖，是个秃顶，但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特工很帅，很年轻，面无表情的脸透出干练、刚毅和机敏……

他脑子糊涂起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工作的第一天竟会得到这样一份差事。他清醒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校长有点邪的，再一个感觉就是挺有趣，挺刺激的。他好像不是坐在校长办公室，而是坐在反间谍机构的办公室；对面坐着的也不是摇着扇子穿着中山装的校长；而是西装笔挺，嘴里叼着雪茄烟的保密局局长什么的。

他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干！这算什么回子事呀，你分配来是当教师的。再说，这也不是什么正经的特工呀。这不是专业小汇报吗？”另一个声音反驳着：“干吧！不用教课！多好玩啊！再说，把那些欺侮同学们的坏家伙找出来，多解气！你上中学的时候不是因为不给他们买烟还挨了他们的耳光吗？你的正义感哪去了，他们是坏蛋！”

华晓一声不响地坐着，任凭两个声音争吵。

华晓毕竟是大学毕业生，也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已经不是凭着兴趣而不顾及后果的孩子了。因此第二种意见明显处于下风。

看见华晓不说话，顾永泰用商量的口吻说：“没关系！你同意干就干，不同意就不干。只干两个月的时间，最多到这学期期末……”

华晓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见别人尊重自己，脑子里第二种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但他还是没有明确表态，他迂回地说：“我干了这个侦探的工作，以后还怎么当老师，我很难在学生中再有威信……”

顾永泰愣住了。到底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啊！想这么多问题。但他必须承认，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他以前不曾考虑到的。

顾永泰沉吟片刻，忽然一拍扇子说：“到时候：我放你去别的学校……出教育口也可以。”

华晓心中怦然一动：“真的吗？”

顾永泰说：“既然我说了，就算数！”

华晓不理解顾永泰为什么下这么大本钱追查那个什么“第三军团”。但他的主意立刻拿定了。

“好吧！”华晓说：“不过，能保密吗？我又不是从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顾永泰斩钉截铁他说：“一切在你自己，这件事全校只有我和教导主任知道。我们到校门口轮流等你，就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

华晓明白了，校长与他在大门口相遇不是碰巧，也不是什么热情，而是因为特殊的需要。

顾永泰接着说：“把所有手续关系都交给我，我亲自给你办。办一个工

作证，再办一个学生证。工作证要保密，学生证上就是你公开的身份。你的工资和奖金都由教导主任帮你领。以后，你就以学生身份和教导主任联系……

华晓暗暗佩服这位看起来高高大大的校长竟然这样精明周密，井井有条。

面对这位校长那认真的样子，华晓突然觉得这件事很滑稽，就像童年时几个小伙伴玩的抓坏蛋游戏。一个小时下来能当五次坏蛋，三次好人。一会儿就升好几次官，那时候，他们不知是旅长大，还是师长。大家都说旅长大，争着当旅长。长大了才明白。

真事似的！

突然又觉得这事儿还挺严肃。小时候当官，从来没提过奖金和工资的事儿……

顾校长说：“你去高二（5）班，记住：你是从外地转来的。”

“我每天还要做作业？”

“当然！当老师你不是也得备课？”

“您详细说说，第三军团是怎么回事？”华晓想起了最重要的问题——他对目标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正要和你说，”顾永泰从桌上铝制文件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卷宗夹，打开，从中取出了那份“公安简报”递给了华晓。

华晓飞快地看了一遍说：“这不是发生在学校外面的事儿吗？怎么就说这个团伙在我们学校呢？”

顾永泰说：“这个简报是两个星期之前送来的，当时我考虑，我们学校是古龙区最大的中学。学生多，来源也十分复杂。作案人的特征也有些像中学生，我的原则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我让教导主任用了一个星期调查了，比如坏学生中有没有几个经常来往的，谁家有中文打字机呀？或者谁有机会经常接触打字机呀？有没有同学议论过第三军团这件事？有没有谁会武功呀？……结果什么线索也没找到。于是我也产生了你这样的想法。这个团伙不在我们学校。可是三天前……”

说着，顾永泰又从卷宗里拿出了一张卡片。就是那种很规整，上面打有圆孔的普通白色卡片，华晓上大学时经常用它摘录参考书上的内容。华晓发现它与简报上见到的影印件相同。简报上看不清是卡片上的圆孔；还是笔痕。现在见到这张卡片，他认定简报上的影印件就是这种卡片。只不过这张卡片比简报上的多加了一些字。卡片左上角手写着——一个华晓不认识的名字，那四句诗的后边加了一行铅印字：

小心点！我们正在注意你！

第三军团警告

华晓不由心中一惊。他相信不论是谁，看见自己名字后边缀着这么一行字，心里都会哆嗦一下。

顾永泰说：“这是一个学生家长交来的，她晚上翻自己儿子书包——看书包里有没有香烟，无意中发现的，这上面写的就是她儿子的名字！……她当时吓坏了，推醒儿子问这是哪儿来的？儿子说不知道是谁放到他书包里的。她又问儿子有没有什么仇人？儿子说，他没有仇人，都是哥们儿！母亲要把这张卡片交给学校，儿子坚决不干，说他的哥们儿也收到过这种东西，

没事儿，闹着玩儿的……这个家长跟儿子假装说把卡片撕了，第二天瞒着儿子把卡片交到了学校。”

华晓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记住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叫郭大伟。

顾永泰拿起扇子，使劲儿摇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是典型的恐吓信！那个家长在我这儿一边说一边哭，她的儿子有危险。因此，我断定，这个叫第三军团的团伙就在我们学校！”

“一点线索也没有吗？”华晓问。

顾永泰哼了一声：“要有，我也就不会叫你去了。”

华晓不再说话。

“今天，你先到学校看一看，明天教导处主任带你去见班主任老师，他叫可子晏。你的身份对他也要保密……另外，你要表现得一般化，切记不要太突出，那样会引人注意。”

华晓发现校长的心这样细，俨然一位反间谍老手。

华晓走出办公楼，深深地吸了一口校园那新鲜而又紧张的空气。顺着操场的黑黑的用炉渣铺成的跑道，向那座红楼——自己未来的教室走去。

下课铃突然响了，华晓看看手表，正是上课间操的时间。片刻之后，他看见教学楼的门口、同学们像泻洪的河水一样奔涌了出来，他改变了方向，绕过礼堂。避开热闹，走向幽静。不知为什么，他想看看学校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楼的样子虽然显得呆头呆脑，但红楼前边的地面还算开阔。前几任校长都没有忘记应该给孩子们多开辟一些锻炼身体的场所。于是，楼前出现了三个篮球场。

随着我国女排的振兴，篮球场中间又都架起了排球网。一到下午课后；场地上龙腾虎跃，乳白色的排球竞相飞舞。老师们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微笑着，这是他们一天最愉快最轻松的时刻……

可是，在一次全市性的中学作文比赛中，辅民中学的学生却好像事前约好，在“我们的校园”的题目下，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提到了红楼东侧那块所谓绿地，其中有一篇作文这样写道：

“……那片绿地的骨干是两棵四丈开外的古松和一棵百年的银杏树。不用说松树那蟠龙般的虬枝四季长青，就连那棵银杏也是萌发很早，落叶极晚……每当秋风萧瑟，小扇儿一样的树叶恋恋不舍、徐徐落下，竟盖满了每一寸地面。十几天过去，那树叶居然不枯不卷，金灿灿地发着柔和的光辉……”

现在，华晓正走在这篇“作文”上。

真是看景不如听景，学生们说的那块“绿地”原是一座叫做宋王祠的遗址。如今祠堂早已荡然无存。那几棵树幸亏受到园林部门的保护，在童建“辅民中学”的时候，关照将围墙向外扩展了四五米，将几棵大树围了进来。如此而已，就是三棵树，哪里谈得上什么绿地？

老师们感慨万分，只这几棵树便有这样的灵风秀气，使学生们笔下生辉，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于是也在那儿放几盆冬青，栽几排黄杨……

华晓绕到红楼的拐角，楼后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

如果说红楼的前面是什么风和日丽、生机盎然，红楼的东侧是什么枝枝覆盖、叶叶交通的话，那么大楼的后面则是衰微破败、萧条凄凉了。

大楼的后边是一堵破旧城砖垒就的高墙，在楼与墙之间的狭长地带里，

一头堆着煤，另一头堆着垃圾。中间是一个防空洞的出口。

绿化的时候，师生们在这灰色的世界里栽了几次树，都因为这里没有阳光加上土质不好，春天刚刚抽出几枝嫩芽，不到秋天便枯萎凋零，只剩下几枝棍子一样光秃秃的小树干。因为这里没有阳光，没有老师，于是便成了坏学生们吸烟、打架、神吹胡侃、设计阴谋的好场所。老师和同学们管这里叫第四世界。

华晓看见课间操的队伍忽然散乱了，学生们开始疯跑乱撞，有些男学生便向第四世界跑来。华晓问过一学生，才知道是广播喇叭出了故障，自由活动。

华晓想看看那些跑到楼后的学生到底干些什么，和他五年前上中学时有什么不同。于是停住脚，这使他有幸看到了一场发生在第四世界的“常规战争”。

战争的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但是双方的语言都是贫乏的一没有什么新意。战斗的程序也是老一套，像一个发明了许久的公式。虽然事后，战斗的双方都觉得自己骂得不够解气，不够精彩，没有击中对方的要害。但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谁也来不及想出什么超出公式以外的新发明。

“瞧你那德行！”

“瞧你那德行！”

“你敢动我一下？”

“你敢动我一下？”

“你再骂我一句！”

“骂你还新鲜？”

“你敢骂我就抽你！”

“瞧你那痞子样，谅你也不敢！”

“你再骂一句！”

骂到此处，一方提出了新的实质性的问题。

“你别仗着你大哥就狂！你把他叫来！”

“我狂？也没你狂呀！不就仗着八猪给你戳着吗？你把他叫来！”

双方像两只可爱的小公鸡，梗着脖子涨红了脸，但谁也不敢主动超出君子打架的范围，战争也不会升级。呆会儿上课铃一响，就会骂骂咧咧地像阿Q一样地得胜回朝了。

不幸的是，被后者称为八猪的那位不知什么时候神鬼不知地出现在战场上，他个儿不高，长得墩墩实实，像练健美练过了头，脸上的肌肉也练得条条块块。他脖子不长，却喜欢缩着脖子走路，不管天儿多热，上衣领子总是翻起来贴在脖子上。铁青的脸毫无表情，如果他万一笑了，那准没好事儿。

“这是谁在那儿拔份那？”八猪笑着说，他的笑阴冷阴冷的。

对方哆嗦了一下，脸刷地一下白了。

围观的同学个个二目圆睁，远远地围成一个圈子。他们知道，八猪可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角色，于是，同情的、害怕的、解气的，幸灾乐祸的、看节目的，各种情绪应运而生。

果然，还没等大家做好准备，八猪已经微笑着，用右手在对方的脸上重重地搨了一下。能笑着打人，这说明八猪的流氓功夫已经修炼到一定的水平。

华晓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他清楚地记得，他上初中的时候，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跟他要钱；他没有给，那个学生也是这样打了他……华晓向前

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使命，他咬咬牙，停住了脚步。

挨打的一方既没有求饶，也不敢回嘴。论年龄，他们都是差不了一两岁的学生，论个头，八猪甚至比对方矮一些。但在第国世界这阴冷的环境中，心黑手狠就是力量。

一个嘴巴使战斗形势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也正是这一边倒的局面使那些围观的半大小子们产生了对弱者的同情。他们的良知告诉他们，八猪是不对的，但慑于他的野蛮和歹毒。谁也不敢说话。

就在这时，在近乎凝固的空气中，响起了一声淡淡的冷笑……

“小孩儿打架，你逞什么英雄？”

八猪抬起头，不笑了。脸上的肌肉像被烙铁烫了一下，剧烈地跳动起来。心中的怒火腾地被点燃，眼里闪着凶狠的目光，四处搜寻。

他看到了一灰傲慢的眼睛。

那眼睛长在一副奶油色的瓜子脸上，五官轮廓分明，鼻子很高很直。眉骨突出，两腮微微下陷。眼睛微微眯着却露出鹰隼一样的目光。黑而密的头发垂下一缕儿，几乎遮住半只眼睛。脸色苍白而不显得柔弱，加上修长的身材，这又给八猪的愤怒里加上了几分嫉妒。他决心要教训教训这个奶油小生，进行一场卫冕战。

但八猪的经验告诉他，对方绝不是文弱书生。自己明明也是“孩子”，却说别人是“小孩儿打架”。从那居高临下的语言中，对方起码也见过几次流血的场面。

八猪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冷笑着说：“白马黑鼻梁——你算什么马（嘛）呀？”

对方用手将头发向后一抄：“瞧你那社会渣滓样儿，整个一个王小二拔麦子……”

八猪蒙了。前半句高屋建瓴正中要害。后半句，他根本没听懂。

你骂得再难听，再花哨，人家骂你根本听不懂。八猪先输一筹。他恼羞成怒，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围观的人刷地一下散开了，拉大距离，远远看着。

对方弯腰从地上捡起半块砖头拿在手上。

刚才那两只斗架的小公鸡害怕了。他们想到了处分两个字。这个事件是他们挑起的。就是不给他们处分，事态照此发展下去，给打架的两位处分是必定无疑了。那可就太对不起人家了——人家为你这样拼命！多大的情分啊！几年的功夫怕也还不清这笔人情债。于是都上前说着：“算了吧！饶了他小子吧！”之类的话。

大凡当众打架都有人来疯的习惯。人越多面子上越下不来。人越劝，就越可以显示自己的勇敢而不用付出血的代价。况且都是血气方刚。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骂得更难听了，一步步都把自己向打架的临界点推去。

一位女教师出现在大楼的拐角。她先是好奇地张望了一下，马上意识到出事了，于是飞快地跑过来，死命地抱住八猪。

“刘迪！把刀子放下——”女教师早过中年。她发疯一样地喊着八猪的学名。在这顿暂的接触中，她的衣服扣子被挤掉了两个，头上的卡子也丢了，花白头发零乱地散在眼前。这一切，她全然不顾，只是死命地抱住八猪的腰，嗓子都变了调。

“你放开我，我花了达兔崽子！”八猪愈战愈勇，如果把把这个场面单独摄人电视的话，人们会以为这是母亲在阻止儿子去复仇杀人。

对方拿砖头的手慢慢垂了下来。

女教师喊着：“刘迪，人家都把砖头放下了……”

八猪大声喊道：“我谅他也不敢！”

对方的手又举了起来。

女教师几乎要哭了。眼看着一场流血不可避免。

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大可来啦！”

最先听到这一声喊的是八猪。没等话音落地。他的手先自软了下来。肢体也不再挣扎，肌肉顿时松弛下来。女教师刚才用乏了力，现在一屁股坐在地上。

转眼的功夫，八猪的水果刀已不知去向。对方手中的砖头也悄没声地落了地，一只手空荡荡地垂着……

华晓吃了一惊，他不知道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威慑力量，人还没有出现，两个小流氓已经如此噤若寒蝉。

他顺着大家的目光向楼上望去。

二层楼一间教室的窗子敞开着，窗前站着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

华晓问旁边的一个同学：“这是谁？”

那个同学上下打量了华晓一眼说：“可子晏！”

华晓猛地一想，是了，他就是高二(5)班的班主任——华晓未来的老师。

这时，八猪已经笑着说：“可老师，我们是闹着玩的……”

华晓真没想到这家伙还会笑，而且笑得那么憨厚。

可子晏的威信是在十年动乱中形成的。他是龙城师大六五届化学系毕业生。他学习成绩很好，准备报考化学硕士研究生。二十多岁，身高一米八零，体魄健壮，血气方刚。如果不是十年动乱，他现在可能已经是颇有建树的化学博士了。

一九六八年，他被分配到龙城中学当化学教师。那时候的中学极乱，学生们都好像红楼梦中的贾公子，丢了灵通宝玉，本性迷离。本来是挺可人疼的，现在却变得疯疯癫癫，真是聪明的变狡猾，老实的变愚蠢。

他们把六六六粉点燃扔在教室里，呛得大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最后逃离教室，玩猫玩蛇已不新鲜，放爆竹还有点刺激。下了课就比赛砸玻璃、烧扫帚……

可子晏极有正义感和责任心。他竭尽全力将学生拢在教室里。好歹念完语录，就讲当时的课本，叫“工农业基础知识。”

他见多识广，基本功扎实，人又聪明。本来他学的是“有机”、“无机”，酸碱盐、化学方程式、烧瓶试管一类的东西。现在讲起物理范畴内的“三机一泵”，居然也头头是道，而且生动活泼，这一切现在说起来很容易。经过那个时代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不用说讲什么知识。你有天大的本事，维持住一个能讲课的环境就相当不容易了。除了内部捣乱，还有外来的干扰……

有一天，可子晏正在上课，教室门呼地一下被踢开了。大约进来了一个步兵班的半大小子，有三个刚刚剃成秃头，青青的脑瓜皮上闪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光彩。他们晃晃悠悠地走进，哼哼叽叽地旅游。对可子晏那一米八零的身躯居然视而不见。他们嬉皮笑脸地东瞅瞅西看看，就像在逛庙会。

可子晏对他们好言相劝，一个秃头不但听而不闻，反而拿起桌土的一个



烧瓶说：“嘿！这东西盛酱油不错……”

可子晏强压怒火，他知道自己是个老师，不能动手。

玩烧瓶的家伙可能是个首领。他走到教室后面，忽然拿起了盛满脏东西的纸篓，笑着扣在了一个女同学的头上。

可子晏浑身的血液顿时变得浓烈。脸上却因为激动而没有了一点血色。

他走下了讲台，慢慢走到坐位的行距里，突然劈胸抓住了那个秃头的衣领。那个小流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上的表情还来不及变化，下巴就重重地挨了一拳，他几乎是“三机一泵”指的是电机、（电动机发电机）、拖拉机、柴油机和水泵。向后飞了几米，撞在后墙的黑板上，然后一出溜，坐到地上，一直等到事情全部完结才能爬起来。

他的另一个伙伴看见哥们儿吃了亏，勇敢地冲上讲台；抄起铁架台平端起来。那铁架台的试管夹上夹着一个烧瓶，里面的液体流到了他手上。可子晏怕他真的把铁架台扔过来，砸着后边的同学，心中一紧，腿一弯，一下子跳到了小流氓面前大声喝道：“放下！”

“不放！”那小流氓举着铁架台的手开始发抖，却始终也没放出手。

可子晏冷不防一把抓住铁架台，用脚在对方腿下轻轻一扫，小流氓一下子趴在地上，打个滚儿从地上爬起来说：“你等着！”说着就向门口走去。

可子晏急忙上前两步，一把将他从后面抓住，像抓一只小瘦鸡一样地把他拎到洗手池旁边说：“快洗洗，那上面都是盐酸……”

“你管不着，我不洗！”小流氓梗着脖子喊着。

“你洗不洗？”可子晏又将右手攥成拳头。

“你管不着，我愿意洗就洗！”小流氓嘴上还硬，却拧开水龙头，拼命地洗了起来。又用肥皂又用洗衣粉，最后干脆把衣服也脱下来，光着膀子在水里搓衣服……

其他同来的伙伴呆呆地看着，脸上早已失去了刚刚进问时的风采。

那个家伙出门的时候，不顾光着膀子的狼狈像，还猜猜他说：“丫挺养的，你等着！”

“我等着，不来你是孙子！”可子晏喊完，转过脸，他看见了一双双惊呆了的眼睛。他脸红了，这是他当着学生的面第一次骂人。

可子晏的行为使孩子们得到极大的宽慰，他们看到正义还是有力量的。

可子晏没有料到，他那天付出的这带有危险性的劳动，居然使他十几年受用不尽。

可子晏的事迹被孩子们带着无限敬仰的心情传播开来，不但面积方圆十里，而且“一代传一代”，哥哥告诉弟弟，姐姐传给妹妹。当然免不了添枝加叶，很快就传成了一部演义。

传达室的老于头就成了这部演义的说书人。“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可老师右拳黑虎掏心，左掌泰山压顶，左腿金鸡独立，右腿老树盘根。只两个回合就把八个流氓打倒趴成一排……没有正宗的玄秘功夫。休想……”

从那时候起。每当可子晏来到一个新班之前。他的事迹早已在班上传颂。他的课堂纪律从来没有成为过问题，在学校里飞扬拔扈的赖学生见了可子晏的面，总要老远地打招呼，想尽办法说点讨好的话。就像原子弹一样，它虽然很少爆炸，却总保持着一种巨大的威慑力量。好学生觉得可老师正义，一般的学生觉得可老师仗义……他们甚至觉得如果有谁对可老师说三道四，那

真是无知小辈有眼不识泰山，众人也再瞧他不起，社会上的小流氓私下议论，“这小子心狠手黑，以前说不定是黑道上的人物。”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稍稍发生了些变化。在有些学生心目中，可老师头顶上那灿烂的光环已不复存在。他们之所以还尊敬可老师，是因为他们觉得可老师是个很有价值的书架。那上面摆着许多能说话的精彩的书……但在另一些学生，尤其是一些落后学生中间，可老师仍然享有那近于盲目的崇拜。

现在，可子晏担任着高二年级的年级组长，兼高二（5）班班主任。还担任前四个班的化学课。

顺便说一句，前面提到的那位因“排骨事件”而被撤销班主任的孙老师就是可子晏的妻子。

华晓又问了问周围的同学，他记住了两个名字。那个绰号八猪的叫刘迪，在高二（4）班，另一个叫鲁湘舟，在高二（6）班。

华晓暗想，这两个“头面人物”恐怕要算做第一批“侦察”对象。

我虽然贩卖这些“深黄色”的东西，但我致富不忘国家，我经常给中小学主送去“学习雷锋光辉榜样”……聪明和狡猾在我的字典里是同一个词。

——蒲乐章

这些日子，蒲乐章有些精神恍惚，他常常在半夜醒来，醒米就再也睡不着。白天从不害怕的东西，夜里想起来却让后背出汗。

于是他抽烟，抽完两根之后，去一趟厕所。回来勉强睡着了，但却睡不安稳，总做着一些离奇古怪的梦，梦也不是什么好梦，总是一些莫名其妙，带些惊险恐怖色彩的，但又不是很惊险很恐怖的足以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的梦。这样一直持续到天亮，当醒来的时候，到底怕什么，又说不清了。梦的内容也一点都记不起来，只觉得头昏脑胀。

冷静想一想，这些日子到底有什么倒霉的事儿？不顺心的事儿？害怕的事儿？担心的事儿？似乎都没有……

妻子推开门走进他的房间，一边拉开窗帘，打开窗子，一边嘟哝着：“抽、抽、抽，白天抽不够，夜里还抽……”

随着阳光、一股清冷的空气从窗外飘移进来，打破了屋里那令人倦怠的氛围。

蒲乐章大声喊起来：“滚蛋！谁让你开窗户了？我还没起来，我还没穿衣服呐！”

妻子吓了一跳：“你这是怎么了？抽疯啊？夜里碰上鬼啦？”

“你就是鬼！”蒲乐章的势头仍然不减。

咣 一声，妻子把门一摔走了。屋内顿时变得十分静寂。

蒲乐章有点后悔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用他自己常用的语言来说，这“戏”太过了。烦什么呀？他说不清。

他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上，躺在床上抽起来，青色的烟云袅袅升起，然后又一缕缕地爬向窗外。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要说消费，一个部长能和他比吗？桌上的烟是登喜路，他一天要抽两盒，加上应酬待客，一天要花费上四盒，打火机是镀金的，烟灰缸是水晶铁花的，就连床前那块垫脚的地毯都是从沙加进口的。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总觉得有人在暗处死死地盯着他，等到回过头来，分明什么都没有。可是一转过身来，又觉得那阴森森的目光就在他的脊背上一寸一寸地移动。他时时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

但是等他洗漱完毕，穿上了西装，系好领带，戴上眼镜之后，那害怕和烦躁的情绪便荡然无存了。微微发胖的黝黑的脸上便又出现了自信、精明的笑容。

他个子很高，眼睛不大，但却显出十分的冷漠和凶残。他脑袋很大，精心梳理过的背头加上微微隆起的肚子，使他很像一位有身份，但年龄不是很大的中年干部。

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龙城市的大干部说话都是外地口音很重的，尤其是南方口音。而蒲乐章说的是地地道道的龙城话，还常常夹带着土话与俚语。

蒲乐章的两只手很胖，这符合相书止说的，“男子手要绵，女子手要柴”的福相标准之一。他两只很“绵”的无名指各戴有一枚白金的戒指。

他的口音和他的金戒指破坏了他作为一个干部的形象，人们觉得他又像个大商人。

果然，他的名片上印有烫金的某书法家的楷书：众主贸易中心经理。

看到“众生”二字，稍有文化的人都会想起“普渡众生”这句仅次于“阿弥陀佛”的佛门常用语。

现在，蒲乐章正坐在近水宾馆的“卡拉OK”的舞厅里最靠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喝着啤酒，百无聊赖地看着舞厅里的芸芸众生……

咖啡可能掺水，啤酒不会掺水，可今天的啤酒怎么不是味呀！蒲乐章举起一个手指头。

娉婷的女服务员走过来。蒲乐章又要了一杯松子酒，慢慢地呷着……

他的晚上基本上都不在家度过，谈生意拉关系占去了大量时间，余下的，他就去那些能花钱能玩乐的地方。

妻子和孩子还有母亲全都留在家里。看电视、吵嘴、打麻将……蒲乐章一概不管。他能管给她们钱——大把大把地给钱。但他曾多次严格地告诫全家，千万不能露富，有钱花在屋里，花在肚子上，对外面可千万不能张扬。为此，他家里的两套三居室的房子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非常朴素的“接待室”。外来的人，不管是谁，一开门，就往这间屋子里领……

女服务员又迈着一字步，笑盈盈地走过来，不锈钢的圆盘里托着什么东西，她的样子很耐看。

蒲乐章想，如今怎么这些漂亮的小姐全他妈涌进了饭店……

小姐将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到蒲乐章的跟前说：“蒲先生，门口有人送给您一样东西。”

蒲乐章拿起信封，有点沉，一摸，里面好像是什么手饰盒。信封没有封口，蒲乐章将东西从里面倒出来。

这是一盒盒式录音磁带。

透明的磁带盒里，看得见彩色的说明书，上写着：

西部狂热新OK

再看看下面的出版单位是：扬子江音像出版社。

蒲乐章掀开磁带盒，翻开里面，仔细查找，又把信封往下控了控，连张纸条他没有……

他有点奇怪，这是一盒普普通通的磁带，除了盒子外面那层玻璃纸没有之外，其它没有任何异常，这是什么意思呢？让他经销吗？现在，这种带子如过江之鲫，几乎家家音像商店都有。送给他的礼物？没名没姓，再说，这也太寒酸了……

蒲乐章招招手，那位小姐又走过来。

“谁送来的？”蒲乐章看着小姐的眼睛。

“对不起，不知道！”

“长什么样？”

“这是门卫送来的，说是交给蒲先生。”小姐款款地回答：“小小一盒磁带，您就收下吧！”

蒲乐章看看表，已是十一点钟了，他把钱放在酒杯下面，把磁带装进衣兜，到门口叫了辆出租车。

出租车上，蒲乐章还在想，哪个朋友知道我在这里，还不进来跟着蹭一顿吗？是谁还搞这些酸不溜丢的小游戏呢？他猛然想起，会下会是那位小姐自己送的呢？要不她干嘛说“小小一盒磁带，您就收下吧！”

这些小姐们，心思真是摸不透啊。她们表面上装得好像不知道十块钱和一块钱区别在什么地方，心里却恨不得把你手上的戒指一下子捋了去……不过，这位小姐倒是十分可爱的……

全家人早都睡下了。蒲乐章脸也没洗就上了床，他把磁带放进录放机里，想听听这里面有没有那位小姐的美妙的声音……，当然，也不一定有。有没有，反正听听就知道了。

磁带开始转动了。五秒钟的磁带头伴着极轻微的沙声转过去了。房间里响起了蔡国庆那激昂而又哀怨的歌声：“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蒲乐章点燃一支烟。如果说磁带里有什么内容，他还好理解，可现在这分明是一盒很普通的磁带嘛！

蒲乐章把刚刚吸了两口的烟揷灭在烟缸里，准备关上录音机。就在这时，蔡国庆的歌声嘎然而止。蒲乐章伸出的手又停住了。寂静卧室里只有沙沙声。

“蒲乐章，我们正在注意你……”房里响起了一个缓缓的低沉的男人的声音。

蒲乐章浑身一哆嗦，举起的手触电一样向后一缩，碰倒了台灯，台灯幸好滚到床上。蒲乐章极为惊恐地茫然四顾，最后发现这声音是从录音机里发出来的。

他猛然坐起来，用颤抖的手指按下开关。屋里死一般的寂静。他的手紧紧按住录音机，好像那里面埋伏着一个魔鬼。他一松手，魔鬼就会突然从里面跳出来。

二十多年，他走南闯北，三教九流，上自高级官员，下至地痞流氓，什么人没见过。坑蒙拐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什么阵势他没经历过。可是眼前这件事，他却是头一次领教。

他惊魂稍定，发现录音机并不是什么定时炸弹，这才把手慢慢抽回来。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思想又变得张狂起来，觉得自己不免好笑。这有什么呀！不就是一盒录音带吗？大不了是想诈骗几个钱财……这不是一部惊险电影的开头么？

他把录音机的音量拧到最小，然后按下开关。声音是小了，但依然缓慢而低沉，阴森森的，像鬼，又像外星人。

“文化革命的时候，你卖红书赚钱。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又卖黄书赚钱。假烟假酒你都卖过，你还丧尽天良地卖假药。听说你最近又在经营儿童麻将牌上赚了大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记住！跟你说话的是第三军团。”

录音机里传来沙沙的声音，突然又响起了歌声。是个女的：“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彩呀，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这不是诈骗钱财，可这比诈骗钱财还要厉害十倍！蒲乐章傻了，他的脑子里反复在说，谁是第三军团？谁是第三军团？谁是第三军团？……蒲乐章愣住了，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卖红书赚钱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蒲乐章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尔市度过的。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初

中毕业，当年因成绩太差，没考上高中，又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就在一家副食商店当临时搬运工。

他学习虽然不好，但他身上却蕴藏着另一种未被开发的天赋。文化革命一到，那天赋就逐渐显露出来。

因为他那难得的城市贫民出身，使他在很讲出身的年代不但穿上了一层钢铁的甲冑，还得到了一支非常锐利的长矛。

蒲乐章和他造反派的战友们组成了一支“红色棒子队”，凭着三分忠心和七分野蛮，大学敢上，军队敢闯。棍打老幼。脚踢无辜……

他的父母本是再善良不过的人，看见儿子这样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多次好言相劝。蒲乐章本来志不于此，经父母一说，也就改弦更张。这使他真正的才华得以发挥。

他用十枚毛主席像章从战友那里求爹告娘地换了一本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诗词讲解》，拿到一个大学的造反指挥部说：“我有一万本，要不？”

对方大喜过望：“太好了！咋不要呢？要！”

“每本成本费八毛，你收钱，下星期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开封介绍信……”

“行——”

蒲乐章当天赶到印刷厂，拿着那本书说：“我要印一万本，一本成本费多少钱？”

“六毛。”

“六毛”是蒲乐章早就打听好的。他拿出介绍信：“一个星期来取，行不？”

“行！这是光荣的任务，我们加班印。”

“书后边不要印价钱，印了对毛主席不忠！”

“我懂！我懂！”

再说大学里，听说能买到毛主席诗词，个个欢呼，人人踊跃，没有三天的功夫，八千块收齐了，单等蒲乐章来取。

一个星期的期限到了，大家欢呼着用汽车把书拉回了学校。蒲乐章正坐在印刷厂大门口的小树林里，数着他干干净净地赚来的两千元。

那年他才十八岁……

那个时代，尤其是对一个像蒲乐章这样的穷小子来说，两千元是个近乎天文数字的款项。但蒲乐章却不动声色，他的魄力已经略见端倪。

这次牛刀小试所赚的钱，比起他后来干的大事业当然是个小小的零头。但它意义深远，为他今后的成功奠定了精神上的基础。他增长了见识，获得了勇气……

蒲乐章的屋里已是烟雾弥漫，他仍在冥思苦想；这件事别人怎么会知道，这第三军团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警察吗？不像！税务局的？也不像！……

“文革”结束后，蒲乐章又跌入了原来的境地，而且“红色棒子队”的事情还被追查了好一段时间。幸亏蒲乐章机敏过人——他有用一分优点来为他九十九分错误辩护的本领。他十分痛心而又义正词严他说，他早就看出棒子队不是好东西，初期就毅然退出，不信可以调查。这段历史就这样不了了之，一切向前看。但蒲乐章自己也知道这殷历史并不光彩，再不提起，渐渐地自己也谈忘了，甚至觉得自己本来就没干过什么坏事。

花花世界蒲乐章已稍稍领略，又由于棒子队的事情总像把宝剑悬在头

上，他已经不愿再做什么搬运工了。但蒲乐章还要吃饭，而且要吃得比别人更好。

蒲乐章的大姐家住龙城，于是蒲乐章前来投奔。

龙城的繁荣使他自惭形秽；龙城的繁荣也使他眼界大为开阔。

他曾去几家单位当过临时工，都是体力活。小伙子们欺生，常常嘲笑他的怯垮怯垮的外地口音。

蒲乐章适应能力极强，半年下来，他的龙城话说得与其他人不差分毫，甚至比他们还“溜索”。

那一年夏天，他看见街头有人摆摊卖书，悠哉悠哉，心中怦然一动，就像见了什么久违的老朋友。他在摊子旁蹲了两个晚上，敬过六支“大重九”之后，一切都已打探清楚。

一本一元钱的书卖出去，就可以得到两毛八分钱。他猛然想起卖毛主席诗词的那笔买卖，自己太“傻帽”了。原来，他还洋洋自得。于今一想，不但没赚，他还亏了。他那次躲躲藏藏，人家这还是合理合法的。自己胆子也忒小了。

“哥儿们，这一天赚不少钱吧？”蒲乐章问。

“也就赚盒烟钱。”

“不容易！”蒲乐章嘴上响应着，心里明镜儿一样。你也太谦虚了不是？眼瞅着一会的功夫，光“明星秘史”就卖出去八本。每本订价三块五，赚头合起来就是一张大团结。你糊弄谁呀？一天下来，五十块钱，少说！

“还得上说吧？”他又讨好地问。

“敢——情！倍儿狠！”

蒲乐章又递上根大重九，心想，税务局知道你卖多少！为盒烟钱，你不在于家里呆着，跑这儿来蹲马路边？于是又问：“这书从哪儿来呀？”

对方把“大重九”放在摊上，从口袋里掏出盒“肯特”，抽出一支叼上，又让了蒲乐章一下，对刚才的问题笑而不答，好像没听懂。

蒲乐章回了家，在床上翻腾了一夜。第二天，他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条“肯特”烟递给卖书的说：“交个朋友！我有个弟弟现在没活干，在一个小县城……”他轻描淡写，似在有意无意之间。

这就是蒲乐章的过人之处了。尽管他袋里还有不到一块钱，但他敢孤注一掷。

卖书的也满不在乎地接过“买路钱”，扔在装书的纸盒里：“咱们谁跟谁呀……”

一个星期以后，蒲乐章在一家电影院的旁边也开始“练摊”。

蒲乐章是这样一个人，你给他一个针眼大的小洞，他能先把根头发捅进去，然后再钻脑袋，最后他能把针眼儿弄成个大窟窿。

那时候，蒲乐章很瘦，又很猥琐。有个“山鸡”的外号，形象也就可见一斑了。坐在马路边，整个一个小痞子的模样。路过这里的人，十有八九都认为他的书是偷来的。

为此，蒲乐章拿着刚刚赚到的一点钱去买了一件高档的夹克衫。去理发店将乱草一样的头发理成整齐干净的分头。冷丁一看，一副充满忧患的知识分子模样。

一个月以后，他的书种变化了。摊子上开始大胆地摆上了“淡黄的”、“浅黄的”书，木板下面的纸箱子里则存放相当数量的“深黄色”甚至“金

黄色”的书。

蒲乐章多谋而善变，大胆而谨慎，八面玲珑而又不失体面，他的事业以人们不能相信的速度在发展。

有人在这块“黄土地”上播种，有人在这块“黄土地”上浇水，有人在这块“黄土地”上收割。蒲乐章则只管买进和卖出这些金灿灿的却能毒死人的庄稼。

如果说，蒲乐章不懂得这些书籍的利害，那纯属胡说。他曾多次到附近的中小学去无偿赠书，一次就是一百册以上，全是“五好少年”、“小红花在成长”、“学习雷锋光辉榜样”、“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之类的东西，纯得透明，红得发紫，亮得耀眼。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致富不忘国家”。如果知道他的底细，老师和父母们首先会让他碎尸万段……

两年以后，他成了“众生贸易中心”的经理。人也胖了，脸也宽了，又戴上眼镜，头发梳成背头，变幻成现在这个模样。

当年，引他上路的那个卖书的，依然在老地方“练摊”。见到蒲乐章也认不得了，只觉着眼熟，有点像他见过的一个小痞子。

蒲乐章当然也不再与他们来往。当然！

蒲乐章的眼光是独特的。

善良的地方是最缺少罪恶的；而善良的地方对罪恶又是最缺乏抵制力量的。蒲乐章就利用人们的善良，卖给他们罪恶。

真诚的地方是最缺少虚伪的；而真诚的人们对虚伪的人又是最缺乏识别能力的。蒲乐章就利用人们的真诚，卖给他们虚伪。

纯洁的心灵是最缺少杂质的，而纯洁的心灵又是最容易被杂质污染的。蒲乐章就利用人们心灵的纯洁，卖给他们垃圾。

人们在用善良换取罪恶，人们在用真诚换取虚伪，人们在用纯洁换取垃圾。

人们得到了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蒲乐章却得到他本来就孜孜以求的东西。他每卖出一份罪恶，自己就增加了一份罪恶，他每卖出一份虚伪，自己就增加了一份虚伪；他每卖出一吨垃圾，自己就增加了一吨垃圾。现在那些混合体止在他的保险柜里膨胀、繁殖，已经快盛不下了。

那么，真诚、善良、纯洁的心灵，在哪里？看见吗！湛蓝的天际上，它们随着漂浮的白云正在远离我们而去。

以前，人们只知道生产玩具枪可以赚钱。当蒲乐章看见了一副进口的玩具手铐之后，眼睛不由一亮。他仿佛见到了一个男孩正将手铐铐在另一个男孩手上的情景；于是他联系厂家生产玩具手铐。谁也没有想到，这灰色的小小的手铐，竟使他赚了几万块钱。

有一天，蒲乐章在翻阅报纸上的广告时，“麻将”两字突然跳入眼帘。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则关于中小学生打麻将的调查。

蒲乐章觉得怪有意思，细细读下去：

“现在，中小学生打麻将的人数之多，实在惊人。某市某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的40多位同学中，有1/3会搓麻将，都是大人“三缺一”时把他们搭上去的。有的久而久之，竟成“老客”，牌瘾搞得比大人还大，结果使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

“在某省某小学上语文课时，一位二年级学生用“麻”字组成了“麻将”



一词。老师随即问同学，哪些在家里看过或玩过麻将的请举手。结果全班 50 名学生中竟有一半举起小手。”

“在某省，某农村小学老师教学生认‘中’字时，说‘这就是中国的中字！’教了几遍，学生似懂非懂。一个小孩插了一句：‘就是红中的中嘛！’全班恍然大悟，裕然贯通。于是教到‘东’、‘南’、‘西’、‘北’，‘发’、‘万’等字时，只要一联系到麻将，孩子们纷纷嚷道，‘认识！’直今老师感叹不止。”

“某幼儿园，计算课结束时，老师请孩子们自己把数字卡整理一下，几个孩子高声嚷道：‘搓麻将啦！’一面整理还一面说着，‘吃！碰！和拉！一条龙！拿过来，杠头开花。’”

调查文章的结尾处说：“救救那些天真烂漫的不晓人事的祖国花朵吧！”

看了这则调查，有十个人就会有十个人感到揪心的。放下报纸，蒲乐章却兴奋不已。他一面点烟，一边自言自语：“麻将风，疯麻将，好你个疯麻将……”说着；他忽然灵机一动。于是一份儿童麻将牌设计方案就这样诞生了。号称新智力“魔方”，对开发儿童智慧，陶冶性情大有好处。

牌还是 136 张，背面还是淡黄色，正面却是照顾儿童情趣，画得五彩斑斓。上面的种类，数点丝毫不变，只是缩小在半张牌面上，另半张牌面上画着人物花鸟。比如“一条”上面是爷爷，“一饼”上面是奶奶，“一万”上面是姥爷……以此类推，姥姥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阿姨解放军工人农民统统牌上有名，再加上十二属相，动物世界的全部动物。

人们不能不佩服蒲乐章的天才。

麻将一上市，果然十分抢手，颇受欢迎。

蒲乐章笑呵呵他说：“这叫玩中学！”

仅儿童麻将一项，蒲乐章又获得了十几万元的纯利润……

如果说，以上这些都算是明做的，蒲乐章还有暗的。明的发小财，暗的才能牟取暴利。除了“金黄色”的书籍之外，正像录音带里所说，假烟假酒假药他都干过，而且还在干。可是这些事只有他和他的几个心腹知道。还有些更机密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蒲乐章的公司有几位若实若虚、若有若无的顾问。别的不敢多说，单说一个叫甄宏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顾问大都是有把子年纪和资历的。而这位甄宏居然还不到三十岁。他也曾在辅民中学上学，上到高二便因为流氓斗殴被公安局抓走。以后的事也不清楚，有人说他被送进少年管教所，有人说他被判刑两年……可人们却经常可以在大街上见到他，也不知他服的是哪家的刑。半年以后，人们见不到甄宏了。又过了几年，甄宏出现在龙城市的大街上，达次可是今非昔比，西装革履自不必说，小车代步，宾馆栖宿，还时不时地蹿到辅民中学来，面带冷笑，昂首阔步，大咧咧地在办公室出入。不知是看望母校，还是前来示威。老师们也不便多事，只是远远地避开，心中自然免不了几分疑虑，几分憎恶……只是有一点十分清楚，甄宏可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他是依山傍水，背靠大树……

甄宏根本不到公司来，但每个月的一日，蒲乐章却把数目可观的顾问费送到甄宏手中，其他的好处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了。

有了甄宏这张王牌，蒲乐章有恃无恐。别人知道了甄宏的来头，也便对蒲乐章的公司刮目相看。“投鼠忌器”“打狗看主人”这些世故经典理论也被实践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证明。

甄宏高高大大，年纪轻轻就已发福，说话颐指气使，谈笑肆无忌惮，天生就目中无人，天生就指挥别人，心中没有一丝怯意。一派“大家”风范。在甄宏面前，贫民出身的蒲乐章便常常觉出自己的几分卑微来。他也怨恨，论能干、论心计，你甄宏算什么东西。肚子里除了一副好下水，整个一个屎蛋。可是毫无办法，脸上仍然要堆满微笑。他也想学甄宏的样子，与甄宏平起平坐，但不知怎么却学不来。他的老婆指着他的鼻子说：“人家吃什么长大的？牛奶面包！你吃什么长大的？棒渣糊糊……”蒲乐章嘴上不说，心里却觉得老婆的话不无道理，但他又不服输。他还是要学，他要学甄宏的“架子”。

中国有句乡谚说，骡子大了值钱，马大了值钱，人（架子）大了不值钱！对此，蒲乐章却有分析，他知道上面这句话是教人谦虚的，在小说里的君子国兴许管用。可如今，人越谦虚越不值钱。架子大了真不值钱？不是，就他的观察，不但不是，反而是很值钱的。架子大，派头大，人们才看得起你，认为你有来头，有后台，肚里有货……这才好赚钱啊！这才好往上混啊！如今人全他妈是贱骨头，你越谦虚，越热情，他越看不起你。你要不拿正眼看他，他却反过来够攀你。

以前，蒲乐章是见人就递烟，让人觉着自个儿大方、豪爽，也顺便拉拉关系。几支烟算得了什么……可是，自从他和上面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接触几次之后，发现不对了。你递烟，他们来者不拒，可等他们打开烟盒，蒲乐章等着人家让他的时候，人家却好像忘了他也吸烟，竟独自抽了起来……蒲乐章大惑不解。

这是小事，但他琢磨着，这里好像又含着什么大事。这种事当然不能当面谈：“你怎么不让我抽烟啊？不怕人说你小气吗？”只能自个寻思。

有一次，他听人说，这是外国人的习惯——吸烟危害健康，我要让人家，不是故意危害人家健康吗？因此不让烟。

扯淡！人家没抽你的也要抽自己的，而且你明明看见的。再说，这是中国，不是外国，这条理由是扯淡。

是小气吗？有一点。“登喜路”一盒就是八块钱，每支烟就是四毛钱，让烟的时候，要是总想这一层，心疼啊！让了张三，不能不让李四，让一圈，几块钱就没啦！

如果光是这个理由，蒲乐章还会给别人让烟，他有钱！但蒲乐章觉得这不是全部的理由。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难道没钱吗？而且有些人根本不用自己花钱，他们抽的是用公款买的“工作烟”。

蒲乐章恍然大悟。给别人递烟，热情是热情了，友好是友好了，但却丢了“架子”，丢了“份子”，失去了威严。“架子”和威严是官场上伴看不见、摸不着、不细心体会还感觉不到的武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

那些没有给你让烟的有头有脸的人，你觉得他小气吗？没有，你却莫名其妙地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

和蔼可亲在尊重人性、讲究沟通的人群之中是受到爱戴和尊敬的。但在一个权力就是一切的环境当中，架子和威严是极其重要的，和蔼可亲算个屁……

这其中三昧，蒲乐章虽然说不清，但，该体味的，他都体味到了。这是他从一个小流氓往更高阶层爬的道路上学到的真功夫。

因此，他要向甄宏学“架子”。

这并不简单！官架子原来并不是端着肩膀，绷着脸……

说实在的，学习这些本领，蒲乐章的确是心领神会，无师自通。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人面前，他可以分别扮演爷爷和孙子两种角色……从让烟这一件小事上，蒲乐章就可以学到许多人看都看不到的东西。

蒲乐章可算得上是个不学有术的人。眼下。这种人在社会上十分走俏……

一次又一次侥幸地得手，使蒲乐章变得十分猖狂；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朋友们使他有恃无恐，飞扬拔扈。有些对他的“事迹”略有所知的人也惧怕蒲乐章的心很手辣，于是退避三舍，敬鬼神而远之……

为此蒲乐章在当地成了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人物。他本以为凭他的精明的手段与阴险的心肠可以畅通无阻，飞黄腾达。

不曾想，他今天居然接到了这样一盘录音带。

录音带早已转完了，收录机开关的红灯还亮着。蒲乐章关掉收录机，熄了灯，心绪稍稍平稳了一些。他决定派心腹之人暗暗察访，找出他的仇人——这个什么第三军团。

×你妈，第三军团！查出来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多读书对国家必定有好处。如果大伙儿都这么你从我兜里掏钱，我  
 从你兜里掏钱，将来怕是连印票子的活都没人干了……

——“小痞子”的爸爸

华晓坐在高二（5）班的教室里，这节是语文课。

他到高二（5）班“插班”当学生已经一个星期了，第三军团连个影也没见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寻找“第三军团”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他甚至有些后悔不应该那样轻率地就接受校长交给他的这个莫名其妙的任务。说不定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三军团”。即便真有，也不一定就在辅民中学。

他算什么呢？大学毕业却重新坐在教室里当中学生。说他是学生，不是！他的家里还放着教导主任交给他的工作证和第一个月的七十五元钱工资。说他是老师，他却分明坐在学生的座位上。很为难的是，他必须要强迫自己降低水平和修养，与中学生们同步前进，千万不能羊群里出骆驼。

最气的是，每天还要交家庭作业。幸好他的邻桌是个高高大大，长得很文静的，老老实实的，但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女生。他每天可以利用早自习猛抄她的作业。这个星期只有一篇作文是他自己做的。虽然作文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毕竟要费功夫呀！而且还要一般化，不能太出类拔萃。对于文学，华晓一向自我感觉良好！

猛抄了三天，那位大同学不乐意了：“你自己不能一点都不做呀！”

“你是不是觉得吃亏了，要不我帮你做作文怎么样？”

女同学分明有些生气了：“我才不让你做呢！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这样下去，考试时候怎么办？”

“我抄你的呀！”

女同学惊讶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呀？咱们是俩人，还是一个人呀？”这话刚出口，不知为什么，女同学的脸红了。

华晓觉察到了，赶忙说：“这样吧：我们外地赶不上你们龙城水平，数理化学基础比较差，还靠你多帮忙。文科方面的作业，我自己多加努力！”华晓说的是实话，大学上了五年，数理化一字没沾，基本上都“还”给中学老师了。要真让他现在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也真太为难他，也太不值得了。

女同学没作声，算是默认了。

过了一会儿，女同学说：“帮忙可以，但你也得经常复习复习，你看你那书！”

华晓看看自己摆在桌上的课本，明白了。他的书是崭新崭新的——那是教导主任和他“接头”的时候，连同工资一起支给他的。一共七本，华晓每天“上学”带来，“放学”带回去。从来不翻。只是打两分钟预备铃的时候，才从中间抽出一本放在桌上摆样子。

听了女同学的话以后，华晓就像两岁的孩子“看书”一样，把书翻过来再翻回去，没有几天，那书的“作旧”工作也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华晓真正的课本是两种：一种是“加拿大广播公司”出版的“每日英语”。华晓早晨听一遍以这本书为教材的英语广播。晚上再听一遍。“上课”的时候，他就进行复习工作。另一种就是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这就没固定了，

看完一本换一本。

在课堂上看这类书，华晓并不认为是对“侦察”工作的读职行为。因为课堂上大家都认认真真地听讲，安安静静地做笔记。班上即匝真有第三军团，他们也不会课堂上露出马脚，更不会站起来大声说：“我是第三军团的成员……”因此，华晓在看书的时候，心安理得，并没有对不起那七十五块钱的工资。

只是他紧贴着的教室后门轻轻被叩响两下的时候，华晓才赶快装成一个被老师发现错误的学生，把书捅进课桌里。他知道门外站的是可老师。

华晓第一天被可老师领着出现在这个班的时候。四十八双眼睛一齐向他“扫射”过来。有几个女生一边“扫射”还一边小声嘀咕，似乎在说着什么像侦察、掩护、包围等军事术语，她们忘了隐蔽、卧倒、撤退这些口令。当然，也许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想，不过是好奇而已。这只是一个像华晓这样的大学生在这一瞬间的自我感觉罢了。

如果说女生的目光还算好奇和友好的话，那么男生的目光就带着十足的审视意味了。有的眼睛里甚至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挑别的神情。这小子是哪儿来的？看外表还挺“飒”的。别是那种胸无点墨，就会夸夸其谈的花花公子吧！

这些话被一张嘴公开说了出来：“外表长得倒挺体面啊！”就像甩过来一支阴冷的暗器。

“郭大伟！闭上你那张臭嘴！”可老师瞪了那个学生一眼。郭大伟不敢再说什么了。

华晓真想过去和那个家伙于架。他最听不得这种话，他知道这种话的全部内涵。

可能是现实生活中虚伪太多了吧，也可能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优点都是个常数吧，一个人有了这方面的优点，他在别的方面就不可能再有优点。要不，德才兼备怎么那么不容易？要不，才貌双全怎么仅限于舞台上的才子佳人呢？多年的人文环境使人们的潜意识里有着这样一种不成为理论的理论：一个人长得漂亮，他多半是徒有其表，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满脑子浆糊是也。一个有才气的人，在思想道德上往往不过硬，但还没等他鸿鹄展翅，就早早地被历史剪断了翅膀，从空中跌落下来。

正说如此，反之亦然。有人看了《巴黎圣母院》之后居然得出结论说：“长得丑的心灵美。你看那个丑八怪‘伽西莫多’心灵最美。”

对的也好，错的也好。理论也好，现实也好。多少人就是在这种意识的指挥下将别人的和自己心中的精神支柱打得粉碎……于是，人最可宝贵的灵魂变成了幽灵，东游西荡，忽忽悠悠，无处安置，无家可归……

对此，华晓有切肤之痛。上大学的时候，不为别的原因。就为他的外表。他被认为是当然会有女朋友。不但有，而且是一串一串的，隔三隔五的就换一个。华晓严正地声明，他根本没有，更不会有那种朝三暮四的事情。一个长得近似伽西莫多的坏小子笑着说：“干嘛那么虚伪，怎么可能呢？我们没人要那倒是真的。”

他受体育老师指派，帮助女排训练排球，那坏小子又说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托排球的那双手”。一怒之下，训练时间，华晓钻进图书馆。那伽西莫多又说他娃“明修栈道苦。

暗渡陈仓忙”……

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些“没人要”的“伽西莫多”们带着他们的并不好看的“爱斯米拉达”到分配工作者那里证明关系的时候，华晓真想给他们一人一个大嘴巴。大学五年，华晓没放向哪个女孩子表示过爱慕，也没有哪个女孩子敢向他倾诉心声。

都是那些“伽西莫多”们误了他的前程。

今天，在这个中学生的班级里，他又听到了这种相通的不无故意的话，他难免感到悲哀和气愤。

教室靠墙那排的头一个座位是空的。

可老师看了看华晓的个头，对那排同学抬抬手说：“全站起来，都往前挪一个！”又对华晓说：“你坐这排最后一个！”

那些同学不情愿地站起来，嘟嘟哝哝地搬桌子，尤其是将要成为第一个的小男孩脸拉得好长……这第一个座位最靠近门，同学们进进出出都要从这里经过，坐在这里对学习影响最大。

华晓很满意他现在的这个位置，这使他得以纵观全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座位紧靠着后门，后门的上面有两只拇指粗细的小孔，从那里可以看到教室里的情况。华晓感叹道，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叨！可老师如果这节课在别的班有课，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小说。

其他老师上课的纪律远不如可老师，因此可老师不得不常常光临这两只小几。即便可老师根本不来，那两只小孔俨然是可老师的代理人，黑黑的、圆圆的，保持着威慑力量。

现在。华晓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咖啡色的小本子在上面勾勾画画起来。那上面充满他自己编的暗号和隐语。如果他的同桌偶然朝这里看一下的话，是保证什么也看不出来的。况且他的同桌根本没向这里看，她已经被语文老师带到莫泊桑的“项链”中去了。

如果把笔记本上的隐语和暗号全都翻译出来的话，那就是：

有没有三四个总漂在一起，形影不离。

有没有会武术的——比如在业余体校。

谁的诗词底子不错——当然也可能是抄来的，或别人代写的。

有谁称王称霸，飞扬拔扈，爱打架斗殴。有两个当推首位：

4班刘迪，6班鲁湘舟。

有谁经常迟到旷课。

有谁最容易接触中文打字机，或家里就有。

有谁受过处分或有劣迹。

办法是广交朋友，先班内后班外。

第一个接近郭大伟，他是离第三军团最“近”的。

以上就是华晓的全部材料了。他每天都以这些词句为提纲，在上面勾勾画画，想在反复思索之中得到什么灵感，进而找到进攻的契机。一个星期以来，他每天都想以很自然的方式接触郭大伟。可是郭大伟却根本不想和他谈话，偶尔说出一句来，也是尖酸刻薄，恶语伤人。他想，在你心里恨不得揍他一顿的时候，可脸上却要露出笑容，谈何容易。何况，他对你的微笑不买帐还是另一回事呢！

郭大伟仗着他高高胖胖的身体，满脸的横肉和那双像猪爪一样肥而粗糙

的手，在班上经常欺侮人，他欺侮人用两种方式：一种用他那双像得了多动症的爪子；另一种就是那张尖酸刻薄的嘴。他的手并不可怕，他的嘴却总伤害别人的心灵。

有些弱小的同学惧怕他，总是够攀和他说话。他趴在窗前吃着瓜籽，有人讨好他说：“郭大伟，看什么呢？”

他头也不回他说：“看你妈呢！”

对方无可奈何，只好远远地躲开他。可是这也不行，他有时又会雄纠纠地打上门来：“嘿！你今天帮我做值日啊！”“嘿！你帮我换煤气罐啊！”

当一个比他矮一头，瘦一圈的同学扛着煤气罐往楼上搬的时候，他却却在后边像监工一样的：“你快点行不行啊！”

在他眼里这一田好像都是应当应份。这个世界上别人都欠他的，他却好像正在忙着造福于全人类。

当他欺侮别人的时候，有人忍不住说上两句，他却理直气壮他说：“他是我哥们儿，他愿意！”

至于当着女同学说下流话，给女同学起哄，那更是家常便饭。

在同学们的眼里，他就像是《水浒传》中的没毛大虫牛二，人人讨厌他，人人憎恶他。大家巴不得让杨志用刀砍了他。

华晓觉得他就像一个虐待狂，进而想到他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心情准是十分的忧虑和烦躁，要不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丝毫不通人情的畸形儿来呢。

要不是为了调查“第三军团”，他一辈子也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

华晓发现，在这个班上，郭大伟只在四个人面前不敢张狂。

第一个是高二（5）班的班长常振家。

论个子，常振家不算高也不算矮，大约有一米七五左右的样子。他身体略瘦，腰板很直，脸很白，眼睛非常有神采。初次看见他，华晓攸想起了古书中经常讲的“面如朗月，目似寒星”。

他待人温文尔雅，并且总是报以微笑。但他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的神态却给人以一种凛然不可冒犯的感觉。

作为学生，他的学习和品质无可挑剔。

作为班长，他能处处替别人着想，体恤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痛苦。他的作为和修养，他的克制与毅力，似乎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他的威信与才干使得可子晏十分省心。

老师们常说：“学生如果能像常振家那样，不用多，老师也不在耗费一生的心血。”

常振家的素质与他的家庭不无关系。他的爷爷是龙城有名的中医，以骨科医术为最，现已谢世。常振家的父亲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但他的正骨医术在龙城却享有盛誉。

许多医院遇到骨科方面的疑难病症或者很棘手的接骨问题，总要请他参加会诊。每次会诊，只要不是学校上课，他必定要带常振家同去。

去年秋天，他家旁边的一所小医院送来了一个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工人，骨科大夫不在。医院急忙派人来请他帮忙，却正赶上他要去另一所医院。于是他说：“让振家去看看吧！”

来人惊讶地看着这个年仅十七岁的中学生，以为自己听错了。

及至常振家隔着病人的皮肉将那碎成好几块的胫骨接连起来以后，院长和围观的大夫惊呆了，然后是无比信服，连连称赞：“真是后生可民，真是

后生可畏！”

从此，常振家也常被接到医院。

这些事迹使常振家又带上了一种神奇的色彩，而常振家却无半点浮狂，依然谦和如初。

第二个郭大伟不敢在其面前张狂的人是班上的体育委员陆文虎。

比起常振家那略带仙风道骨的神采，陆文虎就显得平庸一些了。他的个子比常振家稍矮一些，胖胖的红黑脸膛，长得结结实实，有点像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据华晓观察，他不像有什么超人出众的地方，只有一点让华晓佩服的就是他能跳“铁门槛”。“铁门槛”是京剧武丑们的一句术语。你看，京剧《三岔口》中的刘利华，一手握住刀柄一手捏着刀尖，然后双脚从朴刀上跳过去，谓之“铁门槛”。一般人是绝对跳不过去的。

郭大伟之所以怕他，恐怕是怕他胳膊上和手腕上的那把子力气。那天课间十分钟，华晓看见郭大伟和陆文虎掰手腕。

开始，双方僵持在那里，郭大伟脸憋得通红，左手恨不得也上去帮一把。陆文虎却冷笑地看着他，好像并不怎么使劲。后来，陆文虎说了句，你过来吧。转眼的功夫，郭大伟的手就给压在了桌上。郭大伟耍赖，左手也上去帮着往起掀，对方却纹丝不动。最后，陆文虎不耐烦地把手向桌外一位，郭大伟从椅子上歪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郭大伟从地上跳起来，好像要拼命。看见陆文虎两条浓浓的眉毛微微一动。郭大伟只说了一句话：“真没劲儿，玩阴的……”说着还推了一个观战的小个子一把：“都他妈赖你，绊了我一下！”

华晓有点奇怪，他想试试陆文虎到底有多大的力气，一交手，他发现陆文虎的胳膊比一般人的长。握住陆文虎的手就像握住一把铁钳，很难使上劲。华晓真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学生竟有这么有力量，他知道自己非输不可。

这时候，陆文虎忽然笑着说：“平局。”然后将手撤了回来。这一刻，华晓发现陆文虎为人非常厚道。

如果说郭大伟不敢欺侮陆文虎和常振家的话，华晓并不奇怪。可是郭大伟不敢欺侮物理科代表骆强，华晓就不能理解了。骆强除了学习好之外，看不出任何突出的地方。他比较瘦小，也不爱和别人说话。除了物理课时收作业本和帮老师拿仪器之外，几乎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至今，华晓不明白，郭大伟为什么不敢在他面前张狂。但有一点他敢肯定，这骆强必有他特殊的地方，只是华晓不知道罢了。

班上还有一个人是郭大伟不敢惹的，那是个女生，叫杨三窠。郭大伟怕她的原因十分明显，杨三窠极“泼”。

杨三窠长得并不难看，但吵起架来却像个疯子，忘乎所以，什么都敢骂，而且横竖不论，专挑难听的，直骂得昏天黑地。直骂得别人捂上耳朵，闭上眼睛。女同学怕她自不必说，男同学也不敢惹她，也不愿意惹她，好男不跟女斗嘛！

想到此处，华晓又觉得十分茫然。他们能跟那个第三军团有关系吗？绝对不会。要说郭大伟似乎有点可能，可他接到过第三军团的警告呀！这杨三窠倒有点像。没有个流氓团伙给她戳着，她怎敢这样？可是杨三窠除了“泼”之外，倒看不出有其它劣迹。

班上既然没有，他的眼睛又盯在刘迪和鲁湘舟的名字上。经华晓一个星



期的观察，在高二年级里要论“份子”，这两人可算是并列冠军。其他赖学生不是没有，但都略输一筹，无出其右。

刘迪算个“土著”，他从小就没离开过南王坟这块地面。小学上南王坟一小，初中便上了辅民中学，一直到现在。他初中的那帮铁哥们有的因为学习成绩太差没考上高中，有的知道自己绝对考不上大学，上高中也白搭，于是纷纷投奔了各类职业学校。有的干脆就弃学从商，继承父亲的事业。如今也都人五人六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除了脖子老洗不干净之外，其它方面也都进入了小康水平。

刘迪之所以还在上学，第一要归功于他的父母。父母都是一个工厂的工人。父亲虽然粗暴，但却极明事理。他缺钱但他不爱钱。儿子能上大学是他最大的愿望，即便上下了大学，高中毕业，儿子也能像个“人”似的活着。

“多读书对国家必定有好处，如果大伙儿都这么你从我兜里掏钱，我从我兜里掏钱，将来怕是连印票子的活儿都没人干了！我有一线之路也要让孩子上学……”

儿子考上“辅民中学”高中这件事，对别人来讲布算什么，刘迪的父亲却请来亲朋好友喝酒庆贺。有的亲戚晤笑他少见多怪，刘迪的父亲却全无知觉，只是笑盈盈地往儿子碗里夹菜，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刘迪还算争气，学习虽谈不上名列前茅，但也总能保持在及格水准以上。他争强好胜，称王称霸，打架的水平弥补了他学习成绩方面的不足，他的知名度在学校也是名列榜首。刘迪自己的理论是，以不进公安局为准。但打起架来，险象环生，前途也未可限量。

刘迪如果算“土著”，鲁湘舟就是“移民”了。华晓听教导主任说，鲁湘舟是高一下半学期才从外校转来的，本来山永不露，但通过上次的打架，大家才领略了他的水平。

据华晓几天来的观察，鲁湘舟上下学都骑一辆半新不旧的永久牌锰钢十三型自行车。那种车车把比较窄，大梁也比普通丰短，车架显得很精神，鲁湘舟又把车座拨得很高。鲁湘舟一放学就骑上它从大操场上呼啸而过，衣扣敞开，浓密的长发随风飘逸，一副飞贼的模样。看见他，华晓就想起了“七侠五义”中的流氓剑客——花冲、花蝴蝶。鲁湘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只是偶尔和同班的一个姓蒲的同学同行，就是那天鲁湘舟帮助打架的。姓蒲的同学叫蒲小成，他的爸爸就是众生贸易公司的经理蒲乐章。蒲小成没有考上辅民中学，但他爸爸赞助了学校，于是他以“议价生”的身份上了辅民中学的高中。

刘迪经常愤愤他说，鲁湘舟是蒲家的“保镖”，拿了人家的“奖金”。

有一天放学，华晓推着车恰好与鲁湘舟在校门口相遇，华晓主动上前与鲁湘舟攀谈：

“怎么着，回家啊？”

“回家。”

“家住哪啊？”

“挺远的！”

“一块走啊？”

“你先走吧，我还等个人。”

“等谁呀？”

“你不认识！”

一个挺热情，另一个冷冷冰冰。

华晓骑自行车，心里十分不自在。他感觉得出来，对方分明是躲着自己。言谈话语之中，分明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这倒勾起了华晓的极大兴趣。

他骑到前边的街口，拐个弯就下了车，在街头公园的小树林里等着。果然，没等多一会儿，就看见鲁湘舟骑着车穿过十字路口，向前骑去。他的身旁并没有别的同学。

华晓急忙跨上车追了上去，他当时没有盯梢的意思，只是想看看鲁湘舟为什么躲着他。前边的路上是不是有人在等他。

开始鲁湘舟并不像他在学校里那样飞车，与马路上的自行车流大致保持着一致的速度。华晓跟他大约保持着三十米的距离，当时正好是下班时间，马路上人挺多，车也挺挤。鲁湘舟不会发现他。即便发现了，华晓觉得也无所谓，他也刚刚走到这里嘛！

骑着骑着，华晓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发现他必须使劲快蹬才能赶上鲁湘舟。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鲁湘舟被跟丢了。他一看路旁的车站牌，才发现他们离开学校已经有十好几站了。华晓觉得很热，一摸脑门，全是汗。

隔了一天，华晓做好充分准备，又跟踪了一次，这次他发现鲁湘舟走的根本不是前天那条道，追到一片新建小区的时候，鲁湘舟又不见了。

他决定不再盯梢了，盯也盯不着，但他认为就从鲁湘舟那神鬼莫测的行踪来看，他有非常大的嫌疑。

那天下午放学以后，华晓来到教导主任办公室。校长顾永泰和教导主任张涌泉正在屋里等他。华晓将一个星期以来，他观察到的情况加上自己的分析，很有条理地做了汇报。然后又谈了谈自己的困难。稍微透露出一点不想再干的意思。

顾永泰站起身来，一面摇着蒲扇一而来回走动。最后停在屋子正中说：“很有成绩嘛，你说的许多情况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怎么能不干呢？好好干，功到自然成！你现在的关键是来的时间短，跟同学们还不熟。熟了，他们才可以跟你知心话，况且。这么秘密的事。”看得出来，校长虽然意志坚定，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教导主任张涌泉一直没说话，他已经和华晓短暂地接触过两次。现在他只说了一句：“不要急，慢慢来吧！”

华晓对校长有些不满起来，什么线索也没有，这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什么有效的办法也没有，光会说，好好干。鸡蛋里总不会孵出恐龙来吧……

华晓从办公室里出来，学校已空无一人。秋风吹过，那一排排的小叶白杨开始低低地吟唱。华晓抬头望着天边那火红火红的夕阳，心中顿时涌出另一种情感，“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眼前的情景既令人心驰神往，又使人不免黯然神伤……这一刻，他仿佛不是站在辅民中学的校园里，而是站在龙城师大的南湖湖畔，任凭湖面上吹来的带有水草腥味儿的风像柔软的手指抚摸着自己的头发和脸庞。一切纷烦都被风儿带走，只剩下那黛色的南山，深蓝色的湖水，红的圣洁的太阳……

“华晓同学！华晓同学！”

华晓猛地从遐想中醒过神来，才发现自己还坐在“辅民中学”高二（5）班的教室里。同桌的那个“她”，正用胳膊时不住地捣他。语文老师 and 全班

同学的目光已在他的身上聚焦……

华晓急忙把小本子收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

“快站起来，叫你回答问题呢！”

华晓急忙站起来。

同桌的女同学眼睛看着老师，用手挡住嘴小声地提示说：“莫泊桑……”

华晓以为这便是答案，于是故作镇静他说：“是莫泊桑！”

全班同学“哗”地一下子笑起来。

语文老师责怪他说：“你等于没有回答。我问你莫泊桑是哪一国人？哪个时代的人？”

达可正中下怀，华晓侃侃而谈：“莫泊桑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他的短篇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惟妙惟肖，人物语言生动精彩，故事给尾尤其耐人寻味。代表作是《羊脂球》，此外还有《两个朋友》、《我的叔叔于勒》以及我们现在学到的《项链》等等。他的长篇小说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比如《一生》《漂亮朋友》都已列入了世界长篇小说名著之林。莫泊桑的成就得益于文学大师福楼拜。此人是他舅舅和母亲的好友，他读了莫泊桑的第一篇习作之后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但是年轻人，绝不要忘记，用布封的话来说，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努力干吧！’”

教室里很安静。

语文老师惊讶地看着华晓，眼睛里显出十分的欣喜：“很好！坐下！”

许多同学也不停地回过头来，仿佛华晓变了一个人。那目光分明在说，原来不是个绣花枕头！肚子里还真有不少好东西！

他的女同桌呆呆地望着他。她最不明白，这位不但不做作业，而且连书也不翻一下的小伙子，怎么这样英雄？以前她是居高临下，现在则须仰视才见。毫无疑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才”。

华晓心中比谁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但面对这么多钦佩、羡慕、嫉妒的目光，心中仍然泛起一阵得意。这些目光提醒了华晓，人人都喜欢有才能的人。自己小试锋芒，就换来了这么多和蔼的目光，有了才能，别人就喜欢你接近。自己如果一味像以前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平庸下去，广交朋友，谈何容易。更谈不上和你讲讲心中的秘密了。

华晓决定调整方针——逐步地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本事”显露出来。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华晓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起来。突然袭击使他猝不及防地显出自己的才华。他能不能也来个突然袭击，跟郭大伟单刀直入，谈谈卡片的问题呢？他的母亲不是说过吗？郭大伟说有好多同学接到过这种卡片嘛。如果知道了是哪些人，线索不就扩大了吗？再有，郭大伟知不知道这张卡片是从哪里来的？他知道是谁也好，不知道是谁也没关系……总能提供点蛛丝马迹。

华晓兴奋地掏出小本本，在上面写道：

变被动为主动，制造条件，寻找机会，主动出击！

为什么有那么多青少年，宁愿打电话与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而不愿意把他们的痛苦和隐私讲给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父母、老师和同学听呢？

——华 晓

条件终于成熟了，机会也主动找上门来。

体育课上，华晓毫无顾忌，大显身手。托排球的动作使教体育的郝老师吃惊地看着他。别的同学还只是手脚并用的水平，说是托排球，实际上是在那里朝天上拍皮球。郝老师向华晓这边扔过一个排球，那球沿着离球网上方一米高的位置水平飞来，正要划个弧线落下的时候，华晓已经朝前大跨两步，凌空飞了起来，重重地一记猛扣。那银球被“砸”到对方的三米线上，发出咚咚的声响。

郝老师走过来：“你在哪儿学过排球？”

“我在南京市业余体校打四号位……”华晓胡诌八扯。

体育老师眼睛里露出又惊又喜的目光：“到排球队来，到排球队来……”

华晓说：“我的半月板撕裂，医生不让我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

体育老师说：“不要紧，不要紧，训练你不要参加，我们校\* 膝关节的软组织。际比赛时你一定来，要不知道你是学生，我还以为你是专业队的呢！”

同学们虽然站在球场的各个角落，但所有的眼光都望着这里。这目光比起课堂上答题的那次可实在多了。

真是一通百通，一个“偶然”的机会，华晓用手风琴为女生小合唱担任了伴奏。同学们简直不相信，这许多才华怎么都集于一身。

华晓的才华加上同学们都戴上放大镜发现华晓身上的优点，没出两天，华晓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成了一只刚从天上落到人间的星星。

班长常振家兄长般地拉着他的手说：“星期天，你到我家去，我让父亲给你看看腿，不要紧的……”

“没事儿，都快好了！”华晓急忙遮掩着。

在一旁的体育委员陆文虎说：“没关系。要不，让振家给你看看！”

“不用！不用！”华晓有些着急。他的一句说话差点捅了漏子。

就连郭大伟那尖酸刻薄的小子也时不时地表现出几分虔诚。尽管他眼睛里的嫉妒明显地多于佩服。

在女同学的眼里，华晓简直变得光彩夺目。以前的明星（不管是演员还是运动员）她们只是在银屏上见到，而现在，这美好的形象就活生生地站在她们面前，而且他就是与她们同在一个教室里一同上课一同生活的同学呀！

然而，班上只有一个人对华晓仍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甚至表现出几分冷漠来。那就是物理科代表骆强。

“可能他性格就是这样，也可能是嫉妒吧！”华晓想，不过没关系，这种人我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打交道的……

和华晓一起聊天的人多了，一起玩的人也不少。华晓也了解了许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新鲜事。比如谁跟哪个女同学好啦，谁经常在体育馆前倒腾黑票赚钱啦，天南海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一通胡侃。每当这个时候，华晓只好听着。关心的问题，文化档次毕竟不一样了。这些情况虽然有助于华

晓分析问题，但关键的，有关第三军团的线索却一点也没有。至于那张卡片根本没人提起过。

华晓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这一切表演都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所做的准备呀！现在可好，打入“敌人”外部来啦！

一天下午放了学，华晓低声叫住了郭大伟：“郭大伟，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郭大伟看着华晓那严肃的神情，有点奇怪，于是跟着华晓来到“第四世界”的防空洞口。他这可真是看着华晓是个“人物”的面子，碰上别人，他才不会乖乖地跟着你走这么远呢！

“到底什么事？”

“你自己知道！”华晓想唬唬他，把“戏”做足。

郭大伟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华晓看得出他心里有事，但是不愿意说。

“我不知道！”郭大伟忽然抬起头，脸上已经明显地露出极不愉快的神情。

“小心点！我们正在注意你！”华晓引用了那张卡片上的话。

郭大伟一愣，眼里露出仇视的目光，看得出来，如果面对的不是华晓，他会像只野猪似的猛扑过去，把对方咬上一口！

“你想干什么？”郭大伟像要拚命。

华晓压低声音说：“不干什么。还记得那张卡片吗？……第三军团……”

郭大伟又是一愣，但随即镇静下来：“我不知道什么卡片！”一副横不讲理的神态。

这场面本是华晓应该预料到的，但可惜他没有预料到。做为一个中学生，他绰绰有余，整整富余五年；可做为一个教师或者就他现在的身份——侦察员却显得经验非常不足了。

他又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张卡片的？”他想给郭大伟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的境地，逼对方就范。

可郭大伟不是那么好唬的。他梗着脖子涨红了脸：“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什么卡片！”

“谈判”进入了僵局，华晓这才发现他变得非常被动。

趁此机会，郭大伟已经从防守转为进攻：“你怎么问我这个？你是干什么的？”

华晓心中一惊，他一直以为郭大伟不过是那种有勇无谋的蠢猪似的家伙，没想到居然这么难对付。

华晓嘿嘿一笑神秘他说：“昨天，我书包里发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让我小心点！我以为你也接到过呢。我刚来这个班，好多事情不知道！……”

郭大伟眼睛盯着他，那里面倏地一下闪过一道光亮，但马上又被掩藏起来。“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脸上的肌肉也松弛下来。

华晓心里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本来，“会谈”可以就此结束了，刚才他遮掩得也算天衣无缝。以后再找机会！可是华晓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来。一种强烈的想压倒对方的心情、让对方说出真情的想法控制了他的内心。他过于急躁，于是换了一个方式又开始进攻。

他想，郭大伟心里很明白，收到卡片这件事，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郭大伟本人，另一个是郭大伟的母亲，还有一个就是送卡片的人——第三军团。

郭大伟本人死不认帐，后两个人只要一个作证，郭大伟就无话可说了。郭大伟他母亲这条线是万万不可以用的，原因是明摆着的。只有最后一个人可以站出来。

华晓想到此，冷笑一下说：“你以为我真的相信你的话？我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第三军团的人早把事情告诉我了……”

郭大伟露出茫然不解的神色，但马上他又恢复了常态，眼睛又变得浑浊起来。

他显然是处在了下风，但他坚守阵地，喃喃地说：“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不知道！”接着就再没有了话。

本来，华晓以为他马上会问：“谁是第三军团？”如果那样的话，华晓就可以云山雾罩地跟他瞎侃一通，然后以我什么都知道了的神态，居高临下的地位套出他的话来。比如，第三军团为什么要警告他等等一系列线索……

没想到，郭大伟不但不说话，而且连个愤怒的表示也没有。

真是，只要不开口，神仙也难下手。

华晓太低估了郭大伟这类人。

华晓长期不和坏学生打交道。论斗心眼，论出坏主意，论死不认帐，论装傻充愣，华晓可能还真不是对手。

沉默良久，华晓为了结束这场没有成果的谈话，想了半天，说句什么话才能打破僵局呢？

过了一会，华晓先开了口：“没事儿，他们不敢把你怎么着……”

“谁敢把我怎么着！”郭大伟狠狠他说。说着拍拍屁股上的土走掉了。

华晓觉得十分懊丧。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这次谈话，他付出了一个不大可也不算小的代价。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辅民中学”和一个什么大学附中比赛排球。体育郝老师死活让他上了场。

排球场四周挤满了前来观战助威的同学。华晓生怕表现太突出，露了“马脚”。于是向郝老师坚决要求打二传的位置，当然是说腿上有伤，不能跳跃等等原因。

尽管这样，他每给主攻手“做”一个球，场外就像山崩一样地狂呼：“华晓扣球！华晓扣球！”

华晓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尽管收敛许多，但打得仍然是尽职尽责。

一场球下来，大脑虽然兴奋，浑身却觉得酸软得不行，骑上自行车，想马上跑回家洗个澡，然后赶快睡觉。

他骑过一所街头公园，拐上了一条僻静的小街。这会儿正是晚饭时分，街上只有五六个行人，三四辆自行车。偶尔一辆汽车飞快地从身边掠过。

有两辆自行车跟在他的身后，不紧不慢地骑着，但始终与华晓保持着四五米的距离。华晓甚至听得见他们聊大天的声音。他们说话很粗俗，而且总说什么，谁谁不是个玩意儿，早晚收拾了他之类凶险的话，就像是喝醉了酒，骑一路，说一路。

华晓暗暗冷笑，不是喝醉了酒，哪个家伙敢在大街上公开谈论自己作案的“动机”和“手段”？

忽然，华晓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了，他好生奇怪，想回头看看。只见一辆自行车正与自己擦肩而过。华晓觉得背上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还没等华晓明白过来，那辆车已经在华晓前边刹住，刚好拦住了他的去路。骑车

人从车上跳下来，华晓发现那个人个子长得很猛，一副很大的墨镜几乎遮住了他半张脸。他的手里提着个像自行车弹簧锁样的东西。

华晓刚要发火，那弹簧锁已经朝华晓的脸抡了过来。华晓本能地用手一挡，那弹簧锁居然在华晓的胳膊上绕了个弯儿。当那东西被狠狠地拉回去的时候，华晓觉得胳膊像断了一样疼。

华晓身上穿着一件棉毛运动衣，外面还套着一件咔叽布的夹克衫，可那弹簧锁就像直接打在皮肉上一样……华晓飞快地向后看了一眼，另一个人也下了车，正站在华晓的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也戴着一副大墨镜。

华晓左脚还踏在脚踏上，右脚蹬着地，可自行车却成了障碍。他骑也不能骑，跑也不能跑，华晓知道碰上流氓了。可他不明白，他和这两个人有什么冤仇。就像所有知识分子对待流氓一样，他本能地喊道：“你们认错人啦！你们打人要负法律责任的！”

自行车后面的稍矮一些的人冷笑一声说：“法律？老子就是法律！打的就是你！打的就是你妈的第三军团！”说着，就悠闲地从腰间解下个什么东西，就像在解他的腰带。看那样子并不像马上打完就跑的样子，而是想慢慢地“消遣”他。

华晓浑身一机灵，他双脚用力一蹬，一个侧滚滚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飞快地站起来，横过身子。

他不知面前的是什么人！他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恨第三军团！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对方把自己当成了第三军团。可他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当成了第三军团。

华晓飞快地向前后左右看了一下。这时候华晓才发现他站在了一块街头绿地上。那种公园里常见的羊胡草被修饰得很干净很整齐。他想寻觅一件自卫的武器，可绿油油的草坪上不要说砖头，就连一个拳头大的石块也没有。他的背后是一长溜绿色的一人高的铁栅栏。如果那铁栅栏的上面是平滑的，华晓只要像攀单杠一样——双手握住，然后来个卷身上，那么几秒钟之后，铁栅栏就可以把华晓和流氓隔开了……可铁栅栏的上面却用铁刺横生的铁丝网缠绕着，而且每隔十公分就有一根像长矛一样的铁棍直挺挺的竖立着，像是故意在那里阻击华晓。

华晓倒抽了一口凉气，他明白，流氓选在这块地面上向他发难是有充分准备的。

第三军团和眼前的流氓是分属两个对立的团伙，他却不幸被夹在了两个团伙之间。华晓想。

那两个人冷笑着—左—右地围了上来。

华晓将咔叽布上衣飞快地脱下来，拿在手里，这总比赤手空拳更好一些。

一个家伙说：“我还以为第三军团是什么丈二金刚，原来是你这么个小×崽子。”

另一个家伙说：“今儿个，我让你第三军团变成第三屎团……”说着，他手中的那个像大头皮带一样的东西已经伴着呼啸的风声抡了过来。

华晓举起衣服，他听见了噗地一声，那家伙的武器立刻与衣服裹在一起。华晓就势朝那个家伙的踝骨上猛踢一脚。那家伙毫无准备，居然仰面朝天地摔倒在草地上。

就在这时，华晓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

顿时他感到两眼发黑，无数的火星在眼前跳动。他竭力想看清眼前的事物，可是只看见人影成双、树形成对，朦朦胧胧，他的身体在晃，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倒下来。

模模糊糊地，他看见路边一辆自行车猛地刹住，一个人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以后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昏迷中，他听见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那声音好远好远，像隔着山，隔着水。渐渐地那声音近了，像在宿舍楼底下，同学们喊他去打球……华晓慢慢睁开眼睛，他看见有个人跪在自己身边，华晓觉得自己的“人中”被掐得很痛。呼喊他名字的声音正是那个人嘴里发出的。

华晓的意识慢慢恢复了，他发现自己斜躺在草地上，头正枕在眼前人的臂弯里。近在咫尺——他看清了。

眼前是高二（6）班的鲁湘舟。

华晓顿生疑窦，但却觉得脑袋像炸裂一样的疼……

看见他睁开眼睛，鲁湘舟关切地问：“怎么样，感觉怎么样？”鲁湘舟与华晓平时见到的他判若两人。冷漠不见了，眼里露出华晓以前没有见过的热情。

华晓想摇摇头，但他不能，他只听见自己微弱的声音：“没……事……”

鲁湘舟把手从华晓的头底下撤出来，换上了书包。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

这一刻，他又恢复了往日那“流氓飞贼”的神态。

“几……点……了？”华晓问。

鲁湘舟举起手腕扫了一眼“六点二十五。”

华晓心中一愣，刚才骑车走过这块出事地点的时候，他曾看过表，那会儿是六点二十二。这么说，刚才这一幕发生的时间总共才有三分钟……

“我晕……倒多长时间？”他又问。

“就一小会儿，四、五秒钟吧！”

“他们呢？”华晓指那两个流氓。

“跑了！”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路过。”鲁湘舟的话很少。他不再说什么，只是抽着烟，平静地等待。

“谢谢你！”华晓说。

鲁湘舟好像没听见。华晓本来以为他会说“没事！”或者说“这算什么呀！”可他居然什么也没说。

“我扶你起来吗？”鲁湘舟把烟在铁栅栏上蹭灭。

“不用！”华晓觉得脑子已经完全清醒了。他在身上各处使了使劲，发现筋骨还都正常，只是腰上，左小臂上，尤其是眼眶的周围火辣地疼。

鲁湘舟没有扶他，看着他翻身站起来。

“到医院去检查检查！”鲁湘舟说。

“不用了……”华晓试着伸伸胳膊，曲曲腿，又转了转脖子。

“还是查一下好！”鲁湘舟冷冷地说。

华晓点点头，他也怕内脏或者骨头出什么毛病。

“还能骑车吗？”

“能！”

他们来到附近一所小医院的急诊室。



医生问：“怎么啦？”

华晓说：“胳膊、腰、脑袋都疼……”他一边说一边指着受伤的部位。

“是打架吗？”医生突然变得十分冷漠。

华晓正不知道怎么回答。鲁湘舟说：“刚才两个流氓欺侮一个妇女，他上去管，那两个流氓就把他打成这样……”

医生眼睛里露出十二分的怀疑说：“真的假的？说的跟真事似的！”

他旁边的另一位女医生说：“曾大夫，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你是大夫，又没拿公安局的工资，管那么多……”

于是那位姓曾的大夫就让华晓上了检查床。草草地把他的胳膊腿掰了掰，说声没什么事，然后坐在桌子旁，在处方单上写了一袋止疼片和两袋创口贴。

最后，他仍然好事地对华晓说：“小伙子，下次再救妇女的时候，要戴上摩托车头盔，免得你脑袋上再被东西打伤。我不是吓唬你，现在幸好是打在眼眶上，再往后一点就是太阳穴，那时候，你也就不用再上我这儿来了……”

走出房门，华晓还听见那位女医生在感叹：“现在的小流氓，拿性命根本不当回事……”

出了医院大门，华晓想，不管怎么说，鲁湘舟也算是救我于危难之中，总想拉拉手，再说几句知心话，一抬头却看见鲁湘舟已经坐在自行车座上，说了句“以后注意点”算是再见，也不再听华晓说什么，飞车而去。

注意点！注意什么呢？华晓愣愣地站在那里。

鲁湘舟是个谜。

躺在床上，华晓辗转反侧，躺着，腰疼得他不能忍受，他只好趴在床上。

回家的时候，母亲吃惊地问他的脸怎么了，华晓才知道脸上已经带了“相”。他怕母亲担心，于是撒了个谎，说是打排球时眼睛撞到了排球架上。等他用镜子一照，才看见右眼眶上已是红里带青，一条条血痕中渗出一颗颗细细的血珠。医生刚才少说了一句——再往前点打，眼睛可就完了。他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创口贴”撕下三四条，贴在了眼眶上。再捋开袖子，小臂上是拳头大小的一块青紫，幸好没有流血……

华晓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个的画面，想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他怎么成了第三军团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忽然他想起了两天前与郭大伟的那次谈话，他想起了郭大伟那混浊的眼睛，是啦！但他不记得他对郭大伟说过，他就是第三军团。这郭大伟难道这样歹毒？在学校外还有这样的流氓朋友？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华晓直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现在就去把郭大伟狠狠地揍一顿，起码要超过他们给自己的这个标准！起码……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也不放肯定，是不是郭大伟找人来袭击他……据华晓观察，郭大伟虽然为人刻薄，处处与人为恶。但他还不至于下这样的毒手，而且他不敢这样直接了当。

——他们为什么这样恨第三军团，第三军团为什么要警告郭大伟，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冤仇？

——鲁湘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按他说的路过不是没有可能，但这个地方离学校已经很远。难道他的家就在这周围吗？刚才华晓想问问他的家是不是在这附近，但看到鲁湘舟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鲁湘舟不想让华晓领什么情，甚至恨不得想让华晓以为他根本就没出现过一样才好。华晓才不便多问。

满目的疑团与满肚的愤恨一起搅合在一起使华晓感到心神不定，心乱如麻……他本能地感到他给冲到一个凶险的是非漩涡里来了。

而这一切，都是从他侦察第三军团开始的。他遭这样的罪也是替人受过。可这“第三军团”却好像故意和他作对，就好像知道他的身份，从他到来以后，第三军团“偃旗息鼓”，居然什么动作都没有……

一天的“劳动”太累了，尤其是那一两分钟的“战斗”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他终于迷迷糊糊地趴着睡着了。

腰伤把华晓疼醒了。他歪着头看看对面墙上的石英挂钟，现在才凌晨五点钟。

昨天晚上的众多问题又像潮水一样地向他涌来，那身上各处的疼痛也伴着潮水又出现在他的感觉和意识之中。

比起昨天晚上来，华晓的心绪却是平静多了。这种平静是自然的，他的疼痛毕竟不是那种痛定思痛的心灵的创伤，华晓的心灵仍然是安然无恙。他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发生的一切。

他是不是太年轻了，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他是不是太急躁了，太急于求成。那次跟郭大伟的谈话，现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错误。

他太像个侦察员了，这使他把眼睛光盯在“第三军团”身上了，学校里的其他事情他几乎视而不见。

这样一想，华晓忽然觉得眼前又出现了另一个世界。既然不能“强攻”何不“智取”。“正面”不行，为什么不能“迂回”。与学生们朝夕相处好几年的老师都调查不出，他怎么能幻想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呢？

想到这里，华晓心里又踏实了许多。

昨天挨打的事情使华晓更觉得“第三军团”的神秘。他不甘心就此罢手，他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这“第三军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到底干了哪些事？居然得罪了这样凶残的对手。仅仅用一张警告郭大伟的卡片是解释不通的。

他抬起头，拧开台灯，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龙城青年报。一则消息的大字标题映入他的眼帘。

电话 409922

取过报纸细看，正文中这样写道：

龙城少年报开办知心姐姐电话一年来，通话超过 5000 余次，许多青少年第一次向社会敞开胸怀，说出他们的欢乐、痛苦和隐私……

华晓觉得眼前一亮。

为什么有那么多青少年，宁愿打电话与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而不愿意把他们的痛苦和隐私讲给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父母，老师和同学听呢？原因很清楚，知心姐姐看不见打电话的人的脸，不知道他们是高是矮，不知道他们是胖是瘦……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和身份。这一切对知心姐姐来讲，都是假设的、猜想的、虚幻的。

但有一个东西却是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

那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尽管他们年龄尚小……

但，仅仅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灵魂没有任何伪装，没有广告，没有粉饰，没有假面。那灵魂仿佛正

在向茫茫球宇伸开它的双臂……

知心姐姐应该是幸福的。她们有幸与人的灵魂对话。试问，在这大千世界上，能有多少人有此殊荣！

龙城的人口将近一千万，一千万人口中如果有五分之一是中小学生的话，那么就是二百万。哪个少年没有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秘密？可是，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想排着队和知心姐姐通一次电话，假如知心姐姐每天可以接100个电话，一年365天，算下来，排在最后边的一个大约要等五十五年……五十五年啊！

想到这里，华晓不由得大吃一惊。

华晓灵机一动。学校里为什么不办一个细心电话呢？

电话呢？不是电话少，而是人们只看得见“火”，只看得见“匪”，以为那才是危险，人们看不见自己和别人的灵魂……

学校放学以后，学生走了，老师也下班了，有好几部电话不就白白锁在办公室里了吗？校长室的电话、教务处的电话、传达室的电话……只要拿出一个电话，再找一个知心姐姐或者知心哥哥不就行了吗？

学生白天上学是没办法打电话的，而放学以后的时间不是太合适了吗？

华晓为自己这个简单易行而又非常有意义的想法而激动不已。这对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吗？那些与“第三军团”有关的消息说不定会从这个电话里传来……

有了这个电话，他不是就多了好多耳朵吗？

华晓咬着牙翻身起床，他撕去了眼眶旁边的“创口贴”，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挨了揍。一半是出于自尊，另一半也是为了不动声色，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郭大伟和打自己的人的底细查出来，他要更加隐蔽地接近第三军团。

就在昨天晚上华晓遭到袭击的时候，众生贸易中心的经理蒲乐章正在醉仙居酒楼大宴宾客。说它“大”并不是指的宾客多，而是指出席酒宴的客人尊贵。说它“大”并不是指的菜肴丰富，而是指的菜肴与客人一样金贵。席面上鸡鸭鱼肉一概没有，可是每个人却是三百块钱的标准，一桌十个人，总共要花掉三千块钱。真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麼龙髓凤脑，还是从外星球运来的外星鱼或者外星猪。

单间的仿古钱花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男人伸进半个脑袋向蒲乐章点点头。

蒲乐章向客人们拱拱手，走了出来。

门外站着两个人，正是刚才将华晓打伤的那两个戴墨镜的汉子。墨镜已经除去，满脸的凶气也已不复存在。

一个说：“蒲经理，我们原来还以为是个老泡呢，原来是个中学生……”

“中学生？”蒲乐章心中顿时感到一阵轻松。

流氓黑话，管老流氓叫老泡。

“没错！巴掌大的孩子还想切咱们一刀！”另一个补充道：“现在这孩子真他妈不知天高地厚……”

“哪帮的？”蒲乐章又问一句。他知道有些团伙心狠手黑，他不能不提防着点。

“哪帮的也不是，听说是刚从南京转来的。”

哪帮也不是，又不是从尔城转来的，蒲乐章心中又轻松了一层。

收到录音带的第二天，蒲乐章就告诉他的心腹，说是有个什么“第三军

团”的给他写了恐吓信，想让他交出五千块钱。一定要找到这个什么狗屁军团，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知道众生贸易公司能文能武，不是随便可以敲榨的小商小贩。

于是，两个家伙就到处向他们认识的小流氓们打听，听没听说过一个什么第三军团？所有的人都摇摇头说，从来没听说过。

郭大伟和华晓谈话之后，心中充满了怨恨。

上次收到第三军团的警告，他的确有些害怕。他心中有鬼，他经常站在离校门口几十米的路上截住初中的小同学。

“站住！”他低声地又很吓人地吼一声。

小同学站住了，害怕地望着这个高出自己一头的满脸凶相的家伙：“干什么？”声音小得可怜。

“把兜里的钱掏出来！”郭大伟命令道。

“我没钱……”小同学十有八九都先这样说。

这时，郭大伟就举起他的肉巴掌，往小同学的脸上不轻不重地搨上一下。小同学的眼泪顿时就出现在眼眶里了。于是哆哩哆嗦地拿出几毛钱。

“都拿出来！”郭大伟每次都必须补充一句。

于是小同学的钱就全部被缴获。

“你要敢和别人说，我就花了你！”郭大伟把手放在兜里，用手指将衣袋支起老高，表示那里面有把“刀子”。

就这样，郭大伟平均每天总要收入个一块两块的。有时碰上“富户”，一次就拿到五块钱。

这种事，性质是极其恶劣的。长大成人，郭大伟们难保不去做杀人越货的强盗。

可是，现在看起来，不过是几块钱。公安局的叔叔们有那么多大案要案要去侦破，哪有精力去顾及这些小抢小劫呢？

学校也影影绰绰地听到一些风声，但只要正经一问，却又什么事也没有。被截的小同学们已经习惯用不说话来保护自己了。只有等他们长大了，知道郭大伟们当年不过是个纸老虎吓唬人的时候，那已经是童年回忆中一小段不愉快的事情而已。

不知道事情是否如此简单……

郭大伟知道，那个第三军团就为这件事发的警告。开始几天，他的确有所收敛。可是一个星期一过，他认为说不定是哪个被截的小东西搞的鬼把戏，于是故技重演，又去干他那没有本钱的营生了。

正当别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给人洗汽车、卖晚报、当家庭教师，甚至搬砖运煤勤工俭学，不向父母伸手的时候，郭大伟却以一个一米七五的身躯干着这样的勾当，不能不说表现了他人格的卑劣与猥琐……

因此，当华晓与他谈话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第三军团对他的第二次警告。华晓也好，第三军团也好，他们捅到了他的疼处。以前，第三军团不过是个影子，现在影子现出了原形。郭大伟没有任何反思。他在与华晓谈话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如何地报复。如何搬倒压在他身上的这块看不见的、也摸不着，但却是十分沉重的石头。

他买了一盒“阿诗玛”，递到了一个初中曾是他的同学，现在正在“练”西瓜摊的哥们儿跟前，请这位哥们儿吓唬吓唬华晓。

“谁敢挤对咱们哥们儿？那还行！”哥们儿很豪爽地支持他：“叫什么？”

“华晓……不过你千万悠着点，别动家伙，要不我还得兜着……吓唬吓唬，让他不敢跟我犯狂就行……”郭大伟胆子有限。

“有数，误不了你考大学！”哥们儿不无讥讽地笑着。

郭大伟走了。

他的哥们儿笑着对旁边的人说：“这年头什么事都有，拿包烟来雇杀手，自个儿还想上大学！我认识谁是什么华晓？谁是第三军团？去你妈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另一个摆书摊的小伙子暗暗地记住了华晓的名字，昨天有人刚刚跟他打听过第三军团。

蒲乐章的两个心腹汇报时，隐下了后来鲁湘舟发现而且和他们交手的情节，他们不愿意让蒲乐章骂他们笨蛋。

“千万别打死！”

“哪会呢！”

“好！好！经常注意点那个小子……”蒲乐章唯一还存有疑虑的就是，那个中学生怎么知道他“卖红书”的事儿。

“您放心吧！我们公司将来成立个保卫科，这种事您说一声就行。”

那么多人都不敢管，他小小年纪就敢挺身而出。是个男人！比自己强！这年头这种人不多，死了太可惜。

——一位汽车司机

就在华晓挨打的那天晚上，龙城市的3路汽车卧虎沟站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可能是没有什么新闻价值，或是其它什么原因，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但是当晚，起码有十个围观者为了这件事炒了好菜，喝了好酒……

龙城的秋夜是很美的，月明星稀，凉风送爽。

大约是晚上九点五十分，虹桥商场的“夜市”已经接近尾声。购买商品的顾客恋恋不舍地走出商场的大门，拥挤着登上了一辆3路大通道公共汽车。

后门挤上来三个小伙子，一样油亮的分头，一样的黑皮夹克上衣。潇洒是潇洒，但这样的黑夹克集合在一起，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

三个人上车以后互相也不说话，而是分别散在三个门口的附近，半眯缝着眼睛，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中门靠后的地方，有一对青年男女，像是初恋，很幸福地肩并肩，手拉手，甜蜜地而又不伤风化地依偎在一起。靠前紧挨着他们的是一位年龄已经近五十岁的中年人。他把手中的两个很重的纸箱子放在地板上，一面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另一只手将一只黑色的提包紧紧地揽在怀里。再往前就是售票员的小票台了。台前站着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的脸很白，额头很宽，不少也不太多的头发又很软，把他的脑袋的形状全部显露出来。

这个人可不是平庸之辈，他是一位有相当知名度的报告文学作家。提起他的名字，龙城的文学青年没有不知道的。他思想敏锐，文笔犀利，经常在全国的各大报刊上发表针砭时弊、观点独特的文章。今天，他去商店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和商场的经理了解人们抢购商品的品种以及抢购者的心态。

他的效率很高，八点钟和经理谈话之后，又与近十个顾客聊了天，口袋里笔记本上记了足有二十个页码……

职业的习惯使他喜欢观察人，揣摩人的心理。现在他正看着身边的那位擦汗的中年人——当然不能直视，而是用眼睛的余光。

外地人？没错！那直勾勾的眼睛说明他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陌生，那紧张而又拘谨的神态说明他的周围没有熟人……

是倒爷吗？不像！他没有干那行的精明劲……

是采购员吗？也不像。看他买车票时那掏钱的样子，说明他不是那种钱经常过手的角色。

他八成是来龙城开什么会议的，会的档次也不会太高，可能是什么几省市某系统的专业产品鉴定会什么的……

正当作家详细地研究他紧紧揽在怀里的黑皮包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身穿黑皮夹克的青年人站在了他观赏对象的身后。

“皮夹克”的眼睛看着汽车窗外，车子似乎很挤，他紧紧地贴在前边人的身上。

作家本能地感觉到那个“皮夹克”不是善良之辈。他略微歪过脑袋低下

头，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

“皮夹克”的右手低垂着，无名指尖上缠着一层白色的橡皮膏。

这块看起来无所谓的橡皮膏瞒别人还可以，但他却逃不过作家的眼睛。

作家采访过多少案例？作家接触过多少办案的公安人员，这种小小的伎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

一片很小的但十分锋利的刮脸用的刀片就隐藏在橡皮膏的下面。它是火柴盒大小刀片的一部分，还没有小指甲盖大。他几乎全部藏在橡皮膏里，外面只露出芝麻粒大小的刀锋。但它是偷儿们用来切割各种提包、衣兜的武器……

去年，作家到另一个城市出差的时候，他也亲身经历了被小偷割包的事情。挎包底下被割了三个一尺多长的齐刷刷的口子，幸好里面装钱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掉下来……

作家屏住呼吸，装做若无其事，而又全神贯注地观察。他心中一惊，一瞬间，他看见“皮夹克”的手在黑皮包底上飞快地一蹭。

作家的心收紧了，他知道，用不了多一会儿，皮包里的东西就会掉出来。可是等那东西掉在了小偷手上，那就为时已晚。那时，让他再去捉住小偷的那只手，他的经验告诉他，事情就会复杂化……他也未必有那样的胆量。

但正义召唤着，作家咬咬牙，突然面对着窗外大声说：“今天车上人多，请大家注意自己的钱包。”

他的话音刚一掷地，车上的人纷纷急忙摸自己的兜，捂自己的包。那位擦汗的中年人也急忙把包双手抱在胸前，“安全检查”完了，才一起把目光朝发放警报的方向转来。

作家在全国各地作过许多次报告，在大礼堂里，面对着成百上千的听众，他侃侃而谈，毫无怯色。而现在他却脸红了，他成了车上这百十号人的中心。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他为自己能实践他在文章里经常提到的正义感——哪怕只有十分之一而激动。

那个“皮夹克”忽然出现在作家的眼前，作家首先看到的是张集蛮横、阴险、狡诈和卑鄙于一面的脸。那张脸上的冷笑使作家心里打了个哆嗦！

他原以为小偷被人识破就会惶惶逃窜，万万没想到他们会理直气壮地找上门来。那小偷眼睛一直盯着作家，身子却硬硬地插到作家与售票台之间，然后一只胳膊支在售票台上站定。

“你挤对谁呢？”小偷眯着眼睛照着作家说。

“我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包括你在内！”作家仍然没有乱了方寸。

小偷忽然劈胸抓住了作家的衣领：“你丫挺养的，跟我下车！”

这一揪，使作家愤怒已极，也慌乱已极，也悲哀已极。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事写作、学习写作、研究写作。如果他用这些时间来学习武术，那么眼前这小流氓还有“戏”吗？如果他也像那些武打片中的侠客，只一个云手或是一个点穴，就把对方制服在脚下，那么这将是多么光辉的一瞬。这时，他多想用他写作上的全部成就来换取武林中的一招一式呀！

他不会武术，他也没有体力。大脑尽管发达，却派不上用场……

“光无比日之下，你敢打人？”作家大声喊着，也不管措词是否恰当。

他在作品中经常写到流氓的黑话，这会儿却一句也说不出。

售票员是个小伙子，他有点看不过，于是欠起身来说：“哥们儿，算了吧，他又没说你！”

“你少管闲事！”“皮夹克”头也不回。

售票员刚要再说点什么，一眼看见前后同时过来两个穿黑皮夹电的小伙子，蛮横地推搡着身边的乘客，来到了售票台的面前。

周围的人刷地一下散开，中门附近留出了一块起码还能再上二十个人的地方。这么拥挤的车能让出如此大的一块空地，真是不可思议。

那个被人割了包的外地人乘势把他的纸箱子推到一个座位下面，然后远远地闪开。那时情侣已经挤到了后边。那位“罗米欧”一边伸着脖子向前看，一边朝后伸出双臂，勇敢地保护着他的“朱丽叶”。

中国北方有句形容客人欺侮弱小的话，叫做“看见人拢不住火！”

作家在小流氓面前很“”，因此小流氓也拢不住火气。

“你是哪来的歪屁眼臭虫，在这儿充大个？”小流氓左手抓住作家的衣领不放，右手却掏烟，用打火机点火。居然悠闲地猖狂地抽起烟来。

作家不说话，当他看见乘客都已逃窜，知道大势已去，心中充满了极度的悲衰。

“问你话呢？”小流氓用拿着烟的手在作家的脸上攒了一下，不轻不重，打在了作家的心灵上。

“流氓！”作家忍受不了这从来未曾受过的污辱。

三个小流氓一点不恼，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凭这句话，他们就知道对方的实力。

“你怎么敢骂你爸爸呀！我不流氓，能有你吗？”

作家的心在流血，这一刻，他连死的念头都产生了，他用双手猛攥住对方的右手疯一样地往下拉扯。这时，他的肚子被什么东西重重地顶了一下，他觉得眼前一阵发黑，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倒下来。

一旁观看的小流氓说：“你懂不懂法律呀？”

作家什么也听不清。

小流氓说：“你犯了诬陷罪，要是按法律，你得判三年，我们看你那蛋样也经不起折腾。这样吧！你认了他这个爸爸，我们就不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汽车在正常地匀速行驶。车下的路人，谁也不知道车上发生的事情。

而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还有良知，这良知告诉他们挨打受折磨的这个中年人——不论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好人。他们同情他，他们可怜他，而那正在打人的人是坏蛋。他们仇恨他们，他们憎恶他们。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良知，但这良知却被压在了一块沉重的大石下面，良知只能苟延残喘，挣扎着，呻吟着，感到呼吸困难。

有人甚至以为自己的良知或别人的良知都已混灭而不复存在，因此自暴自弃，自欺欺人。殊不知这良知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它是压不垮的，也是消灭不掉的，一直伴随着人到生命的完结。但良知正等待着正义的呼唤，它一旦从大石下面迸发出来，良知就会化为勇气和力量，就会像汹涌的波涛，像火山喷发，像海啸……它会完成惊天动地的事业，使人们为它洒下热泪……在危难之中站出来的第一个人是难能可贵的。

在危难之中站出来的第二个人也是难能可贵的。

大家一直看着售票台前那令人心酸的一幕，因此谁也没有注意，两个小青年站在了观众的最前面，其中一个矮一些的戴着一副白色塑料框眼镜，显



得文质彬彬。另一个高一些的，嘴上长着一缕小胡子。

汽车马上就要驶到卧虎沟站了，汽车已经从快行道上驶出，向车站滑行……

揪着作家衣领的小流氓并没有放开的意思，仿佛他揪的不是一个人的衣领，而是公共汽车上的扶手。

他的右脚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了一下，然后是右脚向左脚靠拢，完成一个可笑的立正姿势，然后两脚会齐一起向左冲去，然后再像个木桩子似的，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

作家被一只手拉着离开了主战场。事后，作家眼睛浸满泪水地对别人讲，那一瞬间，陌生人的手所传来的温暖使他永难忘……

两位流氓战友急促地抬头四望，他们看见了一个小胡子。

一个年龄稍大二些的流氓想说“你是哪的？”他刚刚说了个你字，就觉得眼前有个东西一闪，还没来得及招架，下巴已经重重地挨了一下。他闹不清攻击他的到底是拳还是脚？只觉得眼前腾起了一层白色的烟雾。

公共汽车上顿时大乱。

司机打开车门，乘客们争先恐后地逃下车。汽车上立刻变得非常的宽敞。

下车的人没有一个走的，大家紧紧地围在汽车的四周，好像在看多屏幕的电视。

作家靠在汽车的后排座上执意不走，直到戴眼镜的小伙子说他会妨碍执行“公务”，作家才下了车，挤在最前边，成为第一排观众。

随着放气的声音，车门又一扇扇关上了。“眼镜”坐在中门售票员的座位上悠闲地玩着开关按键，于是这放气的声音就成了这战斗的伴奏音响。除此之外，周围静寂得没有了一点声音。

此刻战斗已经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

三个流氓脸上虽然全都带着血，但他们发现眼前并非千军万马，对方也没有声明：“我是警察，放下武器！”之类，不过是个长着小胡子的小青年，而且还是赤手空拳。

他们一起从腰间拔出刀子。那刀子都有一支钢笔的长短，两指宽窄，一面是弧线，另一面是笔直的，雪亮的刀身上还有一道血槽。认识的人知道这是仿照着伞兵使用的匕首而制造的。

车下的人一起惊呼起来：“小伙子，快跑下来……你要吃亏的……几个妇女用手蒙上眼睛不敢再看，怀中的婴儿也给吓得哇哇地哭叫起来……”

作家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绝不能看着这个仗义的小伙子为他丧命，哪怕是受伤。他写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今天才亲眼看到，这种打斗速度非常之快，转眼即逝，而且超乎小说家想象的简单，要不是他看见一个流氓嘴角上淌着血，他根本不敢相信那个长胡子的小伙子干过什么。

他变了调地喊起来：“警察——警察——警察——”卧虎沟是个较为僻静的小站，可过路的人顿时集聚了一大片。

只有戴眼镜的小伙子像是在调试车门的气压，一会儿把车门打开，一会儿把车门关上，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好像根本没看见。流氓们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还以为是售票员，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小胡子身上。

偷儿兼流氓们已经领教了小胡子凌厉的攻击。因此，尽管手中有雪亮的匕首，也不敢贸然前进，更不敢单打独斗。

他们自然地横成一排，平举着匕首，一步步从大通道车的中间向前逼进。

小胡子也一点点地向后撤退。

“快给他打开前门！”车底下的人呼喊着。

眼镜迟疑地将前门打开，这次没有再关上。

汽车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一看那模样就知道他属于哪种，他不惹人，别人也休想惹他那种人。刚才车上发生的一切他都听到了。

汽车上发生偷窃和吵嘴甚至斗殴的事他经历过的多了，这都不能动他的心。他一个司机管得了吗？他还有老婆孩子，他还有老母亲。

可是现在，他被眼前这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感动了，一旦感动，激愤就像滚烫的液体在他身上翻腾。

那么多人都不敢管，他小小年纪就敢挺身而出。是个男人！比自己强！这年头这种人不多，死了太可惜……

司机默默地打开司机室的门，重新跳上去，从座位底下抽出汽车发动机熄火时才用的一米来长，呈N字形的摇把儿。脸朝车里，横着身子静静地坐在座位上，他准备一旦小伙子被逼到这里，他就用摇把儿抡过去……后果，他已全然不想……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远远地离开车门，一是怕挡住小胡子出路，二是怕殃及自己。只有一个老头儿举着拐杖站在前门的左边，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他想着小伙子跳下车的一瞬间，帮他点忙，把拐杖交给他……还有一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站在前门的右侧。

车上，小胡子仍然慢慢地退着，三个流氓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前进。他们知道，好汉难敌四手，小胡子不敢出招，他打一个，另外两把刀子立刻就会让他身上出现两个窟窿……

车上车下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静寂得没有一个人一样。这时间好像如此漫长，漫长得让人们无法忍受，连空气似乎都变得稀薄起来。其实这时间不过才过了短短的几秒……

小胡子已经退到汽车发动机罩子前面了。再往后他就会摔倒，而向左一跳，就是敞开的车门，就是生路。

三个流氓拿刀子的手臂都出现了微小的变动——完成了攻击前的准备动作。

汽车司机两脚已经用力，他马上就要跳起来了。

就在这时，只见小伙子向前向上猛地一跃，两手像长臂猿一样分别抓住车厢里的左右两根扶杆，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像闪电一样地荡了起来。他的双腿与扶杆几乎平行。两只脚就像两只出膛的炮弹向前直冲过来。

三个流氓根本反应不过来，还没待手臂挥动，其中两个人的脸上已经开了花。这两脚可不比刚才，直踢得他们晕头转向，口鼻流血。余下的一个流氓正要寻找目标，一只脚恰好踢在他的手腕上，刀子击碎了玻璃飞了出去。

三个人已经不知前后左右，也不知是进是退。

小胡子两手仍然紧握扶杆，两腿轮流踢打，身子一纵一跃，就像森林里的猴子一样攀援前进。前进中，那两只脚高可以踢到车顶，垂下来可以踢到蹲在地上人的全身。

三个小流氓被踢蒙了。只会嗷嗷乱叫。到此，他们才明白，这个公共汽车并非他们三个独有的世界。他们真真遇上了“武林高手”。

车下围观的人先是惊呆了，他们只看见小胡子双手在扶杆上前进，然后就是三个流氓像醉酒一样的东倒西歪。那腿的动作太快了。他们看到的只是

模糊的一片。

有人率先鼓起掌来，接着，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掌，然后是一片欢呼：“打得好！打得解气。”

流氓们陆继爬起来，向后边跑。

哧地一声，车门全部关上了。

那个戴眼镜的“售票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座位，站在中间的门口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一个流氓急红了眼，欺他文弱，挥着刀子猛扑过去。“眼镜”身子一侧，脚底上一扫，那个流氓就像跳水一样，向前跃起，然后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刀子飞到了最后一排座的下面。

如果在武术行家的眼里，“眼镜”的功夫虽不到家，动作还欠火候，但意思是到了。

另外两个流氓看见没有出路，于是抱紧脑袋，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居然哭喊着说：“哥们儿，饶了我们吧……哥们儿，饶了我们吧……”

小胡子和眼镜互相对视了一下，一起走下车门，人群哗地一下围了上来。

“小兄弟，好样的！”

“小兄弟，留个姓名吧！”

绝大多数人只是激动地看着，不知说什么才好。

作家拚命挤到前边，拉着小胡子的手：“小兄弟，留个姓名吧！”

眼镜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塞在作家的手里，然后不客气地挤开人群，向汽车行驶的反方向跑去。人们没有发现，刚才站在前门的一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也悄悄离开了人群。

“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是不是聋哑人呀？”一个人十分不满足他说，他太想知道这两个小伙子是什么人了！

“谢谢你们！”人群不约而同地用了最大的嗓门一起喊着。

作家拿着卡片走到路灯底下，仔细观看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眼睛湿了，两滴热泪夺眶而出。

他的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许多不肯走的人。外圈的人不满地喊着：“给大伙念念！”

作家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说：“这是一首诗……七尺男儿不为民，愧对父母枉为人，世间自有正气在，路见不平有须眉……第三军团。”

沉寂片刻之后，周围响起了极其热烈的掌声，那掌声带着人们心灵的呼唤。

路灯下，几乎所有人的眼里都浸满了泪水。

这就是当晚为什么有人炒了好菜、喝了好酒的原因。作家当然是其中的一个。

报纸上虽然没有消息，可这件事却像长了腿，生了翅膀，真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当然是越传越邪乎。

事情发生在离古龙区很远的卧虎沟。但没出三天就已传遍全市。那首诗的确使好人振奋精神。

有一天傍晚，一个顾客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五斤桔子，回家一约，只有三斤。回头去找摊主，那摊主不认帐，反而觉得受了污蔑，拿着不是当理说，没理的反倒成了有理了。

顾客看争辩无望，临走时搁下一句话：“你就不怕第三军团么？”

摊主一愣，急忙从筐里撮了一秤盘桔子追了上去，倒在顾客的网兜里，还嗔怪他说：“哥们儿不识逗！”

第三军团的威力可见一斑。

消息传到学校。校长顾永泰百思不得其解，他断定这是误传。教导主任却说：“事出有因，无风不起浪。”华晓头脑里的第三军团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郭大伟头一天看见华晓的眼眶，心里好不得意。可是听说了卧虎沟汽车事件之后，见了华晓便低着脑袋，一副霜打茄子的模样。

消息传到了众生贸易公司，蒲乐章大吃一惊，他发现第三军团根本不像他的手下人所说的，“不过是个半大小子”“还没毕业的中学生”。

第三军团给他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安全局长”想当“知心姐姐”，这不是张飞要拿绣花针吗？顾校长的才能也太全面了。

——华 晓

黄昏时分，学校里几乎已经不见学生。

华晓坐在教导处的办公室，校长和教导主任听他汇报情况。

华晓详细他说起挨打的经过，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要不你先休息两天！”教导主任心中有些不安。

“没事儿！”华晓随口说。接着他又提到了鲁湘舟、郭大伟以及刘迪的名字，并把与他们接触的细节详详细细他说了一遍。

校长的扇子不摇了，背起双手，扇子盖在他的屁股上，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

自从他接触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以来，才发现这工作的艰难。

老师的事情还好办，分房子、长工资、评职称，包括课时的安排和他们任课年级的更换以至当不当班主任。这许多线头都在他的手里捏着，多年工作的经验告诉他，这些线头一揪就灵。学生的事儿可就不好办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看不见，摸不着。不要说他们的“线头”没捏在自己手里，即便有，这三千多个线头还不搅和成一团乱麻？靠谁呢？当然要靠班主任，可这些班主任表面对他毕恭毕敬，却不出“活”，一旦发生问题了，班主任就无可奈何地说：“这不是我们管得了的，这是社会问题。您想，黄色书刊，怎么能怪学校和老师呢？再说厌学吧，明摆着是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

这些软钉子把校长碰得发火也不是，不发火也不是，他不能总撤换班主任吧。关键是班主任没人爱当，要是都像出国那样争着去就好了……

就拿这个第三军团来说吧！居然敢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万一这个团伙真在自己这个学校，哪一天被公安局侦破了，他怎么向上级交待？人家会说，顾永泰这个校长可真是“品类齐全”，不光培养痞子，还培养流氓团伙。

对于社会上流传的第三军团打小流氓的事情，顾永泰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这是黑吃黑！流氓打流氓！谁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本来是件流氓集体斗殴的事件却添枝加叶地传成了什么“行侠仗义”之举。哪个小流氓不标榜自己是英雄！人的素质和觉悟太低了呀！怎么这点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呢？

即便真是像人们所传颂的那样，他们的法制观念又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为什么不向公安部门举报，这说明他们心卫有鬼！今天你组织个第三军团去打流氓，明天他组织一个什么第四军团去打流氓。流氓反过来再复仇，这岂不是成了军阀混战、流氓大战了么？

这个第三军团真是他的一块心病。可它在哪儿呢？是不是根本不在自己这个学校呢？他看了那么多侦破小说，可所有小说没有一本谈到侦察学校团伙的事情。

那些作家们真是瞎编乱造。总是先出现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突然一个女人被杀，然后是警车鸣叫、接着唯一的知情人又被杀，最后才发现杀女人的原来是女人的丈夫。这些情节现在根本用不上。

校长为自己不能给华晓出些点子而苦恼。他总不能光说“继续侦察”这种空话吧！

华晓并不知道校长在想些什么，以为他正在分析判断，权衡利弊，运筹再三，然后为他指点迷津呢！

教导主任想的与校长却大相径庭。他原来设想以寻查第三军团为线索，为学生的教育问题打开局面。他万万不同意把寻找第三军团作为目的，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刑事侦察，那是公安局的事情。一个华晓怎么能承担这样的工作呢。因此，他听到华晓被打伤，心中十分不忍。他想用华晓受伤来结束这件工作。

校长太偏执了，偏执得到了犯糊涂的程度。

尤其是他听到有关第三军团的传闻，再联想起最初他看到的那通报上的几句话。不知为什么，他对第三军团隐隐地有些好感。当然，这些话是不便对校长说的。这种心情下，他当然不会有什么主意。也就是按校长说的意思跟着干吧……

华晓看见他们久久地不说话，心里也就明白，他们不会提出什么卓有成效的建设性的意见。

“我有个想法，请校长和主任考虑！”华晓说。

“说！什么想法？”校长和主任一起转过脸来。

于是，华晓就从报纸上的知心姐姐电话谈起，说了他的设想。这设想的可行性，以及这部电话的意义。

校长和教导主任眼睛同时放出光彩，一齐说：“好！这个主意好！”

“在学校设置知心电话在龙城市还是第一家，这个主意好！”校长眼里流露出对华晓的欣赏。这个小伙子很聪明，想问题居然这么细致。这个方法，以前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呢？三千多学生的学校，这个电话太需要了。这个第三军团可能就会被揭露出来。

“好！这对我们了解学生想些什么，干些什么都有好处！”教导主任说。

“同学还可以对着一个不见面的朋友诉说他们的苦闷，宣泄一下，排解一下，对人的心理健康也很有好处……”华晓补充说。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当这个知心姐姐或者什么知心哥哥呢？”教导主任问：“我们只能从老师里找……可是五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正是家务事最忙的时候，这个活儿很辛苦。”

“这有什么？克服一下嘛！我来值第一班！然后老师轮流来。”校长这时候有点像个不谙人情事故的孩子。

看见他这个神态，教导主任和华晓几乎忍不住要笑起来。

论时间，校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根本不回家。可就他的脾气和思想方法而论，他又是最不合适的人选。宁可不要这个电话，也不能让顾校长当班。现在，华晓和教导主任都能想象得出顾永泰校长与学生对话的情景，以及对话的内容，他们甚至都能看到校长对电话里破口大骂的神态……

教导主任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说：“您要亲自值班当然求之不得，可是您是一校之长，工作那么忙。这个时间也说不定又有老师找您汇报工作什么的。任务太重！再说，你经常在全校大会上讲话，你的声音学生全都听得出来……另外，这个工作要有一点连续性，它不同于我们的节假日值班，最好相对固定一两个有经验的老师，这样他们既能有责任心，也能全面了解情况……再有，这电话要让同学们有安全感，这安全感来自保密性好和同学对它的神秘感。因此，这位老师干了这个工作后不要公开，起码不要太公开。让他成为学生心中想象中的知心人……”

听教导主任这样一分析，顾校长也不再坚持：“你说让谁来？”

教导主任把烟揷灭在一个破茶杯里，没有说话。

华晓说：“我算一个怎么样，我没家庭负担！”华晓实在不愿意再当什么“学生”，他觉得电话还是个正经的工作，就算是一点“私心”吧！

校长心里很高兴华晓这样主动积极，但转念一想，这样干，华晓真正的身份就会暴露，这个“秘密”太难保住了。于是说：“不行！绝对不行，用不了一两天，大家就会知道你的真正身份。”

教导主任说：“顾校长说得对！这事儿太玄乎。另外，这种事我考虑女老师较为适合。她们心细，又能让孩子们有一种母爱的感觉……”

“女老师有合适的吗？”顾校长问。

“有！”

“谁？”

“孙秀敏老师！”教导主任说完，就盯着顾校长的脸。

“她愿意干吗？”顾永泰想起了他撤销孙老师班主任的事。

教导主任没有正面回答校长的问题，而是全面地介绍说：

“孙老师今年四十二岁，大学毕业教了二十年的书，有经验，也很热情。她们班有个学生住院，父母不在身边，奶奶又老，孙老师每天到医院去陪床……她就是心直口快，说话没个遮拦……知心电话这个事得有个热心肠，还得有个耐心劲儿。如果顾校长同意，我和她谈。”

“行吧！”顾校长接着说：“要搞一个记录本，每天我要看记录！让她注意探听第三军团的消息。”

教导主任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教导主任真不愧是位精明强干、办事利索的人。过了一天，他就把知心电话的事情全办妥了。

他上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因此他不用请电工，当然更不敢惊动电话局的师傅们。他从校办厂要来三十米花线，一个转换开关和一部电话机，然后把线头并联在教导处的电话上。与教导处隔三间屋的房子是个里外套间。那里堆放着老“辅民公学”的旧物。有教具，上面的黑漆早已斑斑驳驳。有两米多长的大型地理挂图，那中华民国的国界里还包括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面——已经过时了。值钱的东西和玻璃器皿也在文化革命中被砸碎，当了孤鬼冤魂。这些东西之所以还没丢，一是它们一文不值，二是它们千金难买，觉得丢了可惜。每次区里检查卫生的时候，这里定被宣布为卫生死角。

现在，教导主任把里面的东西全给堆到了外面。只留下了四张又破又旧的学生用课桌。将里面清扫了一下。然后把电话线从窗外拉了过来。打眼儿，布线，加固，修灯。教导主任一丝不苟，而且这一切都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就他的效率，专业电工也会自愧不如的。

教导主任擦擦汗，“硬件”是有了，而且保密性还很高，下面该“软件”了。他锁上门去找孙老师。

“行！我干！”孙老师非常爽快，以至于使教导主任觉得她在赌气。她从教导主任手里接过那把印有蝴蝶的黄铜钥匙系到了自己的钥匙链上。

一张墨渍未干的大黄纸贴在教学楼的门口布告栏上。内容出自华晓的手笔，因此，也反映着他的人生体验和思想——真诚之中又带几分调侃。墨笔字是会计老王的手迹——潇洒飘逸。

## 郝老师给少年朋友的一封信

都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儿。只道是，阳光普照，鲜花盛开。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天真活泼，继往开来。

有谁知？少年也是人。是人就有愁肠，是人就会有悲哀。

人生的道路弯弯曲曲，有欢乐的歌声，也有难以启齿的话语。不求分享你的快乐，但愿能分担你的愁苦。我愿做你不见面的朋友。

我年轻的小兄弟小妹妹呀！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想要诉说苦闷的时候，当你心灵感到饥渴的时候，请拿起电话，找郝老师。

不必说你姓甚名谁，郝老师都会和你平和地交谈。

不管你说什么，郝老师都会理解你，并把你的秘密埋藏心底。

来吧！少年朋友！我每天下午五点到八点等着你。

希望你能记住我的电话：99.0078

我们见面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

你们的朋友郝老师

郝老师的信是早晨第一节课贴上的。下了第一节课，布告栏前就挤满了学生。

看到这场面，华晓感到万分欣喜。他也挤到人群里，竖起耳朵听大家议论。

“郝老师是谁呀？”许多人都这样问。

“咱们学校姓郝的老师就一个呀！不就是体育组的郝黑吗？”

学生们说的郝黑是体育老师郝慧。是个粗粗壮壮的男老师，因为脸长得黑，学生们背地里都戏谑地叫他郝黑。郝慧根本不在乎，学生们登着鼻子上脸，发展到当面也敢直呼外号。郝老师不恼，反而觉得亲热。学生们也自觉有个界限，上课时绝对不叫，还是受人尊敬的郝老师……

“哟！原来是他呀！”有人笑了起来。

“你别傻帽了！这是化名，郝就是好的意思！”

“这个电话在哪儿呀！”这是学生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可惜这个问题没人能够回答。

华晓正觉得得意，猛听得一个学生说：“这个号码好像是教导处的电话。”

“你瞎蒙吧？”有人提出质疑。

“不是瞎蒙，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反正我知道！”

“唉呀！瞎争什么，到了五点钟，到教导处门口听听不就得了！”另一个人说。

华晓心中一惊，不由得佩服教导主任老谋深算，毕竟比学生略胜一筹。

几乎所有的学生眼睛里都闪着兴奋和好奇的目光，自从上学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布告栏里贴出这样新鲜而又充满人情味儿的“通告”呢！

前边的学生走了，后边的又涌了上来。

郝老师的信害得好几个班都出现了第二节课迟到的学生……

华晓也是其中的一个。

刚上课的头几分钟，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在议论，使老师被迫放下课本说：



“好！先说三分钟……”

现在，华晓坐在教室里，他为自己小小的“杰作”引起这么大的热情而兴奋。但他又感到有些怅然若失甚至有些沮丧。可能是因为这是自己出的点子，可能是因为看到同学这样轰动，也可能是他太想和人们进行心灵上的对话了。总之他很想当“郝老师”！很想坐在那台虽然破旧但却十分神秘的电话机前边！

可是，校长和教导主任说的也不无道理。他五点钟就要离开那么欢迎他的操场而偷偷往办公楼跑，同学们怎能不怀疑？办公楼里，老师们经常来往，他怎能不被看破？唉！如果不是侦察什么第三军团，他刚一分配到学校就做这个“郝老师”，他倒是心甘情愿的。

这会儿，华晓发现自己的思想有些混乱。他觉得如果这样混乱下去，他将一事无成。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像推理小说那样清理一理。

他发现他想当“郝老师”已经不光是为了追查第三军团的秘密，虽然他曾想过第三军团的秘密也许会从电话里冒出来。但他看到听到并分析了同学们所以兴奋的原因，绝不会因为他们心里埋藏着第三军团的秘密。他们是有许多别的话要说。而华晓也愿意听他们谈谈那些第三军团以外的事情……

他“打入”学生内部的目的是追查第三军团的情况。可是现在事情明显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这个班上几乎不可能有第三军团的人。会武术的人？没有！长小胡子的，没有！戴白塑料框眼镜的也没有！看样子，大家都是安分守己的中学生。像公安简报里说的打人抢钱的强盗也好，像传说中在公共汽车上行侠仗义的英雄也好。班上哪一位也不像能做出这样举动的人。唯一不安分的就是郭大伟和那个泼妇一样的杨三窠。可是郭大伟已经接到过第三军团的警告信，能自己给自己写警告信么？华晓受到伏击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点。那个杨三窠整个一个混球儿，她要参加第三军团，说不好听的，甭说是女的，就是男的，档次还真不够……

如果说，看样子沾点边儿的，那就是6班的鲁湘舟和4班的刘迪。可是华晓鞭长莫及呀！自己和他们几乎不发生关系，只是靠远远地观察，可你就是有个望远镜，你也看不见他们脑门上写着第三军团呀！要想了解他们，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华晓的能力。至于说，他们谁经常接触中文打字机，谁晚上不在家等等，还有什么跟踪、调查等等，那全部是专业警察才能做到的事。

总而言之，华晓没有侦破第三军团以及他们的敌人的起码的能力，发展下去，他只有挨打的份。况且第三军团在“辅民中学”也只是校长偏执的猜测，有没有还不一定呢！单凭给郭大伟一张警告的卡片是不能证明的。即便真是同学给他的，还说不定是假冒第三军团之名呢！

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有人把华晓自称第三军团的事报告给了第三军团的仇人，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了仇人们并不知道第三军团到底是谁？

能够发现一条定律的人是科学家。能够证明一条定律不成立的也是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还不就因为他们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吗？！

华晓原来以为顾校长很精明，现在他发现顾校长很愚蠢——因为顾校长交给了他一个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

这样一来，华晓脑子清晰了，他不再为自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而苦恼。甚至暗暗为自己的推理而鼓起掌来。

他准备平静地、放松地与大家“平等地”生活一段时间，到了校长要求的期限再去复命。

当然，郭大伟是不能放过的，不光是因为他找人打了华晓这件事，华晓从感情上就憎恶他。

他们为科学表现了不畏强权，甚至不怕被活活烧死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这样的人，活着，是一个伟大的人；死了，也是一个永远被人们纪念的灵魂……

——可子晏

高二（5）班有四十四个人，因此教室里显得还算宽敞。

教室的后边有一块木制的大黑板与教室前的玻璃黑板相对，上面是粉笔写就的板报。因为内容不多、字显得有些稀疏。

三个固定的栏目，左边的叫做“艺术沙龙”，现在刊登的是齐秦词曲《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词曲分别是用黄白粉笔写上的，虽不帅气，但十分工整。

这首歌的下面是那首常唱常新，一唱就动感情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老朋友怎能相忘，心中能不怀想……我们往日情意相投，让我们紧握手……”

从这两首歌的选择上，看得出编辑的格调不低。

右边的栏目是英语每日一旬。现在上面的英文译成中文意思是：“不同意这个方案的请不要举手！”上面的单词华晓虽然都认识，可他看了半天却没弄懂如果同意这个方案到底该不该举手！这段英语怎么这么“绕脖子”呀！

中间的栏目就是近乎于社论或者杂文一类的东西了，这期的题目很怪，叫做“你看不见自己的耳朵！”内容大意是批评有人对做卫生值日的不负责的态度与行为。

华晓知道，这黑板报是由班上的宣传委员葛婷婷操办的，葛婷婷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抽空说一下让大家踊跃投稿的话。可惜，没有一个人投稿，于是从找材料到写稿，就连往黑板上抄写都是葛婷婷一个人的事，葛婷婷几次想找可老师辞去这个她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十分痛苦的差事，又怕给可老师带来麻烦，只好勉强支撑，真可谓是忍辱负重，惨淡经营……

如果说这个黑板报算是“官办”的，那么对着窗子那面白墙上的壁报就可以算成“个体经营”了。

那是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纸制的壁报。壁报的刊名叫做“奋勇”。刊名的下面画着一个黑色的巨大的展翅欲飞的苍鹰。鹰是用毛笔沾着炭素墨水画就的，鹰的翅膀突出工笔画的特点——细细勾绘，一丝不苟，因此质感极强，那画有一种毛绒绒的感觉，使人忍不住想用手去摸。而在三个最传神的部位上——鹰喙，双爪，尤其是那双鹰眼却是用了写意的笔法——略略几笔，神采飞扬。真是画龙点睛，呼之欲出……

正文内容都是用钢笔字抄在雪白的胶版纸上。大小不一，却错落有致，拼排得当。各自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再配上花边图案，题图尾花，以及彩纸写就的小标题。整个板报就像一幅才华出众的装饰感很强的图画。

一张二指宽的粉纸条上写着：金庸小说总览。墨迹是仿王羲之的——飘逸潇洒。正文写道：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十四部小说都可以在这两句诗中找到题目。

飞	飞狐外传	笑	笑傲江湖
雪	雪山飞狐	书	书剑恩仇录
连	连城诀	神	神雕侠侣
天	天龙八部	侠	侠客行
射	射雕英雄传	倚	倚天屠龙记
白	白马啸西风	碧	碧血剑
鹿	鹿鼎记	鸳	鸳鸯刀

这篇东西的右边，三张红纸条围着一篇杂文，形成了一幅门字形的对联。上联是：丈夫空有根国志。下联是：几滴眼泪送琼瑶。横批让人莫名其妙：感情不能代替政策。

杂文里对女同学的眼泪大加调侃……说什么她们的眼泪在太阳底下晒干后，一点盐都留不下来云云……气得几个女同学真想把这篇文章扯下来，又觉得毁了整个版面实在可惜。

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板报右下角的这学期开的新栏目：同窗素描。

所谓素描就是一两百字的小文，并无图像，只有性别，没有姓名。写的就是高二（5）班本班的同学。壁报是两个星期换一次，人物却是一个星期一个。每当这篇小文一贴上去，大家立即蜂拥而上，然后由一个人高声朗读。念毕，或哄堂大笑，或默默无言，有时当场高叫，某某。有时则无声无息，心照不宣。文章言简意赅，一矢中的，写的是谁，一目了然，本人心中也为之颤动。

奇怪的是，不管是谁，包括本人在内，也不管文中是褒是贬，竟无一篇被撕下。只是有人觉得多有不实之词，只盼人物快快换届。

看了这一期壁报之后，华晓大吃一惊，也大为感慨。如果大学招生不是现在的招法，凭着这张壁报，这个同学去考美术学院或大学中文或新闻专业定是名列榜首。

以前，华晓还觉得自己如何如何！现在，华晓不得不说，此人才华横溢。

办壁报的同学叫刘天人，这位“天人”初中的绰号却叫“大白兔”。脸和身体一样瘦长，苍白的脸上时时因为激动而涌出红晕。细看五官都不特别，只是嘴有些偏长，可能因此与兔子结下姻缘。与人交谈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流露出审视的近乎挑剔的神色。独自一人的时候，眼里又总显得近于痴呆的迷惘。他瘦高的身材和白皙的皮肤使人看起来很虚弱。然而，他超人的精力和聪颖又使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反常。

他不善辞令，但他在书法美术、写作和围棋上的功夫却又使人赞叹不已。天人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再合适不过了。因此，随着才华的逐渐显露，“大白兔”的绰号渐渐被大家遗忘了。如果把可老师比做园丁的话，刘天人与班长常振家则是可老师教学生涯中的两支奇葩……

与常振家不同的是，常振家为人随和，不喜形于色，而刘天人则是爱憎

都挂在脸上，不喜欢的人即便迎面碰上，他连招呼也不曾打过一个。近于偏执，近于神经质……可是对他喜欢的人却显得非常豪爽。他为朋友篆刻名章，几块钱一方的青田石再加上精心刻制的功夫，却分文不取。尽管他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

他身子单薄，却从不受人欺辱。上小学的时候，一些长得像铁蚕豆一样的孩子欺侮这根“绿豆芽儿”，他打不过就用牙咬，用手抓，曾经得过小螳螂的外号。长大了，懂事了！不再用牙，也不再用手，而是用一双凛然不可侵犯的眼睛。他疾恶如仇，对友好的人也从不会说一句乖话。细弱的脊背上分明长着一根打得断却折不弯的做骨。

这种性格就是现在的成年人中也不多见……

爷爷常常摸着他的背上两块消瘦的有如两只刀背一样的肩胛骨说：“天人哪！人不能光有虎气，还要学点猴气，你这个样子将来在社会上是要吃亏的……”

他听不懂！

刘天人填写表格一栏中十分简单，亲属中只有爷爷两个字。

他的父母“文革”中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他两岁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不到一年，慈祥的奶奶却也离开人间。从上小学到现在，爷爷就是他的父母，爷爷就是他的老师，爷爷就是他唯一的亲人……

办壁报的事，是高一下半学期向可老师提出申请的。

“那你就和她们一块办吧！”可老师说。

“不！要办，我一个人办！”他固执得不容别人商量。

可老师望着这个近乎偏执的学生，有些奇怪。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刘天人这样自己申请办壁报的学生。尤其是现在，他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一些人把为班上办壁报当成苦差事，另一些高档次的学生则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文学社”，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出版杂志。

刘天人却两头都不沾。

可老师是个开明的人，心想，即便壁报办得不好，也不会出什么漏子。于是他点点头说：“不要影响了功课……”

“不会！”

可老师半信半疑地将他放走了。

一个星期之后，刘天人夹着一大卷东西来到教室，若无旁人地将壁报用图钉钉在墙上。班上顿时轰动起来。

看过之后，可老师大喜过望，壁报的大器、精美，是可老师万万没有料到的。他发现刘天人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他的出众还不光在于壁报本身的质量。他的出众在于他的勇气，他的执着，和他身上所独有的那种精神上的力量。他内在的东西一旦迸发出来，便化成了一道光环，使他那其貌不扬的外表也被照耀得熠熠生辉。

可老师朝着刘天人微笑着攥了攥拳头。这一点，对刘天人来讲就足够了……他却笑也没笑一下，他把可老师引为知己，知己是用不着客套的……

华晓将自己的视线从刘天人的身上慢慢移向了后排第四个的女同学。

她叫宋小雪。她坐的位置恰好是全班的中心。实际上她也是个班的中心，也是全校的中心。她也有资格成为中心。

这原因很简单，你只要见她一面就全明白了。

相貌长得普通的女孩儿或比较好看的女孩儿，你要看上一会儿，琢磨一

会儿，才能发现她的美。而非常漂亮的女孩儿，人们只要一见到她，就会觉得眼前为之一亮。

小流氓形容一个人漂亮谓之“盘亮。”这语言不美，但却是流氓家族经过几代人的锤炼，方固定下来的术语。经久不衰，不能不说里面有着一定的原因。

宋小雪学习中上等，但天生丽质。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焕发出无穷的光彩。她脸色很白，却洋溢着年轻人独有的青春活力。她文静，不苟言笑，但一笑起来，蛋圆形的瓜子脸上明眸皓齿、顾盼生辉，天真烂漫、纯洁无暇，使一切邪恶的东西都会退避三舍。

她端坐在那里，她慢慢走过校园。不由得便使人想起美丽的天鹅在水中小憩或者洁白的仙鹤飞过湖畔。

有几次影视导演来到学校、追到家里，请他们在他们的戏中担任角色，她也高兴万分。但宋小雪好像天生不是当演员的命。

现在几乎所有漂亮的女孩都有了“归宿”，她却是漂亮女孩中的不幸者。她准备参加拍戏的剧组不是因为经费不足，就是剧本未能通过，要不就是导演出国……反正倒霉的事都在她一个人身上发生了。每次总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

命里注定，她永远是排在第一名的候补演员。

每次回来，同学们都以同情和惋惜的心情迎接她回到班上。

许多男同学常常指着电视里的女主角骂：“瞧长的那困难样，比宋小雪差远了……准他妈是关系户……”

理所当然的，宋小雪也经常收到一些男同学的纸条子。

第一次收到纸条子是在初中。宋小雪很害怕，找到了当时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个很有经验的女老师，她说：“不用害怕，对方也不一定就是流氓，也用不着让别人知道。但不要理他，一理他，事情反而多了。但记住！如果有人写低级下流的东西或者在半道截你，一定要告诉老师……”

“什么算低级下流的？”宋小雪天真地问。

女老师笑了：“要是拿不准，就给我看看。”

宋小雪年龄渐渐大了，条子也不用再给老师看了。眼睛里也渐渐显出了公主一般的神色。

宋小雪后边坐着一位圆脸盘大眼睛，留着平头的男同学，他叫吴诚。戴着一副宽黑边眼镜，他是学习委员，在班上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他虽然坐在这个教室里，但好像不是这个班上的人。

有一天，语文老师刚一走上讲台，就听着一个像猫一样的声音怪声怪气地叫她的名字：“伊丽娜——”语调就像在叫一位外国的小姐或夫人。语文老师是个小巧玲珑的女老师。她本名叫尹丽娜。她对教课极其认真但是爱生气，对付学生又没有什么过硬的好办法。因此，一些软的欺负硬的怕的学生经常和她过不去。

同学们都知道，这是郭大伟在挑衅。

尹老师压住火气问：“郭大伟，你叫我干什么？”

郭大伟坐在那里带着令人不能容忍的轻蔑说：“谁叫你了？……”他在宣泄着老师上次测验没给他好分数的仇恨。

于是尹老师就和郭大伟吵了起来，吵得很激烈，尹老师被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班上的同学都对郭大伟这样无理取闹表示了无言的愤怒。

这时候，华晓看见吴诚把眼镜摘了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按在眼鼻之间的睛明穴上，一揉一揉的，开始做眼保健操。做完以后，估计还要吵一会儿，就把语文书放进书桌里，从里面换出一本英文书，开始低声朗读起来。

华晓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不知是没碰到过这种事，还是不注意这种事……现在他十分愤怒，他忽然觉得郭大伟并不是十分可恨，而这个吴诚却让他感到恶心。

争吵基本以平局告终。

尹老师镇静了好一会儿说：“现在我们讲课文……”

这位吴诚同学又把英文书放进书桌，语文书已经拿在手上，眼睛开始看着前边，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

尹老师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别人不易觉察的悲哀……华晓看到了。

但吴诚绝不是机器人。

听华晓旁边那位女同学说，吴诚曾给宋小雪写过一封很长的信，用一个十分精美的信封装上，偷偷地塞进了她的书包。

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回信”。吴诚心花怒放，上课的时候，就忍不住拿出来看，不料几张碎纸片从中掉了出来——他的信被撕成了百十块碎片片。

吴诚毫不气馁，回家之后，他像考古学家修补古籍一样，居然将这许多碎片拼起来，重新贴在另一张纸上，又顽强地“寄”了回去。

又是第二天早晨，又接到了回信，打开信封一看，他精心修补的信已经被火化了，信封里飘出几片又黑又轻的纸灰……

听到这里，华晓笑了。他没有想到，这位两耳不闻身外事的吴诚竟然还有这样的“闲心”和手段。

不过，不管怎么说，宋小雪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就像深蓝色夜空中那轮皎洁的月亮。

可子晏来上课了，他的课实在是精彩。

上他课的同学精神极为集中，但心情却又非常松弛，因此纪律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可子晏长得高大粗犷，但人却非常聪明。他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思路敏捷而条理清楚。如何引起同学们的兴趣是他备课的重点。

“没有兴趣，就没有记忆！”这是他备课的座右铭。

也只有上他的课，华晓才暂时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聚精会神得像一个认真的学生。

可子晏把一杯盛着黄橙橙的像桔子水的液体的小烧杯放在讲台上。

“我们在总结上一节实验课之前先说一点题外话。”他这样开场了。

他指着烧杯中的黄色液体说：“这种液体里含有很多珍贵的东西，而且大家在生活中十分熟悉它……是什么？”

有的同学立即叫起来：“是果汁！”

“不！是果珍——”

“是米醋——”

“是啤酒……”

“是料酒——”

“是健力宝……要想身体好，请饮中国魔水——健力宝！”

同学们大呼小叫，把他们喝过的、在电视里看到的美味饮料一端了出

来，也借此机会“玩”一会儿。但气氛却绝对和谐。

可老师笑了笑说：“都不对，这是人尿！”

“哇！”全班同学一起惊叫起来：

“哟！真恶心！”几个女同学立刻转过脸去，仿佛她们再看一眼，就会当场呕吐出来。

“老师骗人，不是尿！”

可子晏又笑了：“是不是尿，我们尝一尝！”

“呀！”全班同学再一次惊呼起来。

“谁敢尝一尝？我保证毒不死人……”可子晏从桌上把烧杯举起来。

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下意识地把嘴捂起来。男同学笑着、起着哄，互相推搡着，想推出一个“勇敢分子”。

“可老师先尝，我们再尝……”一个同学从座位上站起来叫道。

“好吧！我先尝！”可子晏说。

全班哗地一下安静下来，个个瞪大眼睛，盯着可老师，好像可老师要去踩地雷一样。

可子晏把手指头放进烧杯，同学们分明看见那液体在他的手指下分开……

可子晏把手指放在舌头上尝了尝，皱皱眉，又往地上啐了一口……

“哟——”全班同学响起了一个声音，他们都在为可老师恶心。

可子晏说：“怎么样，谁来？”

同学们面面相觑。

可子晏不再勉强，但却不无嘲讽他说：“科学可不能光来‘虚’的呀！”年轻好胜的男同学顿时被“将”了一军。

最先站起来的是体育委员陆文虎，他大步走到讲台前自嘲自解他说：“我认了，咱不能光让可老师一人尝！”说着把食指伸进了烧杯。等到把手重新举起来的时候，他几乎闭上了眼睛，把舌头从嘴里伸出了一个小尖尖，飞快地用食指在上面蹭了一下。然后裂着嘴，万分痛苦的样子，往地上猛啐了好几口唾沫……

“什么味儿？”可子晏笑着问他。

陆文虎哭丧着脸说：“涩苦涩苦的，说不出来的一股味儿……”

“谁再来？”

班长常振家走上去，他虽然也是勉为其难，也啐了几口，但比较陆文虎，他脸上没有那么丰富的表情。“有点甜味儿……是不是糖尿病人的尿？”

可子晏眼里闪过一线不易觉察的光芒，他没有说话。

骆强居然第三个走上了讲台。这是华晓万万没有料到的。

骆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没什么痛苦。尝完了，他居然对可子晏说：“甜的，像桔子水……”

华晓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的驱使，可能是文科大学生吧——各种生活都想实践一下。他走到讲台前，他的表情与感觉同常振家差不多，但胃里却是十分的恶心。

当刘天人也要站起来时，可子晏笑着将他制止住了：“行了，能有这么多勇敢者站出来，我相当满意！”

刘天人居然说：“他们都尝了，为什么不让我尝？”

一个同学在后边起哄：“对！为什么不给我力波啤酒？”



全班哗地哄堂大笑起来。

刘天人就在全班的哄笑中做了最后的一个勇敢者。他啐了口唾沫说：“你们都是瞎说，什么味儿都没有。要说有，就一点酸味……”

同学们又笑了起来。

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大家看到可子晏的脸色显得十分严肃。

可子晏说：“一个想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一要有勇敢精神，二要有仔细观察一丝不苟的作风。勇敢精神包括不畏强权、不怕扫击、百折不挠。也包括刚才这五位同学所表现出来的勇于实践的精神……多少年来，哥白尼、伽里略所以被人称颂，不光是因为他们否定了“地心说”，更因为他们为科学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权，甚至不怕被活活烧死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这样的人，活着，是一个伟大的人；死了，也是一个永远被人们纪念的灵魂……”

同学们静静地听着。

“在这一点上，刚才的五位同学应该称得上是优秀的……如果评分的话，他们都应该得五分……但是，他们在仔细观察这一点上都应该得零分！”

同学们议论纷纷，不知道可老师说的是什麼。

“我刚才用食指沾了液体，而用舌头尝的却是中指。”

“噢——！”同学们恍然大悟。

“他们勇敢；但他们都不细心！刚才这个实验是‘抄’别人的。一位英国的医学教授为了让他的学生尝尝糖尿病人的尿，也这样做了实验。他的学生们挨个地尝了尿。教授肯定了他们的勇敢，而批评了他们的粗心。我们今天这次实验与他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用的是真正的糖尿病人的尿，而我却是在橙汁里加了水……”

“噢！——”教室里的气氛又一次变得活跃起来。几个同学后悔自己没有尝尝那酸酸甜甜的澄汁，而失去了一次做勇敢者的机会，尤其是几个男同学更后悔自己没有女同学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男子汉的精神。

有幸当了“勇敢者”的五个同学，现在都觉得舌尖上甜丝丝的，还带点酸味……

可老师又笑了：“我们的实验过程比起那位英国教授却丰富多了——又是力波啤酒，又是健力宝，有人还差点真尝出了尿味儿。我们让大家体验了一下心理因素对一个人的重大影响。在这里我尤其要表扬一下骆强，他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

“今天回家以后，每个人结合刚才的例子，重新写自己的实验报告……下面翻到第二十四页，我们今天讲‘银镜反应’……”

当同学们被可子晏那只无形的充满魅力的大手牵着，惊异地看着在小试管的底部出现了水银一样的光亮……想象着世界上第一面玻璃镜子发明的过程的时候，华晓才深深地感到可子晏的威望绝不仅仅来源于他惩治小流氓的传说……

华晓看到了可子晏身上的另一些东西。

可子晏宽大的脊背微微驼了，白头发也已经很坦然地与黑头发并列，而并不使人感到什么惊讶。岁月和生活无情地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沟痕。它与白皙和微胖的脸出现的皱纹有所不同，那皱纹出现很早，也是很细的，像地图上那没有名字的小河。而可子晏那黝黑粗糙的脸，一旦出现了皱纹，就是明显的，像山洪突然爆发，而留下的很深的很锐利的刀雕斧凿的沟壑。他的眼睛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大胆而热烈，而是深沉、充满忧郁，眸子里流动

的不再是清澈的山泉，而是舒缓的含着泥沙的河水。

现在，只有他的宽肩和大手，尤其是他挺直而有力量的脖颈方使人能想象出他年轻时的风采。

他的身上带有典型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他们的责任感极强，那个时代的信仰已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进而化成了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使他们就像一棵沙漠中的戈杨和红柳，无需再添加什么养料，他们就能生长。这种本能使他们几乎成了一架不需要煤，也不需要油，而只要有一点阳光和维持他们生命的水分就能转动的机器，至死方休。

可子晏在教学上的一丝不苟、勤于钻研的精神，不但体现在他的化学课上，也体现在他的班主任工作上。

高二（5）班有个男同学叫王彧。在他上高中前的九年学习“生涯”中，名字被老师念错过多少次，或者干脆就念不出来。于是，这个名字就成了王彧和伙伴们测试新老师水平的试金石。

高中入学的第一天，可子晏拿着全班的名单在教室里点名。

“王彧！”可老师发音很准，第四声，与“玉”字同音。

“到！”王彧从座位上跳起来，眼睛里露出欣喜而吃惊的光芒。

可老师用粉笔把“彧”字写到黑板上，然后拿着名单走到他的面前微笑着拍着他的肩膀，同时对全班同学说：“彧是有文采的意思，我祝你作文第一名！”

王彧大为惊讶，可子晏并不是语文老师，何以能有这样的学识。

从此，王彧逢人便讲：“可老师，有水平！”

其实，他哪里知道，如果可子晏会念一个什么彧字，那就太小看可子晏了。

可子晏对学生的名字有专门的研究。他的研究可不是一般说说而已，而是真像一位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课题，有资料，有调查，有分析，有观点的形成文字的论文。

“那年，在我的一个班里，有三个叫建国的学生，还有一个叫国建的。一查，他们都是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稍后一点，叫援朝的人也不少……”

“我又发现，一九五八年出生的有许多叫跃进的，而后又有许多叫红旗的。而一九六一年出生的叫卫星的尤其多，同年级里竟有七八个。要用统计学的规律算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每一个这样的名字起码要有几十万之多。”

“像流水一样，建国时出生的，大跃进年代出生的，放卫星时候出生的，都曾先后走进动乱年代中的中学。然后走出去，心灵里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课……可能是因为文化革命的历史太丑恶了，许多叫文革的名字都在觉醒之后改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在中国现在还有多少人仍然保持文革这个名字……”

“这仅仅是名字中最简单的一种现象，但它记录了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名字本身是不包含任何罪恶的……”

“还有一种名字是证明出生地的。张京生、吴燕生、王沪生、李苏皖。你就是出来一个叫赵潞生的，我马上就会明白，他出生在山西的浊漳河畔，因为这条河过去就叫潞水。”

“有些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名字并不十分讲究，不管它什么历史和地理环境，什么时辰生的，就叫什么。于是寅生，辰生便应运而生。至于叫铁蛋、

铁锁的，无非是让孩子活得结实，活得长久。

“许多名字不仅能反映一个人的出生年代、出生地点，更重要的是能反映出父母当时的境遇和文化修养。我现在的班上有个女同学叫杨三窘。从这个名字上看，我估计，她出生的时候，家里生活定是十分的窘迫，可能是没房、没钱或没有工作等等，被父母归结成了“三窘”。同时也看出当时父母的一种抑郁的心情，但他们的文化却不会低。调查的结果，证明了我的推测……当然，有些十分富有文采和意义深远的名字也不一定就说明父母的文化修养，这些名字可能是他们请文化人或者他们尊重的长者起定的。

“有些名字刁钻古怪，颇费捉摸。至于一些名字源于词海、词源、旧体诗词、引经据典，那就非我的能力所及。但正是这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名字撩起了我的好奇心，逼得我去翻字典，查地图，去请教专家，去问学生本人甚至他们的父母……”

“比如重音字的名字和名字中间带“小”字的学生名字在五十年代初期不是很多的。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他们起名字颇费心思，去请长者，去请老师，去请算命先生。他们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关系着他一生的命运。刚才提到的那种名字如果有，那这学生十有八九是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什么李多多、王豆豆、罗点点、孙小平、宋小婉。这些名字在许多涵义深刻、学究气十足的名字中显得简单，清新，念起来亲切上口。这些父母的原则是，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要那么讲究干什么。这里有标新立异，超凡脱俗的意义。

“如果我说这类名字是新思想新文化对旧思想旧文化冲击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一定会觉得我十分可笑，但我真是这样想的。

“这些名字的权威和美好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们来自一些很有权威的高层次的家庭。渐渐地，人们也跟着他们仿效起来。多了！滥了！于是这些名字也不再有什么特色。也不再标志着什么了。有些孩子一上中学便去掉了那个叠字或“小”字，练习本上这样写，但户口本上是不大好改的……”

“如果再谈到单音名字的兴起，重名重姓的与日俱增，给社会的管理带来的麻烦。以至像淑英、桂英、富贵、长生等一类名字的衰落，中国是应该有一本专著，叫《姓名学》。我不知道这样的书是不是早有人写过，但我认为应该有……”

可子晏每当接到一个新班的时候，就把从教务主任那里领来的几十份学生登记表端端正正地放在办公桌上。左手遮住学生的照片，再用练习本挡住登记表的其它栏目——只露学生的名字。然后猜测学生是男是女，以及根据名字显露出来的其它信息来对学生作个初步的了解。他既把这当成是班主任工作的一部分，又当成乐趣，在别人的眼睛里，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在可子晏的眼睛里，小小的名字里包含着光怪陆离的世界：历史、地理、文学、心理学兼收并蓄……

那个叫王彧的学生如果知道可老师的治学精神，那就不会大吃一惊，而是大吃二惊或者大吃三惊了。

看着可子晏那有些疲倦的脸和他的花白头发，华晓不由得想起作家孙幼军写的一篇童话。一位作家叔叔把漆黑的头发两手攥住，然后从头发里挤出一滴滴的墨水，滴到墨水瓶里，然后用笔沾着这墨水给孩子们写文章。文章写完了，头发也全白了。叔叔也就变成爷爷了……

可老师是非常受学生尊重的。他的人格，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他的精神。学生们对可老师的话都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因此，可子晏尽管辛苦，但

他觉得苦得其所。他和同学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令其他的老师羡慕不已的默契。

可是就在尝“尿”的第三天，一件事却使他突然发现他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某些他以前根本没有看到的障碍。这使他矛盾，使他痛苦，也使他感到无所适从。

杀鸡给猴看？这是典型的缺乏法制观念的语言。猴子犯了罪就该去杀猴子，凭什么要杀鸡？就是因为鸡比猴子好欺侮吗？

——刘天人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要从前一天的十点钟开始讲。

课间操时分，校长顾永泰在教导主任的陪同下观看了课间操的全过程。

这些学生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可能是县官不如现管的原因，他们光买班主任的帐，而不把校长放在眼里。因此当校长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该聊天的还聊天，该说笑的还说笑。做操不卖力气的更是比比皆是。整个操场上就像在练中华养身功——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病情的部位，表演着自己各自的动作。情态各异，动作各异，涣散已极，懒散已极。

这也就难怪校长发火了。

课间操一结束，大喇叭里就喊着全校集中的口令，大操场上，顾校长要讲话。

于是，分散在各个分操场上的，包括排球场上的、图书馆前边的、两个楼之间的，都在班主任的吆喝下，赶羊一样地集中起来。

大操场上的学生早已收缩，其它地方跑来的学生就拼命涌来，靠他们的左右，黑压压地挤成一片。班主任们站在人群的后边形成了一条散兵线。只是看见自己班里有谁在那里打闹，才走过来“纠察”一下。

三军集合已毕，教导主任将纪律维持到没有人大声说话，也没有人在做什么明显的动作时，就请顾校长讲话。

顾校长走上水泥砌成的高台大声开讲，因为胖，他的共鸣相当好，中气也相当足。三千人的场面，没有麦克风，他的声音一直能传到队伍后边的“散兵线”上。

“课间操的纪律已经到了使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我不会说废话，只是宣布两条规定，请大家仔细听着，勿谓言之不预！第一，从明天开始，课间操时班主任一定要到现场，不到者，扣发本月的班主任费！”

散兵线上的班主任互相交头接耳，他们不愿意在学生面前公开谈论什么班主任费的问题，总觉得，让学生知道他们当班主任但还要拿钱的情况，有一种尊严或斯文被辱没的感觉。那满腔的热情和辛苦的劳作好像一下子被两张票子赎买了过去，顿时跌到了与卖西瓜的小贩相等的地位上。人最可宝贵的尊严在这里失去了份量。

顾永泰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话语正打在教师最敏感的部位。事后，教导主任曾勇敢地对他大谈扣班主任费一事表示异议，顾永泰却说：“总说不是为了那十几块钱！不给谁，谁乐意？这就是知识分子虚伪的一面……”

教导主任苦笑着摇摇头，毫无办法。

顾永泰继续说：“第二，从明天开始，不管哪个学生，不管他是班长、团支部书记，也不管他是不是三好学生。如果迟到、打闹、说笑，做操马马虎虎吊儿郎当，一律记大过处分一次，我们说到做到。”

他一扭身，走下水泥台。

不知是谁带的头，台下居然有人鼓起掌来，开始稀疏，两三下之后，三千人的人群居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只有傻子才以为这掌声是什么好东西。

牢骚归牢骚，“扣发一个月的班主任费”，“大过处分”，毕竟没有人愿意没事找事，放着好日子不过偏偏要找不自在。况且校长说的课间操纪律混乱也是客观事实。

第二天的课间操居然出现了新气象，竟然达到了有上级领导参观或者拍摄教育形势大好电视片的水平。

华晓放眼看去，什么刘迪，鲁湘舟都规规矩矩。

俗话说，树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即使是好鸟也总有打盹儿或者犯病的时候。

现在，那只鸟儿来了。你看他，书包挂在脖子前边，一晃一晃的，还像他昨天卖晚报时的样子。他就是高二（5）班的王彧。

前两节课他没有来，陪母亲去医院看病，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昨天校长的训导他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如果他是那个狡猾的家伙，他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校外找个地方呆上一会儿就行了。

如果他是那个恪守纪律的同学，他应该想尽办法约束自己，计算时间，从医院出来就跑步前进。

可惜，他两头都不沾，他是个中不溜的学生。

有俏皮话说：“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

王彧就是那个不长眼的。

王彧是从可子晏背后跑进队伍的，可老师没有来得及采取应急措施。直到他站在队伍尾部，开始挥动胳膊……一切全都晚了。

正像大家预料到的，课间操结束的时候，校长庄重宣布：高二（5）班王彧无视学校规定，为严肃学校纪律，给予记大过处分，以观后效云云。

第一个感到震惊的是王彧本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还傻乎乎地问同学，哪个王玉？还有谁叫王玉？同学没有说话，只是同情地看着他。

第二个感到震惊的就是可子晏，他没有想到校长要找的这个典型恰恰落到他这个班上。他感到十分难过，就王彧平时的表现而言，这个记过处分就是再轮一百个人也轮不到他的头上。他替王彧感到委屈。

一下操，他就径直找到了顾永泰。

校长沉着脸：“昨天课间操我亲自宣布的，大家都听见的，甭说他是中等学生，他就是学生会主席，我也要这样处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这样，就无法整顿纪律，如果真处分了一个劣等生，效果还没有现在的大呢！”

可子晏还想说什么，校长已经走了。

学校里没有任何异常，只是当天晚上，孙老师主持的“郝老师电话”生意兴隆，开创了一个星期以来的最高纪录，电话一个接一个，所有的电话都是替王彧打抱不平的。

有人说校长没有法制观念，纯粹是长官意志。有人说校长无视教育局的规定，自己规定土政策。还有人说，“辅民中学”不是法治，而是人治。还有人说，处分王彧同学的决定是极其错误的，王彧的事情是个冤案，应该及时纠正……

第二天早晨，她把电话记录拿给顾永泰看。顾永泰看过之后将记录摔在桌上，虎着脸说：“不要管它！”

第二天的课间操很正常，基本保持了昨天的水平。但供电局不作美，偏

偏在准备做第三节扩胸运动的时候停了电，于是由体育老师郝慧上到水泥台上喊口令指挥做操。

他刚刚喊了一句，就听见台下有人叫起来：“听不见！”

郝老师只好将嗓门提高到最大，几乎是在嚎：“第三节，扩胸运动，一、二、三、四……”

“听不见——！”那个声音又叫了起来。

接着还有人响应这个意见。许多同学也已经停止了做操。

郝老师放眼望去，发现这是高二（5）班的一个女同学。

他没好气地喊了一句：“听不见，你来喊！”

全校同学的目光一齐向高二（5）班集中过来，谁也没有料到，领头叫喊“听不见”的居然是高二（5）班的杨三窠。听见体育老师这么说，杨三窠毫无怯意，竟然大步走上台去，站在了全体同学的面前。

以前体育老师光知道杨三窠是出名的“泼”，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她今天却承担了这么一个本来不应该由她来承担的角色。

杨三窠好像天生就是上主席台的人物。这种场合如果换一个同学，不要说敢站在台上把目光对着三千多学生，就是能勇敢地走上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可杨三窠不但没有感到拘谨，反而好像今天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位置……

华晓也愣了，望着杨三窠那大胆而又带着几分野性的目光，他十分惊讶。他上了十七年的学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同学。

以前，他脑子里曾经给杨三窠设想未来。她绝对考不上大学，如果去工厂，她一定会是个很是非的、没人敢惹、车间主任也敢骂得狗血喷头的，但又不失为能干的工人。她如果当个体户的老板娘，她会刁钻泼辣，就像《水浒传》中开黑店的孙二娘。医院的护士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中是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存在的。如果她当家庭妇女，那就会是一个指桑骂槐，摔桌打凳，闹得四邻不安的泼妇……她厉害，但是那种市井小人的厉害，她的素质是绝对登不了大雅之堂，上不了台面的。

现在，她居然登上了台面，面对三千人而毫无惧色，也毫无愧色。

一瞬间，华晓忽然想，你别看她学习不好，无法无天，和老师与同学横眉冷对，长得又是中等偏下。可是到了社会上，混上几年，说不定就会成为一个什么女强人、企业家、公司经理之类。杨三窠登上主席台，这件事就使人觉得她身上有异于常人的东西。现在不是经常说人的素质比学识要重要得多吗？有没有道理，很难说得清。

“你喊吧！”郝老师催促着杨三窠。

杨三窠清了一下嗓子，真的喊起来：“扩胸运动，一、二、三、四……”

台下的同学们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魔法，先是一愣，接着便跟着杨三窠的口令，极认真也极卖力地做起操来，带头的是高二（5）班。

站在台下正在巡视课间操纪律的顾校长变得焦躁不安，接着就愤怒起来。

他还理不清楚愤怒的原因，郝老师本来是想为难一下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女生。一般情况下，十有十个人是不敢上台的。可现在她不但上台，还恬不知耻地领着大家做操。形势完全变颠倒了，这件事使他大丢脸面……

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与昨天课间操处分的事是紧密相联的。但他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站在台上的郝老师居然笑嘻嘻地看着大家做操。刚才他心中的那点不愉快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这个人和学生“逗”惯了，脸皮比较“厚”，他也没有那么多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的考虑，也没想到这件事关系着学校的全局。呆会儿，这个学生喊完了，让她下去就完了。

顾校长满脸怒气地走上台，站在体育老师的身边。

杨三窘喊完了，正要下去，顾校长叫住了她。

“你再给大家做一遍！”顾校长说。

台下操场上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许多正准备向厕所冲锋的同学也转过身来。

杨三窘用白眼球“”了一眼顾校长，“做就做！”说着，就自己喊口令自己做了起来，她体态不优美，动作也不规范，但却赌气地认真。

三千多人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来，那专注的程度不亚于看霹雳舞明星“陶金”的表演。

第一节刚刚做完，高二（5）班就率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顾校长又是一愣。这时候，如果他是个聪明人，他会说：“刚才这位女同学值得大家为她鼓掌，为什么？因为她做得努力，做得认真。我们大家应该向她学习。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增强体魄，这是好事情，应该成为大家自觉的行动……”

如果他这样说，就会化干戈为玉帛。这才叫真正的高屋建瓴，人家也会说他顾永泰有水平。

这件事这样处理，说说容易，这个理智的想法毕竟不能代替他冲动的感情。

现在，他说的是另一番话。

“谁故意捣乱，我们心里清楚，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捣乱虽然能一时得逞，但捣乱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解散……”

下了操，顾校长叫住了可子晏。

全校所有的人当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可子晏了，他班上的学生受了处分，他这个班又带头起哄。还有一点不能不让人误解的是：他是孙老师的丈夫。

他这个班是连年的先进集体。如果他不竭力推辞，他也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

他的痛苦不在于他的威信受到什么损失，他也不怕误解，尽管他对顾校长有看法。他的痛苦来源于他心中的无法排解的矛盾。

他当年用拳头教训小流氓，他明白那是正义之举。他讲课水平高，他引以为自豪，他明确那是为祖国的“四化”培养人材。熬多少夜，吃多少苦，受多大累也值得。如果他的学生遇到危险，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救出来，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可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在他头脑里打架。这两个声音都属于他，而又都不属于他。

顾校长做得不对吗？不是！课间操的纪律的确是该管一管了，可是抓了几次都没有成效。因此，他才下了这样的决心，说“杀鸡给猴看”也好，说“杀一儆百”也好。不如此，课间操就不会有所改观。校长这样想，老师们大多数也这样想。

可是，另一个声音又说，王彧应该受到这样的处分吗？他凭什么受这样的处分？就因为课间操迟到吗？就因为他的书包挂在脖子前边吗？如果说课



间操迟到一次就记大过一次的话，那么那些在校外截钱、截女同学，在学校里打架、体育馆门前倒黑票 和老外换外汇的家伙不是早该枪毙或判刑了吗？处分有没有标准？还是因人而异？感情用事？一个人说了算？国家都在天天宣传法制，你一个顾校长为什么搞家长制，是不是以为中学生好欺侮，中学生也是人……

还有一个纯粹属于可子晏自己的声音在说，王彧不是坏学生，可他却要带着处分走到社会上，碰上一个好领导还好办，碰上一个糊涂领导，王彧不是要倒霉吗？这个处分说不定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再过几年，谁还知道你王彧就是因为课间操迟到？人们只会想，既然受了处分，那必定不是好东西。几十年的经验，可子晏深深地知道这一点。

可是顾校长的决定不能更改。他找到可子晏，强调今行禁止，学校的全局，并且指令可子晏一定要做好学生干部的工作。他鉴于可子晏在学生和老师中的威信，对可子晏还是以商量的口吻，但内容却是铁板钉钉。

可子晏脑子里两军激战，使他自己的灵魂无处藏身。

下午第二节自习课，可子晏来到了班上，他想了解一下同学们现在正在想什么。他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拉了把椅子坐在座位中间。也算不上是座谈，教室里一片乱吵吵。教导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还自带了一个小方凳，坐在讲台前一言不发。可子晏以为教导主任的到来，会影响同学们“胡说八道”，没有想到，同学好像根本就没看见他。

班上有两个同学不在，一个是主角王彧，他今天一天没来，处分给他的打击无疑是惨重的。昨天下午可老师跟他谈话的时候，发现他的小脸惨白，几次有泪水想涌出来，但又使劲忍住。他告诉可老师明天他还要带母亲去看病……关于处分的事，他竟然一字不提。可子晏心中十分不忍，但又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另一个不在的同学是宋小雪，可老师进来的时候，她刚要走。可子晏发现她近来上课总心不在焉。这次她说她的姑妈从上海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可子晏点燃了一支烟，现在不是上课，所以他也不必有什么顾忌，况且他心中的苦闷正无法排解。

“可老师，这件事您怎么看？”杨三窘问。

班上顿时静寂下来，许多询问的和充满怀疑的目光向他投来。这一刻，可子晏忽然感到眼前的同学变得有些陌生，有些异样。

首先是杨三窘变了，才几个小时的功夫，她由一个没人敢招惹，也没人愿意搭理，没人看得起的又麻又辣的“疯丫头”变成了一个全校议论，人人打听的被人佩服的“小领袖”，她居然变得矜持起来，不再说脏话，不再恣肆地大声谈笑，突然注意起自己的形象，仿佛要竞选总统一样。

可子晏的心中产生了几分不快。不知为什么，杨三窘使他想起了文化革命中那头戴绿军帽，腰里扎着皮带的中学女红卫兵。昨天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女，一夜功夫就以为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救世军的女政委，任重而道远，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自我感觉非常之良好……

可子晏没有说话，他只是一口一口地吸烟。

华晓坐在后边，他看出了可子晏的痛苦，他也理解可子晏现在的处境。在学生面前他是老师，他不能跟学生一样与校长对着干。但他在校长面前，他又是下级，他又要代表学生去争辩几句，但他又绝对当不了校长的家。

华晓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他的身份让他不好发言。

郭大伟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他说：“王彧是大傻帽儿，谁让他撞到枪口上了，顾校长这一招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

刘天人说：“什么叫撞到枪口上了？这是滥杀无辜的土匪的黑话。没罪的撞到枪口上也不能打！有罪的你要提着枪去追。杀鸡给猴看？这是典型的缺乏法制观念的语言。猴子犯了罪就去杀猴子。凭什么要杀鸡？就是因为鸡比猴子好欺侮吗？王彧因为迟到就记过，这理说到哪儿也说不通。我们不是三岁的孩子了，以为一个巴掌就能让我们服气，一块糖就能让我们叫阿姨吗？”

郭大伟说：“噯！噯！你冲着我说什么呀！处分又不是我给的。”

陆文虎回过头来：“说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他妈就是软的欺侮硬的怕！”

郭大伟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但转瞬又和缓下来：“你拿我撒什么气？有本事找校长去！”

可子晏说：“常振家，这件事你怎么看？”

教室里立刻安静了，常振家的话在班上是很有份量的。

常振家眨眨大眼睛，很温和而不紧不慢他说：“我认为给王彧处分是错误的。顾校长举例说，一个战士如果因为迟到，贻误了战机，是要枪毙的。因为他的迟到，可能牺牲我们多少战友的生命……这个例子本身就是模糊的，因为校长并没有说明这个士兵是因为传递情报迟到，还是因为上早操迟到。如果因为上早操迟到就枪毙，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军队？因此我不赞成校长用这样的例子来为处分王彧做说明。”

“处分一个来警戒一大片人的作法在特殊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这处分必须让人心服口服。”

“另外，校长没有把一个同学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他不想王彧今后的前途，他也不想王彧现在的痛苦。他只把王彧当成他棋盘上的一个小卒，以为处分了王彧就会赢得全局的胜利，其实，这种处分并不会起到警戒一大片的作用，而只会在同学们心里投下阴影，使大家带着一种畸形的心理走向社会，这不是教育的成功，而是教育的失败……”

这一刻，可子晏忽然发现他的学生们长大了，尽管他们的发言有失偏颇，似他们已经会独立思考，他们身上充满了迎接未来的勇气和信心，但同时，可子晏也对他的学生产生了一丝不安和忧虑，他担心这些年轻人今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他们毕竟年龄尚小，没有经验……以前，他可以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评价学生的语言和行为。而现在，他发现，他有些无能为力了。

他的魁梧的身体，他那丰富的学识和经验，都不能帮他的忙。

教导主任向可子晏要了一支香烟，也默默地吸了起来，青色的烟雾袅袅升起。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只听见吴诚念经一样背诵英文课文的嗡嗡声。

正因为沉默，华晓才听见老师和学生们的心在交谈。那是两代人的灵魂在彼此撞击。一方是奔腾的山泉，另一方是深深的湖水。一方是峥嵘的石林，另一方是逶迤的山峦。一方是破土而出的笋，一方是几经风雨的竹。一方是天真无邪的眼睛，另一方是饱经风霜的脸……

最后，可子晏什么也没说，与教导主任一起走出了教室。

这一天下午，他们俩谁也没有回家。在学校里吃过晚饭，就相约来到了

顾永泰的宿舍。

大约谈到晚上九点钟左右，校长说：“这样吧，我们不把处分记入档案，但不能宣布，只通知他本人。”

可子晏与教导主任没有说话，也没有走。

可子晏继续顽强地陈述他的观点：“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老师和同学们还以为他受了处分，仍然不能达到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效果。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舌头底下压死人。难免过多少年，有人提起这件事，王彧仍然是有口难辩呀！”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学校的纪律还要不要？”顾永泰发火了。他用扇子狠狠地拍着桌子。

可子晏拿出“武死战，文死谏”的劲头毫不退让。

时钟已经悄悄地走到夜里十二点。

大约到了一点钟的时候，可子晏与教导主任从校长的宿舍里走出来，双双来到教导处，一个人一张办公桌，和衣而卧，勉强凑和了一夜。

第二天课间操开始之前，教导主任走上水泥台说：“我代表顾校长和同学们讲几句话。顾校长让我告诉同学们，他了解了王彧同学之所以迟到，是因为带他的母亲看病，我们虽然宣布过对王彧同学的处分，但，我们要对每一位同学的前途负责，校长让我在这里向全校宣布：因为事出有因，决定撤销对王彧同学的处分。”

出乎顾永泰和教导主任的估计，操场上没有掌声，也没有欢呼声。

课间操开始了，三千多人好像事前约好，又像昨天夜里受了专门的训练，操场上没有一个人打闹，也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极其认真，极其卖力地做操。三千人按照同一个号令挥臂踢腿，按照同一个节奏点头弯腰。精神饱满，队列整齐。

老师们不由得停止了自己的动作，这是他们看见的最好的一次早操……

虽然没有掌声，虽然没有欢呼声，但学生们用实际行动对顾校长的决定做出了报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愿意为这次课间操的成功使上自己的全部力量。

这真是一次最好、最有意义、也最带感情色彩的课间操……

孩子，不要紧的。你要愿说，就说说，我知道你心里委曲。不管什么事，说说心里就会痛快一点……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心里有话想说。……

——孙秀敏

华晓坐在校长室里，这是他进辅民中学后，第二次坐在这个位置上。

与华晓第一次见到校长时相比，顾校长的精神已经不如从前了。那种自信，那种敏捷，那种抓住一点机会就勇于进攻的气势已经明显地减弱了。

他左手仍然拿着蒲扇，右手握住一支红铅笔，眼前的白纸上写着杨三窘的名字，后边又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课间操事件和第三军团一定有关系！”顾永泰说。但不像从前那样语气肯定。

“不一定！”教导主任在一旁说。

顾永泰转身对华晓道：“如果像你说的，别人都不愿意和杨三窘来往，她本人各方面的条件又很差，在班上也谈不上什么威信，那么怎么解释有那么多人听她的口令，还有那么多人为她鼓掌呢？她在台上的表现与你所说的她在班上的表现判若两人！我们是不是只看见了她表现给我们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实质。她会不会是装出来的呢？第三军团是很秘密的，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我们是根本看不到的……”

华晓觉得校长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可能是他在班上呆得久了，见怪不怪吧！从道理上讲，可能像校长推测的那样；但从感觉上分析，他总觉得杨三窘又不像他想象中的第三军团的成员。

校长说：“你再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杨三窘。”

华晓为难他说：“我可以观察她，但我们的身份不能也做不到详细了解她！如果她真有什么秘密的话，也非我们的能力所及……”

“是啊！华晓上次不明不白地挨了打……”教导主任旧话重提。

顾校长也觉得事情很棘手，他总不能去找公安局说：“我们这里有第三军团，你们来查一查！”因此，他对华晓很坦白的谈话没有指责什么。只是用红铅笔在杨三窘的名字下面写上了鲁湘舟的名字：“这个鲁湘舟最近怎么样？”

“一般化！”教导主任在一旁说。

“这个人也是个谜！对啦，那个叫什么八猪的怎么样？”校长又在纸上写上了“八猪”两个字。

教导主任说：“这段表现还可以……”

顾校长焦躁地摇着扇子：“怎么就一点线索也没有呢？”说着他转脸对教导主任说：“你找郭大伟谈过话没有？”

教导主任说：“和这小子谈话很费劲。华晓挨打的事我要装成不知道，他母亲送来卡片的事，我也要装成不知道。我只是警告他，有人反映你在校外截钱的事，又从侧面问他知道不知道第三军团的事，谈了整整两个钟头，他一概否认……”

沉默良久。华晓说：“这个第三军团光在咱们学校外活动，在学校里却一点动作也没有。我真怀疑它不在我们学校。就是真的在，它一动不动，你

也找不着它呀！”

校长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华晓义关心地问：“咱们那个郝老师电话怎么样？有什么信息没有？我听班上的同学都反映这个电话不错。”

教导主任说：“是不错！我看了孙老师的电话记录，对学生思想情况的了解还真有不少帮助。”

“不错什么呀？全是些家长里短，鸡毛蒜虚的事儿。十几岁的孩子拿起电话就什么痛苦哇，孤独哇，忧愁哇！好学生就不来电话……”顾永泰不以为然他说。

华晓觉得校长把这种电话的功能理解错了，当成了什么举报或监察电话了。但又不便顶撞，于是说：“有没有跟第三军团有一点关系的电话？”

校长说：“唉呀！要有，我不早就告诉你了吗？一点影儿都没有……”

追查第三军团的事情进入了胶着状态。好像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真是强弩之末呀！

校长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顾永泰拿起话筒，听着听着，脸上显出极为兴奋的神情，嘴里连连说着：“好！好！好！马上去，马上去！”

放下电话，顾永泰用扇子一拍桌子说：“第三军团找到了！”

华晓和教导主任一起站起来：“谁？”

顾校长眼睛里放着光彩：“电话里说是辅民中学高二的学生。”

“叫什么？”华晓的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叫什么，电话里没说！让我们学校马上派人去。”

“哪儿来的电话？”

“古龙区公安分局！华晓你马上和张主任一起去。华晓骑我的自行车，一到那儿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在这里坐等！”

教导主任和华晓飞奔下楼。

在楼梯上碰见了孙老师。她来上班，去主持“郝老师”电话。

趁着华晓和教导主任飞奔在路上的时候，让我们跟着孙老师到“郝老师”电话前看一看，听听这个由华晓提出的，张主任一手操办的电话里到底都说些什么。

孙老师的名字叫孙秀敏。她是龙城师大中文系六八年的毕业生。那时候正值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热潮，后来被人们称为“老三届”的中学学生们都像笨飞的鸟儿被星星点点地放到了农村和建设兵团。他们的经历和遭遇已经勿须赘言。大学毕业生按当时的规定已算是国家干部。他们和中学生自然要区别对待。孙秀敏这一届的毕业生被集体送到了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在山西的一个连队里，孙秀敏种了近两年稻米之后被分回了龙城教育局，那已经是一九七一年的年初了。办了两个星期的学习班之后，孙秀敏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士兵服”来到了辅民中学，那时候还叫红星中学。我们必须说说她的衣服为什么叫“土”兵服而不叫“土”兵服。

今天的少年朋友从书本上，从父母那里已经了解了文化革命的大致情况，但对那会儿你们父母所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细节可能就不大知道了。

今大你们穿“耐克”鞋，穿“石磨蓝”仔服，不都讲究个牌子吗？那东西再旧，甚至上面有洞，只要正经是真正的名牌，而不是赝品，你们心理上不就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吗？

二十多年前在这一点上，你们的父母和你们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不是“耐克”，也不是“石磨蓝”。

那时候最时髦的衣服是军装。那军装再旧，再破，但只要是由军队被服厂制做的，人们对它追求的程度绝不亚于你们现在对“耐克”或“石磨蓝”，不但不亚于，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要说得到从头到脚的全部军装，你只要得到一件，不管是什么，你已经是很幸福的人了。

现在的衣服，它再好，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而那军服可不是拿钱就能够得到的。

真正的军服，有以下几点不容仿造的标志。

第一是它的颜色。一种颜色的名字叫“国防绿”，孙秀敏去农场的那一年，这种斜纹布的军装刚刚穿在军官和士兵的身上。

另一种颜色叫“军黄”，它是五十年代部队建立军衔制时设计的服装。可能是后勤部仓库里这种军装还存有很多。因此这两种颜色就共同在军旅中放射着令人羡慕的光芒。说实在的，如果从款式上来讲，军黄要比国防绿大方，这种人字咔叽布制成的军服在两肩和腰身上都比国防绿讲究，穿起来显得威武精神。

这两种颜色是其它地方印染厂或服装厂染制不出来或者不许染制的。因此光颜色这一点就使军服带有明显特点。

如果摘下笨帽看看它的衬里，或者敞开上衣看看它上面的暗兜，或者翻开军裤的腰里儿，或者掀开大衣看看里面，你都会看到一个红色的火柴盒大小的印记。那是一个小小的表格，项目上写着部队番号、姓名和血型……

至于军服的扣子，衣服的样式，甚至两肩上那戴肩章的小布襟……这一切就构成军装所独有的特色。

这种军装就是社会上正经的“名牌”。但这“名牌”可是非卖品。如果有哪位“老百姓”穿上一件，那就说明他的父母可能是军人，他的亲戚可能有军人，或者他跟军人有着特殊的关系。既然是部队的亲属或朋友，那他本人的地位也就使人极其羡慕，需仰视才见了。

可惜，孙秀敏所在的学生连，除了连长、指导员和四位排长是正经的现役军人之外，一百多号人，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军装。是军黄色的，不但有上衣，还有大衣。听说她是一位省军区司令员的女儿。那令人羡慕的情景，可想而知。

社会上的人既然这样羡慕而又不可得，于是仿制军装的军便服应运而生，款式尽可模仿，但颜色却不知怎么也学不来，染得五颜六色，让人哭笑不得。使劲往“国防绿”上靠，可就是靠不上。于是什么“鸡屎绿”、“狗屎黄”就穿在了一些赶“时髦”的人身上。

大学生们毕竟是有修养的，他们仍然穿着从家里带来的寻常百姓家的服装。平时还不显，一到与正规部队一起集合拉练的时候就显得寒酸无比，被人说成“跟着哄”。

有一天，一个喜讯传下来，说要给学生连每人发一套军装。这一夜，男同学还好过，女同学激动得不能睡觉，每人都把自己最漂亮的衬衣找出来，放到枕头下面，只等明天早晨，“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练兵场”，穿上新发的军装体验一下“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大家列队操场，眼巴巴地看着连长从连部里抱出新军装。一看，大家全傻了，既不是“国防绿”，也不是“军黄”，而是一种暗不拉

几的毫无光泽的上绿色。幸好扣子是那种棕色的跟正规军服相差无几……

跑回各自的住处，半小时换好衣服回来，互相一看还可以，比什么“鸡屎绿”、“狗屎黄”强多了。到底是部队服装厂加工的。

于是大家将这身既是军装又不是军装的行头定名为“士兵服”。连长也跟着大家一起叫：“三排长！通知全连换上‘士兵服’去看电影……”“一班长，通知全连换上‘士兵服’集合，呆会儿团长来视察……”

“士兵服”不像“国防绿”，用的是活性染料。洗了几水，晒了几次太阳之后就渐渐发白，不过这一白反倒好了，不怯了，显得比原来大方多了。它是当时锻炼的大学生们一件很宝贵的财产。

孙秀敏穿着这身“士兵服”来辅民中学报到了。那个时候她还是瘦小的，但不失可爱的二十二岁的姑娘。她的嗓子很好，唱京剧《杜鹃山》中“柯湘”的那段“乱云飞”，高亢嘹亮，给人留下了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的印象。

十八年真像乱云飞渡，匆匆地过去了。她的女儿已经上初中三年级，她的身体也变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了。

她不再唱歌，不光是因为嗓子已变得沙哑，主要是工作的繁忙、家庭沉重而琐碎的生活和使人很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已经不再有那个心气儿了。

她戴一副黄色塑料框的近视眼镜站在讲台前，学生又怕她，又喜欢她。怕她是因为那张像小刀子一样的嘴，喜欢她是因为她那鸡婆婆一样热情而又善良的心肠。

就她现在的形象而言，她再普通不过了。如果走进人群，就像一粒沙子掉在了沙滩上，你再也难找到她……

顾永泰撤掉她班主任职务后，她委实痛苦了几天，也和可子晏商量着要调走。但几天过后又依然故我，帮助年级组长张罗年级的工作，比当班主任还累了一倍。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被大家戏称为二组长……

那天，教导主任让她当“郝老师”，她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倒也翻腾了几下。是重视她，还是轻视她？是使用她，还是改造她？说不清……不管校领导怎样看她，但她觉得电话本身是件好事。

她来到了教导主任给她创造的电话室之后，以一个勤劳妇女爱干净的本能将这间四壁灰皮脱落、墙角结满蜘蛛网的屋子收拾得焕然一新。她从家里拿来一张洗得发黄的被单铺在四头课桌上，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办公桌，“桌布”用一只印着梅花的空瓷酒瓶压住，酒瓶里插上了三四束塑料花。她整整用了一盒去污粉，将窗框和玻璃擦了又擦，直到窗子框都露出了本色，这才住手……

孙秀敏是个很要强的人。她没有别的要求，只求她干完一件事，别人说个“好”字，就什么都有了。至于她为此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克服了多少困难，她却只字不提。不但不提，还常常发出一两句不合时宜的话来。这一两句话往往坏了大事，抹煞了她呕心沥血做的全部工作。

别人表扬她班主任工作细致扎实，说明她对学生有赤诚的爱心。她却说，“拿着人家十二块半，不干行么？”别人表扬她转变落后学生工作卓有成效，就像是学生的母亲。她却说：“这样的学生，我要真是他妈，早把他撅巴撅巴当劈柴烧了……”

没有人体谅孙老师，没有人以为她是用这些话来遮掩她受表扬时的窘态，只认为她思想境界不高。

就孙老师的工作成绩来讲，她早应该是市级劳动模范了。只可惜她不会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地总结，她不会说她工作之前以什么样的思想作指导，工作中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工作中又遇到了哪些别人意想不到的困难，最后终于在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取得了一点本来应该归功于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小小成绩。说得不好，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之类的话。

她不会，也不愿意……既然不愿意，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孙秀敏朝着窗子坐下。

这是间东房，她上班的时候，正好看见那桔黄色的太阳如何变得血红，然后隐没在操场对面的楼房后边。

办公桌左边的白墙上有一张大字铅印的刚刚颁发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它的旁边是一幅很大的龙城市交通图，座位右边的墙上赫然入目地贴着一张宣传画。画上是—位眼里闪着坚毅目光的母亲，她勇敢地伸开双臂，用两手保护着身后的一男一女两个儿童，那孩子的脸上露出—种惊恐的神色。

桌上有—块“玻璃板”。那是一块碎了角的窗玻璃，孙秀敏用橡皮膏贴上了它的扎手的毛边。玻璃板的下面是—张记着许多电话号码的白纸。有医院，有公安局，还有龙城市少年报知心姐姐的电话……

孙秀敏打开电话记录本，然后再看看表，离规定的通话时间还有五分钟。她右手握住圆珠笔，左手就随时准备去拿电话机的话筒。

翻着记录本，孙老师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一次通话。

第一天的黄昏，她坐在电话机的旁边，也像同学们—样地好奇，她不知道电话里会传来什么声音。是男是女？她（他）们将说什么？同时，她也做好了有人会打流氓电话的准备。她不怕！都四十多岁的“老太婆”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电话铃响了，声音显得那样大，大得震人耳朵。孙老师吓了一跳，连忙拿起话筒，时间是五点过十分。

“你找谁？”孙老师—紧张，忘了她设计的礼貌用语。

“您是郝老师吗？”话筒里传来—个女孩子清脆的声音。孙老师还听见，她对旁边的人小声说：“是个女的……”

孙老师猜想话筒的另一端可能有—个好几个女孩子。她说：“对！这里是郝老师电话，请讲。”

话筒里没有声音，只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议论什么又听不清。这时候，孙老师觉得自己的声音那么别扭，就像是大饭店的总服务台。她决定不用术语了，就像平常—样他说话吧。

“我是郝老师，你们有事儿吗？”

话筒里又有了声音：“老师！我们没事儿……就想知道您是哪个老师……”

话筒里传来—个女孩子叽叽唧唧的笑声。

女孩子就是爱笑，—点小事儿也笑个不停。孙老师说：“我就是郝老师！”

“您—定不姓郝，郝老师是男的……”

“你们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老师，您是老的，还是年轻的？”

“老的年轻的又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有的事我们愿意和老的说，有的事我们愿意和年轻的说……”

“那你们就跟我说吧，我不算老，也不算年轻……”



话筒里又传来咯咯的笑声。

孙老师问：“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老的，还是年轻的？”

话筒里笑声更大了。孙老师仿佛看见她们捂着肚子、前仰后合。

“保密——”几个声音一起说。

“好吧，保密。我猜你们一定是小学生！”

“不是——”刚一说完，就听见几个人在埋怨她。

“别起哄，别起哄！”刚才的声音又说：“谢谢你，好老师！再见。”

“早点回家！不要总在街上跑……”郝老师猜想她们可能在某一个街头的电话亭里。

电话挂断了。

“郝老师”笑着摇摇头，她好像看见几个像麻雀一样活泼的初中女生正从电话亭里挤出来。

她在记录本上写下了：10月8日，5：10，几个女学生，笑！

以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孙秀敏接到了好几个类似的电话。有女同学，也有男同学。他们全是出于好奇。但孙老师却隐隐地感觉到，这好奇中包含着同学们这样一种心情，他们想信任一个人，但他们又不知道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因此，她和对方在谈话的时候尽量用友好的，舒缓的，商量的口吻。从不问他们是谁，他们在什么地方，力求造成孩子们像是对着自己的日记在谈话，像是对着一个只能回答问题，而不会提出责备的人谈话，甚至像对着一个只有耳朵没有嘴，只能保守秘密而不会传播秘密的人在谈话的印象。他们希望和一个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不会受到谴责的人说话。

她必须取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是“郝老师”电话的第一步。孙老师想，过些天以后，孩子们会和她谈一些好奇之外的事情。

到了七点钟的时候，电话铃不再响了。往常这个时候，孙老师已经吃完晚饭，正和丈夫与女儿坐在屋里看电视。这是“新闻联播”的时间。

孙老师隔窗眺望着宁静的校园。这时的校园比起白天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操场上空无一人，诺大的校园显得沉默而神秘。代替学生喧闹的是楼前那一排杨树低低的吟唱。风从树叶间穿过，来到地面，荡起一两股轻烟似的灰尘。不知是哪个同学丢下的纸片，在空中翩翩起舞，然后升高升高，打着旋儿，不知飞向何方……

电话铃响了。

孙老师从凝神中清醒过来，急忙抄起话筒：“我是郝老师，希望能帮你的忙……”

话筒里没有声音。

孙老师说：“孩子，你一定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我听着呢……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筒里仍然没有人说话。但孙老师听见那里有呼吸的声音，说明对方在静静地听。

如果按孙老师以前的脾气，她一定会说：“你再不说话，我就把电话挂啦！”可现在，她没有这样说。她从那不均匀的呼吸声中感觉到在电话线的另一端，站着需要一个她帮助的孩子。

“不要紧的，你要愿意说就说说，不管什么事，说说心里就会痛快……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心里有话想说……”

“郝老师，你是个老奶奶吗？”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孩子低低的声音。

“就算是吧，只不过头发没有全白。”孙老师感到孩子们对老奶奶有一

种特殊的信任，“你为什么愿意和老奶奶说话呢？”

对方忽然哭了起来，哭得泣不成声。

孙老师急忙安慰他说：“不要哭，有什么事告诉我，我一定会帮助你……”

“我……我有个奶奶，以前……我有什么事都能跟她……”

说，她从来也不怪我……可她死了……”

孙老师鼻子一酸，两们眼泪就掉在记录本上。

“和我说说吧，我也不怪你……”孙老师说。

“您能替我保密吗？”

“放心，我说到做到！”

“你会说我是流氓吗？”

孙老师心中一恸，她不知道这个男孩何以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她觉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上。她不知对方下面要说什么，这句话该怎么回答他呢？几十年的经验告诉她，真正的流氓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即便他是流氓，她也要帮助他改邪归正。

孙老师说：“绝不会的，你说吧！”

对方又哭了：“我恨自己，我是一个变态的堕落的人……”

“你能告诉我你多大了吗？”

“十四岁，到年底我就十五了。”

“好！你说吧！”孙老师松了一口气。

“我说了，您不会说我是流氓吧？”

“孩子，不会的！你说吧！”

“去年夏天，我游完泳，在淋浴室洗澡，我摸了我身上不该摸的地方……以后，我就总想去摸。我知道这是很坏的事情……因此，我绝对不敢和别人讲，对父母也不敢讲……我特别恨自己，我觉得我得了不治之症，我曾经不想活了……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不是电视里所说的同性恋？……我一直想当个好学生，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倒霉……我想去医院，又怕医生说我是流氓……奶奶，您说我是流氓吗？……”

听完这些话，孙秀敏觉得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她今年四十二岁，她是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方听说过男孩子在青春发育的过程中，有什么遗精的现象。

正常的女孩子在发育过程中都要来月经她知道，而男孩子在发育过程中是不是都有梦中遗精的现象，没有过统计，她也不得而知，也不便问。因为总觉得，想知道这些事情的念头本身就被认为是丑恶的。至于刚才那个痛苦的男孩子所说的现象，她是近几年才听说的。“手淫”这个名词也被认为是与黄色书籍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她从书籍上偶而看到，这不是犯罪，更谈不上流氓，这也绝不是一两个孩子身上发生的现象。

性教育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至今还是空白。周总理活着的时候曾经几次提到在中学生中进行生理卫生以及性教育的问题，倡至今未能实现。

没有性教育，学生们还早恋呢！有了性教育，学校还不乱了套。

没有一个老师愿意在这样的课上启齿。

可是，在一个没有性教育的国家中，孩子却没有少生，而且成为一个人口负担过重的泱泱大国。

全世界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没有性教育，流氓也没少出现。而绝大多数的性犯罪都发生在文化档次

很低的阶层。

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可能是国情不同吧！

在这个问题上，孙老师与广大教师一样——理论上全明白，而实践上却全持保守态度——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什么性教育，还不是这样长大了，成家了，生儿育女了！有些事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明白。

刚才的通话，才使孙秀敏知道，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默默忍受着痛苦的孩子。但，孙秀敏却不知道这种问题的正确答案。她只能尽她所知道的有限的知识再加上一颗赤诚的心来帮助他，时间不容她思索，那颗干涸的心灵不容她犹豫。

“相信我！孩子，你不是流氓……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不止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情况……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听着呢……”

“这不是同性恋。这是另外一种事情……当然它不太好，但你也用不着这样痛苦，你要振作精神，参加体育锻炼，好好学习……不要总去想这件事情……慢慢的，你就会好起来的。

你和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你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你要有勇气去克服它……以前别的孩子也跟我说过类似的情况，他们照着我去做了。他们现在很好……”

“不光是我一个人吗？”

“是的！当然，人也不很多……因为它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情。你很年轻，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你完全用不着自卑，你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真的吗？奶奶！”

“真的。不但我这样说，书上也是这样写的……”

“奶奶，你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吗？”

“不知道，但我想你一定是个很聪明、很真诚的孩子……”

电话里传来嚤嚤的哭泣声。现在，孙秀敏不像刚才那样耽心了。

“奶奶，您很老吗？”

“不老，我还能活好多年！”

“奶奶……我会永远记住您的……”

电话挂断了。孙秀敏发现她握话筒的手已经沾满汗水。

这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这一刻，孙秀敏忽然觉得自己非常圣洁，非常高尚，浑身都十分舒畅。她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她发现自己在做着一件十分神圣的工作。

她幻想着对方可能是一个面色苍白，有两只大眼睛，身材显得十分瘦弱的少年。但她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感。她为自己的话语而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第二天上午，孙秀敏来到新华书店，几乎把所有能买到的关于青少年心理与生理健康的书籍都买了回来。

“郝老师”电话已经不是学校交给她的任务。“郝老师”电话将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从那一天起，孙秀敏就提前半小时来到电话前。该下班了，却再等上半个小时。晚上只要有人来电话，她就不走，往往比规定的时间晚上一两个小时。

时。每当拿起电话，她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孙秀敏。

她性格中的急躁，泼辣荡然无存。她那和蔼、舒缓、理解、商量的口吻不能不让打电话的孩子以为“郝老师”是位慈眉善目、无事不通、无事不晓的满头银发的老奶奶……

因为电话内容都是保密的，有些电话内容，孙老师连顾永泰也不汇报，怕他误会，怕他急躁，怕他不通人情，怕他破坏了孩子们心中的车块圣土……

因此，“郝老师”电话并没有像第三军团那样掀起引人注目的波澜，“郝老师”电话不是海面上急急奔走的巨浪，她是海底下运行缓慢但力量强大的涌——她是股温暖的暗流。只有海底的鱼儿知道她的温度，知道她的速度，知道她的力量……

我光以为冬天会有狼，没想到春天也会有……我光以为成年人中有撒大谎的，没想到中学主中也会有……

一位女编辑

华晓与教导主任骑着自行车赶到公安分局。已经是傍晚六点多钟了。一位姓于的科长接待了他们。

“你们学校有个叫萧文的学生吗？”于科长问。

“哪个年级的？”

“他说是你们学校高二（5）班的！”

教导主任看了华晓一眼。

说别人，华晓兴许不知道。要说高二（5）班，哪里有什么萧文？

“没有！绝对没有！”华晓肯定地回答。

于科长露出惊异的神色，一拍桌子：“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敢骗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导主任问。

“你们先认认人，要是你们学校的，咱们呆会儿详细说。要不是，那真是太对不起你们了。大老远的……这小子！”

华晓和教导主任一无所知，急忙跟着于科长走出办公室，来到一间门窗都安有铁栅栏的房子跟前。

打开门，于科长喊了一声：“把头抬起来！”

靠墙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三个小青年，听见于科长的呼唤，勉强抬起头来。屋里刺眼的灯光晃得他们眯缝着眼睛。

“萧文站起来！”

长凳中间的小青年站了起来。

华晓和教导主任定睛一看，所谓“萧文”，原来就是高二（6）班的包方侃。

于科长转身问走进屋里的教导主任：“是你们学校的吗？”

教导主任点点头：“他不叫萧文，他叫包方侃……”心里却在暗暗思忖，他怎么会是第三军团的呢？

看见教导主任进屋，包方侃向前挪了一步，几乎是含着眼泪叫了一声：“张主任，您来啦！”但凡是个人，见了包方侃的那副像见了亲娘似的可怜样子都会觉得他是个受了冤枉的好孩子。

于科长上前拍了拍包方侃的肩膀冷冷地问：“你到底叫什么？”

“我学名叫包方侃，笔名叫萧文啊！怎么啦？”包方侃显出十分天真而又迷惑不解的样子。

“我问了你一中午，问你的真名叫什么，你都说你叫萧文，现在怎么又包方侃啦？”

“是呀！”包方侃睁大眼睛。十分认真地耐心解释说：“我学名包方侃，笔名萧文，这两个都是真名呀！社会上都知道萧文，没人知道包方侃是谁。”

听他这么一说，他倒反而特有道理，……于科长气得直咬牙根，真想给这个小子一个大嘴巴，可是又有纪律。他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问了一中午，结果问了个假名，这小子可真是好演员！

于科长和教导主任走出来，反身锁上门。

包方侃居然还在里面请求：“警察叔叔，我跟张主任回去吧！……”

包方侃在高二（6）班有个绰号，叫包大侃。如果说他在学习上是中等偏下，那么他在“侃”的本领上实在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他侃的面特别广，他在十分钟之内，可以从美国西部的洛基山脉侃到台湾北方的钓鱼岛。

“见过美元？”包方侃忽而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半新不旧的绿票子，用手指弹了弹：“这纸多棒！四分之三的纯棉，四分之一的亚麻！”“知道么？这老外就是华盛顿！”包方侃指着钞票中间的肖像说。

周围没人见过华盛顿，只好信服他。

他又将钞票翻过来说：“这个金字塔是美国图章。（他将合众国国玺称图章）的背面。认识这是什么字吗？”他指着金字塔上面的一行小字说。

没有人认识。

包方侃说：“这是拉丁文，‘不许伪造，伪造必究’。”其实那字的意思是“上帝赞成我们的事业”。

包方侃不知从哪儿偶尔趸来的一点变了形的小知识，宜害得同学们莫辨真假。

他还知道日本精工表为了做广告，用直升飞机在吉隆坡的广场上，一个早晨撒下十万块精工手表……

他不但侃的面广，他侃得还特别真实。他说最新的资料表明：刘邦、项羽和虞姬他们是三角恋爱关系，虞姬本来和刘邦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项羽是第三者插足，因为项羽男子汉气概特别足，于是在一次酒宴上一见钟情。虞姬情移项羽，刘邦怎肯善罢干休。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之战。要按现在的法律，项羽无罪，但按古时候的道德标准，项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乌江拔剑自刎是良心发现……

说到此处，他还有自我感受：“自古都是女人坏了江山。”他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就像在说自己早晨吃了果酱面包一样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包方侃的最大特点就是明明在说谎，明明在编造，却面不改色，语言反而更加流畅自然。偶尔说句实话，却畏畏缩缩，像犯了什么错误。最可贵的是，他的谎话不但别人信，谎到后来，他自己也信。他撒谎实在是已经撒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他撒谎的确到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水平。

写到此处，我可爱的读者定会认为包方侃必然长得尘嘴猴腮，打扮得油头粉面，显得油头滑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包方侃外表永远那么热情而真诚，就像个刚从农村来到城里参加建筑施工队的面色黝黑的小青年，显得几分腼腆、几分拘谨，说话时面色还会微激发红，嘴巴还时不时地有点结巴……只是那双像老鼠一样黑亮黑亮的小眼睛，在他结巴的时候，飞快地移动几下，显出几丝不易被人觉察的狡黠。

包方侃经常请病假，他要带年迈的奶奶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看中医。他还经常请事假，他国外有很多亲戚，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位从海外归来。他那诚恳的表情使老师不能不相估。事实证明上一次是假的，却总相信这一次是真的。

包方侃曾经报名龙城学通社，可惜学通社“有眼不识金香玉”，说他的“笔才”不行。他的“口才”在那里又派不上用场。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说学通社统统是他妈的学生贵族，没有一个没有后门的。后门最小的学生的爸

爸也是龙城晚报的文艺部主任。他们让我当秘书长，管吃喝厨撒睡，老子才不伺候你们这帮少爷小姐，去你妈的！

他的热情和真诚在学校里已经不起作用。同学们经常拿他取笑，他也不恼。不但不恼，反而采取“先走一步”的策略。别人说他是混蛋，他说，我不是混蛋，我是大混蛋。别人说他就会瞎侃，他说，我不是瞎侃，我是睁着眼说瞎话。于是别人“玩”也无处下手；“笑”也笑不起来，只说包方侃是个滚刀肉，是个臭狗屎……于是，班上有他没他都没什么大关系了。

回到办公室，教导主任急不可耐地问：“他是怎么回事？”

“您先看看这些材料！”于科长将一叠材料递给了教导主任和华晓。”华晓看见第一张十六开大小的打字印刷的白纸上印着：

### 华北五省中学主文学联合会通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本会是中学生文坛春风劲吹的发源地。本会聘请了巴金先生在内的海内外 100 多名著名作家、教育家、高级编辑和高级记者担任顾问。本会负责与出版社联系，为会员出版专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寓言）。向中国作协，省作协推荐会员。并向高等院校保送成绩突出的会员。

凡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请加入我们的行列！

凡欲加入本会者，请向本会公关部门交纳会员费 10 元。

有关事宜请与龙城市中学生文联联系。请来信函。因人力有限，来人恕不接待。

通讯地址：龙城市古龙邮电局 80 号信箱萧文收。

华晓再看第二张纸。

### 全国首届中学主文学社诗歌大赛启事

自古英雄出少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为繁荣全国中学生文艺，全国中学生文联决定于今年三月至十月举办首届中学主文学社团诗歌大赛。

凡欲参加大赛者请寄短诗两首，报名费 5 元。截稿日期：10 月 31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来款来稿请寄：龙城市古龙邮电局 80 号信箱，萧文收。

“难道就为了印这个拘留包方侃？”华晓嘴上不好问，心里却很费琢磨，这种印刷品，他见得可太多了。如今，人人都想当作家。有玩笑说，现在写书的比看书的人还多……

华晓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对当前文坛的形势与动向也略知一二。他知道，前几年随着文化的繁荣，各路作家犹如八仙过海。

残疾人“李铁拐”高举拐杖，满腔义愤地批判“文革”十年。“张果老”骑着毛驴寻“根”，“何仙姑”已经充分认识到女性解放的伟大意义，不再沉湎于“花篮的花儿香”，而是把篮中的花儿捻成细粉，将一幕幕悲剧抛向空中，让人们看看当一个女人有多么难！“韩湘子”竹笛里吹的也不再是“小放牛”，而变得若即若离，飘飘渺渺、空空灵灵，正经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世间俗人听不懂的仙乐……“汉钟离”看见该表现的别人都已表现过，该探索的，别人也已探索过，于是将大葫芦抱起对着海上的礁石挤出一些液体，随意而流，随遇而安，遂也不失为一种风格……

八仙过海，谁不仰慕，谁不喝彩，谁不跟随？谁不想借点仙气想脱胎换骨？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于是文坛上也出现了几句完全不正确的骂人话，说文学界是什么流氓集体转业。说电视界是什么，三个农民可以拍一个单本剧，两个流氓可以拍一个上下集。说到电影界，叫什么，痞子写，写痞子，痞子拍，痞子看，培养新痞子。

这都是大学生们百无聊赖，酒后无德，纯属吃不着葡萄叫葡萄酸的狐狸话，不足为凭。但这也是文坛上轰轰烈烈、标新立异、门派繁多的征象。不如此，何以引起狐狸们的妒嫉？不如此，何以人人都想当作家，直挤得文学道路上的独木桥几乎坠落，羊肠小道的险处，个把人几乎要掉下山崖……

碧波万顷的海面忽然掀起一股金黄色的浪潮。大家惊魂未定之际，八仙已经率先被卷到南方去了。蓬莱三岛无比寂寞，而深圳、广州、海南岛倒是祥云笼罩，仙气十足了。

人人都说仙人好，只有金钱忘不了。虚名毕竟不如钱实惠，何况八仙都是艰苦了大半辈子。八仙宁弃仙人不做，而弃仙经商了。

余下的丈人们还以为自己是如何如何了得，于是扯起严肃文学、纯文学、雅文学的旗帜捍卫起文学这块圣洁的土地来。通俗文学的作家们也用一块三角中系在收录机的拉杆无线上，以通俗歌曲为开路的军乐与所谓严肃文学叫起阵来。

此时，正是西北风刮过神州大地的时刻。

唱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实际上住的是自己花钱买的高级公寓。出门坐的是自己花钱买的小轿车。

唱着“一无所有”，实际上我们家什么都有。

写歌词的作家大发牢骚，说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元”，以申诉净得稿费十六元的不公。而走穴的歌星们光偷税漏税就是几十万元。作家们气愤难平，到处诉说，别人却当儿歌传颂起来，算是他们给社会的另一种无偿的贡献……

为文为诗的作家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其中三昧已心领神会。分配不公是他们原来想的一个方面，现在他们又看到了商品经济的这一方面。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江春水向东流。

严肃文学出版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创作者永上流失，后继无人，渐渐露出了下世的光景。通俗文学带有商品价值，不愁找不到出路。既然通俗文学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也不辱斯文地异军突起，针砭时弊的报告文学在文坛上争奇斗妍，满足着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档次的人的需求。

此时，早有一彪已经埋伏许久的队伍悄悄迂回上来。他们没有旗帜，而且是马解铃、毡裹蹄，人人口含枚子，为了不弄出一点声响。

他们信心十足，装备精良，给养充足。及至人们发现他们，为时已晚。他们进攻的时候，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是羽翼丰满、面目狰狞，“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它们不算文学，炮制者们自己也不承认它们是文学。他们也不要这个虚名，这就是后来被定为“六害”之首的色情出版物。

它的兴起引起善良正直的人们的极大恐慌，于是口诛笔伐，公安部门没收其刊物，将其炮制者绳之以法。但它却像只九头怪鸟。一头刚刚斩去，随着一股青烟，另一颗头又冒将出来……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中学校园可不是世外桃源！



随着文化的繁荣，更随着中学生自我意识的加强，他们博览群书虽不及师长，但接受新生事物的本领却大大强于师长。他们读弗洛伊德，读老庄，读琼瑶，读三毛，读金庸，还读一些连知名评论家都来不及看的翻译作品……

他们不但读，他们也强烈地想写。不但想写，更强烈地想发表，他们不愿意光看着大人们在报纸杂志上侃侃而谈。放个屁也要写篇杂文来谈谈食品结构的变化。

于是，中学生文学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中学生文学以其强烈的青春气息、坦诚得可爱的自我意识，和对历史与社会的敏感，使文坛的作家们为之一震，为之欣喜，为之拍手。几乎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但中学生毕竟是长大了的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成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把成年人中的虚荣用孩子吹泡泡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不足为怪。发展到后来，文学社杂杂焉多如牛毛，挤挤焉如过江之鲫。这还算不得是坏事，因为不管文章写得怎么样，毕竟能锻炼人，培养信心。办得好不好，反正是在自己油印的小报上折腾。但像署名萧文这样气魄宏大的做法也实属罕见。

这泡泡糖已经吹得快比脸盘大了。

华晓并不奇怪，这样的东西他在别的地方也见过几张，大学里的广告栏里，报纸上文化信息专版里。

知道内幕，也就一笑了之。

他现在奇怪的是子科长给他看这个干嘛？

华晓将信将疑地问：“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拘留他们？”

于科长笑而不答，只是指了指华晓手中的纸页。华晓明白，于科长是叫他再往下看。

华晓又看见第三张纸。这是一张报纸的影印件：

1988年1月5日，《龙城日报》消息：中国中学生通讯社于1月4日在龙城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由17岁的中学生萧文担任社长。

在这则消息的下面是一份铅印的红头文件。

#### 《关于发展中学主记者的通知》

为加强中国中学生通讯社新闻来源的广泛性、代表性、真实性，我社拟在全国中学生中发展思想正派、品学兼优，又有志从事新闻事业的中学生为社外记者。

报名者请交纳30元的报名费和记者证工本费。并写明自己的详细通讯地址。

来信请寄龙城市古龙邮电局80号信箱萧文社长收。

这文件的右下角还赫然盖着中国中学生通讯社的红色大印。

华晓糊涂了。他不知道于科长翻来覆去给他们看这些东西干什么？是批判？还是宣传？公安局怎么管起这种事情来了？再说，顾校长说电话里告诉他找到了第三军团，可刚才这一切和第三军团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科长说，一个星期前，《龙城日报》给公安局转来了一叠材料。一部分就是华晓看到的三份通告。另外有一大部分是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信函。

信函都是同一个内容。说他们曾满腔热情地按照通告所写的地点如数寄来了报名费、手续费等等，但一个月过去了，却如石沉大海。甭说什么记者证、通讯员证，就连封油印的信都没有见到。希望《龙城日报》帮他们找一找、查一查。另外还有许多信指责《龙城日报》既然刊登了中国中学生通讯社的消息，就应该负责任。

开始，把社的编辑还以为可能是邮局出了毛病。可到后来，来信积到了几十封，他们才发现事关重大。但仍从爱护中学生的角度、扶植新生事物的态度出发，派那位与“萧文”联系过的编辑去找他们，无非要劝他们珍惜自己的名誉，干工作不能光是讲声势、做广告、发消息。要脚踏实地去做工作，比如说及时给寄钱的人发收据，寄材料、回信等等……

那位编辑拿着本子上记的地址去找，地点很远不说，好容易找到一座叫平原里8号的楼房。行人告诉编辑说，这里还没有迅水，至今还没有一户人家搬进来，一定是他把地址记错了。

编辑脑子嗡地一下，已感到大事不好，但他仍不甘心，气喘吁吁地爬到九楼，敲了敲一个明知道没人还要敲的门。以下的事情，人们想也可以想得出来。这位编辑在全报社的大会上做了检讨，检讨中他最让人痛心的一段话是：

我光以为冬天会有狼，没想到春天也会有……那天下午我还没下班，我的小女儿已经放了学。她没处去，我就让她在编辑部靠门的桌子上做功课，我在里面看稿子。呆了一会儿，狼没有来，来了一个很诚恳的中学生。他也没有吃我的女儿。而是朝我笑盈盈地走过来……我光以为成年人中有撒谎的，没想到中学生中也会有……”

后来，编辑化悲痛为力量，他除了准备马上在报纸上公开向读者道歉之外，还将萧文的材料整理出来，但找萧文的工作已非他的力量所及，于是求助于公安局。

公安局将这个案子定为“萧文诈骗案”之后，就派于科长带人到邮局的80号信箱四周蹲点。所谓80号信箱是一个建筑工地的临时传达室。这是目前寻找这个小骗子的唯一线索。在等候小骗子取汇款单的阶段，他们从邮局查了所有萧文取款的汇单存根，取走的款项加起来已经有三千多元了。

可是。自从于科长在80号信箱蹲点之后，所谓“萧文”却一次也没来过。整整蹲了一个星期，才将萧文抓获。

在华晓他们到来之前，包方侃已经以萧文的名义承认了他用中学生文联和什么中国中学生通讯社的名义领取了这些钱，与另外两个人平分了。

“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教导主任问。

于科长笑了：“他们的名头可大了。一个是理事长，另一个是秘书长。那些假图章都是他找人刻的……”

华晓和教导主任暗暗吃惊，他们大小看了包方侃，以为他只是个瞎吹牛的角色。今天一听，他不但有理论，还有实践。他的实践一点不比他的理论逊色。

教导主任又问于科长：“听您这么一讲，包方侃的憎况我基本明白了。刚才我们临来之前，听校长说，第三军团找到了，不知道和包方侃有什么关系？”

于科长把刚才询问的情况又讲了一遍……

于科长最先单独审问了包方侃。

“你骗的钱有多少？”于科长问。

“五块十块的，零零散散，也有几十块钱吧！”

“胡说！我们在邮局查过了，光你签字领走的就有几千块！”

包方侃眨了眨眼睛说：“您别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

“现在这些钱在哪儿？”于科长紧盯着他的眼珠，防止他又转出什么坏

点子。

最后，包方侃说：“我这个人胆特小，那么多钱我也不敢要哇，可又不知道这些汇款都是哪里来的，我们三个人就平分了。”

“你就不怕有人查你们？”于科长觉得这个中学生胆子可太大了。

“没有想过……”包方侃喃喃他说。

于是，于科长又分别审问了那位理事长和秘书长。

当问到钱的去向的时候。

理事长说：“我先后拿了不到一百块钱，买了双真‘耐克’。余了的钱下了顿馆子……”

于科长问：“你难道不知道你们一共骗了多少钱吗？”

“知道！”

“那钱都到哪去了？”

“都在萧文那儿。”

“你们为什么不要？”

“不敢！……”

“为什么？”

理事长不说话。

于科长耐着性子说：“那我绝不相信你拿了不到一百块钱！”

“真的！叔叔！”理事长急得快哭了：“萧文说他的钱都给了第三军圆！”

于科长暗暗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这件小小的诈骗案居然与社会上传说的第三军团还有关系！于科长又惊又喜，又十分怀疑：“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理事长说：“上个星期天，萧文请我们俩在饭馆吃饭。两个邻桌的长得挺凶的流氓看见萧文出手大方，就走到我们桌旁说，老哥哥现在手头紧，想跟你这个小兄弟借点钱花花。当时，我们两个都挺害怕，萧文不像我们这样害怕，他装得可怜巴巴他说，我们中学生娜有什么钱啊，说着文把他的名片掏了出来。那个流氓看了看，然后把纸片一撕，撒在我们的啤酒杯里说，既然是文联主席，那就更有钱啦！萧文又说，真的没钱！我们俩当时都觉得萧文要钱不要命，一个劲儿冲他使眼色。萧文却还跟人家一通瞎侃。人家根本不听他的。最后，一个流氓说、你现在既然没钱，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你吧！我们俩一听这话都吓坏了，急忙站起来说，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那个流氓用手一推，我一下子就坐到椅子上。这时候，我看见萧文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说，你们看看，这个能不能当钱？那两个流氓扫了一眼桌上的名片，不知怎么就呆住了。我们俩也赶紧凑过去一看。只见名片上印着：第三木团宣传部长，萧文。两个流氓互相看了一眼，脸上马上露出笑容说，实在抱歉！实在抱歉！说着双手抱拳，脸上也显得特别不好意思。最后，一个流氓叫来服务员说，这桌都是我的朋友，我来付钱！我们俩当时都惊呆了。萧文已经显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说，不用啦！以后少借点钱就行了，你们走吧，我们还有点事！两个流氓点着头走了。萧文收起名片说，我说钱都给了第三军团，这下信了吧？这次我们俩都信了……”

于科长又马上审问了秘书长。

秘书长说的与理事长基本相同，只是他那一百块钱买了一身高档的运动服。

于科长急忙向分局长汇报了情况，这才急忙打电话给辅民中学，不是领

人，而是让他们认一认人。没想到包方侃在姓名上还留了这么一手，居然把于科长骗过了。

听于科长介绍到达里，教导主任和华晓都惊讶万分，但同时又半信半疑，这个包大侃与他们想象中的第三军团不知为什么总是对不上。于科长也觉得，第三军团一向活动十分隐蔽，又十分迅速，怎么会印个名片到处招摇呢？

“问过本人了吗？”教导主任问。

“还没来得及，请你们二位来，一是认认人，二是请你们在里屋旁听，以防这个包方侃工会耍什么滑头……”华晓和教导主任坐在里屋。包方侃被带进了办公室。

于科长单刀直入：“包方侃，听说你是第三军团的宣传部长，是吗？”

包方侃说：“我不是，我真的不是，说别的是假的，这回绝对是真的。”

包方侃就像那个老故事里放羊的孩子。你也闹不清他哪句是真的。

“听说你还有第三军团的名片？”

“有！”

“带着吗？”

“带着呢！”说着，包方侃当场脱下右脚的施游鞋，从胶皮底垫下取出一叠名片，双手呈放在办公桌上。

于科长扫了名片一眼，上面总共加起来才十个字：第三军团宣传部长萧文。十分简单，什么电话号码、通讯地址一概没有。

“哪儿来的？”

“我自己到小铺印的！”

“印这个干嘛？”于科长两眼狠狠地瞪着他。

“我听好多人常说起第三军团，小流氓们都怕它。有一天，我忽然想，我要说我是第三军团的，小流氓们准得怵我。拿嘴说，没人信。我就印了这一叠放在身上，以防万一，关键时刻没准管点用……”

“管用了吗？”

“管用！”包方侃点点头：“但不能多用，多用就不灵了！”

“你为什么放在鞋里？”于科长问。

“我怕你们搜出来，给自己找麻烦。”

“你骗人钱就不怕找麻烦了吗？”

“搞文学社弄点钱不丑，事也不会太大。第三军团就有点玄……”

“第三军团有几个人？”于科长冷不丁地问。

“我真的不知道，我光听人说这个名字！”

“你不老实！”

“我特老实，现在，我绝对说实话，以后您要查出来我撒谎，你判我刑，你打我……”包方侃都快哭了。

“宣传部长怎么回事？”

“我自己瞎起的名字……”

“怎么不叫团长啊？”

“叫宣传部长，别人容易信……”

“你骗的那些钱是不是三个人平分了？”不是！刚才是我撒谎。大部分都在我这儿，就花了一千多，还有一千多在我这儿，缝在我的枕头里……”

于科长看了看一旁的民警一扬下巴说：“带下去！”

包方侃忽然嚎陶大哭起来：“叔叔！我说的都是实话，原谅我一次吧……”

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自己去卖报，把那一千多块钱还上……”

这最后一句话，让在里屋旁听的教导主任的鼻子酸了一下，唉！才十七岁啊……

回家的路上，教导主任和华晓基本没有说话，两个人心情都同样的不好。

教导主任十分痛苦地问：“华晓，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敢这么撒谎啊？我要不是亲眼所见，真是想也不敢想……”

“大人们每天都说实话吗？”华晓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说什么？”

华晓自觉言重，于是说：“诚实是比爱情和生死更加永恒的主题……”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张主任们来说都不确切。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累心的劳动，就是那种把心都操碎了的劳动。这种劳动挣来的钱，叫生命折旧费。

——华 晓

两个人骑到一个十字路口，天上下起了濛濛细雨。

教导主任对华晓说：“你先回家吧！”

“你呢？”

“我还要到学校向顾校长汇报！完事儿后，还要到包方侃班主任家里去一趟……你赶快找地方吃点饭，早点儿休息……”

“您也先吃点饭吧！”华晓不知不觉将“你”字换成了“您”字，他忽然觉得张主任是个值得他尊敬的人。

“没关系，我饿惯了，少吃一顿问题不大，你们年轻人受不了……”

“我和您一块回学校吧？”

“不用！反正就是这些事，干嘛非两个人呢？你拐弯吧！我走了……”

教导主任走了。

华晓一只脚撑在马路沿上，细雨中望着教导主任那瘦长的身形渐渐远去。雨水打在脸上，他觉得眼睛潮乎乎的。

按校友们之间习惯的说法，都是龙城师大毕业的，那就是师兄弟的关系。他应该管张主任叫声大师哥。尽管他和张主任毕业时间整整相差二十五年。

他理解，又不理解。张主任他们这代大师哥、大师姐们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责任心。二十多年前，他们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能也是像华晓这样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那会儿可能不怎么打排球，但他们会打乒乓球。可现在他们不会打了，不是不想，是根本顾不上了。他们毕业的时候争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他们工作起来好像从没有考虑过什么自身的价值——如果说他们还有自身价值的话，那就是在争取党和人民利益的同时，他们自身的价值也就实现了。哪里还有什么党和人民利益之外的个人价值呢？

他们好像不会生活，也不会娱乐，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工作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工作里就包含着他们全部娱乐。工作了，也就乐在其中了。

华晓十分惊讶张主任的精力。他能像匹骆驼那样不吃不喝地奔走，可他瘦如刀削的背脊上并没有驼峰。他就像个有灵性的机器人，实在动不了，再去充电。吃饭和睡觉不过是把身上的插销接到220伏的电源上，以便明天再投入那迎面扑来的繁琐而意想不到的工作中去。

他青瘦的脸使他的眼睛显得有些大，花白的头发使人不敢肯定他的年龄。

人们常把劳动分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两种劳动对张主任来说都不确切。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累心的劳动。我们常常说操心都燥碎了，他们就从事这种劳动。人们把这种劳动得来的钱，叫生命折旧费。

他的外表已经使人看出他过早地消耗了他的体力和精力。尽管他今天这样地奔波劳累还神采奕奕，但说不定明天早上他就会像一支干枯的芦苇，默默地被风折断……

尽管这么想，华晓对张主任的敬意是油然而生……

张主任的身影已经消失了，华晓仰起脸，抹去眼睛上的雨水，天已经变成了铅灰色。

张主任从提包里找出一个塑料袋，这是妻子嘱咐他下班时买豆腐用的。现在，他把它套在了头上。很憋气，他又把塑料袋往上拉了拉，只留两个鼻孔在外边。人的鼻子长得好哇！鼻孔是朝下的，他想。

包方侃的事情使他心里非常沉重，他的脑海里又荡起他这个年龄知识分子那种可贵的……但又是可悲的忧患之心……

包方侃是个畸形儿。他不可谓不聪明，但他不走正路。去年暑假，张主任和教务主任加上可于晏一起负责高中入学的招生工作。按前几年的行情，他们预计辅民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应该是510分。可是当把他们把510分的考生档案摞起来一数，发现比教育局规定的招收名额整整差了30名，于是降格以求，当他们把30名招满的时候，分数线已经降到了408分了。整整差了102分。这是以前录取工作中从来也没有出现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断裂带”。包方侃就是这最后一名。

三个人，三个师兄弟大大感慨了一番。

“妈的！”教导主任从不骂人：“以前考不上大学没有出路，现在突然发现上了大学反而没有出路。多少父母望子成龙，孩子们也志存高远，可是没星星没月亮的苦守寒窗十二年，花了多少心血和代价，身经百战过五关斩六将后侥幸能考上大学，毕业后又怎么样呢？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现在还买不到一瓶高价酒，或一条名牌烟，甚至不及一名小保姆。即使再苦熬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取得个工程师、讲师、主治医师、编市、研究员之类的什么职称。仍然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原子弹不如卖鸡蛋的。’”

“假如分到中小学教书，尤其是分到农村的中小学当教师，那前景就更加凄凉。如果当人们想起贫穷、寒酸、廉价、可怜就想到知识分子的时候，‘读书无用论’‘读书吃亏论’怎能不重新泛起，前两年刚刚兴起的一点‘求学热’、‘求知热’也大大冷却。只有学外语时髦！”可于晏补充说。

教导主任有些激愤：“咱们还自诩清高，自诩斯文。当了几年流氓、蹲了几年监狱的人现在居然在老师面前大摆阔气，他们吃顿饭花的钱够上你两个月的工资。‘咱没文化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老师不是没有自尊。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清高得起来，谁还斯文得起来。”

可于晏说：“现在学生的思想比起咱们那代人的浪漫色彩变得实际多了，与其现在花大钱去为了以后挣小钱，还不如现在花小钱去挣大钱，‘读了小中大，不如摇车把’，‘哪怕博士留过洋，不如端盘子的傻姑娘’。这不是儿歌呀！这是悲歌，这是哀歌呀！”

三个人说得燥热，来到马路对面一个小饭馆里。看看服务员递过来的菜单。教务主任突然说：“不行，咱们不能吃了，开会的时间来不及了。”另两个怎不心领神会，一同逃出饭铺，在小摊上买了一斤包子，两瓶啤酒，又回到了设在教师进修学院的“招生办”的房间里，心里才变得踏实了。饭馆原本不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他们都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历过许多次教育改革，做过多少次试点，本人也曾被当成“实验品”，每次又都总结出洋洋万言的教育改革经验。每次都把这一次当成是真经，准备长期念下去，哪怕念上十年。可是新的浪潮又很快兴起，大家方才知道上次念的不是真经，是什么“斯但”、“斯基”武器库里的破烂货，是什么人利用大家的善良，以售其奸云云。他

们上大学的时候学过苏联凯洛夫教学学，又系统学过心理学。苏联搞的是德、智、体、美综合技术教育，后来发现他们那套是修正主义在教育方面的祖师爷。于是赶紧批判，几度风云之后，现在又谈德、智、体、美、劳，真不知道是翻跟斗，还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只搞得人晕头转向，迷迷糊糊，从而变得无所适从。现在中学生居然大谈易经。谈过弗洛伊德之后，又津津乐道老庄。特异功能与算命看相并驾齐驱。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忽然变得不可知起来。

学生的思想工作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做。有的学生公开说：“现在人人都在赚钱，还谈什么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工农兵学干，一齐开商店；东西南北中，拼命多捞钱”，“成才不如发财！”

老师在课堂上一讲为人民服务、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是给予。学生居然窃窃私语，掩口而笑……

老师还好说什么？每当班主任辅导学生选扔高考志愿的时候，心里就十分凄楚。没有人情愿报考师范学校。老师似乎也难于启齿。这种情绪无疑是对自己的否定，现在已经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而是卖瓜的要默认自己的瓜苦……

张主任这样骑着，这样想着，塑料袋不知是滴水还是怎么的，里外全是水，紧紧地糊在脸上，引得过路的人不住地看他。他一气之下把塑料袋干脆扔了。

华晓离开张主任之后，只觉得肚子咕咕乱叫，他已经等不到回家了。忽然见路边有家小吃店，于是驱车靠了过去。他想吃碗馄饨，暖暖肚子。于是把自行车支在小吃店的大玻璃窗前。

华晓锁好自行车，朝小吃店的门口走去。雨似乎比刚才大了。路上也已经不见什么行人，小吃店门前空空荡荡。

一辆小汽车开上了人行道，在小吃店前刹住了。

华晓没有在意，他迈上小吃店的台阶，左手已经将门推开半扇。忽然觉得身背后被一个东西顶住了腰。一个冷冷的声音说：“别动，动一动马上就扎死你。”

今天，华晓只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衣，外面还是一件夹克衫。他分明感到那冰冷的刀尖已经穿过两层衣服，紧紧地点在他的皮肤上。

华晓愣住了。他的思维和身体一样僵硬，他一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刀尖在它的腰间没有动。眼前出现了两个穿雨衣的人，挡住了他往门里跑的路。从身量和体型来看都是男人。雨衣好像就是大街上常见的绿色的，里面贴着黑色防水胶的那种。对方两个人的雨帽都遮在头上。这种天气，居然都戴着一个大口罩。

华晓脑筋稍稍活动了点，他知道，他的前后起码站着三个人。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跟我们走一趟！”对面的一个人说。

华晓没有动。

对面的人举手朝他的胸猛推了一下。华晓觉得身背面的刀尖似乎已经刺进了他的皮肉。

这时候，华晓多么希望能有行人灰过来。可是周围一片静寂。只听见小吃店里服务员收拾碗筷的声音。

华晓想喊，可是不知为什么嗓子里像卡住了东西。华晓想跳开，也已经



来不及了。

华晓被拧着转过身，刀才暂时离开了身体。

他看见了那辆刚刚停下的黑色小汽车正开着后门，他明白了，这汽车是专门为他而来的。可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重要，居然还要用小汽车来“接”他。

“你们要下什么？”

华晓嘴上立刻挨了一拳。

“你们认错人啦！”华晓喊了起来。

他的脑袋上又挨了从背面打来的一击，也不知用什么打的。华晓只觉得两眼发黑，直想呕吐。

这时，他看见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朝这里飞快地驶来。但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华晓被推搡着塞进了汽车的后门。他被夹在两个人的中间。他的两只手也被捆了起来。

汽车打开前灯，在小吃店前，发疯一样地转了个弯，冲上马路开走了。

华晓觉得恶心，幸好他肚子里空空的，否则他马上就会吐出来。他隐隐约约觉得汽车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又拐了一条街，然后停了下来，他们推着华晓走下车。汽车开走了。

华晓被带进了路边一家外表像个店铺的大门。穿过一间宽敞的大房子，来到一间像是办公室的较小的房子里。这家店铺好像正在装修，除了几个大条凳，和装灰浆用的桶，其它一无所有。

华晓被推到墙角，三个人围成一个小圆站在他的眼前。华晓看他们都不脱雨衣，也不戴口罩，知道是遇上了坏人。可他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抓自己。真是又怕又急。

“你们抓错人啦！”华晓大声喊叫。

“我们找的就是你！”

华晓觉得这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他猛地想起前些日子，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伏击的那次，打他的那个人也是这样的口气。

一个矮个子说：“别跟他费话……我问你，你们把昨天偷的东西藏到哪儿去啦？”

这次华晓可蒙了，他问：“什么东西？”

“你小子还装傻，什么东西？你心里明白！”说着，瘦个子又要打，被矮个子拦住了。他说：“我知道你是小喽啰，你跟你们头儿说，把东西还给我们，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还可以给你们一笔钱。你看怎么样？”

华晓意识到，对方一定是丢了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不，他们怎么会这样大动干戈呢？……华晓真是代人受罪，他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蒲乐章这个人胆大包天的。为了钱，他什么坏事都敢于。他的鼻子就像一条能嗅出货物里藏着海洛因毒品的训练有素的警犬，他的眼睛就像机场安全检查用的X射线机。他能极为敏感地发现在社会上什么东西最能赚钱，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像狼一样地扑上去。

但他又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他知道他每天都在干着挺而走险的事，处处如履薄冰。良心和道德对他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他怕只怕哪一天会“啷”一声，戴上手铐。因此，他一边干坏事，一边要想法保护自己，有些冰层很薄，没准第一个人走过没事，第二个人再走，冰就会塌下来。他就第一个走，而

且眼看着第二个人掉下去，他不但不害怕，反而为自己冒险取胜而兴奋不已。

别人以为他胆子大得惊人，敢到老虎的嘴上去拔那有数的几根珍贵的毛，其实蒲乐章早已经给老虎打了高浓度的麻醉剂。别人看他得手，也想去拔上一两根，殊不知药劲已过，披老虎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吃掉。老虎还以为它丢失的胡子是眼前那个人偷的呢！

从卖黄书发达之后，蒲乐章天天想的就是如何赚大钱，但又不能自己亲自出马。一旦冰碎了，一旦老虎要吃人，他就把一个替身推过去。事后不但自己清白无辜，有时还要装成是打虎英雄，或是水中救人的模范。最不济，他也不是罪犯，顶多是个上了当或者受蒙蔽的傻瓜……

他喜欢看京剧，别人看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因果报应，他却能看出勾心斗角，弱肉强食，“成者王侯败者贼”来。别人看诸葛亮智慧，他却能看出诸葛亮的奸诈。看京剧“失街亭”，他认为“失街亭”是诸葛亮为剪除异己，为后来诛杀马谡埋下伏笔，“空城计”中，他居然学到诸葛亮买空卖空的计谋。至于挥泪“斩马谡”，那与“长坂坡”中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相差无几。

蒲乐章没怎么念过书，算不上有学问，但他有办法。他不是“不学无术”，他属于“不学有术”的那类人。

顺便说一句，蒲乐章最喜欢看动物世界，尽管有人说他是属于“鬣狗”一类的动物，但蒲乐章觉得他是狼和狐狸的混和体，为此，他津津乐道。

他把他的事业分成“文戏”和“武戏”两种。“文戏”指的是那些正常交易，冠冕堂皇的事情。而“武戏”就指的是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了。他进而把他的下属也分成京剧行当中的生、旦、净、末、丑五类。

唱“文戏”和唱“武戏”的人长相可不像京剧中那样带有夸张的区别。但唱念做打，一招一式可就大相径庭了。

“文戏”要靠“武戏”赚钱。“武戏”要靠“文戏”支撑门面。这里举一个例子说说“文戏”的厉害。

去年五月，蒲乐章以“众生贸易公司驻某省分公司”的名义在一家电视台举办“盼望海峡两岸早统一”的电视节目。邀请了全国各大有名的文艺团体中的最新最时髦的青年歌星、青年笑星一共四十人去某省演出，共演出二十场，场场爆满。蒲乐章不为赚钱，反而还赔进去了几万元。尽管赔去了几万元，但随着省电视台的播放，蒲乐章却捞取了政治资本，马上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歌颂蒲乐章如何在经济活动中对职工进行理想、道德、守法教育的文章，说他是一个“新型企业家”。

于是，蒲乐章与海外大财团有密切关系的说法变得不言而喻。以后蒲乐章“开车”便是一路绿灯，用龙城的土活来说，叫做“脚面水——平膛……”

“文戏”的情况我们先不去管它。让我们看看蒲乐章的“武戏”是怎么个唱法。

近两年来，蒲乐章凡是要干违法赚钱的事，保密自不用说，凡事他必然有个“替身。”

这个替身就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肖园利，肖园利身材虽矮，但长得也大大方方，富富态态，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可以信赖、可以依托的人。肖园利办事干练、精明。而且对蒲乐章言听计从，绝无二心，死党一类的人物。

他原本是一个农民，蒲乐章当年卖黄书的时候，他是某乡一个地下印刷厂的采购员。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生活好了，肖园利也发福

了，本乡本土的人也认不出眼前的小胖子就是当年那个永远穿一身灰色廉价西服，脚底上却是双解放鞋的小采购员了。

现在，“武戏”方面的买卖一律由肖园利个人出面，签字、谈判、指派什么人干活，都由肖园利联络。蒲乐章又让他找人私刻公章，成立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坏字信息交流中心”。对外联系黑买卖就以这个黑公司的名义。

蒲乐章这样做是为了一旦出事，他可以说根本不知道，抓走一个肖园利，他顶多说他上当受骗，对下属了解不够。

肖园利不是傻子！蒲乐章的心思他怎不知晓。

蒲乐章见他还在犹豫，就又拐弯抹角他说：“一根绳拴两个蚂炸，不如单飞，出了事也有照应，公司只要不垮，你肖园利也垮不了……”肖园利投靠蒲乐章，受过人家的好处，现在又不能自立门户。况且，从这些黑买卖中他可以赚到以前他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么多好处。于是就按蒲乐章说的办，他自信办事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于是也就大干快干起来。

蒲乐章觉得肖园利真是心腹之人，也就愈发地放心。但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

肖园利每每私下琢磨，自己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干活，主意都是蒲乐章拿，大部分钱也由他赚，最可怕的是，他头顶上悬着把剑，一旦绳断了，他还不一命呜呼，到时候公司垮不了，他可能已经被枪毙了。不成，现在说得好听，到时候没人管怎么办。房塌下来与其我一个人顶，不如咱们两个人扛。

他买了一个香烟盒大小的三洋牌微型录音机，放在西装的内口袋里，每次他和蒲乐章谈话的时候，就假装去掏香烟……他还记起了，当年蒲乐章让他找人搞假酒的时候，曾经给他一张蒲乐章亲笔抄写的各种原料的兑配比例表。于是他翻箱倒柜地去找，终于在一个旧笔记本里发现了。他展开一看，心里不由一喜。

上面虽说没有蒲乐章的签名，但却都是蒲乐章那蜘蛛爬的笔迹。

这下，肖园利心里踏实了。

两年匆匆地过去了。肖园利几乎什么坏事都干过了。钱也多得存了七家八家银行。

同时，他也造就了三件护身的法宝。第一件就是与蒲乐章谈话录音带的“精选”。第二件就是那张蒲乐章当年造假酒的单子。第三件是一个小笔记本，那上面不记别的，只记录着某年某月某日，他贿赂有关人员的名字和款项。

这三件护身符他还精心地复制了一份，一份交给他的老婆，嘱咐老婆说，一旦他被关起来判刑，交给最高检察院。另一份他将它们缝在自己不离身的皮包里。这样，丢了一份，还有另一份。

这三件东西让他“干活”时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他想，等到赚够了钱，然后一走了之，逃往外国。

每当别人说起东北三件宝的时候，他心里就 噎一跳不由自主地去摸摸他的皮包……

可是，就在昨天晚上，肖园利的皮包丢了。

昨天下午，他领着两个外地大工厂的厂长，来到了市郊的一个大仓库，那个仓库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钢材，钢锭、盘条、钢管。

他们敲响仓库大门，看门的老头急忙打开门，热情地让他们进去，然后一口一个肖经理的把他们引到了一堆钢管的面前。

“赵师傅，你歇着去吧！”肖园利说。

老头儿点头哈腰地回到传达室。

肖园利对两位厂长说：“看看吧！”

两位厂长大喜过望，在钢材这样奇缺的时候，这位肖经理可真是神通广大呀！他们连摸也没摸，只瞟了一眼那小山一样的钢材便说：“标号都挺高，太好了，肖经理，你可是帮了大忙了……”

“没错吧！只要货款一到，我们马上发货，一个月之内你们就能收到，满意了吧！”

两个人千恩万谢地和肖园利走出仓库的大门。昨天，他们刚见到肖园利的时候，还以为这个胖子不过是吹吹牛而已。于是提出看看货。临来之前，他们还将信将疑，现在一看，疑虑全消……

他们哪里知道，今天上午肖园利来到了这个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仓库，跟着门老头瞎吹一通以后说：“我有两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他们不相信我们国家现在能生产这样的钢材。下午我领他们来看看，别的你不用管，叫我肖经理就行了。”说完肖园利从提包里掏出一条“大重九”烟扔在桌上。

老头儿哪里知道肖园利的心思。心想，看看就看看呗，还能把钢材给看跑了么？

“行！不就是看一眼么？”

“对！拜托！”肖园利轻描淡写他说了句，然后坐上汽车走了。

老头好生奇怪，这人可真大方呀！进门看看就扔条烟，也没再想什么，就继续打开半导体听他的京剧了……

当天晚上，两位厂长请肖园利吃了一顿，然后就争着与他签了购卖钢材的合同书，到期不付款罚多少多少钱，货款到后，多少时间不供货，罚款多少多少。

肖园利心里冷笑地看着这两位傻帽厂长，琢磨着怎么“吃他们”“吃”得更多，“吃”得他们不知不觉。肖园利惯用的办法就是通知他那个在银行的“铁关系”。压住对方的贷款，暂时先不寄龙城，合同到期，钱还没到。肖园利便可以要求索赔……

他把两位厂长送上汽车，回到饭店，上了趟厕所。上厕所时也没忘了挟着他的皮包。

这次上厕所使肖园利终生难忘……

厕所已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小便，其中一个长得很高很帅，头发是香港最时髦的那种前边探出老高的发式。深蓝色的西装，咖啡色的领带，黄色的皮鞋，显得风流倜傥，看样子不是翻译，就是什么外企的中国雇员。

肖园利将黑色的皮包放在宽大的窗台上。两个小伙子正对着窗子整理他们的衣服。一个刚好挡住了肖园利观察皮包的视线。等那个小伙子移开了，肖园利看见皮包还在，心里踏实下来。

也就是两分钟的时间，肖园利整理好衣服，去拎他的皮包时，却发现皮包似乎重了点。他急忙打开拉锁一看，顿时傻了。这皮包虽然外表和他那只一模一样，但是内容全变了。那皮包里放着几份崭新的杂志。

肖园利冲出门外，四处查找，哪里还有那两个小伙子的影子……

肖园利额头上顿时渗出一缕缕“白毛汗”。

是小偷？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但是皮包里的东西对小偷来讲是毫无用处的，里面的几十块钱当然算不了什么。那合同怎么办？他的护身符怎么办？

要真是到了小偷的手里，问题还不大。那两份合同对他们也没用，小偷会一丢了事的。可是万一刚才的小伙子要是公安部门的可就完了……想到这里，肖园利腿都软了。

对了！会不会是拿错了包？因为这个包和他那个包在外表上一模一样啊！对了，要是这样就真谢天谢地了。他急忙跑到总服务台，说明了情况，又把手里的提包留下，然后递上名片，请求服务员一定要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他那个皮包太重要了……

可是，他却不敢向公安部门报告这件事。

回到公司，他向蒲乐章讲了他丢皮包的事情。蒲乐章听着听着，脸色陡然变得十分阴沉。没等他说完自己的分析，蒲乐章就粗暴地打断了他。

“皮包里还有什么东西？”

“除了那两份合同，还有烟，打火机，没什么别的……”

蒲乐章没有说话，只是在屋里转来转去，像只关在笼子里的狼。

“不是检察院的便衣，就是那个可恶的第三军团！”

“他们要那玩意儿干什么？他们要真想看合同，那两个厂长手里各有一份嘛？”肖园利说。

“你整个一个混蛋，他们知道你皮包里有什么东西？关键是你让人盯上了……”蒲乐章联想起前些日子第三军团给他送录音带的事情，怎么想，怎么觉得可怕。

听他这么一说，肖园利更是噤若寒蝉，他的那份护身符足以让整个公司再加上那些有身份的关系户一起完蛋。但他怎敢明说。

“那……那你说怎么办？”

“你马上带人找！先找那个叫华晓的中学生，这次可不是像上次一样光吓唬吓唬，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我要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东西！如果真是便衣就算咱们倒霉。不过就一份合同，问题倒也不大。关键是以后……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此刻，肖园利的心情比蒲乐章还要急上一百倍。

第二天下午放学的时候，肖园利亲自领着人，坐着车，在学校门口“恭候”华晓。

当他们看见华晓和另外一个人进了公安分局的时候，肖园利已经是灵魂出窍了，只是华晓手里没有那个提包，华晓也不是昨天他见到的那两个年轻人。因此，他还存有一线希望。

肖园利把语气变得更加和缓地对华晓说：“昨天晚上，你们拿走了我一个黑皮包，皮包里有两份合同书，这关系着我们公司的命运，可对你们来讲，一点用处也没有。我知道，你们是拿错了我的东西。希望小兄弟帮帮忙，还给我们，我们绝不为难你，我说的全是真话。”

华晓说：“我也说实话，我根本没见过什么黑皮包。”

“那你刚才去公安局干嘛？”

华晓楞了，看来他们已经盯了自己很长时间。

华晓说：“我们学校一个学生被拘留了，我和教导主任去看他。”

“是吗？”肖园利半信半疑，他倒希望华晓说的是真的。

“你不是第三军团的吗！”

“我不是！”

“这你就是撒谎了，我们有确切的证据知道你是！”

“我不是！”

“你能告诉我，你们的头儿是谁吗？”肖园利忽然问。

“我不知道！我告诉过你，我不是第三军团的！”

“不知道？”肖园利知道不打是不成了，于是他边说话，边从衣袋里掏出了刀子：“这样吧！我们先给你脸上做个记号，省得下次不认得你！”

看见刀子，华晓浑身打个寒战。他知道，这些流氓心狠手黑，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不愿意这样像鸡鸭一样任人宰割，他用力喊起来。

一个家伙立刻用手从后边捂住了他的嘴，然后把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破布塞进了华晓的嘴里。那布可能是油漆工们擦手用的。上面的汽油味差点把华晓噎死。

这时候，外面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窗子的声音。

我哪儿也不去，你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大……你们就是亲爹娘。你们老了甭发愁！我能挣钱养活你们……

——陆文虎

听见敲窗户的声音。瘦高个刚要说话，肖园利猛地抬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屋里一片寂静。

华晓挣扎着想张开嘴，可是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敲窗声又剧烈地响了起来。一个低低的声音说：“快开门！我们是警察，我们听见你们在里面。”

华晓心中一阵狂喜。

另两个人一起凑到肖园利的眼前。肖园利低声说：“到窗前看看！”

瘦高个悄悄溜到窗户的一侧，向外看去，一个人也没有！他急忙走回来，小声对肖园利说：“看不见人！”

肖园利心中一惊。

他混迹社会多年，坑蒙拐骗，他都是行家里手。流氓斗殴的事他也见过不少。论心计，他可以巧为周旋，但他的“本职”毕竟是打着公司的旗帜以骗人为主。如果对方真是警察，他还没有敢和警察当面开打的胆量和本事，万一被抓住了，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真得和警察公开对着干，即使暂时取胜，警察怎能善罢甘休。

可是对方如果不是警察，他就这样轻易放过好不容易抓住的线索，又十分的不甘心。

这样犹豫片刻，顿时没有了主意。

窗子又敲了起来，一声紧似一声。似乎逼着他赶快决定。时间不允许他多加思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咬着牙低声说了句：“撤！”

瘦个子听到号令，急忙打开办公室的后窗，像只猫似的率先窜了出去。另一个托着肖园利的屁股蹬上窗台，肖园利个子虽矮、但肉大身沉，一抬头，脑袋居然被窗框狠狠碰了一下。顾不上疼痛，好歹跳了出去……

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

华晓一抬头，黑暗里，他看见了鲁湘舟和陆文虎。

他又喜又惊。喜的是“天兵”骤降，救他于危难之中。惊的是这两个同学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记起来。小吃店门口他被截的时候，小汽车后边出现的两个骑车人。

鲁湘舟刚要跳窗去追，陆文虎叫住了他。

陆文虎拿出华晓嘴中的破布，又为他解开了双手。

“你怎么会在这儿？”陆文虎问。两个人的惊讶绝不亚于华晓。

他们听见不远的地方传来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知道那辆小汽车已经载着那几个家伙逃跑了。

“他们为什么抓你？”陆文虎问华晓。

华晓将对方要皮包的事说了一遍。

鲁湘舟和陆文虎互相对视了一下，没有说话。

从他们眼神中，华晓看得出，对方一定知道皮包的事情。

华晓揉着被捆得生疼的手指问：“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

陆文虎和鲁湘舟又互相对视了一下。

陆文虎说：“我们碰巧路过这里，看见他们截着一个人进了汽车，我们就追到这里来了……”

“你们认识他们吗？”华晓问。心里却十分疑惑，“碰巧”？哪里有这么多次“碰巧”。

陆文虎和鲁湘舟笑了笑，似乎没听懂华晓问什么。

此时，华晓的头脑里已是问题成堆，疑问重重。

他想问的问题真是大多了。比如“那皮包是你们偷的吗？如果是，那么接下来又该问，偷人家皮包干什么？”

再比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第三军团？”

又比如“平时你们两个在学校连话都不说一句，现在怎么这样的熟识？”

还比如，“今天怎么这么凑巧？好像有什么准备一样！上次我受到袭击也碰上了鲁湘舟，这怎么解释？”

但是，这些问题他一个也没有问。他看得出，问了，他们也不会回答。

华晓说：“唉……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们老把我和第三军团连在一起，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第三军团……”显出一副十分委屈，十分倒霉，代人受过的神情。

除文虎关心地问：“你想想，他们为什么总说你是第三军团呢？是不是你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说过你是第三军团呢？”

华晓忽然隐隐约约地感到，他们俩极有可能是第三军团的成员，即便不是，他们也一定知道第三军团的内部情况，他仿佛已经看见了第三军团的影子……

华晓把他与郭大伟的那次谈话说了出来，他解释道，“我无非是觉得郭大伟这个人软的欺侮硬的怕，就想拿第三军团吓唬吓唬他。其实第三军团连个影我也没见到过。”

鲁湘舟说：“这个第三军团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总害得华晓替他挨打，真是的！”

华晓看着鲁湘舟那认真思索的样子，又大为奇怪。如此说来，他们对第三军团也知道的不太多，甚至比华晓知道的还少……真是让人莫名其妙。

鲁湘舟让华晓坐在他自行车的货架上，三个人又骑回小吃店，然后在此分手。

华晓回到家，想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更是百因不得其解。他好像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疯狂旋涡的中心。可是搅起旋涡的人在哪儿呢？没有人和他说实话。

他这个“老师”可太冤枉了，可真是亏得很，教师没当成，来当“侦探”。“侦探”又没有侦探的本事和必备的条件。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挨了两次打，为什么？不就是调查第三军团吗？两次万一有一次没人救，他被打伤了还是小事，万一真像流氓们说的，“给他脸上留个记号”那可就太亏了。

他决定明天就去找顾校长和他讲明情况，提前“退休”。

陆文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他正想悄悄溜进自己的小屋，却听见爸爸在隔壁屋里叫他。

陆文虎推开屋门，吃了一惊。



可子晏老师正坐在屋里唯一的那张简易沙发上。

“哟！可老师，您来啦？”陆文虎急忙走进屋来，可老师这么晚到家里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可子晏问。

陆文虎不愿意欺骗可老师，可又不便说实话。于是嘴里像含个东西似的说：“外边转了转……”

父亲埋怨他说：“可老师都来了一个钟头了，转了转？上哪儿转去啦？天儿还下着雨……”

可子晏听得出来，父亲尽管在责怪儿子，但那关心与和缓的语气中分明透出十分的疼爱……

陆文虎的母亲已经从衣柜里拿出件干衣服递到儿子的手上。

儿子接过衣服说：“妈！您歇着吧，我自己来……”

可子晏没有说话，心中却十分感动。他所接触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极少有这样和母亲说话的。许多孩子都把父母的关心看成应当应份的，并无半点感激，仿佛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向父母讨帐的。

陆文虎在外面是一条小小的“男子汉”，很少听说他怕过谁，但对父母对老师却是毕恭毕敬。就像那种老式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

陆文虎的家庭并不“老式”。父母既没有权势，也没有学识，不过是很普通的工人。

对于陆文虎和他父母的情况，可子晏最早是听爱人孙秀敏说的。孙秀敏曾经是陆文虎初一时的班主任……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的秋天，那正是“四人帮”被粉碎两年之后，冤案开始平反，许多被放逐到外地劳动改造的干部陆续回城，相当数量的插队知识青年也通过各种门路以“病退”和“困退”的理由告别了他们以火热的激情踏入，又以泪水和怨愤离开的那片给他们留下深刻回忆的土地，回到龙城……

“十年浩劫”制造的冤假错案真是太多了。

那整日回荡于人们耳际的哀乐和追悼会上那太迟了的泪水和对着遗像九十度的鞠躬已经无法告慰那些冤鬼孤魂……况且，能够开追悼会和被人鞠躬的又有几个人？

关键是活着的人！尤其是那些有人整，却没有人负责平反；有人迫害，现在却没有人惦记，甚至已经被遗忘的“平民百姓”。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龙城的各大部委那雄伟庄严的大楼后边，或什么边边角角极不起眼的地方都有那么两三间房子。如果房子有窗，必定是有铁栅栏保险。门开得很小，却一定是一扇小铁门。那门旁有的挂着牌子，而大部分却没有牌子。知情的人全都知道，这就是各部委的信访办公室。

这办公室处理人民来信，接待那些来到龙城要求“包青天”平反昭雪的普通人。

那些日子里，上访的人极多，办公室里接待人员，小门口拥挤不堪。办公室里没有接待人员，小门口仍然是拥挤不堪。他们同病相怜，彼此交流经验，互相出主意，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他们互相交换“状纸”，自以为是地提出修改方案；他们议论哪个接待人员和气，哪个厉害，哪个是科长、哪个虽不是科长却有实权……

如果心中没有苦水，哪个愿意变卖家产，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地来龙城上访告状；如果没有冤情，哪个愿意遭人白眼，低三下四，苦苦哀求……

这一切，信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心里怎不明白。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冤案在冤字上都是相同的，但每一桩冤案却都有自己的特色。制造冤案时轻而易举、草菅人命……而平反时却需要详尽的调查、了解、研究、请示……

比起上访的人次和冤案的数量，接待人员是太少太少了。

而且每要平反一桩冤案定要受到无穷的阻力。因此，二上龙城、三上龙城，甚至十上龙城告状的人也不在少数。

一个专门管信访的科长说：“看到第一桩冤案，义愤填膺，不禁拍案而起……而见到第十桩冤案，爱莫能助的心情便悄然而生……当接到第一百桩案子的时候，便有些麻木，感情的因素荡然无存，只是机械地履行公事，再也看不见那些痛苦的灵魂在挣扎，而是像在看一个非常遥远的、说了许久的、淡而无味的故事……”

上访人员千辛万苦得到一张巴掌大小的白纸，上面写着：×××同志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请予以接待平反……

上面还盖有某部委信访办公室的大红印章。

上访人员像拿了圣旨一样地回去，当地领导一句话就又把把顶回了龙城。

“人家说你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就给你平反，谁知道你反映的是否属实！”

哪有那么多人手去调查。况且，即使真的去了，当地早已准备好了充分的理由……

这就是为什么“包公”、“杨三姐告状”一类戏常唱常新的原因……

那个年月的夜晚，如果不是什么重大节日，没有公安部门来清理“市容”，你便会在各个信访办公室小铁门外的过道里、树荫下看见一些人展开一片席子或者一块塑料布席地而睡。

是些什么人？不说人们也会明白。

有一天，在某建筑部门的信访办公室的门口，出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男孩儿，看样子顶多有八、九岁，头很大，身体却十分羸弱，像根发了一半的绿豆芽。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上访人员过多的注意。人们以为他不是个小偷，就是个小要饭的……

那天早晨，信访人员陆续来上班了。他们的自行车就支在有人刚刚睡过的地方。他们往办公室走，必然要穿过上访人员的人群。上访的人们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像一支奇特的仪仗队。两个女人还在梳头，几个人正在啃干馒头，一个人还在书写他的“状纸”——现在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眼里露出了渴望与希冀的光彩……

“大爷，让我进去吧！”小男孩拉住正要关上的小铁门。

那位戴眼镜，上嘴唇有点豁的叔叔说：“你进去干嘛？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上访办公室！”

豁唇叔叔看了看这个眉毛很黑的圆脑袋小孩又说：“你干嘛？”

“上访！”

“上访？屁大的孩子也上访，你还嫌这儿不够乱是不是？”

“我给我爸爸妈妈上访……”

“你们家大人呢？”

“在内蒙……”

“他们怎么不来？”

“他们有病……”

“这不是小孩的事，走吧！”

“您就让我进去吧！”

“去！去！去！”

灰色的小铁门在男孩儿的前面关上了。

几个上访的大人围了过来：“小孩儿，回去吧！这是大人的事……大老远的，你怎么来的？”

“坐火车！”

“一个人？”

“一个人！”

“买票？”

小孩儿不再说话，似乎有点害羞，躲开众人。他找了一个墙角儿，打开书包，拿出一个像鹅卵石颜色的饼子吃起来。一个妇女弄不清这孩子吃的是什么，凑过来问：“小孩，你吃的是什么呀？”

“莜面！”

“噢！莜面。莜面不是做‘猫耳朵’吗？这么厚，蒸得熟吗？”

“蒸得熟，面和软点，火大点……”

听见这话，那位妇女眼泪差点流了下来。“你几岁？”她酸酸地问。

“虚岁十岁，实岁九岁……”

“没有哥哥姐姐吗？”

小孩摇头。

“父母多大岁数？”

“我爸五十，我妈四十五……”

妇女问了小孩为什么上访，才知道他的父母原本都是龙城的建筑工人。文化大革命当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发现他们隐瞒富农成份，又说过反动言论，被当成现行反革命送到农村……那会儿，男孩刚刚一周岁。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富农，没说反动活儿？”妇女关切地问。

“我爸妈说弄错了，他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你听大妈的活，这事你告不下来，还是回去吧！你年龄小，有些事还不懂……”

“我懂！他们是好人！”小男孩固执他说。

这样一下子就过去了两天，没有信访人员正式接待这个男孩，只是顺便说：“回去吧！叫你们家大人来……”但信访办公室的七个工作人员全都知道了门口有一个告状的男孩。

第三天下班的时候，信访人员走出办公室，第一个感觉是：自行车找不到了。再仔细一看，自己的自行车还端端正正地放在老地方，只是被擦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那往日灰暗的瓦圈如今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每个工作人员的心中都不由得为之一动。

第二天如是。

第三天也如是。

大家知道了，七辆自行车都是小男孩一个人擦的。他好像不是来上访，倒是信访办公室雇用的专业擦车工。麻木的心此刻都变得十分酸楚。

“你有材料吗？”有一天，小男孩被叫进了办公室。

“有！”男孩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

豁唇叔叔认真地翻阅了一遍，然后说：“孩子，你父母要真是富农和反革命，你这可是为反革命翻案啊！”

“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要真是，那我也是反革命……”

豁唇叔叔一愣说：“孩子，材料我们收下，我们调查一下……回家吧！我们给你路费……”

“不！什么时候查清，我什么时候走！”

固执的孩子还在擦车。有一个女工作人员从窗子里偷偷地看他。当看到孩子为了擦净挡泥板上的一块污渍而一小口一小口往上吐唾沫的时候，眼泪已经止不住了。孩子！你每天吃都吃不饱，哪儿来的这么多唾沫呀！

又过了两天，信访办公室决定马上派人去内蒙——小男孩的老家调查。

“我不信，你们骗我！”

豁唇叔叔从衣兜里拿出火车票，小男孩才放了心……

龙城亲自派来了“大干部”，乡里自然不敢怠慢。一来二去，查清了两口子的成份原来是中农。豁唇叔叔又回到龙城找到那家建筑公司，反动言论的事也被否定了。前前后后大约用了个把月。

半年之后，小男孩的父母又重新回城，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那天，两口子来到信访办公室，当场给豁唇叔叔叩了个头。

豁唇叔叔急忙扶起他们说：“不用谢我，你们命好，摊上了个好儿子……”

此话不说则已。一说，两口子热泪奔流。

原来这小男孩并非亲生，只是他们不能生育，要了这么个孩子……孩子养到七岁，老两口含着眼泪，将所有积蓄八十元拿出来，告诉孩子生身父母的地址姓名，让他前去投奔，不用再和他们一起背着“黑锅”，受生活的煎熬……

孩子大哭，双手搂着父母的脖子说，哪儿也不去，你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大……你们就是亲爹娘，我长大了挣钱养活你们……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万般艰辛中的莫大慰藉……

听到这里，豁唇叔叔不禁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也无不为之动情。

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陆文虎。

童年的不幸使他早熟，正是由于不幸使他对帮助过自己的好人倍感亲切，哪怕是一粥一饭，他也铭记不忘。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在龙城，他认识最早的小朋友就是骆强和常振家。上访的日子他们相识，以后他们便轮流从家里给他拿来吃的。骆强曾送给他一双鞋。常振家曾给他一件衣服。毫无半点功利和恩怨，只是出于孩子的天性吧！因此，当陆文虎在辅民中学初中与骆强和常振家重新相见时，三个人高兴得搂着膀子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

陆文虎长大了，长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他的外表让人感觉粗粗拉拉，其实他的内心却极其敏感，极其细微。

他在农村的时候，一位武功深厚的老人见他身体羸弱，品行又如此敦厚，便有心教他武功，不为别的，只为强身健体。七岁上学，九岁离开农村，插班进了小学二年级，比同班的孩子都大一岁，个头也稍高一些。父亲又为他找了一位武术教师，背着人，偷偷演练。照他这个年龄，武功总要显摆显摆，他却从不示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心计与性格可见一斑……

可子晏就是那少数的几个人之一。

自从社会上传说第三军团一事，又听说学校也在追查，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文虎。他并不相信陆文虎这种孩子会在外面做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但他担心青年人年轻好胜，热血沸腾，弄不好会出什么差错，毁了自己的一生，他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看看陆文虎晚上到底在不在家，因此孙秀敏前脚进家，他后脚就出了门，没想到陆文虎还真不在家，心里自然多了几分疑惑。

“可老师，您找我有事吗？”陆文虎问。

“没什么事儿，只是到家里来随便看看。”可子晏轻描淡写他说。

陆文虎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可子晏又说：“文虎，父母年龄大了，晚上多在家，不要让父母担心……”说着便起身舍辞。

陆文虎诚恳地点着头送可老师出门。心里也不由一动，觉得可老师话中有话。

信念志趣相同，不结义也是兄弟，人们常说的“君子之交谈如水”恐怕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朋友平时不显亲热，但遇到危难，可以相互救助，主死相托……

——常振家

第二天早晨，华晓早早来到学校，看见鲁湘舟，正想上前去打招呼，却发现鲁湘舟不认识他一样，只是擦肩而过。到了教室，陆文虎也依然如故，好像昨天晚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下了第一节课，华晓来到教导处，想报告一下昨晚遇到的事情。张主任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只好快快而回。

上第二节课的时候，他刚打开铅笔盒，就看见放功课表的地方夹着一张叠成“辫子形”的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华晓（请保密）

明天早晨8：30我们在南郊粮库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如愿意去，我们在北门等你。

华晓再往下看，没有日期，没有署名。他奇怪地抬起头，没有人看他，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节课，老师病了，上自习。

华晓看了看自己的同座位。那位女同学一直在看着华晓。现在看见华晓转过头来看她。急忙正过脸去，装着在看英语。

“你看见谁动我书包了吗？”华晓问。

那女同学摇摇头，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华晓上大学的时候也收过类似内容的条子。这些条子都是一些女同学对他表示好感的条子。有些修养或是有点艺术感觉的人在表达感情的时候都是很含蓄的，含蓄得让你不明白，尤其是女同学对男同学就更是如此。

写个条子约你去参观什么画展，一齐参加勤工俭学的劳动。说是有爱慕成分吧，是不是自作多情呢？因为这完全是男女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你要是胡思乱想，是不是自我感觉太不正常呢？可要说没有爱慕成分吧，她为什么不邀请别人而单单邀请你呢，起码是不讨厌你吧，或是对你有好感吧！

毕竟是八十年代的学生了，不比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那会儿的学生。接到这种条子要末就傻了巴叽地跟着去，冥顽不化，辜负了姑娘的一片痴情……要末就惊慌万状，甚至把条子交给老师。

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末的学生接到这种条子后，朦胧的情丝便油然而生。

如果喜欢她（或他）便欣然前往，如果不喜欢也不恼，不但不恼，心中还多少有些洋洋自得，被人喜欢总不是坏事吧——说明自己有被人喜欢的地方。

这一切，对于华晓来讲，如果说不懂，那就是故作天真状了。理论上全懂！但要说的在实践中处理好，那的确不很容易。这一点，五十年代也好，八十年代也好，都有相似之处。因为这个在过来人看起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对于少男少女来说，却像个可爱而又调皮的精灵。

她千变万化，飘忽不定，一会儿变成你的眼泪，一会儿又成了你脸上的

笑容，一会儿是那春天的柳眉儿，一会儿又像碧波中随风飘移的浮萍。

不管怎么说，她是美好的，她是纯真的，她是令人向往的，她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值得珍贵的回忆，不要辜负她，不要亵读她……

对于中学生来讲，华晓算是过来人，他现在想了这么许许多多，是不是有点忘了“本职工作”了呢！不是的！

前几天，也是上自习的时候，看看四周无人，他的同位从书包里拿出来一个金黄色的“菠萝”，递给华晓说：“送给你！”

华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规整的“菠萝”。

金黄的色泽，像个机器加工出来的标准的椭圆体。所有的“鳞片”都一样大小，不差分毫，富有生命力地支楞着，不歪不蔫。

华晓惊喜地接过来，发现比预想的重量要轻得多，好像是中空的。华晓仔细看去，才又发现这“菠萝”是用纸扎成的。这真是一件极精美的工艺品！

扎“菠萝”的纸不是一般的黄纸，也不是金纸。但纸的颜色，华晓又分明在哪里见过。

“用什么纸做的？”华晓问同位子。

“一分钱纸币，都是新票！”

“噢！”华晓恍然大悟：“得用多少张？”

“这个是用五百张做的！两百张也可以，不过小得多……”同位子眼睛亮晶晶的。

“太棒了，你的手真巧！”华晓由衷地赞叹道。

姑娘脸上飞过两朵红晕：“送给你吧！”

华晓心中真想得到这个“菠萝”。可是一想，人家费了这么多功夫不说，光材料费就整整五块钱。他不能要。于是说：“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能要，真棒！你自己留着吧！”

姑娘说：“没事儿！我还可以再做……”

“那我得给你钱！”话刚一说完，华晓就后悔了。他现在是在“错位”的状态中生活。他的“本质”是老师，他的“表面”却是学生。他的思想水平、文化知识都是成人的，但他的地位又是高二中学生，这次，他把成人通常情况下等价交换的习惯放到中学生的那种说不清的“交往”中间来了。

果然，那位姑娘的目光立刻变得黯然了，她的嘴角往下微微撇了一下，不知她想哭还是想笑，姑娘好像是抱有歉意他说：“那就算了吧！”

这“算了吧”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华晓呆呆地拿着这“菠萝”，倒像是拿了只小刺猬。

华晓知道，这姑娘属于那种脸皮很薄、自尊心很强的女同学。她今天从书包里把“菠萝”能拿出来，不知是鼓了多大的勇气呢！

一瞬间，华晓仿佛觉得自己做了多大的错事，他伤了别人的心。可是不这样做不行啊！没有别的办法。开头还只是觉得礼物贵重些，尔后又想，万一姑娘有什么意思，那就更不能接受了。可又一想，人家可能就是出于友谊，自己这样想不是太卑琐了吗？一时间，千头万绪，梳理不出个所以然来……怎么处理才好呢，怎么才能两全其美呢？不要说你是大学毕业生，就是“博士后”，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华晓拿着那个让他义务劳动的条子，发着呆。最可气的是条子上没有署名，他只记起了明天是星期天。

没有署名也有好处。不管他去不去，他都没有责任。不知为什么，华晓

这样想。

星期天早上，华晓骑自行车往南郊而来。一路上，满腹狐疑，还在猜测是谁发出的邀请。到了南门，四处观看，却没有看见一个熟面孔，一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差五分钟。

南郊粮库是龙城市最大的粮食仓库。它离龙城师大不太远，只有三站之遥。

以前，华晓经常路过这里，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只记得夏收季节之后，这里的骡马大车、卡车、拖拉机源源而来，挤满了整个街道。

粮食检查员左手拿着个纸夹子，上面都是铅印的表格。

右手拿着个半米长的钢制的验粮插子。那插子很像一把宝剑。不过剑身被卷成了一个半圆管状。头部仍然是尖尖的，极为锋利。

检查员随便找到一个里面装着麦粒的麻袋。用“宝剑”向里一插，再抽出来，半圆管里就出现了许多麦粒。检查员用手碾一碾，搓一搓，看里面是不是掺有沙粒，再看看干湿程度。

合乎标准了，摆摆手，车辆方可进入粮库。

隔墙望去。可以看见许多像碉堡一样的土圆仓。听说这里还是龙城市最大的粮油加工厂。关于粮库，华晓的知识大概也就这么多了。

华晓看看表，已是八点半，正在急躁，有人拍他的肩膀。

华晓回头一看，有些奇怪，他的背后站着跟他很少说话的物理课代表骆强。

“哟！是你呀！”华晓说。

“咱们进去吧！”骆强矜持地笑笑。他的个子似乎矮华晓半头，但华晓却不知他何以这样的神气。

“就你一个人吗？”

“还有几个，他们都在里面等！”

华晓跟着骆强往大门里走。

穿制服的门卫向骆强点点头，似乎认识。骆强也点点头，径直向里走去。看门的一个胖老头从传达室里探出头来，很和蔼地招呼道：“来啦！骆强——”显得极熟的样子。

骆强指着华晓对胖老头说：“李大爷，这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

“好！好！快进去吧！”

华晓跟着骆强进了大门向右拐，松树墙后边站起几个人，华晓不由得愣住了。他看见了班长常振家、体育委员陆文虎、高二（6）班的“飞贼”鲁湘舟，还有本班的“民主人士”刘天人。

看见他来，大家都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围过来。陆文虎递给他一个劳动布的围裙和一副套袖。问他家离这儿远不远，骑车要多长时间，亲亲热热，像是老朋友。

华晓看见班上这么多他认为优秀的人都集中在这儿，心里也很舒畅。至于鲁湘舟，他稍稍有些奇怪。但又想，他既然和常振家、陆文虎是朋友，心里也就不存芥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这里面必有原因！况且鲁湘舟对他的态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眼睛分明闪着一种真诚的目光。

他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车间里，传送带在缓缓运行，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车间里到处飞扬着白色的粮食粉末。从硕大的屋顶缝隙里射进的阳光照在白色的粉灰上，形成一道道耀眼的光柱。



车间的中间有几架华晓叫不出名字的机器。

因为机器声音轰鸣、陆文虎大声告诉华晓，这是碾米机，什么型号，华晓没听清。

正在工作的几个工人看见他们的到来，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奇怪。只是说：“来啦！”

“来啦！”几个同学也只是这样简单的答应着。华晓知道他们一定是常来，和师傅熟得已经用不着客套。

虽然有机器，但仍然是非常落后。劳动也是相当繁重的，华晓看见一些工人从一旁的搬运车上背起麻袋，然后走上一块三米多长，也就二十多公分宽的跳板。那跳板的一头搁在平地上，另一头搭在两米多高的麻袋垒成的粮垛上，与地面几乎成四十五度角。走上去有两个人接着，然后解开系在袋子两角的麻绳，拎起麻袋，将里面的稻谷喂在碾米机的“大嘴”里面去。碾米机上面吃，下面扇。吃得是金黄的稻谷，扇的是白花花的大米。

华晓正呆呆地看着，刘天人过来拉他。他跟着刘天人走上跳板，来到了碾米机的“大嘴”旁边。华晓以为刘天人带他参观。刘天人却说：“今天咱俩当阿姨，你的明白？”

华晓愣了一下，大声说：“什么阿姨？我的不明白！”

刘天人笑着说：“你笨蛋的干活，我俩给它喂粮食——”

华晓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大嘴旁边没有工人，下面的传送带也没有动，原来这台机器由他们“承包”了。可谁当搬运工呢？这时他看见三个人背着麻袋正走上跳板。仔细一看，原来是骆强、常振家他们。

华晓十分惊讶。

刘天人熟练地将机器旁的一个绿色按键往下一按，这台机器也运转起来，轰轰吼叫着参加了车间里的大合唱，真是震耳欲聋。

骆强已经走上平台，转过身，麻袋出现在华晓的眼前。华晓学着刘天人的样子急忙接着，又暗暗吃了一惊。

两个人抬一个麻袋还坠得他直不起腰，手里少说也有四、五十斤，他真不敢相信这包百十来斤的麻袋是骆强这么个小个子从跳板上扛上来的。

他和刘天人把袋子上面的麻绳解开，一起抬着倒进了碾米机的“大嘴”。只见谷皮从半腰的吹风口中飞出，白花花米从传送带上出现了。

华晓心中升起一片喜悦。

当骆强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华晓大声说：“你在这看着，让我试试！”

骆强微笑着，与华晓像过独木桥一样，交换了位置。

华晓走到粮食车前，也像陆文虎一样，把身子背过去，弯下腰，两手朝后举起，就像小时候骑马打仗时背别的小孩一样的姿势。

车上的一个工人说：“小伙子，行吗？”

“没问题！”华晓说。

另一个岁数大点的工人又说：“你没干过，身体容易受伤！别逞能！”

华晓哪里肯听，只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论年龄，他比那几个中学生要大五岁呢！论身体，他总比骆强要棒吧！于是又说：“没问题，招呼吧！”

那两个工人仍然不放心，把麻袋放在他的背上之后，手还没有松开：“行吗？”“松手吧！”

手松开了。

华晓第一个感觉就是像背上了一座小山，死沉死沉的，但因为重量分散在整个背上，因此觉得还挺得住。于是，咬着牙往跳板前走去。

幸亏到跳板之前没有几步路。华晓迈上了跳板，刚一迈上去，他就发现两条腿立刻发软。每往上迈一步，都觉得十分艰难。汗顿时就从额头上冒出来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华晓想起了李白的诗句。

他发现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根本不是一股劲。他甚至埋怨骆强他们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来勤工俭学……他没想到，这跳板居然是这样的厉害。在家里，他扛着煤气罐上过四层楼，可现在背上的家伙起码要有两个煤气罐那么沉……

时至今日，一切废话都不必多说了。

上去就是好汉，要是半道把麻袋扔了，在几位同学面前还有什么脸？

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印，华晓终于站在了平台上。

刘天人和骆强一把接住。嘴里不停地夸奖他：“还行，第一次就能上来，不错！”

华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却不敢急促地喘气，怕被别人看不起。

骆强说：“你还在这儿吧！这个活儿也不轻。”说着就急急地跑下去了。

华晓的呼吸稍稍平稳之后，望着眼前的五个同学：感到既十分熟悉，又十分的陌生。

不要说他们还是中学生，就算华晓见过的大学生，也没有这样勤工俭学的。

为了赚钱吗？出这么大力气能赚多少钱？赚钱也不是这么个赚法。别人不说，就说常振家吧！他是为了赚钱吗？绝对不是！就凭他小有名气的骨科技术，他完全可以和他父亲在家里开个家庭诊所，星期天给病人看病，那钱会比现在背麻袋少吗？

那是何苦呢？

华晓忽然想起一本书，那本书在五、六十年代的中文系大学生都看过，即便没看过，内容起码也是知道的。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只知道这本书的名字。

这本书叫“怎么办”，华晓听父亲多次提起，上文艺理论课的时候，他特意从图书馆找来，想看看为什么父辈们久久不能忘记它。

作者是俄国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兼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书中讲了一个叫拉赫美托夫的革命者，他出身贵族，广有钱财，但为了锻炼自己的体魄，磨炼自己的意志，以应付沙皇的迫害，他睡钉子床。到伏尔加河上与纤夫一起拉纤。在铁匠铺与工人一起打铁……

列宁在谈起这本书的时候，曾说他的哥哥受了这本书很大的影响。当时列宁只有十二岁，他不懂！后来，当他哥哥被沙皇绞死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革命青年，这时，他方才明白哥哥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华晓看过这本书，却没有列宁那样的感受，历史已经向前发展了近百年。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任重而道远”的思想已恍如隔世。看看现在大家的对话，看看现在的文学作品。不调侃不說話，不调侃不动笔，人们都在嘲笑别人同时也在嘲笑自己。难怪社会上流传什么“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追赶”“十亿人民十亿侃，港澳同胞大发展。”之类的俏皮话。

人们仿佛没了精神，但又毫无办法。

《怎么办？》这本书，他的可爱的中学同学们不会看过。即使看过，就能焕发出他们这样的热情吗？他表示怀疑。

华晓不明白，但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支持着他们，他们经常到这样一个劳动量如此之大的地方来“勤工俭学”，绝不是偶然的。

华晓说不清！不过，他以非常敬佩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绝对是有思想的……华晓很愿意和他们在一起。

中午时候，他们在粮库的浴室里痛痛快快地洗了澡。又在职工食堂里吃了红烧肉。华晓的食欲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好过，他自己也非常惊讶他怎么吃下了四个二两一个的馒头。

骆强把五块钱递给华晓说：“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不多！但是我们自己挣的。”

“你们干得比我多，怎么也拿这么点！”

“大家都一样，要是光为钱，我们也就不来这儿了……”

一句话说得华晓诚惶诚恐，再说下去怕又犯了什么忌讳。

大家推着自行车出大门的时候，骆强忽然对华晓说：“听说你为第三军团的事挨了两次打？”

“就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骆强停下脚步。

其他的人也一齐停下。

骆强的表情忽然变得十分严肃。华晓第一次见到骆强还有这样的目光，那目光向人显示着一种非常的坦然和坚定。那坦然让人不容怀疑，那坚定让人不敢冒犯。这目光不应该是骆强这样年龄的中学生所具有的。尽管华晓还不知道这目光包含的全部内容，但他明白了为什么像郭大伟这样的学生不敢在骆强面前说三道四。他似乎明白为什么像常振家这样的同学也能停留在骆强的周围……

华晓似乎听见自己的心在胸膛里跳动。他意识到骆强似乎要告诉他什么。

“如果说我们就是第三军团……你信吗？”说完，骆强自己笑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十分随和。

华晓心中一惊，已明白七、八分。他们是否真是第三军团，心中却毫无把握。但骆强这个人却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华晓处于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他觉得他窥测到了第三军团的秘密，解开了他心头结了许多久的一个疙瘩。

他为眼前这五个很有个性的小伙子对他表示了如此的信任感到高兴；但接下来，一个十分为难的问题出现了——人家这样真诚地信任你，才把秘密向你显示，如果你再向顾校长去汇报，那就有些近乎卑鄙，况且就华晓所知道的，第三军团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除了公安简报上说的那件打了三轮个体运输户而又抢了人家的钱的事。但，这其中是不是又另有原因呢？

华晓还必须掩盖下他的兴奋与好奇，竭力装成无所谓的样子。他必须寻找一些以他学生的身份能够提出来的问题。关于第三军团，他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看骆强那副样子，也并想把他们的事告诉华晓。

但有一个问题他可以问，也必须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两次有人截我的时候，你为什么总碰巧出现呢？”华晓盯着鲁湘舟的眼睛。

鲁湘舟笑笑：“第一次就算是碰巧吧！那天放学，你在前边骑，我在后边骑。过了小树林，我就看见有两个人跟在你后边。我离他们很近，我听见他们指着你在说什么！我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众生贸易公司的。你骑得快，他们也快：你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我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就这样一直跟了下去。没想到……”

“噢！那么上星期这次呢？”华晓又问。

陆文虎说：“那天我们不是跟你，我们在跟踪众生贸易公司的肖园利……”

“肖园利是谁？”

“他是众生贸易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你们跟踪他干嘛？”

“以后再告诉你……”骆强插话说。

陆文虎接着说：“肖园利从家里出来，来到3路汽车站，好像是等车，可是来了两辆车他都没有上，我们只好远远地看着。忽然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肖园利坐上去，我们急忙又骑上车追，可是汽车开得并不快，我们远远地看见前面有个骑车的，但真不知道就是你。于是就这样跟到小吃店……以下的事情。你就全知道了。”

与其说华晓似懂非懂，不如说他是将信将疑。这些情况就像散落的珠子——还没有串起来。

“你说这个什么众生贸易公司，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干嘛总死死盯住我？”华晓又问。

“可能就因为你自称第三军团吧！”骆强说。

“他们干嘛这么恨第三军团呢？”

“因为第三军团不允许他们干坏事！”骆强笑了起来：“你是代人受过呀！”

“你们是怎么知道他们干坏事？”华晓十分吃惊。

“天要下雨，以后再说吧！……”骆强凝视着蓝天上急急行走的乌云说。华晓只好将满肚子的问题留在以后再问了。

我发现自己消瘦的肩膀不是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没有一颗刚毅的心来支撑……我们虽然年轻、没有经验、缺乏历练，但我们应该直面人主……

——骆 强

骆强出生的时候名叫骆李次尔。

名字是爸爸起的，这个名字一直陪伴着他上完初中。

这个名字如果不加解释，一般人，包括像可子晏这样对中国姓氏有所考虑的人一时也猜不透其中的含义。于是每当人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往往是十分好奇。

“骆李次尔？你这名字什么意思？”老师问。

“我爸姓骆，我妈姓李，我排行第二，出生在尔城……”骆李次尔说。

“噢！……”没想到又是这样的简单。

“次尔……”同学们嫌四个字太长又太拗口，只说后边两个字。

“次尔，你是不是老毛子的后代呀？”

骆李次尔紧绷着小嘴不说话，脸色变得苍白。

“次尔，你爸爸是不是崇洋媚外呀？”

骆李次尔眼睛里露出仇恨的目光……

除了名字之外，在骆李次尔身上，人们渐渐发现了许多比名字还要让人感到奇怪的东西。

上小学的时候，骆李次尔在学习上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

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都在全区小学生比赛中得过奖！他还会拉一千悠扬凄婉的小提琴。可他的父亲却是市场东北角落里那个瘸子鞋匠。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

听到如此的反差，闻者往往就大为惊讶！

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那个瘸子鞋匠的儿子与街道的小流氓、小痞子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不是有户口本为证，谁也不相信，那个满脸皱纹、面色黝黑，整天阴沉着老脸像乞丐一样的瘸子会有这样一个眉清目秀的儿子，这可真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可是当人们听说了骆李次尔的身世之后，顿时觉得恍然大悟，认为这不正常，其实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惜，这身世至今却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

瘸子鞋匠为别人修过几万只鞋，可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一双属于他自己的鞋，因为他不用穿鞋。他没有脚，一只脚也没有！不但没有脚，他膝盖以下的部分也都没有了。

他坐在一个由四只铁轮子和一块木板制成的小车上——

以车代步。渐渐地，这简陋的车便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四只被沥青路面打磨得闪闪发光的铁轮就是他的双脚。那木板仿佛就是连接他的大腿与“脚”的小腿部分。做为身体，这够了。多余的东西一点没有。那木板是一块抽屉大小的，两公分厚薄的水曲柳，原本是一个小衣柜的门扇。现在上面的油漆已经全部变成游离的分子香断魂销，像山峦一样的纹理清晰可见。经

过十几年双手和衣服的摩擦，被血和汗浸透成像瘸子鞋匠双手和脸膛一样的颜色。这颜色合着木板上的年轮居然也像一个有灵性的生命……

只有四只铁轮子长年奔波劳苦，被雨水和阳光锈去，被粗糙的路面磨去。钢铁的身体随着岁月的流逝化成钢铁的粉末洒在瘸子经过的道路上，最后再断裂，只剩下那几根小拇指粗细的、支撑着轮子的“筋骨”而无用武之地。

它们被瘸子鞋匠从车上小心翼翼地拆下来精心地抹上薄薄的油脂，妥善地放在床下——那里共有四副轮子的“遗体”。

瘸子鞋匠时不时地将这一共有十六之多的轮子拿出来，看见他们还闪着瓦蓝色的光泽，泪水便从眼中涌出，顺着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中流淌下来……

这个年代，已经是许多残疾人坐上了专为他们制造的三轮摩托车纷纷到各种福利单位或工厂上班的时候。瘸子鞋匠却连个胶皮轱辘也没有换。每当阳光熹微或太阳落山的时候，他的四只“腿”碾过油漆路面时发出刺耳的吱吱扭扭的声响，仿佛在向行人和邻居们宣告，瘸子鞋匠还活着，瘸子鞋匠来啦！

许多人当然免不了侧目而视，真不知道这种铁轱辘是在哪儿买的，怎么到现在还有人生产它？

因为他是如此的残疾，又是个修鞋的，大家当然只是心里怨恨地咒骂，没有人想去和他理论，说他这样实际上是噪音污染等等。

人们对瘸子鞋匠的最高评价是，手艺不错，心也不黑。

如果说，其他孩子的脸面与他们父母的形象多多少少有些联系的话，那么骆李次尔的脸面与自尊就与他父亲的形象息息相关了。

他的父亲是瘸子鞋匠！他像一件展品一样放在人流熙攘的市场之上。

上小学的时候，每当骆李次尔与同学们不得经过市场的当口，骆李次尔就觉得脸在发烧，心在猛跳，他于是不自然地与同学们说着过多的废话以表示他的自然。

他的眼睛却不敢看一看坐在马扎上那被人们认为最卑微、最可怜的、最被人看不起的爸爸。

他竭尽全力来保护他稚嫩的自尊心，以求得和同学们一样的地位和身份。

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嘴巴里含着十几颗钉子，正在用刀子熟练地削着牛皮鞋后跟的瘸子居然是一位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或者说他曾是一位大学老师。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尔城的一所综合大学中当助教，那时候，他只有二十五岁。因为他的“反动”言行和他执拗的死不改错的态度，他也和“黑帮”们一起被批斗。他被人用棒子打断了双腿，打他的人还笑着说什么“顽固派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他的未婚妻在照顾他的双腿痊愈之后，与他洒泪而别。

年迈的母亲从龙城老家千里迢迢地跑来看他，悲愤交加。不久便溘然长逝。

大学实验工厂的一位善良的女工钦佩这年轻助教的勇气，喜爱他的才华，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她瞒着父母，每天下班都来到他的单身宿舍为他送饭送水，慰藉他的心灵，怕年轻助教想不开……后来他们结为夫妇，两年后生了个女孩，又过了三年生下了骆李次尔。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收养了一个十岁的孤儿。

文化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的光辉却无法再把他的双脚安上。书是不能再教，于是安排他到尔城的一家福利工厂去糊点心盒子。

助教谢过领导的好意，毅然“辞去”公职，率领全家来到龙城，开始了他修鞋的生涯。幸亏修鞋所挣并不比一个大学讲师挣得少，一家人也可勉强糊口。

此时，瘸子鞋匠已是万念俱灰。他嘱咐妻子儿女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他曾是什么大学教师之类的蠢话，免得别人把他当成怪物。

他当鞋匠，一是为了生计，二是为了不再和人打交道，不再想那什么劳什子哲学。

他无力补天。当哲学教师的时候尚且不能，何况现在没有脚……沉重的外壳一旦去掉，瘸子鞋匠感到无比的轻松……

骆李次尔从小便经常看见父母那为了吃穿无着而变得愁苦的脸，便和姐姐一起去拾废铜片烂铁丝去卖，换了钱交给母亲。

骆李次尔从小便有一颗敏感的心，他既能体察父母脸上一点微小的变化，他也能比别的孩子更多地看到人间的势利和不幸。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和父亲年轻时一样的血液。那血液平时平静舒缓，但有的时候却像炽热的岩浆迸发，使他不能控制自己。

只有姐姐，只有姐姐那温柔的手指轻轻地梳理他的头发，他才能渐渐平息下来。父母为一家生计操劳，和他没有多少话。只有姐姐，只有姐姐了解他、照顾他、安慰他，姐姐就是他心中的阳光。哥哥也已经进了一家工厂，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仿佛像个哑巴。

骆李次尔永远忘不了初三最后的那个夏天，他参加完中考的第五门课，他考得不错。下午再有一门考完了，他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场。他已经和姐姐约好，明天一起去龙潭水库游泳……

中午十二点，他跑着回到家中，屋子却像死一样的寂静。

往常这个时候，饭菜已经摆好，爸爸和妈妈已经坐定，姐姐一边摆筷子一边笑着说：“有福气的回来啦！”

可今天，桌上空空荡荡。屋里的空气显得十分悲凉！

大哥没在家。

母亲躺在床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顶棚。骆李次尔进来，她不但没看他，好像连听也没听见。

爸爸仍然坐在他的板车上，头扎在两腿中间，就好像脊椎骨已经被人抽走了一样。

再看姐姐，她无力地坐在椅子上，面色惨白，已经没有一点血色。

骆李次尔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凝住了。他意识到，家里一定出事了。

“姐，怎么啦？”骆李次尔带着哭腔喊。

姐姐没有说话，两滴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

骆李次尔又跑到床前，俯下身子看着母亲喊：“妈！你说话呀！”

背后传来父亲的声音：“次尔——”

骆李次尔转过身，一瞬间，他看见父亲像变了一个人。

瘸子鞋匠整天风吹日晒，面色黝黑、脸上皱纹交错，本来已经显得很老很憔悴。现在分明又像衰老了十年。目光呆滞、动作迟缓，那慢慢举起来的手青筋毕露，就像被糊上了一层牛皮纸。五十多岁的人却分明像到了耄耋之年……

屋里响起了小板车吱扭吱扭的声音，骆李次尔跟着父亲来到了门外。

原来，姐姐被流氓欺侮了。大哥听说后一言不发，只是从工厂找了一把铁锹，找到流氓。二话没说，照着对方的脖子猛砍下去，没想到这一下，流氓脖子上的一根筋被砍断了。流氓被他的同伙送进了医院，大哥也以故意杀人罪被送进了公安局……

骆李次尔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突然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他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被不知道是谁的手牵着走进了一个绿色的透明的像水晶像玻璃一样的世界。他周围的一切却又像水一样可以流动，人似乎都悬浮着……大家都像跳着太空步似的匆匆的行走，但走不出效果，没有一个人他认识。

“这是什么地方？”骆李次尔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微弱，微弱得自己也听不见。

没有人听见他，也没有人看见他。

“来啊！——”骆李次尔听见有人在叫他，似乎是大哥的声音。

骆李次尔竭力在喊，但却没有声音。

“你在哪儿！——”这似乎又是姐姐的声音。

这次，他看见了姐姐美丽的身影。像她，但似乎又不是她，他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像寻觅似的从他身边经过，却没有发现他。

“姐姐！——”骆李次尔想伸出手去抓住姐姐那白色的飘逸的裙摆，可姐姐却浑然不觉……

骆李次尔忽然觉得口渴难忍，他想抓一把那随意飘忽过来的绿色的游动的液体，可那像宝石一样颜色的液体仿佛充满了弹性，手刚刚触到它，它又突然跳开了。

骆李次尔觉得有一滴水滴到了他的口中，他急忙地吸吮它，那味道却又甜又咸又涩。

眼前的绿色忽地全部消失了，只剩下一片乳白色的烟雾。后来，那雾渐渐变浅，渐渐变薄。

他看见了姐姐。

姐姐的眼泪如线，骆李次尔的脸全湿了。

母亲在遭受这个打击之后，一夜之间，她的头发生都变白了。她的记忆明显地丧失。她整天整天地呆坐着，半天也想不起儿子和女儿的名字……她只是反复叨念着一句话：“人是苦虫……人是苦虫……”

窗外有人在唱歌，歌声委婉凄苦：

姐姐，带我回家，我困了……

感觉要被欺骗之前

自己总要作出回答

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

只是感到要哭哭也尴尬

面对前面的人群

我得穿过而且潇洒

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

你想忘掉那污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他们说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



说得很美

，姐姐，带我回家

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啦

姐姐，带我回家……

两天以后，骆李次尔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收拾好。穿上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一个人向南山走去……

深秋的南山，葱笼的绿色已经被风无情地揭去，树叶露出了毫无生命的土黄，上面又像锈迹一样地出现了一个个暗红色的斑点。萧瑟的秋风略微一吹，几丈高的大树便像病儿一样瑟瑟发抖，大片的树叶就跌落下来，从此结束了他们几天前还是十分旺盛的生命……

骆李次尔绕过南山旅游区，沿着放羊人的小径向后山攀援。路已经是又陡又险，有些地方必须是四肢并用才能上去。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指的正是这些去处。

这些地方骆李次尔曾经和常振家、陆文虎他们一起来过。他们站在这里曾经嘲笑过那些旅行者，认为他们不过是玩玩南山的“脚巴丫”，而他们却要摸摸南山的“耳朵”，可惜上次耳朵不曾摸到，从南山光溜溜的“胳膊”上差点滑下来……听放羊的说，他们望见的那个“肩膀”叫老鹰崖，崖下是万丈深渊。

再往前，是骆李次尔也没去过的地方。高大的树木已经没有了，只有杂色的小花仍然顽强地向上延伸。

骆李次尔此刻是毫无目的，只是能攀就攀，能爬就爬，也不知来到了什么地方。现在他相信方圆几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骆李次尔攀着几枝小树跃上了一个坡，站定之后抬头一看，不觉心惊肉跳。他站定的地方是一块房子大小的平地。这平地的三面都是悬崖，悬崖下是随风飘游的雾气，偶尔闪出一点空隙，试着一看让人魂飞魄散，极目远望谷底，似有一山泉在流，但在观看者的眼里，它就像蜗牛爬过的银白色痕迹。山崖唯一的一面不是深谷的，却与一个更高更陡的山坡相连，不知通向何处。

这山崖上光秃秃的，几束枯黄的小草随风摇曳。但在山崖的边缘上却长着一颗树干有茶杯口粗细的松树。它的全部身体都在崖外，但裸露的根须却紧紧拥抱着山岩。山风吹来，它身子一动不动，只有像绿色钢针一样的枝叶富有弹性地抖动着。

望着秋天那水洗过一样干净湛蓝的天际，骆李次尔产生了一股解脱的感觉。他要投身那白云当中，摆脱那世间的罪恶和污浊。

他虽然才仅仅十六岁，可他觉得太累了，他的肩膀太瘦弱了。他的心灵太稚嫩了……他不愿意看见母亲整日里痴呆的目光，他不敢再看父亲那混浊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眼窝。他最不忍再看姐姐那双忧郁的但为了全家人不再担心而强装出来笑颜的眼睛。他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把这许多不幸集中起来擀到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罪恶的家庭。一点点地折磨他们的躯体，一点点吞噬他们的心。

他除了有一个瘸子鞋匠的父亲，还有一个犯罪的哥哥——尽管他没有犯罪。

考试、升学、吵闹……人人都在想办法赚钱，人人都想发财！人人都想出国！人间的友谊在哪儿？太阳的温暖在哪儿？难道就像母亲整日叨唠的，

人活着就是受罪，人的一生就是苦虫吗？

“学生……”骆李次尔听见有人在身后叫他，他回过头来，看见了一个身穿蓝布裤褂的老头正从那更高的山坡上走下来。骆李次尔吃了一惊，他真想不到，这位看起来怎么也年过七旬的老头儿会爬到了这样高的地方。

骆李次尔十分漠然地看着他，不知他喊自己为的什么？

老头儿与平地之间隔着一块斗大的岩石，为了爬下来，只好转过身，全身伏在岩石上，往下溜，像只硕大的壁虎。这一刻，骆李次尔看见老头儿的肩上背着个口袋。

在他的脚就要触到地面的瞬间，他的双手好像没有扶住，整个身子仿佛要栽下来，骆李次尔急忙去扶，老头儿已经稳稳地站在地上。

骆李次尔扶着老头儿的身子，感觉他的身体很轻，好像没有什么肌肉，骆李次尔甚至摸着了他那像搓板一样的肋骨。骆李次尔发现他虽然是脸色黝黑，满脸皱纹，但却是目光如电，面容十分清秀。他骨瘦如柴，山风一吹，衣袖和裤管便随风飘动，飒飒作响，像几面飘舞的旗帜。

“孩子，山上风硬，呆长了是要做病的……”老头儿关切他说。

骆李次尔问：“山上还有人住？”

“哪有人住啊？没人住……”

“您上山……”

“我采点药。”老头儿拍拍放在地上的口袋。

“您住在哪儿？”

“我就是此地人……孩子，早点回！呆会儿有大雨，山就下不去了……”

骆李次尔点点头。老头儿拎起口袋往山下走去。走了两步又回转身来说：“孩子，早点回去……万一下不去，往下那块大青石的后边有个洞，避避雨……”

骆李次尔又感激地点点头。老头儿走了。

山风忽然停了。几片不太厚也不太薄的云停在了他的头顶。细雨便如千万条细线般的降落下来。这时，俯瞰群山，便出现了一种奇异壮观的景象。

被云遮住的山与谷显得幽静深远。而那没有云彩的地方却比刚才变得异样的光亮。不由让人想起“东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诗句来。骆李次尔觉得身上奇冷，牙齿也打起战来。

云在默默地、缓缓地向前游走。转瞬之间，刚才还是十分阴冷的山谷顿时显得生机盎然，金光灿烂。直晃得人一时睁不开眼睛……骆李次尔看到了一片由黄金铺成的峡谷。

骆李次尔凝神注视着眼前那棵松树。此刻，他看见每根松针上仿佛都凝结着碧绿色的油脂，他仿佛听见松树伸直腰板，关节发出了充满生命力的吱吱声。

一只巨大的苍鹰从他身旁的山岩上起飞。那鹰剧烈地煽动着翅膀，几片褐色的羽毛从它的身下飘落下来。这是骆李次尔第一次看见鹰的起飞，也是第一次这样近，这样清晰地观察一只苍鹰……

那苍鹰几乎是擦着他的头顶掠过。那近乎两米长的羽翼和收拢的双爪清晰可见……转眼之间，那苍鹰已经飞上蓝天。

骆李次尔心头忽然感到一阵震颤。他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很大，这个世界很深很远。

人可以是世界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这世界也可以包容于一颗博

大的心胸之中。

与此同时，他发现了他的怯弱，他为自己的怯弱而感到羞愧。他想起了监狱中的哥哥，瘸子鞋匠的父亲，痴呆的母亲，受了屈辱的姐姐，这破碎的家庭，这需要人照顾的亲人们……他们正期待自己的支撑，期待着自己将他们转危为安。能支撑这样一个家庭不是一个男子汉的责任么？完成这样的责任，不正是一个男子汉的幸福么？

他发现自己消瘦的肩膀不是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它们没有一颗刚毅的心来支撑它。想到此，两滴泪水从眼睛里夺眶而出。他为自己精神上的升华而感到幸福和激动。

骆李次尔回到山脚的时候，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他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当他快到家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白天极其繁华的大街上已是空无一人。远远的，他看见自家的小屋还亮着灯，此时家里人一定正在为他担心。他向那座小屋跑去。

家门口的黑暗处齐刷刷地站起几个身影。

“次尔？你回来啦！”几个人一起向他跑来。路灯下，骆李次尔看见了常振家、陆丈虎、刘天人惊喜的目光，他们旁边还站着班主任孙秀敏老师。

骆李次尔鼻子猛地一酸，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他与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大家都哭了，没有人问他到哪儿去了，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这一切情感尽在不言之中了。

骆李次尔支撑起了整个的家。他争着与姐姐买菜做饭洗衣服，他跑公安局，跑法院，他为哥哥四处请律师。他有空就和姐姐一起聊天，和姐姐一起复习功课。他安慰妈妈，星期天借来三轮车蹬着妈妈去公园玩。

一个早晨，当人们又一次听到那刺耳的吱吱扭扭的声音碾过路面的时候。人们看见瘸子鞋匠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衣着整洁、面色冷静的少年，那少年正推着瘸子鞋匠的脊背往市场走去，这样，那鞋匠再不用以两支圆圆的木棒当桨，也可以在人流里飞快地滑行了。

“瘸子后边那孩子是谁？”

“听说是他儿子……”

“哟！还有这么个好儿子呢！”

听见这些议论，骆李次尔不再感到卑微和无地自容。

他为自己的高尚，他为自己的孝敬，他为自己能给父亲增添光彩，他为自己能抚慰父亲的心灵而感到激动。

每当这个时候，瘸子便挺直腰板，身体也变得伟岸，俨然一位检阅芸芸众生的神灵……

将父亲安顿好，骆李次尔便跑到小吃店去买来一只油饼，端来一茶缸豆浆，递到父亲手上。然后，再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去学校的路。

一年多了，天天如此，骆李次尔便以这样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的尊严。

善良的人们知道，这位性格沉静而品德高尚的少年将来会有出息的。但令人们感到疑惑的是，这位瘸子鞋匠怎么会摊上这样的儿子呢？

人们不知道，如果鞋匠有双脚可以让他站起来，他会比儿子高出一头。

人们不知道，如果让鞋匠倒退到他儿子现在这个年龄，他是一个比儿子还要英俊的少年。那个时候的他比儿子还要活泼得多……

现在的儿子却是如此的冷峻而少言寡语。

在家里，他显得异常的平静与和谐，镇定自若。渐渐地，他代替了爸爸

和哥哥在家里的位置。家里又重新有了生气和笑声。

骆李次尔有一门功课没有考，但他仍然以不低的分数被辅民中学录取。

上高中之后，骆李次尔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骆强。

旧日的朋友与老师发现他变了，变得近于冷峻的沉静。

骆强的确变了，他仿佛过早地告别了他的少年时代，而进入青年时代。他已经没有了他同龄人的那种忘情的快乐与天真，他经常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不再计较小是小非，而显得十分宽容。

他对那些新潮的运动鞋与衣服不再羡慕，看着同学们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经常心里冷笑着，像看儿童们在争一朵纸做的小红花或是一面纽扣大小的红旗。

不知是他成熟了，还是他用痛苦把那些本来应该属于他的珍贵的东西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他去卖晚报。他为夜大学整理桌椅，打扫卫生。

冬天的时候，他到南湖的码头上与成人一起砸冰，将一块块半米见方的冰块从河里拉到岸上，再运到冰窖里去……他不怕苦，不怕别人嘲笑。

青年人甚至年轻人身上可以原谅的虚荣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他要挣钱养家，他觉得他对于这个家庭负有双重的责任：经济上的和精神上的。

骆强毕竟只有十六岁。

有一点他与成年人却不相同。

成年人都比较实际，童年少年时的幻梦尽管美好，尽管也五彩缤纷，但终究没能成为现实。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个个被粉碎之后，他们也就不再做他们认为现实里做不到的事情了。甚至连想也不愿再想了。他们在感叹之余也嘲笑自己年轻时的幼稚与不成熟。

他们学会了世故，学会了周旋；他们学会了迎合，学会了迂回；他们学会了狡猾，学会了趋炎附势；他们学会了做违心的事而不脸红；学会了如何在危险出现的时候保卫自己的安宁；他们学会了忍受……同时他们也学会了残酷和冷漠。因此，当人们再谈起自私的时候，他们也会不惊不诧而心安理得……

骆强不同，他的心里仍然充满幻想，他仍然是血气方刚，热血沸腾，他仍然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当流氓坏蛋逞凶而无人敢管的时候，他就幻想，他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侠客，惩恶扬善之后飘然而去。

他幻想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记者兼一位高明的无线电专家。他能把所有坑害人民。鱼肉百姓的坏人坏事统统揭露出来，用一种仪器传到收音机里，让人民听后拍手称快，让坏人无处藏身……

他甚至幻想有一天，他为了保卫千万人的生命而英勇献身。当人们从他身旁痛心惋惜地走过的时候。洒下他们真诚的泪水……

想到这里，骆强常常独自一人热血翻涌，不免潸然泪下，为自己幻想中的正义之举而激动万分。

爸爸对我说：“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从这一刻起，我忽然发现父亲是如此陌主……

——鲁湘舟

有一天，骆强把自己的心情对好朋友陆文虎和常振家说了。

刚一听完，陆文虎就激动他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你不说，我也想说。”他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

骆强看了看常振家。

常振家一拍陆文虎的肩膀：“文虎，你教我们俩武术怎么样？”

陆文虎笑嘻嘻他说：“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学点防卫的小招术还凑合，要学真功夫怕不容易！……”说着，又站起来，像个老前辈似地打量常振家说：“没有童子功呀……”

常振家也笑了：“你卖什么关子？”接着，冷不防用食指并上中指照陆文虎锁骨上猛地一点。陆文虎顿时觉得半个膀子都麻酥酥的。

“怎么样，童子功？”常振家也笑嘻嘻地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可以吧！”

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骆强收敛了笑容、双手抱拳说：“比起二位，我不过是一介书生，还望二位仁兄多加指教……”

三个人又笑。

“咱们来个桃园三结义怎么样？”陆文虎说。

常振家说：“不用！信念志趣相同，不结义也是兄弟，人们常说的，君子之交谈如水，恐怕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朋友平时不显亲热，遇到危难，可以相互救助，生死相托……如果志趣不同，心怀鬼胎，蝇营狗苟地凑在一起，危难一来，自己逃窜不算，还唯恐来不及出卖朋友……”

陆文虎和骆强心中为之一动，情不自禁地一起说：“振家说得太对了！”

常振家说：“怎么没叫刘天人？”“还没来得及，当然得叫他！”骆强说。

刘天人来了，他的话不多，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客气：“你们三个这样看得起我，就什么都有了……”神情显得十分激动。

当天晚上，四个人聚在常振家家，一起念诵道：

为国为民、互相救助、惩恶扬善、生死相托。

表情十分严肃，互相有了依靠，心中也仿佛有了信念和精神。

骆强说：“我们惩治了坏人，应该留下点什么，让人们知道，坏人逞凶不是没有人管的。这样可以灭坏人的成风，长好人的志气……”

刘天人说：“好办，我来弄，每次留下一张卡片怎么样？”

“可以！但一定要绝对保密，让人查不出来！”常振家说。

刘天人：“放心吧！我既不用手写，也不用打字机……卡片上要不要有个标志？署个什么名字？”

大家都不说话。

沉吟片刻，骆强说：“解放军是第一军团。解放军不管的事由人民警察来管，警察算是第二军团，警察管不了的事我们来管。我们就叫第三军团怎

么样？”

他的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一起叫好！

陆文虎说：“应该有个标志，让人一看就记住……画着匕首怎么样？”

“不好！”常振家说，“这是小流氓的凶器，好人不会喜欢，人家一看，以为我们是个流氓团伙……”

“那就画个宝剑吧！”陆文虎又说。

“太俗！也太实！”刘天人不同意。

“你给咱们来个不俗的！”陆文虎无可奈何又不太服气地说。

骆强说：“也不能太抽象，应该一目了然。再说，咱们这也不是产品的商标！”

刘天人说：“画个五指攥紧的小拳头可好？它一代表团结，二代表力量，三代表勇气和胜利……”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拳头攥了起来。

两天以后，放学时分，在远离学校的南湖公园外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出现了四个中学生。

没有人注意他们，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树林中间一群正在练气功的人们身上。那些人发功之后，顿失常态：有的极为痛苦地拍打着脑袋和胸脯……有的抱着一棵大树，用脚狠命地踢着树干……有的双眼紧闭、手拍巴掌，口中念念有词，原地转磨磨……过路的人都围在那里看热闹，哪里还顾得上那边几个中学生练习的既不新鲜、也不惊险、简直像广播体操一样的“把式”呢？

刘天人对陆文虎说：“陆教头，你先把我的打趴下一次试试……”

“干嘛？”

“尝尝挨打是什么滋味，我也未必就能让你打倒！”

“真的不怕打？”

“真的不怕！”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陆文虎说。

刘天人也不说话，猛地将他的细长胳膊一缩，然后用力向陆文虎的前胸打去。当他的拳头几乎要击中陆文虎的一刹那，陆文虎将身子一侧，就势用右手刁住刘天人的手腕，顺手向前一带，然后用脚在对方的脚下轻轻一扫。刘天人一个踉跄，全身实实在在地趴在地上。

陆文虎急忙去搀扶，刘天人已经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两个小臂上都蹭破了皮，不一会，便渗出了殷殷的小血珠……刘天人说：“不算！再来一次！”

陆文虎双手抱拳，不住地作揖：“可不敢再来，实在是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刘天人哈哈大笑：“没关系，没关系！”

常振家和骆强走过来说：“我们也试试……”

陆文虎急忙说：“用不着：用不着！我们还没惩治流氓，自家兄弟却自相残杀起来，实在用不着。我的师傅告诉过我，争强好胜急于求成是练武人的大忌，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听我指挥吧！”

这一天，练到晚饭时分，大家虽然是汗流浃背，浑身是土，却还意犹未尽……

从此以后，四个人便隔一天来一次南湖，演练武术，不用说，感情也比以前更加融洽……

前面教导主任曾经提到过的在南湖救起落水小孩的事情，便是他们四个所为……

那个时候，他们和鲁湘舟并不熟识，只知道他是个凡人不理、自诩清高的家伙。

那一天，四个人骑车从南湖回来，路过动物园，看见一处卖哈密瓜的摊子前密密麻麻围着许多人。四个人将自行车放在一边，凑了上去。

人群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只须看一眼、听两句便什么都明白了。

如今，人们把个体卖东西的称为小贩，或者叫小倒儿。官方称他们为个体摊商。这些称谓对眼前这个卖哈密瓜的男子来说都是极不恰当的。毫不夸张他说，他们就是明火执仗的强盗。

哈密瓜被切成一沿儿一沿儿地放在案板上，案板上竖着小黑板，上面胡乱写着一行勉强能看得清的字：新疆哈密瓜，每 10g,5 角。

没有文化的，不知 g 为何物，有文化的，对 g 这个单位又不太习惯用……更主要的是，人们有个习惯消费心理，他们想：“一沿哈密瓜能值几个钱？下意识地认为是每块 5 角。

如果有人细心琢磨一下，每 10 克 5 角，1 公斤就是 50 元钱！天底下哪有这么贵的哈密瓜？况且当时，正是哈密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看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小学算术题。关键是吃瓜的人没有看出这里的阴谋，一旦吃完瓜就要算帐了，那时就后悔，麻烦就来了。不知道这些强盗是怎样想出这样一个伤天害理的主意。

一个外地人领着个十岁大小的男孩就吃了这样一小沿儿无比金贵的哈密瓜。

“强盗”拿着计算器算帐：“这沿儿瓜是 210 克，每 10 克 5 角，一共是 10 元零 5 分，就算 10 元吧。”

外地人惊呆了：“就算 10 元？！一沿儿瓜就 10 块钱，你这不是坑人吗？”

“少废话！拿钱！”强盗一手揪住外地人的衣服领子，一手拿着切瓜用的那把一尺来长的钢刀：“嫌贵？嫌贵你别吃呀！”

外地人可怜地抬起头，眼里露出向周围人乞求的目光。

那么多人围观。没人敢说一句话，也没有离去。

“我就一块钱……没钱啦……”外地人把四个外衣口袋轮流拍了一遍。

强盗倒也痛快，一把拉过外地人旁边的小男孩：“回去取钱去，先把孩子扣在这儿！”

小男孩哇哇大哭起来。

此刻，外地人心里怎么想的不知道，只是像傻子一样在浑身乱摸，估计他身上什么地方还有个十块八块的。他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孩子：“别哭！别哭！都是你要吃瓜！你想哭死我？”可怜的父亲啊，他现在只有埋怨儿子的本事了。

看到此处，刘天人就要上前。陆文虎一把拉住他，小声说：“别急！”

人群里闪出一个白白瘦瘦的人来：“你这片瓜要多少钱？我给你！”

陆文虎他们这才看清，此人正是 6 班的鲁湘舟。

“10 块！”强盗头也不回。

“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鲁湘舟面带微笑，一点紧张神色没有，倒像在和老朋友聊天。

强盗听见不是路，回过头来：“你算干什么的？”

“要抢钱就明说，拽人家小孩儿算什么，亏得你还算个爷们儿！”

围观的几个妇女倒是比较有勇气，当然也不是太大，只是不住地唠叨：“就是，就是，拽孩子干嘛？”

“你想干什么？”强盗手中的刀不再晃了。

“你把小孩儿放了——”鲁湘舟平静他说。

听着鲁湘舟说话带着明显的痞劲儿和嘎劲儿，又怕众怒难犯，于是说：“他吃瓜不给钱！”

“你也忒小气了。不是说我给你吗？”

强盗松开了小男孩的手。

“给吧，十块！”强盗伸出左手。

“你敢要吗？”鲁湘舟笑着说。

包括陆丈虎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刚才，大家还都以为鲁湘舟想仗义疏财以求息事宁人。这活一出，火药味便嗅出来了。

强盗一听这话，向周围不知发了一声什么怪叫，顿时，另外两个家伙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聚在他的周围。一个家伙还光着膀子，肚脐从短裤上露了出来，像五分钱硬币那么大，张着嘴要吃人！

骆强一拍陆文虎的肩膀，四个人立刻从人群后边挤过去，站在鲁湘舟的身后。强盗们似乎看见了，鲁湘舟却看不见。

鲁湘舟毫无怯意，只是脸变得煞白：“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块来：等我收拾了你们，再一块带走……”

周围的人听不明白。一个强盗却似乎心领神会。他对那个“大肚脐眼儿”使个眼色——对面这个小子，八成是个小雷子！

“大肚脐”换了副总事宁人的样子说：“不就是沿儿瓜吗？犯不上！”

与其说是鲁湘舟云山雾罩的话唬住了对方，不如说是他那天地不怕的勇气镇住了那几个软的欺负硬的怕的家伙。

鲁湘舟不计后果，万一那几个家伙一起冲上来，他会死拚。但结局就不得而知了。

那位拿刀的强盗使劲用刀拍着案板嚷嚷：“喂！喂！谁吃瓜啊？哈密瓜——”

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

真心想看热闹的人感到深深的失望，这戏有惊无险。刚刚开了头，却又匆匆煞了尾。

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又看见鲁湘舟那满不在乎的样子，骆强忽然想起了前几天看鲁迅的《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的一段话，中国人少敢为最先和“不耻为后”的精神。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现在，在骆强的眼睛里，鲁湘舟就是那单身鏖战的汉子！

鲁湘舟也看见了身后的他们。目光相对之中，心里已经明白。

鲁湘舟的性格有其炽热的一面，也有其非常孤傲的一面。

\* 雷子，流氓黑话称警察为雷子。在学校里，他很少说话，也从不扎堆，独来独往。看不见有谁与他坦诚相见，也不见他与谁推心置腹。也可能正是这样，他才始终保持着一种引而不发的威慑的力量。男同学都怵他，他虽然没有得罪过谁。但女同学凑在一起，便时不时地发出一些怨恨的议论——“瞧他那狂劲！”真是莫名其妙。



鲁湘舟偶尔到同学家里，遇到人家的父母，既不会叫叔叔，也不会叫阿姨，让人觉得家里缺少教育……

这一点，鲁湘舟的奶奶便觉得十分冤枉。鲁湘舟由她一小带大，就为了“叫人”的事，她可费了不少心，几乎成了一个专题。

“叫叔叔……”奶奶拍着他的小脑袋说。

“呜呜……”勉强、含糊地学上一句。

下一次，还是这样，总要奶奶先叫，他才叫。气得奶奶说：“是我叔叔，还是你叔叔！”

年龄稍大，奶奶又说：“天天是你我他。管长辈要称‘您’，知道不知道！”

再大点，奶奶又说：“没礼貌，人家不说你，人家说你们家里没教育……”

费这么大劲，鲁湘舟还是金口难开，学两句礼貌用语，竟然比学一种外语还难。

鲁湘舟的父亲是一位有相当权力和水平的干部，大约是司局级吧！上门要求帮忙的人整日不断。

“客人”来了，从不见倒一杯水，也不见递一支烟。

任凭“客人”热泪盈眶，慷慨激昂，父亲只是静静地（简直是冷酷地）听着。半小时不说一句话。

送人也绝不出门口，有时只是欠欠屁股，算是礼貌吧！

大门外面醒目地写着：来人请到单位，家中狭小，恕不接待！

写字台上有张直立的卡片面对客人：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父亲的“官”在龙城并不算大，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上车不小心，一脚踩着任处长。司局级干部可以拿簸箕撮……不知道别的干部怎么样，鲁湘舟认为爸爸没有一个真朋友。

还有一点他不明白，爸爸这样不近人情，可官却越做越大，四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是局长了，这在同龄人中可算是凤毛麟角。

有时，隔壁人家给小湘舟端来两个粽子，平时不管小事的爸爸便马上指挥奶奶，用原来的盘子捡上四个家里的小包子让湘舟送过去。没有包子，便用两个苹果代替。

“别去！”奶奶拦住小湘舟：“这样不是太小器了吗？”

时间长了，鲁湘舟便悄悄对奶奶说：“爸爸怎么这样啊！”

奶奶说：“你爸爸年轻时不是这样的，现在不知怎么了，倒像个女人。”说着，便长叹一口气。

爸爸很有文化，但太忙，一个月也顾不上和儿子谈几句话。

去年，爸爸忽然得了一种病，叫什么帕金森综合症，一躺就是三个月。开始时，探视的人十分踊跃，医生不让探视，他们恨不得窜房越脊也要进来，还带来那么多东西。其实爸爸正在昏迷，就是进来了，爸爸也不认识姓甚名谁、张三李四。第二个月，病不见好转，到了下半月，几乎就没人来了。到了第三个月，工资还要鲁湘舟到单位去领。

这时节，鲁湘舟便稍稍领略些世态，爸爸往日的好处也都一股脑地涌上心头，父子情谊也立刻变得醇厚起来。奶奶和妈妈只是暗中落泪。

那一天放学，鲁湘舟赶到医院去看爸爸。爸爸头脑十分清楚，态度也比以前和蔼许多。他拉着鲁湘舟的手让他坐在病床上。几年来，鲁湘舟第一次感到爸爸的手是这样温暖。

鲁湘舟不免谈起单位人对爸爸的态度，话虽不多，但不满情绪却溢于言表。

爸爸平静地微笑说：“湘舟，还记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吗？”

“知道……”

“还记得里面有句著名的台词吗？”

鲁湘舟想了一会儿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说的。”

爸爸摇摇头：“哈姆雷特的恋人叫俄菲莉亚。有一天，她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宰相要送她的哥哥（他也是王子的朋友）出远门。父亲这样说，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爸爸看着鲁湘舟：“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鲁湘舟不明白爸爸说这些干什么。

爸爸像在和一位知心的朋友聊天，又像在自言自语：“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做人的道理。有人认为这话过于冷酷了些，但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

“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

鲁湘舟不知道这是俄菲莉亚父亲的肺腑之言，还是自己父亲的肺腑之言。他觉得这话很普通，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

父亲接着说：“如果我帮过某人的忙，将来他对我好，还好说，万一他坑害了我，我想起我曾帮助过他，心里就会十分难过。如果我不帮他的忙，这层难过和后悔就不会有……”

“你认为这对吗？”鲁湘舟看着父亲那双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

“但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话虽然冷酷，但却有一定道理……”

“照您这么说，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了吗？”鲁湘舟忘记了父亲的疾病，声音很大地问。

父亲近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脸又变得十分平静。他说，“求我的人事情办成了，那是国家的政策好，是他的机遇，并不是我有意帮助他；事情没办成，或者他倒霉了，那是政策的失误，是他命不好，也并非我有意坑他。我不欠别人的情，别人也不欠我的情。因此，有人来看我，我不十分高兴；没人来看我，我也不难过。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世界不是这样的！”鲁湘舟大声喊起来。父亲从来没有如此平等地和他谈话，父亲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敞开心扉，也从来没有这样和蔼过，但鲁湘舟却觉得身上阵阵发冷。

父亲的病神奇地好转起来。半个月之后，父亲像以前一样地工作、生活。当然也再没有和儿子进行过那样“质量”很高的谈话。

鲁湘舟依然如故，但思想和性格却与父亲背道而驰。这一点，无论从遗传基因还是从家庭影响上都是解释不了的。

近来，许多教育理论和文学作品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他们把青少年只看做是成年人善于或者不善于教育的消极结果，却排除了青少年正在形成的个性本分的要求。不知道鲁湘舟能不能算个例外。

歌德曾经说过，年轻人相信许多虚假的东西，而老年人却怀疑很多真实的东西。可有的时候，事实却恰恰相反……我的年龄并不算老，我不知道自己相信的东西到底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

——瘸子鞋匠

今年春天的一个中午，骆强中午放了学，赶到市场。他想推着爸爸回家。

“爸爸，收拾东西，咱们走吧！”

瘸子鞋匠却一言不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马路旁铁栅栏旁的什么东西。

“爸爸！”骆强推了推爸爸的肩膀。

“次尔，你看！”瘸子鞋匠低声说。

骆强顺着爸爸的目光望去，他看见铁栅栏的旁边站着一个很魁梧的中年人，穿一身毕挺的咖啡色西装，脑袋和肚子都很大，头发油亮油亮地向后背，浑身上下十分讲究，一尘不染……

“你是说那个胖子吗？”

“是！”

“怎么啦？”

“回家详细告诉你……你现在帮我干件事。你帮我弄清这个人是不是叫蒲乐章，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骆强虽然不知道爸爸的心思，但他从爸爸的眼睛里看见了兩股灼灼逼人的悲愤火焰，他知道爸爸所以这样急切，必定是事出有因。

于是，他尾随着那个中年人走过这条只能步行而不能走汽车的繁华的市场大街。中年人穿过一个街头公园又走到了辅民中学所在的那条马路上，最后走进了离学校不远的众生贸易公司的办公楼里。

骆强正要跟着往里走，被传达室的门卫叫住了：“学生，干什么去？”

“进去的是不是蒲乐章？”

“哟！青蛙打哈欠——你口气还挺大，这儿没人这么叫他，他是蒲经理！你找他干嘛？”

骆强灵机一动说：“我是他小孩的同学，他儿子今天没来上课，老师让我问问他是不是病了？”

“你下午来！蒲经理中午要休息……”

骆强不再说什么，悄悄退了出来。

骆强回了家，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爸爸。

爸爸没有说话，吃了一半的饭也不再吃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如今真是金钟毁弃，瓦釜雷鸣呀……”

原来，蒲乐章正是二十多年前将爸爸双腿打断的那个临时工，爸爸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那副凶残的脸……

在教工食堂的前边，他和五个大学的领导被一起批斗，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不是十分的“反动”，他是没有“资格”与院级领导一起挨斗的。大学的红卫兵小将逼着他说，他是从骨子里反对毛生席的。

“打死我，我也不能承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学术上的问题，毛主席也说过要百家争鸣……”

“你敢打着红旗反红旗！”小将们吼起来。

这时人群中闪开了一个通道。四、五个手持枣红色齐眉短棍的凶神恶煞的小伙子雄赳赳地走到前边来。那棍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油亮油亮的，不知是枣木的本色，还是被鲜血浸染……

一个像山鬼一样的家伙对全场人大喊一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一句话威震环宇，顿时使那些大学红卫兵发现自己是“太温良恭俭让”了。

“我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反对毛主席？”山鬼说。

“不是！”年轻教师说。

那山鬼举起枣木棍，闪电一般地打在他的右腿上。

他顿时向前趴在了地上。

“起来！”

他没有觉得腿已经断了，又机械地爬了起来。

他还立足未稳，又是一棍打在了他的左腿上。他又趴在了地上。这次他再也起不来了。

山鬼说：“顽固派，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成一滩不属于人类的狗屎堆！”

年轻教师挣扎着抬起头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怎么这般凶残？”

山鬼冷笑说：“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

全场已经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被山鬼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震住了。

年轻教师的眼睛里没有悲哀，而是将满脸的仇恨化成了两支青蓝色的火焰。山鬼望着那眼睛，心中也不免为之一震。

年轻教师说：“你叫什么名字，敢不敢留个纪念？……”

山鬼说：“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我们是齐天大圣金棍子造反团，我叫蒲乐章，我要用鲜血和生命谱出人类最壮美的乐章……”

台下有人为他鼓起了掌。

“蒲乐章——”年轻教师昏死了过去。

事后，当人们从教工食堂将他抬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他不是装死，他的两条小腿都被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听爸爸说完，骆强直恨得二目圆睁：“为什么不告他？”

“告过！告了不止一次……”鞋匠有些黯然。

“把他关起来了么？”

“如果关起来，他也不会到这儿当经理了！”

“为什么不把他关起来？”

“第一，他不属于我所在的大学，我们的单位处理不着他。第二，他不是和‘四人帮’有联系的线上的人物，调查的人说他不过是个小痞子。第三，有人说，他也没干过什么其它的坏事……”

“就这件事还不够吗？”骆强说。

“不够吧……你爸爸的身份不够……”爸爸十分悲哀他说：“调查的人安慰我说，文化革命是整个民族的悲剧，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个人恩怨。他打你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他也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

“他也是受害者？”骆强闻所未闻。

“是！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文化革命中，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控诉它，没有一个受益的人……”鞋匠言不由衷地说：“我奇怪的是，为什么”

这种人什么时候都能叱咤风云，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专为这种人开的一个乐园……”

“他一定有路子吧？”骆强问。

鞋匠苦笑着摇摇头：“不一定！我们这样的人好比是骆驼，我们只会在沙漠里一股道走到黑。他们就像是狼，他们既会躲过野猪的獠牙，他们也能在吃人肉的时候不顾什么良心。”

“没有道德，没有良心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有时，我也想变成一只狼，忘掉道德，忘掉良心。可是我变不成狼。我命里注定就是一匹骆驼。孩子，这就是命啊！”

骆强发现父亲中午在刚刚看到仇人时的那种的人的愤怒的目光不见了，而变得这样的灰暗，这样的让人泄气。

骆强觉得血管中的血变得发烫。他大声吼了起来：“我不认命！我既不愿意当狼，我也不愿意当骆驼，我要做一个人！我要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社会上的这些坏人就是让你们这些所谓好人给惯的！你们活得多窝囊！你们挨打，你们活该！我要是你，我就天天告他，告不倒他，我就杀了他！你们倒好，你们居然还能找出理论来安慰自己！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鞋匠没有说话，他闭上双眼，两滴浑浊的泪珠从眼角跌落下来……

骆强发觉了自己的过激，自己的不合情理。转念一想，能像父亲那样在当时就据理力争而被打断腿的人又能有多少？父亲放弃公职而去修鞋，他心中又包含着多大的屈辱和无言的抗争？而有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前辈相比，又那么没有理想，又是那样的实际……

他拉着爸爸干枯的手说：“爸爸，您别生气，我不该说那些话……”

鞋匠睁开眼睛摇摇头：“我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难过，我是为自己看不清自己而难过。有时候，我觉得年轻人说得对；有时候，觉得你们说得又不对。我记得歌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年轻人相信许多虚假的东西，而老年人却怀疑很多真实的东西。可是有的时候，事实却恰恰相反，年轻人怀疑很多真实的东西，而老年人却相信很多虚假的东西。我的年龄并不算老，我不知道自己相信的东西到底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我无力自拔。我是个修鞋的，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我还有子女，我不知道我应该告诉你们如何生活，如何做人！这是我心灵中最大的矛盾，也是我心灵中最大的痛苦。从这一点来讲，我根本不是什么哲学系的讲师，我只配是个修鞋的，只有修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目的非常明晰，非常的简单……”

鞋匠从来没有和儿子这样谈过话。他担心他的话太玄大虚，儿子听不懂。

骆强点点头，他全懂。不过是和父亲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罢了。

从父亲的嘴里，骆强又知道了当年蒲乐章卖“红书”发财的事情。“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想让你认识社会，认识社会上还有蒲乐章一类的人，我并不想让你卷进去……”

骆强点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卷”进去。

从此，骆强便开始从各方面打听，调查出蒲乐章前两年还是个黄书贩子。他卖过假酒，卖过假药……凡是能赚钱的事情他都干。当然，蒲乐章最机密的事情，骆强是无从知道的。但他断定，蒲乐章还在继续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而且越干越大。于是他决定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向蒲乐章发出了警告。

在粮库劳动的那天晚上，众生贸易公司的肖园利接到了饭店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皮包找到了，是被一个年轻的翻译在上厕所的时候拿错了。让他

带着人家的皮包去饭店换回来。

肖园利又惊又喜，他马上驱车前往饭店，从总服务台取回了自己的皮包。

他急忙打开皮包，发现两份合同还在，自己的三件宝贝一样也不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当然，他也怀疑这里面可能还有什么旁的圈套。但他不敢往深处想。但愿就像服务台所说的那样——无意识地拿错了皮包吧！他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

他走到一个远离服务台的沙发上坐下，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服务台，而服务台前的人却看不清他的脸孔。他坐在那里，吸着烟等待着，他希望那“年轻翻译”出现，看一看，记住面孔，心里也就踏实了。可惜整整一个晚上，“年轻翻译”也没有出现。

第二天，他再给饭店打电话询问，以示关心的时候，服务台说，皮包今天早晨已经被人取走了，还留下话，向肖园利表示歉意……

一种不安的念头悄悄袭上了他的心头，但转瞬就消失了。他觉得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属于庸人自扰了。于是照样干起那“黑路”的买卖来。

那天晚上，顾永泰听着教导主任关于包方侃的汇报，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教导主任并没有顾及头发上滴滴嗒嗒往下走的雨水。只是摘下眼镜，一边哈着气一边用手帕擦拭着，戴好眼镜，就从书包里掏出小本子。此刻，用落汤鸡来形容他的形象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种同情的心情在顾永泰心中油然升起。他站起身来，从脸盆架子上拿起干毛巾递到教导主任的手上说：“别着急，先擦擦头发……”

教导主任心头略略涌起一阵温暖，他发现顾永泰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通人情。他用毛巾擦完头发，看见顾永泰将一杯热水递到他的面前说：“还没吃饭吧？先喝杯白糖水，等咱们说一会儿，叫食堂刘师傅给你煮碗挂面……”

“不，不——”教导主任下意识地摆着手，两滴泪水已经出现在眼眶里了。

“高二(5)班有个学生叫包方侃……”教导主任极有条理地汇报起来……最后他说：“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个人 and 这件事都跟第三军团没有什么关系。”他大约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完成了顾永泰盼望很久的汇报。

“噢！——”顾永泰表示了深深的失望。

“照你看来，这个第三军团是不是不在我们学校，或者他本来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

教导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真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神奇，那肯定不会是中学生所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第三军团即使存在，也不会在我们中学里。至于说到子虚乌有，那可就难说了。第三军团的警告信我们是亲眼看见的，说明它的存在。但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伙倒不一定。但不论怎么说，它有也好，没有也好，就它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不是我们作为学校的能力和权限所能擒清楚的。校长，恕我宣言，让华晓这样继续侦察下去，让他为难，也有些不伦不类了。”

顾永泰说：“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我想，万一它就在我们的学校，以后查出来，我这个当校长的还不是严重失职吗？”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的学校对学生的束缚力和以前相比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学生受到来自校外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我们花了很多的劳动，但结果却是杯水车薪。如果将劳改甚至逮捕的学生都算在学校的帐上，那也

太不公平了。”教导主任竭力安慰顾永泰。

以前，他一直以为顾永泰刚愎自用，没想到他今天却这样软弱。不知是因为课间操事件的原因，还是因为找不到第三军团的原因。

教导主任从事学生思想工作二十多年，论经验，他绝对丰富。可现在，他发现学生的思想工作，可真是老虎吃刺猬一不知该从哪儿下嘴了。

学生经商、厌学、考试作弊、早恋等等问题活生生地摆在他面前，但根本找不到什么特效药。这些问题就像是绝症，像爱滋病。以前他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转变落后生的工作上。可是现在一看，已经不是落后生的工作了。而是那些让人无可奈何的落后思想，这些思想正像瘟疫一样地在学校蔓延。

学生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理想。光有一个考大学的短视的目标在维系着学生的纪律和学校的秩序。每一个有眼光的教育工作者都知道，这样的维系是何等软弱，是绝对不会持久的……但又绝对的无可奈何……即使找出一个第三军团，又能怎么样呢？

“你说那个包方侃的问题怎么处理？”顾永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虚心。他可能也深深体会到了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和艺术，远比抓高考升学卒要难上千百倍。

看见校长这样谦虚，教导主任被感动了。他诚恳他说：“这件事，你应该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讲讲人的道德，讲做人的起码准则。学生们眼睛是亮的，他们对包方侃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是会感到愤慨的。但您万万不可为此无意识地打击和挫伤了其它文学社团的积极性。不但不能挫伤，而且应该表扬和鼓励他们当中的优秀的人材。学生的这种勇于自立，勇于开创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顾永泰点点头。

教导主任受到鼓舞，他忘了疲劳，也忘了饥饿，他也不管再说下去是不是有点自作聪明。他接着说：“顾校长，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顾永泰抬起头奇怪地望着教导主任：“你说吧！”

“前几天，团委和学生会提出的要在全校搞仪表美大赛的事儿……”

“你说的那个选美？”

“不是选美！是仪表美！”教导主任急忙纠正说。

“不行！”顾永泰严厉地打断他：“我们是学校，不是服装模特儿队，选了一个漂亮的小姐有什么意义？”

“不管您同意，还是不同意，您听我把话说完。”

“行！你肚子要是还不饿的话，我听听你谈谈有什么伟大意义。”

教导主任一听校长是这个态度，说话顿时没了底气。话也快了起来：“现在的学生和我们一样，活得太累了。尤其是高中学生，他们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他们的课余生活除了习题就是作文。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太枯燥了。弓绷得太紧。弦就要断裂。这种比赛作为学生的课余生活是有益的，这是一。”

“美育是最近才又重新提起的，我们也没有经验，许多学生想美，但又不知道怎样美。比如我们不让学留长头发，可是多长才是标准呢？到底什么是中学生的的美，不仅学生们没谱，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如果我们搞个仪表美大赛，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这种审美一旦变成了学生的群体意识，那比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管用……这是二。”

“第三，俗话说堵塞不如开导。我们只要引导得当，没准会对学校的风气的好转起很大作用呢！”

看见顾校长没说话，教导主任又说：“如果您在讲完包方侃的事情之后，再谈这个问题，保证效果好！我觉得我的这种感觉绝对没有错！我们不能天天跟学生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我们要让学生觉得学校应该是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地方……你说对不对？”

教导主任的最后一段话打动了顾校长的心。他的内心深处极需要得到温暖，他非常想得到人们的真诚的微笑和由衷的掌声。可是他的外表却不知为什么总要装成极为严肃的样子。好像只有这样，他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他想尽力显得随和一点，但却做不到。人们和他之间好像永远隔着一层玻璃罩子，看得见，摸不着。敬鬼神而远之。

星期一的下午，他在全校大会上前半截讲了包方侃，并没有忘记鼓励了其它的文学社团。后半截，他宣布了在全校举行仪表美大赛的消息和注意事项。他得到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他始料不及，震得他有些头晕。高兴之余，他还有些担心：担心他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打开了青石板：放出了许多妖魔鬼怪。不知道这样一来，他们会捅个什么漏子，是凶是吉，前途未卜……

同学们欢呼雀跃。老师们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有的觉得顾校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大喜事，以至“龙颜大悦”。有的觉得顾校长是魔鬼附了体，从极左派变成极右派。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但，不管拥护也好，反对也好，学生的心绪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老师就成了浪尖上被颠簸的小船，只能顺应潮流，一律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尽管离国庆节还有十天，但学校像过节一样的热闹。

教导主任既然是“仪表美”大赛的倡导者，又在校长面前力谏过，自感责任重大，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使尽浑身解数，托关系，找熟人。请来了龙城时装表演队的教练带着两个模特儿来学校办了瑰场讲座。又请了龙城服装厂设计师在广播里讲了服装设计的基本常识。

讲座的时候，礼堂里围得水泄不通，直害得老师也只能站在大门口踏起脚尖伸长脖子向里观望，看到的只是黑压压的一片头发。

虽然还没有到比赛的日子，但学生们的衣服却明显变得鲜亮起来。尽管树叶已经徐徐下落，校园里却绽起了一片片五色缤纷的花朵。

在这欢乐的校园里，以高二（5）班为最，他们本来就是“仪表美”大赛的发起人。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运动会的名次一直是全校的冠军。这次有这样大出风头的机会，当然不甘落后。同时，他们还有几张王牌，不用拿出来，只要想一想，就能把全校震趴下。

可子晏在班上当众宣布说，他要作为高二（s）班的一员，以老师的身份参加比赛，至于穿什么衣服，暂时保密！他话还没说完，掌声就像浪涛一样淹没了整个教室。

高二（5）班还有一绝，那就是王彘的霹雳舞。环顾整个学校，就霹雳而言，无出乎其右者。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项目还是出奇制胜的话，那么，宋小雪的表演恐怕就是响当当的艺术珍品了。

就她的风度而言，她似乎用不着穿什么精心制作的华丽衣服。只穿着干干净净、普通又普通的衣服在台上走一个来回，就会得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效果了……

课间操的时候，刘天人作为才子被学生会请去，为整个大赛做撰稿人兼



策划。各班的文娱委员也都在场。

按教导主任的想法，各班参赛的节目要——送审，最后选定一台，由刘天人统一看过，写出解说词提供给一男一女两个节目主持人。这个解说词写好了，再加上音乐，会为大会增添不少光彩。

顾永泰在一旁拍着扇子提醒说：“仪表美在外，精神美在内。以表现仪表美来体现精神美，溶精神美于仪表美之中，表现仪表美是形式，表现精神美才是本质……”

刘天人说：“我要不要写个绕口令？”

教导主任急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不要开玩笑，顾校长说的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精神美，我们这次比赛就会变得庸俗和低级。那就失败了。大家回去编排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精神美、道德美、思想美。”教导主任也不管他说得是不是科学，反正要强调仪表美之外的东西。

下课间操了。

楼外的广播喇叭里放起了歌曲《童年》，音乐传到教务处的办公室，同学们就像受了诱惑，尽管正在开会，却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唱起来。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也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吱吱嘎嘎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记者问阿崎婆：我来到这里这么长时间，您怎么就不问我是于什么的呢？阿崎婆说：自己不说，就一定有不愿意说的难处……看到这里，我哭了……

——宋小雪

尤城市辅民中学仪表美大赛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舞台下面第一排的评委席上坐着校长顾永泰、教导主任、美术老师、服装杂志社的编辑和时装表演队的教练以及三位学生代表。

他们也像电视里举办的各种大赛一样地手举着评分牌，然后也由主持人煞有介事地叫着什么“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等等。满像那么回事似的。

老师和学生表示了空前未有的热情，真是整个身心全都投入进去了，场面极其热烈，又极其和谐。

我想，这种场面大部分读者在电视里见得多了，已是屡见不鲜，如果我再罗哩罗嗦地记录下来，大家会厌烦。我只想描绘一下高二（5）班的特色。以求管中窥豹，见其一斑。

录音机里忽然出现了日本动画片《一体》的音乐，但节奏却明显地慢。

“一休哥——”小叶子的声音。

“哎——”

随着咯叽咯叽——咯叽的音乐，可子晏身穿一身蓝色的日本小说《望乡》中的主人公。毛哗叽中山装出场了。这是他当年结婚时的礼服。

不知是因为音乐的诙谐，还是同学们第一次看见老师作为演员出场，兴奋之极，猛地鼓起掌来，笑声一片。

可子晏的头发已经剪成寸头，使他平时就不矮的身材显得更加伟岸。他挺直腰板气宇轩昂地从左台口走到右台口。虽然不像职业演员那样潇洒自如，但一看也是精心练过几天舞台步伐，不卑不亢，不愠不火。

主持人拿着话筒面对台下大声说：“提问！”

台下早有精明的同学一起高喊：“回答！”

“这英俊潇洒的先生是哪位呀？”

“可老师——”几乎是全场一起在喊。

“你们是否喜欢这位先生？”

“喜欢！——”声浪撞得天花板落下了尘土。

可子晏将外衣脱下，挎在臂弯里。雪白的衬衣束在腰间，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刚毅和沉着。

同学们真不敢相信，这位“绅士”就是每天拿着铁架台，套袖上沾满粉笔沫的化学可老师。

掌声一直伴着他完成了这大胆而用心的表演。

教导主任偷偷看了看顾永泰。

顾永泰微笑着摇摇头，不知道是否定还是赞叹……当他举起10分的牌子时，教导主任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一休”的音乐恋恋不舍地消失了。陆文虎跟着王或随着节奏鲜明的音乐上场了。他有武术的功底，霹雳难免不够地道，但他有板有眼，走着太空

步，双臂飘逸如飞鸟状，又像一道闪电从他的左手进入，经过周身从右手飞出，两只手臂犹如一条金蛇。主持人旁白道：“蛇的浑身都是宝。蛇皮是上等的皮革，蛇毒可以治疯病，蛇肉是美味佳肴。”

全场哄笑起来。

随着一声“枪”响，他一个鱼跃扑倒在地。

主持人学着赵忠样的口吻平静他说：“要爱护鸟类，保护生态平衡。”

学生们大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顾永泰歪着脑袋问教导主任：“这解说词谁写的？”

教导主任说：“他们班的学生，叫刘天人。”

顾永泰点点头：“是个人才……”

一曲春江花月夜悠悠地响了起来，如泣如诉的箫声在礼堂里回荡。

学生们瞪大双眼，想看看高二（5）班还有什么高招。

舞台上空无一人，同学们交头接耳，然后焦躁起来，鼓起催促的掌声。

宋小雪没有来。

顾永泰问教导主任：“怎么回事？”

“演员可能没来——”

“谁这么不遵守时间？”顾永泰瞪着眼睛说。

教导主任急忙看看手里那份钢笔抄好的节目单说：“高二（5）班的宋小雪！”

“快去找呀！”顾永泰刚才的愤怒忽然没有了，眼睛里流露的只是焦急。

教导主任看出了顾永泰对宋小雪的宽容与爱护，他亲自跑到台角，对“舞台监督”嘱咐了几句什么。

春江花月夜的乐曲继续在礼堂里回荡，与大家焦躁的心情相配，却很不协调。

教导主任对顾永泰说：“实在找不到了，开始下一个节目吧！”

顾永泰还不甘心，又叫等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春江花月夜嘎然而止。

教导主任大惑不解，顾永泰对一个宋小雪怎么这样爱护与重视。宋小雪在学校里算是个“名人”。可“名人”也不至于这样啊！况且，按顾永泰以往的脾气，越是这种“名人”他越不买帐。可现在，他却分明显出了一种过分宽容与关心的态度。

他斜眼看看顾永泰，顾永泰眼睛虽然还盯在舞台上，眼神却明显地暗淡下来。

宋小雪是顾永泰知道姓名的仅有的几个学生之一。除了宋小雪相貌出众，能歌善舞之外，还有一个除了顾永泰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原因。

宋小雪长得很像顾永泰的孙女。什么地方像？像几分？顾永泰自己也说不清。只要看见宋小雪，他就必然想起自己的孙女。也都是十六、七岁。也可能是上了点岁数的人过于偏执吧！顾永泰很愿意见到来小雪，见到她，就仿佛见到了自己想见又不敢见的孙女。顾永泰自己也难讲清楚，这里不光是疼爱，还有一股十分酸楚的东西。似乎关心了宋小雪就是关心了孙女……

顾永泰第一次见到宋小雪，心中一愣。他问身边的团委书记：“这女孩叫什么？”

老师告诉他：“叫来小雪，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在学校里算个名人！”

“其它方面怎么样？”顾永泰又问。

“还行！就是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连入团申请也不写……”

“多帮助她，团委要多做工作……”

有一次，外边有人到学校来挑演员。本来不是顾永泰的事，他却一反常态地插嘴说：“对宋小雪这种有艺术才能的孩子要多关心！”

宋小雪既不是顾永泰家的孩子，也不是顾永泰亲自教的学生，以顾永泰的性格和脾气而论，这样的关心就显得有些过分了。有些老师就误以为宋小雪必定是校长的亲戚或是什么老战友的孩子……没有人知道顾永泰心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教导主任把顾永泰从沉恩中拉了出来。他碰了碰顾永泰的胳膊说：“您该亮分啦！”

顾永泰慌乱地举起10分的牌子。弄得其他评委面面相觑。

为了看一看高二(6)班怎样想办法体现顾校长说的精神美，我们不管同学和评委如何议论，先把高二(6)班的第一个节目看完。

一个身着近膝短裤的女孩款款走上舞台，白色短裙上一朵红色的玫瑰像团火焰在燃烧。她背着书包，径直向观众走来。向后转身的时候，一个微笑，便把幸福与天真送进了观众的心中。

又一个白衣白裤的女孩蹦蹦跳跳地上场了，她拿着一只白色的羽毛球拍。那活泼而轻盈的体态，让你想起一只白色的小鸽子正在蓝天里翩翩飞翔。

音乐由欢快变得低沉。一个一身灰衣服的女孩上场了。她的衣服过于肥大，不男不女，像是从爸爸的箱底翻出来的。她捧一本沉甸甸的大字典，边走边看，几乎贴在眼镜片上。同学们正要看她如何“动作”，她却一个斤斗摔在台上。两个漂亮的女孩子赶紧去扶。

开始，台下的同学还以为这位“学究”在台上不慎摔倒，不是故意的。及至看到三个人一起完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造型，继而鞠躬谢幕的时候，才知道这“摔倒”是精心“设计”的。不免有些失望。

好还是不好，一时说不上来，只觉得疙疙瘩瘩，不伦不类。

“是不是摔坏了？怎么不演了？”顾永泰再次向教导主任咨询。

教导主任说：“不是，就这些，他们为了表现互相帮助……”

顾永泰摇摇头说：“想法不错，但不够艺术！不够艺术……”

“仪表美”大赛一结束，班长常振家又急又气，他约上两个同学一起找到小雪的家。

“小雪，你怎么不去呀？”一推门，葛婷婷首先大声喊了起来。

宋小雪看见同学们找到家来，不由一惊，眼泪先自流淌下来。她的父母都不在，只有她一个人在家，身上还穿着十分漂亮的衣服。

“大家都急死了，音乐都放了，也不见你来……”。

宋小雪只是默默地流泪，似有难言之隐。

“你怎么啦？说话呀！”葛婷婷说。

常振家说：“你答应得好好的，全班还指着你拿冠军呢，怎么就不去呢？你要早说我们也就不指着你了。”285

宋小雪看了常振家一眼，还是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葛婷婷对常振家说：“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叫你来，你再进来！”

常振家以为女同学之间有什么秘密不好当着男同学面说，只好放下架子，默默地退了出来。

宋小雪在学校里是个被人羡慕和喜爱的“名人”。

但，宋小雪却有一颗痛苦的心。这心之所以痛苦，一半是因为家庭，一半是因为她有一颗比旁人更加纤细的心。

前面，团委书记谈到她思想不要求进步，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个少女的心思……

别的孩子都有一个家庭，而宋小雪实际上有两个家庭。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宋小雪的父母就离了婚。说她有两个家，一是父亲与后母组成的家庭，一是母亲和姥姥组成的家庭。宋小雪就游离在这两个家之间。父亲每月供给她生活费，姥姥和母亲给她温暖……她谁也不恨，在她心目中，父母都是好人。

她也曾想过要入团，但她看到入团要填写入团志愿书的时候，她犹豫了。在填写家庭情况一栏中，当然要填写父母姓甚名谁，政治面目和工作单位。

填不填父亲呢？当然要填！父亲姓李，可她却随了妈妈的姓……将来，这表要当着班上的团员们念。那么，同学们会怎么说呢？她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那些事……

这一切，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初涉尘世又纯洁的女孩子来说却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她实在没有勇气在支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同学，尤其是男同学的面“公布”自己的隐秘。为此，她几个晚上没睡好觉，最后选择了不填表，当然也就不入团的结果。

说她落后，是不是有点苛求她了？

宋小雪是高一的时候才来到辅民中学的。所有的同学和老师对她来讲，都是陌生的。初来乍到，老师和同学们还不知道她有什么文艺才能。只是觉得她美丽、善良和关心别人。

可子晏让她担任班上的生活委员。

有一天，可子晏走进教室，却发现今天有些异样。往常那可以理解的懒散浮躁的空气今天却变得紧张起来。同学们看着他，也同时注意着教室的另一个方向。他循着学生的目光看去：

黑板左上角的木框上用图钉钉着一张洁白的卡片。

可子晏上前两步，仔细端详。那是一张对折的像教科书一样大小的精美的卡片。那背面是什么图案不知道，只看见正面花边围成的空白中间写着这样几行娟秀的钢笔字：

郭大伟同学：

祝生日快乐！

——同学宋小雪

宋小雪的名字上被打了一个叉。

可子晏有几分糊涂，他不明白宋小雪何以要送生日卡给郭大伟？且不说郭大伟的为人，单是一个女同学送给男同学生日卡这事本身已经犯了大忌——难道宋小雪是外国人？难道郭大伟过生日告诉了宋小雪？这卡片又是被谁捡到的？又是哪个家伙将它钉到了这个地方？……也可能这卡片本身就是假的，这小小的卡片引出他千头万绪，不知如何是好。

可子晏的面前摆着许多办法。他可以把卡片自己摘下来，夹在书里，就当没有这回事，留待以后慢慢调查，他也可以把卡片摘下来，很平和他说这是很正常的友谊，有人在这上面大作文只能证明自己心地的丑陋；当然，

他也可以当场表示他震怒的心情，让同学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宋小雪低着头。郭大伟的头微微后倾，目光有些躲闪。

“这是谁干的？”可子晏竭力遏制自己的愤怒，十分威严地说。

教室里安静了，没人说话。可子晏严厉的目光与同学们一一碰撞。他发现所有的目光都在悄悄地向一个方向转移。

郭大伟把手轻轻一扬：“是我！”那神态，那动作就像一位成绩优秀但生性散慢的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被介绍给观众一样。

郭大伟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生日，他的生日正是这一天。但他没有朋友，除了他的父母和户口本之外，他以为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他的生日。所以当宋小雪在课间送给他生日卡的时候，他有些惊奇。他的思维方式产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什么意思？接着便涌起一丝欣喜，宋小雪这样的人送给我生日卡，真是做梦也不敢想……

郭大伟还没有回过味儿来的时候。另外几个男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开始起哄——噢噢地叫了起来。本来，郭大伟很可能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但局势把他逼到了死角。他的潜意识使他防卫，他的判断也急剧地发生变化。这八成是个骗局，这宋小雪可能不是好东西！

为了不惜一切地要“保护”自己，他嘿嘿地笑着，故作镇静地将卡片递给几个男同学看，可人家说这是秘密不好意思看。于是，郭大伟便在宋小雪的名字上划了个叉，然后又用图钉钉在了黑板上，以示他的“清白”和对宋小雪的蔑视。

可子晏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倒流。他虽然不明白宋小雪为什么要送给郭大伟生日卡，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可子晏的天性告诉他，郭大伟大卑鄙了。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大声喊起来：“你给我摘下来！”

郭大伟毫不犹豫地走到黑板前摘下生日卡，然后转身面对大家，将那卡片拦腰撕断，又一下一下将卡片撕成碎片，从敞开的窗子撒了出去，然后像个英雄一样地回到座位上去。

宋小雪从座位上站起来。可于晏惊愕地看到，这女孩的表情十分冷静。“从可老师让我当生活委员那天起，我就想，我能为同学们做些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最缺少的不是钱，而是温暖和友谊，”说到这儿，宋小雪的眼圈红了：“我到校医室把同学们体检表上的生日全都抄了下来……”

教室里彻底安静了。

“我想，当每个同学过生日的时候，我将送给他一件小礼物。现在，我把抄录的生日念给大家听……”

所有的同学一起回过头，看着宋小雪手里拿着的小小的表格，就像听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虔诚。

“郭大伟，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王彧，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常振家，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杨三寤，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每当她念到一个同学的名字，那个同学便不啻于听到了一声响雷，他们好像今天才发现，他们许多人都出生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同一天……

教室里有人哭了。可子晏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久违了，纯真的友情！郭大伟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

宋小雪念着念着，一滴滴泪水溅落在桌面上，发散成一片片的小水珠向四面八方弹射开来……

同学们之所以喜欢宋小雪，这便是真正的原因。

等了好长时间，各家都飘出了晚饭的香气，葛婷婷她们才从屋子里走出来。

“怎么回事？”常振家迎了上去。

“出去再说。”

常振家满腹狐疑地跟着葛婷婷走下楼。

“你快说吧！”常振家停住脚步。

“宋小雪说，最近常有小流氓在半路上截她，说要和她交朋友，今天又碰上一个，吓得她只好跑回家。”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告诉我，是谁截她？”

“她说她也不认识。”葛婷婷说。

“这有什么好哭的，跟我说怕什么的？”常振家根不好理解，宋小雪为了这件事何至于就这么伤心地哭。

“那当然，小流氓也不截你们。她被人截，又耽误了比赛。心里当然难过。要是我，我也哭……”

“真是窝囊，告诉我谁，我替你去教训教训他！”

“别逞英雄了，公安局也管不了这么多，除非你是第三军团！”葛婷婷说。

常振家心中一动，没再说什么。

为了宋小雪的事情，几个伙伴进行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这件事离我们大近，人也大熟悉，万一出了事，我们就再也无法保密了……”骆强说。

“可是，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小流氓的欺侮吗？”陆文虎激动他说：“最近，我看她越来越不正常，有时早晨来上学，眼睛就像刚刚哭过。上课也不集中精神！这样下去，好好的一个人不就给毁了吗？”

“我不是说不管。我在想，我们想个什么办法来管，再说，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小流氓截她？是不是咱们认识的人，一切都不知道，怎么管？”骆强又说。

刘天人说：“管！管！怎么能不管呢？咱们看着陆文虎的面子也得管呀！你看他观察得多仔细呀！她上课不集中精神……”

陆文虎一拍桌子：“你少废话！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是不是你的同学？”

刘天人笑了：“你看，你激动什么呀？就是你们大家都不管，我也得管……”

“你呢？快发言！”骆强拍了一下常振家的肩膀。

“我想问题不大吧！人家也不知道我们就是第三军团。咱们暗地里保护她。看看是哪个家伙，然后教训教训他。就是认识我们也没关系，普通的同学也可以互相帮助嘛！我们不用提第三军团不就行了吗？”常振家缓缓他说：“如果我们连身边的一个女同学都救不了，要第三军团还有什么用呢？”

骆强说：“好！我们就管管‘家里’的事儿！但大家绝对不能提什么第三军团。从明天开始，下午跟着她放学回家，早晨看着她出家门到学校。千万不要让宋小雪觉出来。我和湘舟一组，后天你们俩再来，天人就算了，怎么样？察看三天……”

“行！就这么办！”三个小伙子一起响应。

刘天人叫起来：“我可不能算了，我跟陆文虎一组，挨揍时还有人照

应……”

三天过去了。五个小伙子辛苦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

星期六的傍晚，五个小伙子加上华晓一起从南郑粮库回家，天已经蒙蒙黑了。到了路口正要分手，只听见刘天人说：“你们看……”

几个人抬头望去，只见宋小雪正在他们前边走着。

“陆文虎，你跟得紧一点，我们在后边。千万别让她看见了……”骆强说着和大家一起下了车，把自行车存放在路边。然后像没事人一样的仨一群，俩一伙地，远远地看着宋小雪的背影。

路愈走愈远，也越来越僻静，行人渐渐也稀少起来。

宋小雪走到一个街头公园，陆文虎忽然看见从公园的石凳上站起来一个男人。黑暗中，陆文虎只觉得那个人不矮。他紧张地屏住了呼吸，跳到了一棵大杨树的后边。这时他离宋小雪大约有三十米。

他看见那个男人正挡在宋小雪的前边与她说着什么。

陆文虎什么也听不见，他借着树做遮挡，往前跑了几步。

那个男人去拉宋小雪的手。陆文虎分明听见宋小雪在说：“你别碰我——”

陆文虎不禁怒火中烧，他朝身后挥了挥手，几个小伙子快步飞奔过来。

那个男人已经拉着宋小雪的手向公园另一头走去。

小伙子们不再犹豫，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了街头公园。从三个方向把宋小雪和那个男人紧紧包围在中间。

陆文虎按住那个男人的肩膀往后一拉，左手劈胸抓住，右手攥紧拳头举了起来……他们看清了，这个男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甄宏。

宋小雪一时没闹情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她以为她遇上了流氓。当她看清这是自己的同学的时候，才如梦方醒，于是急忙喊道：“别打！这是我的朋友……”

小伙子们全都愣住了。他们全都没有想到，这场戏的开头这样紧张惊险，结局却是这样的悲惨，悲惨得近于滑稽。他们不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眼前的景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这一瞬间，宋小雪变得如此的陌生，陌生得他们不认识。他们只觉得眼前站着的不是那个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那个心地善良、美妙端庄的女同学，而是一个长得与宋小雪一样的陌生女人……

他们这样惊异片刻，然后本能地转过身子向公园外走去。六个人都不说话，心中却想着同一件事情。

宋小雪疯了一样地跑过来，绕到他们的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宋小雪哭了，她热泪涟涟：“你们听我说，你们一定要听我说……”她带着哭腔几乎是哀求着：“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我谢谢你们，我对不住你们给我的情份……”她嚤嚤地哭了起来，已经泣不成声……

六个男子汉虽然都不说话，但心中却也是心潮澎湃。他们知道宋小雪说的是实话，他们理解她。宋小雪不欠他们什么东西，但又觉得她拿走了他们什么东西，使他们心中变得空空荡荡，感到十分的漠然。

他们与宋小雪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恋人。他们只是一般的，甚至很少说话的同学。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们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骆强对宋小雪说：“我们祝你幸福，今天的事情我们一定会保密的……”他转身对他的伙伴说：“咱们走吧！”



几个人默默地走下公园的水泥台阶。大家谁也没有看见，眼泪从陆文虎的眼睛里流淌下来。

天已经很黑了，空气很湿很湿，并没有见到雨滴，身上却都已经是潮乎乎的了。

黑暗中忽然响起了六个男子汉嘶哑的歌声。那声音就像野狼在空旷的原野中哀嚎一样难听……

这个世界很精彩，这个世界很无奈……

过路的行人纷纷侧目而视，以为这是六个喝醉了酒的小疯子……

彩鱼的苍蝇，正是因为它在脊背上装饰了一点发亮的孔雀蓝，才显得更加肮脏。

——刘天人

众生贸易公司的肖园利最近几天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然不可终日。

关于打击在流通领域中犯罪的文件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达下来。起初他并没有在意，他所做的事虽然罪恶不小，如果用法律条文一对照，只要拿出其中二三条，他马上就可以被戴上手铐，银铛入狱。

但他知道，这种事目前所在多有，已经泛滥成灾，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法不责众。况且众生贸易公司在社会上口碑还好。

可是最近，几个在官面上混事的朋友已经给他露出口风，让他小心谨慎……又过了几天，当他去找这些朋友办事的时候，发现他们忽然变得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不但是公事公办，而且好像和肖园利并不认识。有时明明就在办公室坐着，却说不存在。即便在办公室里碰上，也推三挡四。不是说马上就要开会，就是说现在此类事不归自己管，让他再去找什么张三局长，李四书记云云。至于他们曾与肖园利在一个饭桌上举杯痛饮，觥筹交错，接过肖园利的礼物或者钱财，仿佛那是别人的事情，至少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肖园利是聪明人，这些冷漠的态度，见他就像见着瘟疫一样的神情，他怎么能不领悟一二。他开始冷静地掂量自己的分量。你不要看某某也赚黑心钱，也毫不顾忌地坑蒙拐骗。可人家有后台、有靠山，你肖园利与他们比起来，不过是小鬼见着阎王。

你肖园利算什么，你的父母不过是乡下种地的老农。肖园利要是出了事，他们最大的本事不过是掉几滴眼泪而已。他们连法院的门朝哪边开都不晓得。你肖园利才来城里几天，你不过是个局外人，人家不过是看见你口袋里有几个钱罢了，一旦你口袋里的钱变成了蝎子，哪个还敢跟你握手，哪个还敢跟你一起吃饭。

等到荡涤社会“污泥油水”的风暴一到，不抓你肖园利当个典型，以示惩戒，还能抓那些有来头的人吗？

想到此处，肖园利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尤其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蒲乐章最近有些事明显地瞒着他。听说他最近办了出国护照，跟着另一个大公司的代表团出国考察。也不知给了人家多少好处？现在只是在等签证而已。说是要到外面去考察国际市场的情况，顺便为公司看一批货物。

近来，蒲乐章对他十分客气，但也不再有什么过从很密的举动。这与以前蒲乐章颐指气使地下命令、发脾气形象成了很大的反差。这不能不引起肖园利的警觉。这小子是不是想“黄鹤一去不复返”呢？

前几天，他丢了皮包，皮包虽然失而复得，但心里却再也踏实不下了。虽然他手里拿着蒲乐章的证据，可对方要是拍屁股一走，那所有的脏水可就要全都泼在他的头上……其中有几件事让肖园利最为担心……

一个月前，蒲乐章把他找了去，把他介绍给两位陌生人：“这是环宇信息交流中心的经理肖园利……”

肖园利心里一愣，他知道，凡是蒲乐章打出这个旗号，“武戏”就要开场，一笔黑买卖就要进行了。

寒暄几句之后。其中一个家伙说：“我姐夫是香港全美跨国公司的总经理，他昨天从香港回来了。”说着，他从黑色密码箱里拿出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

“委托书”的主要内容是香港某公司授权委托全美跨国公司在国内招牧建筑工人500人，经香港去科威特工作。条件之一是全美跨国公司必须接到中国银行认可的公司作为国内代理人，并提供国内有关劳务出口的法律文件。

那陌生人等肖园利看完文件后说：“贵公司信誉极好，我们就找到了你们……”

肖园利明知对方虚情假意，但看到“授权委托书”，心头仍不免一阵狂喜。眼下多少人为了出国不惜倾家荡产，现在居然有这样的好事自己送上门来。

但肖园利仍然动了个心眼说：“这里要求的是，中国银行认可的公司作为国内代理人……”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蒲乐章。

蒲乐章眼都没眨说：“好！就由众生贸易公司牵头，由你来出面，你还兼众生贸易公司副经理嘛！”

肖园利不能不佩服蒲乐章伪气魄和决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他就由办公室主任被“提升”成副经理。而那个刚刚介绍过的坏字信息交流中心仿佛根本没说过一样。闲话没说，就由来人与肖园利共同签署了一份意向书，各自盖上了本公司的大印。意向书中写明由全美跨国公司提供出国的劳务指标，由众生贸易公司负责招募劳工。

懂得法律条文的人都明白，意向书不同于合同书。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符合法律的公司具有法律性质。而意向书虽然也盖上印章，但并不受法律保护，也没有法律效力。

在座的人心照不宜，但他们意识到只有一位授权委托书和一份民间的意向书并不能完全“取信于民”。

于是由肖园利和那两位陌生人一起找到了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公司看了他们的“文件”之后，认为条件不成熟，文件也不充分，但为了表现对外商洽谈贸易的诚意，与他们又签了一份“意向书”——表示个态度和意向而已。

拿着鸡毛当令箭，几个人开始大干起来。光是一个劳工的报名费、手续费就是三千元。总收入可想而知。还不用说走路子拉关系得到的好处，真是前途未可限量。

报名没有公开，而是暗暗放出消息。即使这样，来报名的人也是趋之若鹜，几乎把房子挤塌。报名处并不设在众生贸易公司，而是从郊外的一家乡办工厂租了一间办公室。让一位陌生人全权负责。

肖园利满腹狐疑。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件事怕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许多事，他也故意躲闪，尽让那两个人出面。但躲得开躲不开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赚钱就要担风险这一信念支持着他，几十万的好处，不担点风险怕也说不过去。于是派个心腹的会计每天坐镇收钱，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另一件事。有一天，他们与甄宏一起吃饭。

宴席上，肖园利偶而提起：“现在出国可真不容易……”

甄宏笑着摇摇头。不知是什么意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要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就容易……”

肖园利看见蒲乐章眼睛一亮，但没有说话。肖园利心中一动，但也故作矜持，继续说着一些无鸡生蛋的闲话。

甄宏像是喝醉了。往日脸上那种傲慢的派头荡然无存。他从身边的椅子上拿起他的皮箱，把桌上的杯盏胡乱往前一推，将皮箱搁在桌子上打开。

肖园利和蒲乐章都大吃一惊。他们见到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甄宏指着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说：“喏！这是西德马克，这是英镑，这是瑞士法郎……这是花旗银行的信用卡……”

对于只见过日元和美元的蒲乐章与肖园利来讲，真是大开眼界，已经想不到辨认真假。只觉得自己被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压得很小很小。

“这——这算不了什么！”甄宏说。

他拂去了钞票，下边露出了一叠也不知是哪个国家国徽的黄本本，都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

蒲乐章和肖园利都不认识，这不是那种中国人的出国护照。

“这是外国人的护照，有了他就算是外国人啦！”甄宏说。

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看看，看看！”甄宏用中指和食指夹了两本递到蒲乐章和肖园利的面前。

蒲乐章接过翻开一看，发现这护照都是崭新崭新的，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照片……

甄宏将护照一一收回来放在皮箱里锁好说：“要说难也难，要说容易，也真容易，只要有钱……”说到这里，他住了口，改了话题：“吃菜——喝酒——”

蒲乐章心中十分痒痒，见到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无疑是看到了天书，上面的字有些根本看不懂，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是“真家伙”。但他却冷笑着说：“挺花哨的，真的假的？”

“假的？”甄宏仿佛不屑一谈，又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不无恶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肖园利出来圆场说：“开个玩笑，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这些东西对我和蒲经理来讲，用处不大。我们土生土长，老婆孩子也都在中国，出去干什么呀！不过，我有几个朋友倒想试试，这是怎么个路数？……”

甄宏压低了声音说：“我有一个南美的朋友，绝对是蓝眼睛，大鼻子的土著……他就吃这碗饭……这些东西都是在外国领事馆注了册的，绝对是真玩意儿。不是真的，怎会每个要五千美元呢？”

“倒也不算贵，给我来几个！”蒲乐章半真半假地试探着说。

“蒲经理把这事看得也忒容易了，多少人请我，我不干，我不过是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高兴高兴……”

蒲乐章和肖园利跟着打着哈哈，心里却想，自己在社会上也是被人称为“倒爷”的人物。但比起这些“国际倒爷”来讲，人家赚钱可太容易了，买几个“小本子”就能成千上万地赚……

饭桌上没说成什么。但他们对甄宏的神通广大却不得不佩服。几天以后，他们便山成了“国际倒爷”的帮手。对那些出国没路子都快急疯了的人悄悄放出了话。出六千美元……

蒲乐章与肖园利并不签字画押，只当中间的二传手，便可落得一千美元的差额。他们对这些“护照”仍半信半疑，并十分不相信它响质量。自己并

不购买，只是等着一个星期之后。买了这护照的人顺利地出去了，才能完全相信。至于那批劳工还要等两个月之后才能见分晓。

社会上风声一紧之后，肖园利一想起这件骑虎难下的事情，身上就一阵阵地冒冷汗。这可真是脑袋拴在腰带上的买卖。因此，当他听说蒲乐章想堂堂皇皇，正经八摆地要飞出去的时候，心里顿时没了底。

还有一件事，就是放在辅民中学地下室的那批货物。那是两年前，从沿海一带走私进口的，原以为可赚大钱，现在却迟迟不能出手。

这三件事如同三只魔鬼，横七竖八地骑在他的脖子上，吓得他喘不过气来。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于是他也将一份空白护照放在随身携带的皮包里，以防万一。躲得过就躲，躲不过就跑。至于跑得了跑不了，那是后话。

肖园利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的皮包不是偶然被拿错的，而是被人故意调换的。他在厕所里见到的两个年轻人正是鲁湘舟和常振家。

他们之所以要拿肖园利的皮包。消息却来源于谁也没有想到的蒲乐意的儿子蒲小成。

那天，大家课间的时候正在瞎侃。中学生们都要显摆自己知道的多，谁也不服谁。

蒲小成说：“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探亲，什么考‘托福’，全他妈的瞎掰。两万美元就能去加拿大，五千美元就能去澳大利亚……”

一个同学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当出国像买电影票呀！出国得用护照，没地位照样在中国呆着！”

蒲小成急了：“我胡说，你拿钱来，明儿我就给你拿一个来！白玩儿！”

“我们没你们家有钱，我们买不起，你有本事带一个给我们看看，我们就服你……”

第二天，护照当然没有带来，蒲小成本以为大家把昨天的事情忘了。没想到几个同学却盯着他问：“拿护照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你不是说白玩吗？”

蒲小成胀红了脸：“护照哪能带来带去呀？丢了怎么办？”

几个同学哈哈大笑起来：“你是不是把你爸爸的营业执照当成护照啦？”

蒲小成瞪着小眼睛说：“你们挤对谁呀？护照上带着国徽，棕色的小本……”

“说这有什么用，说不定从哪儿看了一眼呢！”

蒲小成说得嘴滑：“狗眼看人低，我父亲手交给我肖叔的，一大摞！好几本！我亲眼看见肖叔叔放进皮包的……”

“好家伙，你们听听，一大摞！你当是你爸卖书呢！你们家是不是外交部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坐在一边的鲁湘舟看见蒲小成急得嘴角上都涌出白沫，知道必定事出有因。他听说过，现在有卖假护照的。放学以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骆强。

于是，他们开始秘密筹划这次代号为“国际刑警”的行动。

皮包拿到手之后，几个人一起将里面的东西反复研究了半天。

他们起先非常失望，因为皮包里一份护照也没有。

那两份卖钢材的合同，他们看了半天，懂是懂，但也不说明什么问题。

当他们从皮包夹层里发现一个很隐蔽的小口袋的时候，高兴了。

他们把录音带放到录音机去听。听了半天，却听不出所以然。只有一句，

他们牢牢记住了，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放在辅民中学的那批货物你要想办法，让人发现可就完了……”

五个中学生大吃一惊，又把这句话反复听了两遍。

他们拿起那张很旧的假酒配制单却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像是个什么药品的配方。只知道里面写的甲醇是工业酒精。至于这“药品”里放敌敌畏就不明白了。

“别是毒品吧？”陆文虎说。

“振家！你看看，这是干什么的？”骆强问。

常振家看了一会儿，摇摇头，在他知道的药品里没有这样配制的。如果是中药，他可能知道的多一些……

拿起那个小本本，上面的名字，他们全都不认识。

“是不是发奖金的名单？”

“哟！奖金能有这么多？”

“别急，咱们慢慢调查，但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奖金名单……”

最后，骆强肯定他说：“这些东西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光那盘录音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大家一起说：“现在怎么办？”

骆强说：“天人，你明天把这些材料找个小地方复印两份，录音带也翻录两盘。一份咱们留着，那一份寄给公安局！”

“应该是寄给检察院吧？”刘天人说。

“天人还真懂点法律程序！”鲁湘舟笑着说。

常振家疑惑不解：“我还真不知道应该给公安局还是检察院……”

骆强打断他说：“都一样！鲁湘舟，明天晚上，你把这个皮包原样送回饭店，就说拿错了，千万别让肖园利看见……”

“这个不消吩咐！”鲁湘舟大大裂裂地说。

“明天放学以后，你们俩还得盯着点肖园利，看他有什么动作！”骆强指着鲁湘舟和陆文虎说。

“刚才录音带里提到的存在咱们学校地下室的货物，咱们是不是侦察侦察？”常振家提醒说。

“对！我也这么想……但绝不能打草惊蛇！”骆强说：“万一他们知道了消息，把货物转移了就糟了。是不是等公安局来，来之前咱们盯着它。”

“可是，咱也不能黑天白日地看着它呀，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运走。”陆文虎说。

“我看还是先侦察一下！”常振家从椅子上站起来。

“怎么进去呀？地下室出口的那间屋成了他们的办公室，每次运货都从那儿进出，最近又运进去许多筐苹果，我看过。那屋里每天起码有一个人值班。”

沉默了一会儿，骆强说：“我想了这么几个主意，你们听听。常振家和我假装查卫生，到那个办公室看看。鲁湘舟你看看地下室那几个露出地面半截的窗户，看看有没有空子。陆文虎和刘天人你们和学校的老教师打听打听，地下室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大家全悄悄的，谁也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样？”

大家一起说好。

就在第二天晚上，发生了众生贸易公司拦截华晓的事情。因为大家对华晓印象很好，认为他也是个“血性男儿”。于是决定让华晓来参加他们的劳

动，考察考察他……如果可以，就向他明确身份。但骆强却谨慎地告诉大家，只能让他参加一般的中学生可以理解的活动。

从那会儿到现在已经两个星期过去了。众生贸易公司也没有什么举动。他们寄给检察院的材料也没见着什么效果——不知是检察院没弄明白那些材料的意义，还是他们正在暗中侦察。

今天下午放学的时候，陆文虎面带喜色地悄悄对骆强说：门口老于头说，“在学校幼儿园的食堂旁边的锅炉房下有个门可以通地下室……”

“真的？骆强紧紧抓住陆文虎的手：“今晚十二点，我们在学校门口集合，代号苹果行动。”

“叫华晓参加吗？”

骆强迟疑片刻后摇摇头。

龙城火车站的钟声刚刚敲过十二点，五个黑影已经从学校后面“第四世界”的一段短墙翻进学校。

校园里静得怕人。白天十分喧闹的楼房现在都像一尊尊巨大的怪兽静静地趴在那里。操场显得无比宽阔。那一排排高大的树木也都装扮成妖魔鬼怪，一个个伫立在那里；紧紧盯着这五个不速之客。只有秋虫偶而低低地吟唱，哀怨夏天过去得太早……

五个人溜着墙根来到了校园前边的锅炉房。那白天看起来不起眼的红砖烟囱此时也显得十分高大，黑魆魆地直刺星空。这锅炉房是冬天取暖时为全校提供暖气的，现在却空无一人。那油漆早已脱落的木门上挂着一把锁。只是虚虚地挂在门鼻上，现在轻轻一拽，锁就开了。

他们留下陆文虎守在门口，其余四人顺着水泥的石阶走下了地下的锅炉房。在锅炉房的东北角又有一扇小门，门是虚掩的，用一根铅线缠绕着。他们掰开铁丝走了进去，眼前是漆黑一片。

两只手电筒一起扫开，这原来是一个只能够一个人通过的甬道。他们鱼贯而入，拐了一个直角。前面没有路了，一扇铁门横在眼前，铁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老式铁皮锁。看得出来。已经许久没有人光临这里了。

“怎么办？”鲁湘舟问。

骆强说：“把锁砸开！”

常振家从地上找了一块半头红砖朝锁头砸去。黑暗里响起了巨大的回响。四个人心头都为之一震。

常振家回头看看。

“没关系！听不见！”鲁湘舟说。

常振家又狠命砸了两下。锁头歪着脑袋掉了下来。

两个人一起上前，铁门吱吱呀呀地呻吟着，不情愿地打开了，一股像发酵一样极浓的苹果味扑面而来……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学校的地下室，现在一看，原来是一间和地面上教室同样大的房间。房间里堆着许多柳条编成的大筐。不用说，里面全是苹果。没有道路，他们只好从苹果筐上爬过去。再转身一看，这间“教室”里全是苹果。

“他们悦的货会不会在筐里？”刘天人问。“先到别的屋里看看……”

说着四个人一起走出第一间“教室”，走进第二间“教室”。

第二间“教室”里却是堆得整整齐齐的纸箱子，纸箱上写着：容光牌洗衣粉。

他们只好又走进第三间“教室”，却发现又是一筐筐的苹果。

等到看完所有的十个“教室”之后，才发现另外七个教室都是空空荡荡的，只有这三间教室里有东西。录音带里说的那批货在哪儿呢？能是这批苹果和洗衣粉吗？是不是已经被运走啦？

四个人面面相觑，一时没了主意。

刘天人说：“会不会是洗衣粉袋里装的都是可卡因呢？那东西可也是白色粉末啊！”

骆强说：“我看你是看电视看大多了吧？众生贸易公司敢做这种买卖，他们又不是黑手党！”

“咱们看看怎么样？”

“就是真看见毒品咱们也不认识呀！”

“是不是，咱们拿它一袋当样品，咱们不认识，有人认识！咱不能就这么白白来一趟！”刘天人最为激进。

“去你的，我就不相信，这一屋子洗衣粉全是可卡因。你是不是看惊险小说看糊涂啦！”

骆强果断他说：“小声点！当心值班的人听见。”

大家赶紧闭了嘴。

骆强低声说：“天人，你先打开墙角那箱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录音带里既然说了，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纸箱都是用土黄色的胶纸封口的。刘天人从兜里掏出小刀，沿着盒盖的中线划开，还没开盖，手已经先伸了进去。

“什么他妈洗衣粉，我摸着像书！”刘天人说着从里面拿出一本，沉甸甸的，很压手。

拿过手电筒一照，大家全都惊呆了。

这书比他们现在的语文课本稍薄了一点，十六开作业纸大小，精装纸皮儿，印刷得十分精美。封皮上是个赤裸裸的女人。

“我X！真他妈黄！”刘天人忍不住叫起来。

说完，大家全都不说话了，一个个心惊肉跳。这种东西，内容是见所未见；印刷之精美是闻所未闻……

“好啦！别翻了！把这箱子封好，压在最下面，别让他们看出来。妈的，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洗衣粉……”骆强说。

“这本怎么办？”刘天人拿着书问。

“付上一张咱们的卡片，拿报纸包上，明天一早，送到分局……”

古龙区公安分局局长推着自行车走进分局的大门。

“局长，你的东西！”传达室的小警察叫着从屋里跑出来。

分局长接过一个报纸包，沉甸甸的，什么东西？一坐在办公桌前，忍不住撕开包着的报纸。

他也愣住了。看过署名为第三军团的卡片，他只是自言自语他说了一句：“第三军团！可真有你的。”

然后打开屋门，大声叫着几个警察的名字。

第三军团的卡片上除了那四句诗以外，下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公安局的同志们，这种洗衣粉放在辅民中学的地下室，这是众生贸易公司的仓库。望尽快光临。”

“洗衣粉什么意思？”一个警察有些怀疑。



“不知道。多找几个人马上去看看！于科长带队。”局长说。

几个警察蜂拥而出，跳上一辆白色面包车，红色警灯已经开始闪烁。

局长拉开已经关了一半的车门嘱咐说：“那是学校！”

几个警察互相看了看说：“知道，学校怎么了？”

“快到闹市区把警灯摘了再进学校。别大呼小叫的。先去找校长……”

于科长笑着说：“我和顾校长是老熟人，我上学那会儿，他是书记。”

“熟也不行！你们七八个就穿这身衣服出现在校园里？”

“怎么了？”

“你们想让学生看武打片呀？人家上课呢……”

“那怎么办？”

“全换上便衣，蔫了巴叽的……”

“哟！我们是去偷东西怎么的？”

局长没理他说：“带搜查证了吗？”

“哟！忘了……”

局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白色面包车停在辅民中学一座灰楼的旁边。那里已经停着一辆草绿色的130卡车。几个人正在往车上搬东西。

于科长看见搬运的纸箱上都写着“容光牌洗衣粉”。于科长心中一动，跳下车对另一个警察说：“看住这辆卡车，不能让它开走。我去找校长。”

顾永泰跟着于科长急匆匆地走下楼，一边走一边说：“能有这事儿？”来到众生贸易公司仓库的办公室。车上的箱子已经装完，司机蹲在一旁抽烟。肖园利正在和那个年轻警察交涉。

年轻警察看见于科长下来，对肖园利说：“那是我们头儿。你找他说吧！”

肖园利迎上前去，左手拿着一包三五牌香烟，右手拿着一张名片，脸上的笑容将心中的惶恐遮掩得一丝不露。

他先向顾校长点头微笑，又向于科长说：“这位同志怎么称呼？”

“您怎么称呼？”于科长反问道。

“我是众生贸易公司的肖园利。”说着把名片递了上去。

于科长看看名片说：“我是古龙分局的，姓于。我们奉命要搜查你们的仓库。”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搜查证，放在肖园利的名片上面。

一丝恐慌掠过肖园利的眼角，但片刻消失。他满脸堆笑他说：“欢迎，欢迎你们检查。”

于科长带着两个警察走进地下室，将每个“教室”都仔细搜查了一遍，只发现有两间“教室”里堆放着苹果。抽查了两三筐苹果，其它的东西什么也没发现。

于科长问：“你们仓库怎么就这么点东西？”“噢！我们公司很小，租用学校这几间地下室就放点周转快的东西，我们在南郊还有个大的仓库，那里东西多，欢迎你们检查……”肖园利很热情地介绍着。

于科长走出地下室来到停放在那里的卡车旁边。忽然问：“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您都看见的，洗衣粉，这是运往外地的，马上要到火车站。”肖园利低头看看手表。

“可以看看吗？”

“可以！”说着肖园利热情地和司机一起打开汽车的后槽帮，顺手搬下

来一箱，当众用刀子划开。

于科长愣了，里面果然都是一袋袋一公斤包装的洗衣粉。

肖园利不失时机地递上一支烟。于科长做了个不会吸的手势，心里可是七上八下地没了底。出于他多年的经验，他也笑呵呵他说：“我们自己从中间再抽查一箱，你不会反对吗？”说着便紧紧盯住肖园利的眼睛。

肖园利明显地躲闪着他的目光，但仍然是笑着说：“当然可以，随便检查，只是希望快点！”

于科长斩钉截铁地对身旁的年轻警察说：“小刘，上车，从中间找一箱，利索点！”

小刘爬上车，把浮面上的一箱搬开，从下面拎出了一箱。

肖园利喃喃地对于科长说：“您别查了。我跟您说实话，算我自首，行么？”

“可以！”于科长轻松他说。

于科长转身向顾永泰敬了个礼说：“顾校长，我们走了，您有事尽管找我！”

顾永泰说：“你不找我就算好事了！”

于科长说：“哪能呢？”他又指着“洗衣粉”说：“这事儿和学校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个狗公司！”顾永泰骂了一句。

草绿色 130 卡车跟着白色警车一起静静地驶出校园。第一节下课的铃声刚刚响起。

两天以后，当蒲乐章将公司的一切事务都安排就序，出国的行装也已打点齐备，下午的飞机估计傍晚时分就可以离开中国国境了。肖园利被拘留对他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但他庆幸自己留了一手。许多违法的事情都是肖园利一人出面，一人签字。他基本没留下任何把柄，包括这次倒卖黄色书刊的事情。肖园利虽说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但一人做事一人当，怎能株连整个公司呢？

正当蒲乐章为自己的手段而自鸣得意的时候，他披两个穿着警服的人带走了，说是拘留审查。

蒲乐章大喊大叫，说是飞机下午就飞，误了大事，公安局要负经济和法律上的责任。

当他在公安局里听见那盘录音带后，他恨不得把肖园利一口吃了，他没想到这个貌似憨厚，忠贞不二的乡巴佬还有这样的手段。

肖园利铁灰着脸一声不哼，他比蒲乐章更为吃惊。并没等他“出卖”蒲乐章，他已经看见他的三件宝都在检查人员的手中，他只觉得头皮阵阵发凉，那三件宝莫非有了分身之术？

这一切细节，骆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只是从《龙城日报》看到这样一条短短的消息：

众生贸易公司经理蒲乐章、办公室主任肖园利因经济犯罪昨天被拘留，案情正在审理之中。

众生贸易公司门口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敬告各界。本公司正在清理，暂停办公。望见谅。”

当骆强把这一消息告诉爸爸的时候，爸爸却没有骆强那样激动，只是说：“但愿这次是真的，不要再放出他来言人……”

不用客气，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去看一本《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可子晏

早晨，华晓来上学。路过传达室的时候，听见老于头喊了他一声。

“你的信！”

华晓说声谢谢接了过来，只见信封的落款处写着：内详。

谁给我来的信？华晓好生奇怪。拆开信封一看，只见一张没有任何标志的十六开信纸上写着潦潦草草的两行字：

华晓：

请马上转告顾校长，高二（5）班的刘天人和第三军团有关！

华晓心中一惊。这信是谁写的呢？为什么他自己不向顾校长报告，却还要通过我呢。莫非寄信人知道我和顾校长的关系……不会呀！华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暗暗为刘天人担心。

华晓又看看信封，信封上贴着一张4分钱的邮票。但这只能说明信发自我市……

又想了一会儿，实在想不出其中的原委。于是，华晓将信放进上衣口袋！管他呢！上报是绝对不行的！不但不行，他还要及早告诉刘天人他们。

华晓匆匆走进教室，只见化学科代表站在讲台前，像扔“塑料飞盘”一样地散发化学作业本。教室里传来男同学的喊叫和女同学的埋怨声，还有作业本落地时那纸片子发出的哗啦啦的声响。

“华晓，接着！”

华晓刚一抬头，作业本已经飞到眼前……

华晓胡乱地翻了一下，老师没有批改，只在作业的后面草草地写了个“阅”字。

“这就对啦！本没必要在我身上白白耗费功夫……”华晓正要把作业本扔进书桌，忽然觉得又不对了。上次的作业也没批改。也是这样一个阅字。两个“阅”字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华晓要过同位子的化学本，却发现详细的批改，最后还评有分数。这次是这样，上次也是这样。华晓又把前边两个同学的作业要过来，一一查看，人家的作业也都被批改过，整个作业本也不见一个阅字。

华晓愣了。莫非可老师发现我的作业都是抄的，故意不动声色。以此惩戒吗？可能！可子晏这样精明过人的老师有这样的水平毫不奇怪，况且那样认真负责……

华晓笑了。第二次再交化学作业的时候，他仍然是抄，不过故意抄错了两个元素符号，一道题目的得数也故意将50写成150，然后在题目的后边写上：

可老师，不知为什么，前两次您没有批改我的作业。谢谢！

华晓

华晓为自己的幽默而自鸣得意。

作业本又按时发下来了。华晓急忙翻开去看。

作业倒是批改了。可老师却用红钢笔在他的笔迹后边用龙飞凤舞的字体写道：

不用客气，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去看一本《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这次华晓真的呆住了。虽然，他一时还闹不清楚这段话的真正含义，但他明白，可子晏已经把他当成了“特殊”的学生。华晓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心中有“鬼”，不敢拿着作业本向可子晏当面质问。顾永泰和教导主任是不是泄露了秘密，他不得而知。

华晓的到来，起初并没有引起可子晏过分的注意。只是有一种直觉，觉得这个学生与众不同，倒不是因为他的才华（天才的学生他见过不少），而是因为他的气质。

真正引起可子晏怀疑的是一件被华晓说漏嘴的“小事”！

华晓到高二（5）班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可子晏对华晓说：“你家住在哪儿呀？哪一天我到家里去看看，见见你的父母……”

华晓一怔，老师如果真去家里，事情就会全部泄漏，他当然不能让可老师去。可他脑子里只想着千万不能让可老师去，却忘记了用什么理由才符合他现在的身份。他毕竟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工”。他急忙说：“可老师，我们家特远，您就甭去了。再说，都这么大了，还要父母管呀！有选举权都好几年了……”

俗话说，急不择言。问题就出在这最后的一句话上。

可子晏当时也没觉出什么，华晓走了之后，他忽然想起了这句话。

“有选举权都好几年了。”

不对呀！他这个班的学生都是十七岁，谁也不够选举的年龄呀！有选举权好几年，起码二十多了！华晓刚才是说着玩吗？可这句也绝不像是玩笑话！说实在的，可子晏也没有当成什么大事，只是想想而已。

有一天，可子晏恰好找教导主任办别的事，忽然想起跟教导主任要华晓的转学登记表看。他是想看看华晓的年龄到底有多大？

教导主任措手不及，支支吾吾他说是通过顾校长转来的，他这里没有转学登记表。

这就引起了可子晏的怀疑，这不符合以往的手续，高中学生都是有学籍档案的……

从那个时候，他对华晓就更加注意，这一注意就发现华晓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包括他的学习态度和抄别人作业的行径。

他觉得华晓是个神秘人物。

这些天，他一直在琢磨一件事，他这个班的学生和第三军团到底有没有关系？

虽然对耳闻的关于“第三军团”的事迹并不反感，但他实在不愿意他的学生和“第三军团”有什么瓜葛。做为一个教师，这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自从他听说了“第三军团”的种种特征。又了解到有几个学生尤其是陆文虎他们晚上经常不在家，担心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他们对他们是有感情的，

但越有感情便越怕他们卷入到这类事情中来。

他的分析能力使他影影绰绰地感到华晓与这件事也不无关系。当然，他说不清楚。

有一天，他将陆丈虎、常振家、骆强找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年轻人天真热情，但年龄尚小，缺少历练，没有经验。年轻学生要好好学习，有些事情并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

同时，他又旁敲侧击地告诉他们。不管他们跟第三军团有没有关系。如果有，要早早僵旗息鼓。如果没有，千万不要卷进去。

可子晏设身处地，情真意切。说了一个多小时。三个学生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不能不为之所动。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教导主任将华晓叫到了办公室，顾永泰坐在那里等他。

“华晓，有什么消息吗？”顾永泰的大蒲扇搁在桌上，一点也没动。只是紧紧盯着华晓的眼睛。

“没有什么……”华晓虽然也竭力勇敢地看着顾永泰，但不知自己的眼神是否有些慌乱。他离第三军团越“近”。心里负担也就越重。他总不能把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当成告密的资本吧！

沉默良久，顾永泰又问：“你认识刘无人吗？”华晓心中又是一惊：“认识，他是高二（5）的学生，当然认识……”

“听说字写得挺棒，还会刻图章？”

华晓急忙说：“这个不太清楚，也就一般化吧！刻图章倒没听说过。”

顾永泰嘴角微微一撇，两腮的肉稍稍往上一提，绽出一丝笑意。他拿起桌上的扇子又开始摇了起来。

华晓实在摸不清顾永泰这个反常的神色。这神色使华晓想起可子晏在他作业上的批语。他忽然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

“还有什么情况吗？”顾永泰又问。

“没什么了……”

“再想想……”

华晓想了一下，他记起了那封信。这信现在就放在他的衣兜里。

如果在华晓没有和“第三军团”接触之前，他说不定会把这件事告诉顾永泰的。现在，他的本能告诉他，不能说。

“没什么了……”

顾校长叹了一口气，眼里露出了近乎于悲哀的神色。这一刻，华晓心中又有些不忍。这老头儿，真可怜啊！什么能耐也没有。

“那你先走吧！”顾永泰说：

华晓大大低估了顾永泰的能力和毅力。他错误地以为顾永泰是那种只会靠权力而颐指气使的草包了。

华晓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接到的那封信正是顾永泰写的。说穿了，顾永泰这封信的目的正是要考察华晓的忠诚！

事实证明，华晓隐瞒了一些东西，到底隐瞒了什么，顾永泰不得而知，但隐瞒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华晓错以为他是顾永泰唯一的“侦破”力量，殊不知，顾永泰自己也在“工作”。

我们不能不钦佩顾永泰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他亲自骑着自行车把

郭大伟母亲送来的那张卡片送到公安局，通过熟人进行了鉴定。人家告诉他，这卡片上的字并不是打字机打的，而很可能是用手拿着铅字印到卡片上去的。因为，打字机打的字比较轻，而这张卡片上的字却凹进去较深。另外，这字体与打字机铅字的字体略有不同，很像是印刷厂印书的那种铅字……

顾永泰这样推理，第三军团定然和印刷厂有关系，这个印字的人能够比较方便地拿到他所需要的铅字。如果那个人是个学生，可能就是印刷厂职工的子弟。

顾永泰将高中二年级所有学生登记表从教导主任那里要来，戴上花镜，逐一查看。

没有一个学生家长是印刷厂的！

这也难怪，离学校最近的印刷厂也要坐五站汽车，他们的子弟都在另一所离他们较近的中学上学。

调查进入了僵局。但顾永泰却不善罢甘休。脑子里还想着这个最近的印刷厂。

教导主任来找他有事。

顾永泰着了魔似的问：“你知道第二印刷厂吗？”

“知道！怎么了？”教导主任回答。

“你认识工厂的人吗？”顾永泰泛泛地问道。

“我不熟，团委的小李认识他们，去年，他曾经带着学生在那里劳动过……”

“太好了！”顾永泰一拍桌子。

“怎么啦？”教导主任奇怪地问。

顾永泰也不说明原委，只是让教导主任赶快去把团委小李叫来，他指使教导主任就像指使个孩子……

问过情况之后，顾校长又骑着自行车来到第二印刷厂，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来到装订车间。亏他已经是五十九岁的人了……

“去年是不是有辅民中学的学生在这里劳动过？”顾永泰用他的大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问车间主任。

“好像是来过……”车间主任说。

顾永泰很高兴，又问：“最近有没有辅民中学的学生来过？”

“好像没听说，我帮你问问师傅们。”

顾永泰不辞劳苦地跟在车间主任的后边，在车间里转悠了半天，车间主任一问，他就竖起耳朵听……

结果非常失望，不但没有辅民中学的学生来，其它学校的学生也有一年多没来了。

顾永泰当然不甘心，他又请车间主任带他来到排字车间。问人家有没有中学生来过。

结果还是没有。

顾永泰将卡片拿出来，请排字的师傅帮他找一找这种型号和字体一样的铅字。

一位老师傅一看卡片就说，他们根本没有类似的铅字。

“其它印刷厂呢？”

老师傅摇摇头，又拿起卡片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说：“这字像是自己刻的，不过刻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自己刻的？”顾永泰吃惊地问。

老师傅点点头。

“中学生能刻吗？”

老师傅笑了：“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中学生了。”

顾永泰自觉失言，又问：“这字是用什么材料刻的呢？”

“那可就说不好了……木头、石料、有机玻璃、橡胶，有人还能用肥皂，萝卜刻字，当然寿命就很短了……”

“你们现在用什么材料刻？”顾永泰像个孩子似的穷追不舍。

老师傅看了顾永泰一眼，心想，这个固执的老头儿到底要干什么？于是说话的速度便加快起来：“我们不刻字，龙城专有一家字模厂，他们也不刻字，用毛笔将字写在铜坯上，然后用酸腐蚀，腐蚀出凹下去的字。然后再用铅锡合金浇铸……”

顾永泰还有个别地方不明白，但看人家那个样子，不便多问。于是用大白手帕使劲擤了一下鼻子，算是谢谢！

顾永泰快快而回。

但，顾永泰这趟路没算白跑。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他到各个教室蹓达，走进了高二（5）班的教室。

墙上那张刘天人办的壁报吸引了他。这壁报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精美的壁报。

当他看到头尾的几枚艺术篆刻的时候，顿时觉得眼前一亮。急忙问做值日的同学。

“这是谁搞的？”

“刘天人——”

刘天人这个名字便深深印入顾永泰的脑海。他又详细看了看其中的文字。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刘天人和第三军团定有关联。

前两天，公安局从学校地下室找出黄色书刊之后，告诉了他这是第三军团提供的线索。

顾永泰更加强了第三军团就在辅民中学这一信念。

他的愤怒的心情也加进了一点好奇的因素，潜意识中也产生了一点对第三军团的好感！……

这些情况，华晓却没有向他汇报过。华晓是有意知情不报？还是工作懈怠不够敏感？还是什么其它的原因？于是，顾永泰便别出心裁地写了那封“考验信”。

虽然，他还没有证据说明刘天人就是第三军团，但顾永泰已经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刘天人以及他周围人的身上，刚才华晓的表现已经使他产生了怀疑，心中暗暗骂道：这小子，还想调工作！休想！他将继续用自己的方式，亲自侦破这件事……

华晓回去以后，侧面向刘天人发出警告，加上可子晏与常振家等人的谈话。第三军团察觉到，他们已经处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的包围之中。本来，他们的行动应该有所收敛，也应该比以前更加隐秘。但事实却没有按照华晓、可子晏包括第三军团预料的方向发展……

跪在孙老师的遗像前，这便是我一主中最神圣的祈祷——她告诉我人间有真情……

——宋小雪

已经是晚上八点半钟了。

孙秀敏老师拾起桌上的记录本，用一块洁白的手帕盖上了那部乌黑色的老式电话机。又喝了一口茶，冷的。她站起身来，将日历翻到新的一页。

今天可要按时回家，不能像往常那样再拖到九点或者九点半了。今天是她四十三岁的生日。白天出门的时候，丈夫和女儿一起嘱咐她早点回来，说要送她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孙秀敏老师觉得幸福。她担任这位秘密的“郝老师”已经一个多月了。她感觉她的性格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年多的那种整日焦躁的心态变得十分平和。急躁的脾气似乎没有了，她变得非常耐心，非常和蔼，就连对老师们和家里人说话也变得不焦不躁。

她在电话里和许多受伤的灵魂谈话，她要用真诚的话语抚慰他（她）们的心灵，对方的坦诚，对方的不幸使她不敢对工作有半点马虎。她必须用她全部的热情与爱心来工作，而不能因为自己的急躁而亵读了这神圣的工作。

她每天独自一个人工作，但她并不感到寂寞。她觉得她的生活非常充实，非常丰富。每天回家，她常常把与学生通话的内容讲给可子晏听，可子晏与她一样的真诚，听到激动的时候，与她一样——眼睛里也时常充满了闪亮的泪花。

一个月以来，孙秀敏收到过上百封给“郝老师”的信。那信绝大多数都不署名，但情真意切，用文字表达着用话语不易表达的感情。

孙秀敏将这一封封文字稚拙的但令人心头发烫的信珍藏起来。她觉得这偶然的会使她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她是幸福的……

孙秀敏转开门把手的一瞬间，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她三步并做两步，来到桌前，抓起电话机：“你好！我是郝老师！”

“郝老师，您还没有回家？……”

孙秀敏听出这声音是一位和她通过电话的姑娘。这件事一直揪着孙秀敏的心。

这姑娘上一次来电话像是忍受着巨大的悲痛，说话断断续续，欲语又止。孙老师知道这样的孩子都不属于那种心情开朗，想什么就说什么的孩子。她们的心纤细敏感，但心又很重，不一定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放在她们的心上，却使她们痛不欲生……

“郝老师，你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对？”

面对这样如此清楚的问题，孙老师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句千古流传的话可以给人带来安慰。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她不愿把虚假的东西告诉孩子。但时间紧迫，于是她说：“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不是这样！”

对方没有说话。

孙老师急忙问：“孩子！出了什么事儿吗？”

“您说得对……我妈妈特善良，她做了很多很多好事，她心里很苦，她对姥姥和我都特别好。可是有人却陷害她……您说，那些人怎么这么坏呀，



他们不但受不到惩罚，还话得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多不公平呀！我特别想帮助妈妈，可又不知道怎么帮助……”

女孩子的问题，孙秀敏一时无法问答。

“这件事你爸爸知道吗？”

“他们不在一起了……”

“你是辅民中学的学生吗？”

女孩子没有回答。

“你能告诉我，你上几年级了吗？”

“……我不想上学了，我想早点工作，帮助妈妈……”

“你家的生活很困难吗？”

“嗯——”

“可你这么小，又能干什么工作呢？”

“我放学之后，帮人家剥虾仁，剥一斤虾仁可以挣三毛钱，要是不上学，时间就多了。还可以做别的活……”

孙秀敏觉得心脏的地方很疼：“你来学校找我好吗？你说一个时间，我在学校门口等你……”此刻，她仿佛看见一双被凉水浸泡得通红的小手，正用两个胡萝卜一样的拇指在挤着青青的河虾……”

对方犹豫了一下说：“谢谢您，我还会给您打电话的、太麻烦您啦——”

孙秀敏刚要再说，电话挂断了。孙秀敏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女孩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再一次拿起话筒的时候，心想，一定要动员她来谈一谈。

“是！我还没回家……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了，跟我谈谈你最近的情况……”孙秀敏说。

这次，女孩儿的声音平静多了：“郝老师，我是打电话和您告别的。”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一个特美好的地方，那地方没有痛苦，没有烦恼……”

孙秀敏听着有点不对劲，急忙说：“孩子，请你相信，我会给你保密的，请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一定能帮你的忙……”

女孩子说：“我从心眼儿里谢谢您。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要请求您帮助达到我的一个小小的请求。”

“你说吧！”孙秀敏的心稍稍平静了一点。

女孩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女孩离开了这个世界，请您告诉她的同学和老师，这个女孩子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请他们相信，她是纯洁的，善良的，请大家原谅她……”

孙秀敏只觉得头皮阵阵发麻。她用手接住隐隐疼痛的心口，大声说：“孩子，你听我说——”说到这里，只觉得一阵晕眩，但她的意识还顽强地清醒着。她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话筒里在喊：“郝老师，你说呀！郝老师，你说话呀！”

孙秀敏想说，我们一定要再见一次面。但她的舌头已经不能动了。她觉得她的身体正在轻飘飘地向一旁歪去。她想抓住桌上那个插着塑料花的酒瓶……

电话线的另一端，一个女孩子正站在街头的电话亭里。她对着电话急切地在喊：“郝老师，您怎么啦？”她听见什么东西掉在水泥地上被打碎了的声音。

女孩疯了一样地向马路对面的医院跑去。

一辆白色的救护车闪着蓝色的警灯，呼啸着驶进了辅民中学的大门。

女孩跳下车，跑进传达室，“于大爷，您告诉我郝老师电话在哪儿，郝老师出事了！”

于大爷并不知道郝老师在哪间屋子。但他知道，那个“郝老师”是孙秀敏。他顾不上披衣服，只穿着短裤，光着脊梁就带着女孩儿向顾永泰的宿舍跑去。

顾校长穿着拖鞋带着救护人员穿过操场跑到郝老师电话的房间——那间不被人注意的贮藏室。

孙秀敏像个婴儿似的蜷伏在那里，一动不动。破碎的“花瓶”在她的身边，一支花“溅”到她的胸前，只有那只没有挂好的黑色话筒带着电话线从桌上垂下来悬在空中，居然还像一只钟摆在来回摆动。

女孩儿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失声痛哭。她只觉得万箭钻心，是她害死了孙老师啊！

“郝老师”逝世的消息震动了辅民中学整个校园。当许多同学知道“郝老师”就是那个矮矮胖胖，热情而又严厉的孙老师的时候，许多班级哭声一片。孙老师教过的学生，与“郝老师”秘密通过电话的学生更是悲痛万分。

孙老师不是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她还很年轻。

孙老师没有死在讲台前，而是死在了电话机前面。

孙老师死得并不壮烈然而又非常的壮烈。

孙老师活得并不伟大然而又非常的伟大！

当师生们望着孙老师面带微笑的照片，忽然意识到了孙老师的价值，突然看到了孙老师的光彩，悲痛万分，也感慨万分。

学校在操场上为孙老师举行了由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

会还没有开，悲他的气氛就已经将操场笼罩。

没有一个人说话，初一刚刚入学的学生根本不认识孙老师，但他们却被大哥哥大姐姐们悲哀的情绪所感染，也默默地悼念这位受到大家尊敬的师长。

上级并没有人参加，也没有人来送花圈，因为全区的老师太多了。但全校师生的怀念却是如此的真诚，令人怆然涕下。

华晓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孙老师在天之灵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可子晏与女儿在萧瑟的秋风下，默默地走到队伍的前面，将一部桔红色的电话机放在遗像跟前说：“前天是小孙的生日。我和女儿为她买了这件礼物……她还没有来得及看见……”

操场上先是有人在咳嗽，接着便是嚤嚤的哭泣，再后来，大家便不再克制，就像被关闭和压抑了许久的潮水一下子冲开感情的堤坝。向四野、向天边荡漾开来……

顾永泰拿着一张纸来到前面，他举起来，但还没有念，下巴便急剧地抽搐起来。最后他干脆把悼词放下。

他说：“孙老师突然逝去，我很难过，我还欠着她的帐，我对不起孙秀敏老师，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去年，我还撤销了她的班主任……这是我的不对！”他的下巴抖动得更剧烈了，声音已经哽咽。

他转过身去向孙老师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又转身向可子晏和女儿鞠了一躬。

他的举动，老师们先是惊讶，接着便是理解。往日那怨恨的情绪此刻都暂时消失了，大家觉得顾永泰能够从心里说这几句话，也算有点男子汉的气概。

人群中走出了来小雪。她的头上扎着一只白色的小花，手里举着青草、松枝与会色野花扎成的小花圈，径直走到孙老师的遗像前边。她忽然跪倒，呜呜地痛哭起来。

可子晏去搀扶她，她并不挣扎，只是默默地站起来向队伍后边走去。同学们只见她的泪水如线，没有人知道她心中正在想什么。

前天晚上，她对于这个世界，已经不再留恋。她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动物世界中来得光明……

当她踟躅街头，看见了那街头的电话。她想，她应该向那个曾经关心过她的“郝老师”告别。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这样一个电话竟然铸成了大错，这错误将使她抱恨终生。

然而，“郝老师”的行动却使她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为了帮助别人而真正动心的人。“郝老师”的动心却使她自己献出了生命……

她用自己的生命燃起的火焰告诉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这世界还有光明和温暖。

她用自己的生命燃起的火焰为另一个处于黑暗中的心灵点燃了一盏明灯。

宋小雪百感交集，痛不欲生。她觉得，如果不是她的无知，如果不是她的幼稚，如果不是她的错误，孙老师是不会死的呀！

宋小雪的表现使顾永泰暗暗吃惊。

那天晚上，是她带着急救车开进学校的。当时，顾永泰还误以为是孙老师打了呼救电话，急救车才来的。后来才想起来小雪并不是医院的大夫。怎么这么凑巧？及至今天，看见宋小雪过于激动的表现。顾永泰心想，宋小雪必是孙老师去世的知情人。她的心中必然隐藏着巨大的痛苦。

看见宋小雪那极度难过的样子，爱怜之心顿时涌上心头……

路过宋小雪身边的时候，他低声说：“十分钟之后，你到校长室来一下……”。

所以要“十分钟之后”，顾永泰是怕更加引起同学们对宋小雪的注意，这也是顾永泰的细微之处……

天儿彻底凉了。

顾永泰的大蒲扇本来就比别人多用了一个月。现在已经彻底派不上用场，被顾永泰用两张报纸包好，又用纸绳捆了个十字，安放在文具柜的上面。

宋小雪走进校长室。

“坐下，你心里有什么事，跟我说说……”顾永泰力求语言平和。

宋小雪看了看这位师生们传说中十分威严的校长，心里十分紧张。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没有什么事……”

“别瞒我啦：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话，总憋着，是要得病的……”

宋小雪无声地啜泣起来。

一时间，顾永泰没有了办法。他响亮地用手帕擤他的鼻子，以打破屋里沉闷的空气。

几乎在将近一刻钟的时间里，宋小雪始终在哭。

顾永泰变得焦躁起来：“你有天大的冤枉，对我老头儿说出来，我一定

给你保守秘密，我一定给你做主——”

宋小雪忽然哭出声来，无尽的眼泪往外流淌，无穷的屈辱一起涌上心头。这一刻，她觉得她受伤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几年来，宋小雪跟着妈妈和姥姥一起生活。家里没有一个男人，谁也想不到，家里凡是应该男人干的活，都由宋小雪承担起来。

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姥姥没有工作，全家的生活除了父亲每月送来的四十元抚养费，就要靠母亲在众生贸易公司的工资了。

一个月前的一天，妈妈下班回家。宋小雪和奶奶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

“妈！回来啦！”

妈妈嗯了一声，径直走到床边，鞋也没脱就躺下了。

宋小雪看见妈妈有些异样，连忙走过去：“妈！吃饭吧，今天姥姥包了饺子——”

“你们先吃吧！”妈妈长长地叹了口气。

“出什么事啦？妈妈！”宋小雪拉起妈妈的手，觉得冰凉冰凉的。

“没事儿……”妈妈眼睛直呆呆地望着对面的墙。

姥姥走了过来，坐在床沿上，也把手放在女儿的手上：“怎么啦？是不是病了？”

小雪的妈妈还是没有说话。

姥姥使劲抓起女儿的手：“有天大的事儿，也跟我们娘俩儿说说呀！”

妈妈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让人家给坑了！”

小雪的妈妈是众生贸易公司的一名打字员。

有一天，蒲乐章从外面打来电话，告诉小雪的妈妈，公司的顾问甄宏和外商谈判一个项目，现在马上需要现金一万元。让她从财务科领出来火速送到南湖饭店。

“谁签字领钱呀？”小雪的妈妈问。

“我已经告诉会计，你先代签一下，送到饭店，再让甄宏写收据。”

小雪的妈妈领了钱赶到南湖饭店。

甄宏正在陪一位外国人吃饭。看见小雪的妈妈，他很客气地招呼说：“来，一起吃点……”

小雪的妈妈忙说：“不！我还有事。”说着，将一万元现金拿出来，交到甄宏手里。都是一百元一张的，并不太厚的一叠。

甄宏看也没看，顺手放进了身边的手提箱。

“请您写张收据！”

“好！”甄宏答应着，就去摸西装的暗兜。摸了一会儿说。“哟！实在对不起，我的图章忘带了……这样吧！明天一早儿我就把收条亲自送到财务科，放心吧！”

“您先用钢笔签张收条……”小雪的妈妈说。

“这你还不放心吗？我有名有姓，有单位！”甄宏的脸上已经显出不快之色。

小雪的妈妈看甄宏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在公司又有地位，也真怕得罪了他。只好先走了。

第二天，她放心不下，一个上午到财务科问了五次，人家都说，收据没送来。

小雪的妈妈有些急了，她到处找甄宏，人家说，甄宏根本不到公司来。

有一天，好容易找到甄宏。

甄宏笑着说：“你开这么大玩笑，我可受不了……”

“我不是开玩笑！”雪的妈妈急了。

“我没见什么钱！”

“那个外国人都看见的。”

“外国人叫什么？”

小雪妈妈明白了，她的脸立刻变得惨白。

做为公司的一员，小雪的妈妈亲眼目睹了众生贸易公司许多肮脏的内幕。凭着一个正直的人的良心。她曾经给上级部门写过两封信反映问题，其冲指名道姓他送到了甄会。

现在，她明白了，那信一定转回到被告人的手里。他们之所以这样狠毒地坑害自己，绝不是想从她的身上榨出钱来——她没有钱！他们就是想整治一下敢于揭发他们的人。

小雪的妈妈从“原告”变成了“被告”了她马上要从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变成一个贪污犯。

人不是为了经受打击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无权要求每个人都要像圣人那样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我们也无权要求人人都像特殊材料铸成的那样坚强。

宋小雪妈妈的精神完全垮了。

宋小雪看着一无比一天瘦下去，一无比一天老下去的妈妈，心都要碎了。

可敬的妈妈对小雪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管，好好上你的学……”

越是这样，小雪心里就越难过。她恨自己年龄小，帮不上妈妈的忙。但她又总强烈地想为妈妈于点什么。

她瞒着妈妈，找到了爸爸。

爸爸动了心，但他也爱莫能助。他背着小雪的后母，拿给小雪二百元钱，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千不该，万不该，宋小雪又找到了公司的经理蒲乐章。

蒲乐章饱含同情他说：“事情不是不可挽回，兴许是甄宏忘记了，你去好好跟他说说，帮他回忆回忆……”

就这样，宋小雪认识了甄宏。

看见宋小雪后，甄宏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还是校友呢！第二句话给宋小雪带来更大的安慰。甄宏说，他再好好想想，兴许是真的忘了……”

希望和痛苦一起伴随着宋小雪与甄宏来往，她要拯救她亲爱的妈妈。

天真而纯洁的姑娘哪里知道，魔鬼正向她悄悄撒下罪恶的网。

有一天，甄宏拿着一张他签字的一万元的收条给宋小雪看。说他虽然没有收到过钱，但愿意帮助宋小雪的妈妈。他让宋小雪跟他回家盖章，另外还有一个不算条件的要求。

当年轻无知的姑娘明白了是怎样的要求的时候，已经晚了。

第二天晚上，宋小雪将那张被泪水浸得半透明的收条放在家里的书桌上，然后留下一张纸条：

妈妈：

感谢您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这张收据就算是我对妈妈的一点报答！

我爱你！妈妈！

听到这里，顾永泰已是老泪纵横，怒火中烧，他没有再用手帕，而是任凭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宋小雪的遭遇使他激动得不能自己。看见宋小雪，他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孙女……

八年前，他的老伴去世，儿子和女儿为了照顾他，带着小孙女搬来跟他一起住。在儿子和女儿出差的时候，他整日忙于工作。万万没有想到小孙女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小孙女在一次为他取牛奶的时候遇上了坏人……至今不知道那个野兽是谁。

“天那么黑，我本以为路不远……我不该让她一个人去取牛奶啊！”顾永泰痛哭着对回来的儿子和儿媳说。

儿子和儿媳只是和他一样地痛哭着。没有人责怪他。但顾永泰是个十分要强十分自尊的人，况且孙女就是他的掌上明珠。

“我不该让她一个人拿牛奶啊！”

儿子和儿媳却安慰他，这使顾永泰更加无法承受。

从此以后，他便以百倍的关怀，千倍的慈爱去爱护和培养他的小孙女。但，当他看见儿子和儿媳相对无言的时候，他便心如刀绞。

他无法忍受他们那双哀怨的眼睛。于是他让儿子和儿媳将房子换到别处。他不愿意住在那个常常唤起他苦痛回忆的地方。他也不愿意再回家，他觉得他一辈子也对不起小孙女。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给了儿子让他给小孙女买钢琴，买食物，让她过得快活。

然而，每每想起这件事，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痛苦万分而不能自拔。他越爱他的孙女，他就越不愿回家，看到她那双惹人疼的大眼睛……

追悼会之后，华晓心情非常不好！他忽然强烈地感觉到，有人在学，有人在教，有人为了工作，甚至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现在到底算干什么呢？

难道就为了查出第三军团而脱离教育口吗？自己不是有些自私有些卑鄙吗？将来第三军团查出来也好，查不出来也好，自己都要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到时候，真相大白，他会被人看不起。如果骆强他们真是坏蛋也行，可他们却分明是些正派的热血青年。

宁肯不调出教育口，也不再干这种扭曲自己的事。他可以到另一个学校教书。

必须马上刹车，越早越好。如果骆强他们提前知道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一切全都晚了。这一刻，华晓忽然觉得自己的人格和信誉是比一切都珍贵的东西。

现在，他不再顾及顾永泰的权威和脸色了。他要按自己的价值观来生活。

晚饭时分，应华晓之邀，骆强、刘天人、鲁湘舟、常振家、陆文虎五个人都来到了离学校不远的一家饭馆。

大家坐下，陆文虎奇怪地问：“今儿咱们这是干嘛呀？”

另外四个人也一起看着华晓。

“今天我请客……”

“怎么？华晓发财啦？”

华晓没有说话，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阿诗玛”牌香烟，打开，一一

递给大家。

“没见过你抽烟？”骆强问。

“偶尔抽！”

鲁湘舟拿起烟叼在嘴里。常振家说：“就鲁子不学好，我们都不会抽……”

华晓仍然把烟分给大家说：“抽一支意思意思吧！今后我们相聚的机会不多了。”

“此话怎讲？”刘天人问。其他人也发现华晓话中有话，一起吃惊地望着华晓。

华晓想说实话，但又怕伤了大家的自尊，更怕引起误会，但又不能不说，于是隐下了他装成学生打探第三军团的事情，展开想象，编了一半瞎话：“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比你们起码要大五岁，就是长得少相……”

“开什么玩笑？讲童话吧！”刘天人说。

“真的，我是龙城师大的毕业生！”

看见他那认真的表情，大家都放下了筷子。

“那你还上中学干嘛？”骆强问。

“有一家杂志社让我写一篇关于中学生早恋的报告文学，为了便于了解情况，我就假装是中学生到高二来插班，这样可以得到很多真实材料……”

“哟！说得跟真事儿似的，整个一个打入敌人内部，有没有漂亮的女间谍配合？”鲁湘舟说。

华晓心中一惊。

“鲁子，你别开玩笑！”骆强严肃他说：“华晓，我们可都当正经事听呢！”

“是真的！”华晓也庄重他说。

“校长和可老师知道吗？”

“校长知道，可老师不知道，我明儿就和他说。”

“你装得还真象，幸亏……”陆文虎还没说完，骆强就在桌底下踢了他一脚。

“报告文学写完了吗？”骆强问。

“没有，也没有什么好写的。这件事儿说不上对，也说不上不对。作为一个专题，越写越写不清楚……”华晓把自己的见解真实地抒发出来。这是他的心里话。“这件事，你们几个知道就成了，可能一放寒假，我就离开学校……”

此刻，大家全都没了话，说不出的感情使大家都显得十分伤感。

华晓举起啤酒杯说，“你们几个都对我不错，今天，我就是和哥们儿说明白的，免得日后你们说我不够朋友，有事瞒了你们……”

大家一起举起酒杯，爽快地干了。

常振家说：“还记得可老师让我们喝‘尿’吗？就是鲁湘舟没喝着。”

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气氛变得愉快起来。

鲁湘舟问：“你刚来的时候，总跟着我干嘛？”

华晓笑了笑：“我发现那次和八猪打架，觉得你是个人物……”

鲁湘舟笑了：“惭愧！惭愧！兄弟一定痛改前非……”

刘天人说：“以后你去哪儿？”

“去一家杂志社，寒假前先帮学校干点别的事……”

“别忘了我们几个！”陆文虎说。

“希望你们也别忘了我……”华晓真的动了感情。

骆强举起酒杯说：“我们几个祝你万事如意。也希望你能给我们留几句话。”骆强十分真诚。

他的真诚使华晓犹豫起来。一般的敷衍，他觉得对不起这几个朋友。他放下了酒杯。

沉默良久，他说：“我比你们大几岁，算是你们的兄长吧！说几句真心话，错了，你们也不要怪罪。我很佩服你们几个……但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几个人就能管得了的。凡事要小心谨慎，考虑再三。俗话说有所为才能有所不为……”话刚一说完，华晓便觉得这些语言并不是自己的本意。

他觉得这些话很像出自一位饱经世故、城府很深的老者之口。但他知道如果他们真是什么第三军团的活，那真是如履薄冰，他不能火上浇油……只有规劝他们，才是真正的关心他们。

大家虽然没有说话，却都默默地点点头。



我也年轻过，我也有过光荣。但，以我五十九岁的年龄，我真不好意思说：孩子们，我真想和你们一起轻松地生活，一起放声歌唱……

——顾永泰

蒲乐章和肖园利被拘留后的一个星期，甄宏也被公安局拘留了，案情是倒卖假护照。

甄宏被抓的消息虽然没有见诸报端，但只有一两天的功夫便从古龙区的人们当中传开来。人们先是不相信，接着便是感到快慰，再接下来又是担心……

一个既没有觉悟，也没有水平更没有什么背景的卖西瓜的小贩说：“猴儿拿虱子——瞎掰，出不了一个星期，准出来！”

此话不幸被他言中。

第三天的晚上，甄宏便出来了。不但出来了，而且是后龙活现地出现在大街上，西服革履，招摇过市，可能是向那些希望他进监狱的人示威；也可能是向人们表示他的无辜；也许什么想法都没有，不过是拘留审查了两天，想到大街上换换新鲜空气而已……但那神态却不像从拘留所里出来，倒像是参加奥运会为祖国夺得了第一块金牌，刚刚走下飞机……他完全不顾父母叮三的叮咛。

他坐在街道小公共的长椅上，悠悠地抽着烟，冷笑地看着过往的行人。龙城的深秋到了。

人行道上的落叶刚刚扫去一层，很快又被铺上一层。人们走在那大叶的白杨树下，就像走上了一块天然的地毯，脚踏下去，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

这是环卫工人最发愁的时候，垃圾车来不及运，他们便把落叶扫成很大的一堆，然后点燃，黄色的火苗腾空而起，照亮了整个街道。

大约是电视里晚间新闻刚刚播完那会儿，一辆黑色丰田小汽车驶过这到处布满“篝火”的街道。篝火的火亮映照着坐在汽车后排座上那个人的脸。

他就是甄宏，现在要赶往飞机场。望着街道两旁的“篝火”，他厌恶地冷笑一下，太愚昧啦！要耗费多少氧气，造成多大的空气污染……用不了几个小时，他就可以在日本的福冈机场降落了。那时，他再也不用看见这灰暗的街道和这些浑浑噩噩的人群了。

汽车突然煞住了。车前站着几个黑乎乎的人影。

司机探出头正要叫骂，车门已经被另外两个人打开了。甄宏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已经被拖出了汽车。

甄宏刚要喊，他的嘴早被人牢牢地捂住。他被人拖曳着来到路边的一堆篝火旁。

甄宏吓蒙了。对面的几个人全部戴着口罩，使他看不清对方的面目。他知道，他遇上了强盗。

他本能地将那个黑色的“经理箱”紧紧抱在胸前。那里面放着将近五千美元的现钞……但他明白，他这样挣扎是徒劳的，过不了几秒钟，他的箱子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猝不及防，一只手伸进了他西装的内兜，将一个棕色小硬皮本轻而易举地掏了出来。接着，他的脸上便同时挨了几拳。

在篝火的映照下，大家全都看清了，这是甄宏的护照。

护照被撕成了几半，然后扔进了篝火。手提箱也被打开了，花花绿绿的纸币掉到青火上，腾起了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火苗……待到几乎燃尽，那几个人突然松开了他，互相照应着，跑步离去……

五个人飞快地跑进大街旁边的一条狭小的胡同。急忙摘下口罩。他们知道，这种天气戴着口罩，无疑是向人们宣布自己的身份。

一个人把小胡子扯下来，另一个人把眼镜摘下来。他们又恢复了平时的模样。他们正是骆强、陆文虎、常振家、鲁湘舟和刘天人。

黑魆魆的胡同口中间站着一个个高高大大的胖子，也真够可恶的，他的身体几乎挡住了一半路面。大家正想从胖子身边擦肩而过，却不由得惊呆了。这人不但是胖子，同时还具有一个五个人都无法忽视的身份。

校长顾永泰正在目光的的地看着他们。

五个人心中同时掠过一阵颤慄。

刚才大街上发生的一切，顾永泰定然是全都看见了。

以往，这五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得起顾永泰，也没有一个人怕他——他算老几？而此时此地见到顾永泰，顾永泰的所有专横、不通人情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包括他那副相貌和体态统统化成了一种巨大的威慑力量。

就像京剧“白蛇传”中的法海和尚。顾永泰的目光就像法海和尚那只金钵所放出的法光，直照得五个人不知是向前跑，还是往后退，只是呆呆地被罩在那法光的光柱之中。

此刻，包括骆强在内，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

远处响起了警车鸣叫的声音。他们似乎没有听见。

顾永泰开口了：“这么晚了，不要总在外边跑，赶快回家——”

不等五个人答话，顾永泰已经迈着他以往过分自信的步伐，旁着无人地穿过他们中间，向前走去。五个中学生对他来讲，似乎视而不见，形同路人。

好一会儿，五个人没有说话。

“他会不会去公安局？”陆文虎问大家。

“也不一定，看他那神态，说不定还没看见刚才的事！”常振家皱着眉头。

“你算了吧！他是怕把我们逼急了，收拾了他！”鲁湘舟肯定他说。

“你们在这儿瞎侃什么，还不快走！”刘天人听得不耐烦了。

骆强举手攥成拳头，看着大家的眼睛，目光炯炯他说：“不管他去哪儿，我们一切正常！保守秘密！”

其他四个人同时举起攥紧的拳头。

顾永泰既没有去学校，也没有去公安局。他骑车来到了可子晏的家。

看见顾永泰深夜来访，可子晏十分惊讶，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

“睡下了吧？”顾永泰问。

“还没睡。出什么事了吗？”可子晏盯着顾永泰每一个动作和表情。

“没什么大事儿，我想向你了解几个学生的情况。”

“谁？”

顾永泰说出了刘天人等五个人的名字。

可子晏暗暗心惊，他担心许久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以平时顾永泰的工作作风来说，他能一口气这样准确他说出这么多名字，本身就不同凡响……

“鲁湘舟不是我们班的……”

“噢！”

“顾校长，到底出什么事儿啦？”可子晏又十分关切地问。

“真的没有！就是想了解情况……”

“您想了解哪一方面的？”

“在班上的表现，思想，品德……你随便说。”

于是，可子晏只好从班长常振家说起，一直说到刘天人。不但谈了他们本人的情况，还提到了他们的家庭。其中优点和成绩占了绝大部分。

可子晏怕顾永泰不相信，又临时拼凑了几条缺点。比如有些骄傲啦！不能广泛联系群众啦等等……

顾永泰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并用笔记本不时地记点什么。

以往，顾永泰自恃脑筋好，听汇报从不记录。今天，这反常的举动，又使可子晏多了几分疑惑。

当顾永泰回到学校的时候，已是深夜一点。

看门的老于头为他开了校门，心里暗暗骂道：“这老东西，害得大家不得安生，不如早早退休……”

第二天上午，辅民中学的主楼前，七、八辆小轿车一字排开，在阳光照射之下发出夺目的光辉。

好几位老头儿被人搀扶着，从车里走了出来。颤颤巍巍地登上台阶。他们是被请来参加辅民中学校友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大家是来共同商讨辅民中学75周年大庆事宜的。

与那些来宾相比，顾永泰就显得很年轻了。如果不是以他现任校长的身份，而就以年龄和地位而论，他怕是连个理事也当不上。而现在，他是理事会副会长。

今天，他也破例地穿上一身灰色的西装，打着领带，自然显得神采奕奕，气宇轩昂。

会议室里的气氛相当热烈。老头儿们争相发言，那发言的长度和劲头与他们那颤颤巍巍的体态极不相称。因此，常常使听众十分感动。

顾永泰在学校是一家之主，说话不用高声，许多人便会洗耳恭听。而现在几乎就没有他擂嘴的机会。

他早已听明白，大家说来说去，就是围绕着一个筹集资金的问题，但老头儿们务虚过多，东拉西扯，离中心问题越来越远。他刚想把话题引回来，就又被一个已经发了两次言的老太太以“我再说两句”打断了。

顾永泰只好面带微笑，耐着性子听下去。

教导主任走进会议室，来到顾永泰的旁边。

“公安局于科长来电话，说有紧急事情找您……”教导主任附在校长耳边小声说。

顾永泰心中一怔，思考片刻，对教导主任说：“你告诉于科长，就说我正在发言，有什么事情请他务必缓一缓……”

教导主任似乎没听明白，站在那里没有动。

顾永泰看了看手表说：“你通知华晓，让他马上到校长室等我！你再告诉可子晏，让他带着那五个学生，下了第二节课，到校长室找我……”

“哪五个学生？”

“可子晏知道！”

教导主任走了。顾永泰对那位理事长说：“您先照应着，我去办点急

事……”然后悄悄离开了喧闹的会议室。

校长室里，华晓已经在等他。

顾永泰让他坐下之后问：“华晓，第三军团的事有没有进展？”

华晓心中一惊。他看见顾永泰的眼睛里并没有一丝怀疑神色，他放心了，他的本能告诉他，不能够把“最重要”的情况说出来。

华晓低垂下眼睛，他不忍迎视顾校长那失去了自信的，有些近乎于悲哀的目光，只是小声说：“没有什么情况……”他盼望尽快结束他的“侦探”生涯。

“你来辅民中学有多长时间了？”顾永泰忽然问。

“到这个星期二，就整整两个月了……”华晓说。他抬起头来。

“你的工作联系得怎么样了？”

“什么工作？”华晓心中一愣。

顾永泰说：“你来的时候，我曾答应过你……”

华晓忽然想起来了。顾校长曾经说过，干两个月，他可以离开学校……虽然他盼望已久，但现在校长主动提出来，心中不免十分感动。

他说：“最近我没有联系，但是一家杂志社曾经说过，只要我一年之内办好手续，随时都可以报到。”

顾永泰说：“这样吧，离这学期还有一个半月，时间也不算很长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再当学生了……”

华晓点点头。

“关于调动的事，我马上就给教育局打报告，因为你是要离开教育口。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同意放你，他们是不会阻拦的。如果我万一不在，你找张主任。”华晓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拿到分配通知的那天，对于离开教育口，他是抱着绝望的心情。他听不知多少人说过，因为教师短缺，教师这个行当是只能调进，而很难调出的。他是抱着用粉笔把黑板“磨穿”的准备来的。到了报到的那天，顾校长不让他当老师而让他侦察第三军团的秘密，并做下了许诺，他心中也曾燃起了一线希望。但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愿望到头来是不能实现的。一件事往往以希望开始，结果仍以希望告终。仅仅是希望而已，过分的痴情，于人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从那个时候，他就对校长的这个许诺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将来不能调离的借口是许许多多的，诸如工作离不开呀！你再找一个与你一样性别一样学历的人来换呀！上级最近又有了新的指示要大力发展教育呀！最近人事调动冻结呀！

只是一线希望罢了，万万不可太认真！

现在，顾校长这样一板一眼地谈了他的调动时间，调动办法，并没有说研究研究，而是说“不用担心”。

华晓的确愣了。他还没有思想准备去迎接这个好消息。而好消息已经上了楼梯，敲响了他的家门……

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快走吧！机会这个东西就像从天边飞来的一匹神马。它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到你的身边。它抖动着鬃毛，打着响鼻，引亢长啸。你以为它会在你的身边停上一时半会儿，哪知它已经煽动双翼，转眼之间，飞上云端……不要犹豫！抓住它的鬃毛，赶紧跳上去……

但此时，华晓却发现万般情丝无形地在缠绕着他。不知道是第三军团那几个小伙子，还是可老师，还是教导主任，还是那已经逝去的孙老师，还是

眼前的顾校长，还是那校园中一排排会吟唱的白杨树。尽管他脑子十分清醒，脚底下却很难移动脚步。

真的要走了，那留恋的心情却油然而生。也算是平常人那种“故土”难离的人之常情吧。

不要犹豫！冲过去！眼前的一切就将成为过去。

他的理智使他再一次点点头，他不算含混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谢谢您顾校长……”华晓说。

“就这样吧！”顾校长说。

这一刻，华晓发现顾校长真的老了……

第二节下课的铃声响了。

可子晏站在教室门口，招呼骆强他们一起来到校长室。又过了一会儿，教导主任领着鲁湘舟走进来。

五个小伙子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坐在屋里的一条硬背的长椅上。他们明白，昨天晚上的事情，顾永泰全都看见了。他们心里很清楚，顾校长是下会放过他们的……

顾永泰从衣兜里拿出了他那块“硕大”的白手帕，反复叠了几叠，然后擤了一下鼻子说：“我在辅民中学当了两年校长。对你们很不熟悉，今天我们才算正式认识。今天把你们叫来，算是我熟悉的第一步吧！”

在座的人都在心中暗暗嘀咕，不知道顾永泰下边要说什么？

顾永泰眯缝着眼睛，目光有些迷离，不知道他的视点到底在哪儿？

顾永泰说，“我今年五十九岁了，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刚好是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十七岁。当时，领导上让我管钱，还特意发给我一支盒子枪，只有当干部的才有盒子枪，我当时特高兴……我那时候个子就挺高，但是很瘦。那会儿，老百姓都管当官的叫官长。可是我挎着盒子枪三乡五里地一转，却没有一个人管我叫官长。我挺纳闷。悄悄问一个小媳妇，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官长，是不是我太年轻了……你们猜小媳妇怎么说？她笑着说，你不是官长，你是秀才！”

“秀才？我有点不明白，小媳妇又说，你是宣传团写唱本的。要不，就是给官长‘写字’的，官长都有警卫员……这下我明白了。我不愿意当写唱本的，也不愿意当‘写字’的，我想当官长……”

“有一天，我看见野坡子上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娃子正在割草。我就说，暖！我给你五毛钱，你给我背着枪，人家问。你就说是我的警卫员。那个孩子跟我转了半天，忽然把枪扔给我说，把枪给你吧！钱也不要就跑了……”

说完，顾永泰自己笑了起来。

大家也都笑了起来，但不明白顾永泰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当然，办公室的空气比刚才和缓多了……

顾永泰目光集中起来，显得十分真挚，他忽然指着刘天人：“刘天人，我看过你办的壁报，多好哇！比起你来，我顾永泰算是没文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你们呀！可不敢胡来……”

说到此处，顾永泰已经十分动情。

他一一指着眼前的学生说：“常振家，小小年纪就有这样了不得的中医本领，可不敢乱来！”

“陆文虎，我听可老师说过你的事，有良心！你爹妈没白养活你呀！”

可子晏和教导主任极其惊讶地看着顾永泰。如果闭上眼睛，他们根本不

相信这些话会出自顾永泰之口。

顾永泰整个变了一个人。

他们不知道，昨天的顾永泰是真的？还是今天的顾永泰是真的。

外面有人敲门。

门开了，公安局的于科长站在门口。

屋里所有的人生都愣住了。五个中学生一起向顾校长投出憎恶的目光。

“您好！顾校长！”于科长很有礼貌他说。

顾永泰对屋里其他的人说：“你们先走吧！”

五个同学好生奇怪，他们不知道顾校长有什么伟大计划。这算是“放虎归山”呢？还是“欲擒故纵”呢？

于科长站在门口说：“顾校长，这几个同学是不是先留一下。”

办公室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大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警察是为他们五个学生而来。

“为什么？”顾永泰脸上勃然变色。

于科长说：“顾校长，我想先单独跟您谈一谈……”

顾永泰冷冷地问：“是不是为了那个甄宏挨打的事？”

于科长吃惊地问：“您怎么知道的？”

顾永泰平静他说：“我告诉你，甄宏是我叫人打的。这种残害人的家伙抓进去又放出来，难道不该教训教训他吗？”

屋里的人全都惊呆了！这老头儿难道疯了不成？

于科长瞪大眼睛：“您怎么这么说？”

顾永泰继续说：“我叫人打了他，如果不承担责任，反而推在学生身上，那我这个校长不就太不是东西了吗？”

屋里安静极了，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

骆强刚要说话，可子晏在背后紧紧地攥住了他的胳膊。

于科长说：“顾校长，这种事可不是说着玩的！”

顾永泰站起身来：“说着玩的？我说的是实话！甄宏这样的家伙多少人恨他！巴不得他得到比现在更坏的下场！如今他只受到了点小小的惩罚，为什么却只让出头的人承担责任呢？”

于科长没有说话。

顾永泰又说：“看在我们曾是师生的面子上。你和领导汇报一下，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把工作处理一下，明天下午我去公安局……”

于科长从门旁离开了。

顾永泰向大家挥挥手：“你们走吧！没你们的事了。”

于科长走了。顾永泰又来到了校友理事会上。上午的结论是：中午先吃饭，下午再谈具体问题。

顾永泰办公室的灯亮了一夜，没有人知道他这一夜都干了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他坐上吉普车跑到教育局，将一份离休报告交到区教育局长的手里，又到中教科长的办公室，关照了华晓调动工作的问题。

这一天，他像会计销帐一样地从小本本上将办过的事情——划掉。

黄昏时分，顾永泰步行离开了学校。

路过一个胡同口的时候，几个人走到他的面前。骆强、常振家、陆丈虎、刘天人、鲁湘舟，还有华晓。

“顾校长，你去哪儿？”骆强问。

“回家——”顾永泰微笑着。

“真的吗？”

“真的！我要去看看孙女，好久没见过她了……”

骆强将几页抄写得整整齐齐的字纸交给顾永泰。

骆强说：“顾校长，我们就是第三军团！这纸上详详细细记录了第三军团的每一次行动。包括前天晚上的行动。这些事，我们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顾永泰抬起头：“你们是不是打过一个三轮车运输户？”

骆强说：“是的。他前一天夜里勒索了外地人二百元钱……”

“哦——”顾永泰看了看眼前这些个他十分陌生，又十分熟悉的年轻幼稚又十分可爱可敬的面孔。

顾永泰将用曲别针别在纸上的那张小卡片摘了下来。

那卡片是多么熟悉呀！顾永泰曾经不止一次地研究过它，追查它的制造者。而今天，那制造者全都站到了他的面前。

顾永泰将小白卡片庄重地放进了上衣口袋。然后将那几页字纸在手里撕碎……

随着骤起的秋风，那纸片变成了一只只白色的小粉蝶，腾空而起……

此时，天边正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88年9月初稿

1990年6月定稿

于北京木樨地

